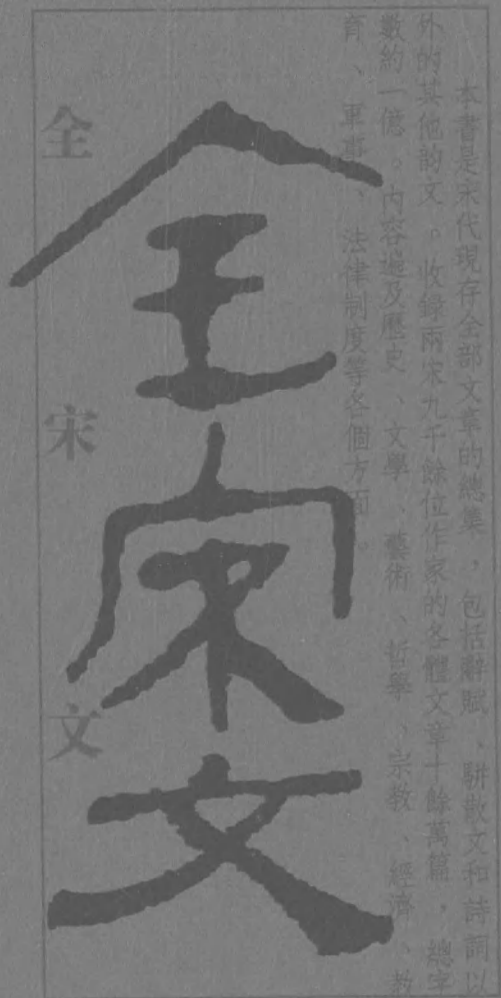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五五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五五册



目錄

全宋文卷八二二一

王 櫛

魚絳迎送神詞 并序 一

迎神 二

送神 二

封坑冶疏 三

題周密徵招酹江月詞後 五

申禁坑冶碑記 五

枕流漱石碑記 七

王 稟

追贈胡夢昱謚議 八

王思文

申立祠因依狀 一〇

王積翁

稷思堂頌

趙與鑑

景文堂記

趙希代

道山題名

趙孟至

鋟大光明藏書後

孫虎臣

麗芳園記

趙 某

陳道父詩卷跋

趙孟傳

回南康太守游寺承劄

余后山

金陵記聞

危昭德

奏疏五則 一二

黃公瑾

劉玉地祇法後跋 二三

劉清卿事實 二四

全宋文卷八二一二

季可

乞罷公田疏 二六

董樸

跋胡夢昱封事後 二七

李億

宋知縣宣義朱君墓誌銘 二八

方雲峰

賀蛟峰先生及第書 三〇

釋紹明

書大光明藏後 三一

朱夢炎

朱長文行實記……………三三

朱子槐

月泉導源濬塘築亭記……………三五

王侯生祠記……………三六

勸課義役記……………三六

月泉書堂二先生祠記……………三七

車平川

祭從兄垓文……………三八

呂文煥

回本國書……………三九

林景祥

華亭縣登科題名記……………四〇

吳道夫

岳州譙門記……………四二

趙若遂

烏石山題名 四四

冷轟龍

易說序 四四

林子方

仙都山題名 四五

全宋文卷八二一三

謝枋得 一

賀玄天上帝生辰表 一 四七

賀玄天上帝生辰表 二 四七

許旌陽飛昇日賀表 四八

上程雪樓御史書 四八

上丞相劉忠齋書 五一

與參政魏容齋書 五六

與楊石溪書 五八

全宋文卷八二一四

謝枋得 二

與李養吾書	五九
與建寧路母府判薦朱山長	六一
與劉秀巖論詩	六二
爲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書	六三
與天師張簡齋書	六五
與道士桂武仲	六六
薦寫神黃鑑堂	六六
與菊圃陳尚書劄	六七
與鄧雲夫書	六九

全宋文卷八二一五

謝枋得 三

代宗臣正啓	七一
代賀丞相正啓 一	七二
代賀丞相正啓 二	七二
代干丞相免追算功賞錢糧啓	七三
代干執政薦舉啓	七五

代干上司公庇啓	七六
代干丞相遷除啓	七七
代干杜按察追索書板啓	七七
謝宋亦山惠米啓	七九
謝人惠紙衾啓	八〇
謝惠醋啓	八〇
賀蔡芳源判鎮爲道士啓	八一

全宋文卷八二一六

謝枋得 四

聘啓	八三
聘定啓 一	八三
聘定啓 二	八四
聘定啓 三	八四
聘定啓 四	八五
回定啓 一	八五
回定啓 二	八六

回定啓 三 八六

回定啓 四 八七

回定啓 五 八七

七月請期啓 八七

回啓 八八

八月請期啓 八八

回啓 八九

九月請期啓 八九

回啓 八九

十月請期啓 九〇

回啓 九〇

十一月請期啓 九〇

回啓 九一

十二月請期啓 九一

回啓 九一

回啓 九二

通王府尹劄	九二
通黃府判劄	九四
回主簿交代劄	九五

全宋文卷八二一七

謝枋得 五

送史縣尹朝京序	九七
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九九
送黃六有歸三山序	一〇一
贈地理楊南川序	一〇二
交信錄序	一〇三
程漢翁詩序	一〇三
重刊蘇文忠公詩序	一〇四
觀音經序	一〇六
唐詩序	一〇七
鷺洲書院記跋	一〇七
大學解義跋	一〇八

蕭冰厓詩卷跋……………一〇九

秋旦說……………一〇九

江仲龍字說……………一一〇

全宋文卷八二一八

謝枋得 六

寧庵記……………一二二

東山書院記……………一二四

圓峰道院祠堂記……………一二六

擎天巖記……………一二七

宋辛稼軒先生墓記……………一二九

謁辛棄疾祠堂記……………一二一

玉山威顯廟記……………一二一

吾友張四居士爲僧敢獻善頌……………一二三

平山先生毋制機墓銘……………一二三

全宋文卷八二一九

謝枋得 七

知縣蔡克己行誄	一二六
薦父青詞	一二七
梅野起居疏	一二八
城隍疏	一二九
鳳林新建蓮堂疏	一二九
景祐真星生辰疏	一三〇
福善王生辰疏	一三一
化道衣疏	一三一
暨公聖者生辰疏	一三二
重建觀音寺疏	一三三
虎溪蓮社道堂脩諸天閣疏	一三三
洪山廟照華嚴第十五會	一三四
東山白蓮堂修造疏	一三四
永福堂塑佛像	一三五
仁壽堂化粧塑佛	一三五
東嶽廟粧塑天堂地獄閻羅像疏	一三六

白蓮社經堂疏……………一三六

代五顯廟巫祝爲還願人放罪文……………一三七

代昭懿廟巫祝爲婦人還願放罪文……………一三七

全宋文卷八二二〇

鮑雲龍

答方虛谷問天原發微書 一……………一三九

答方虛谷問天原發微書 二……………一四〇

天原發微序……………一四二

陶萬里

跋趙與霖詩……………一四四

王明叟

豪山碑記……………一四四

釋智惟

增田紀實……………一四六

趙櫛夫

濂溪小學記……………一四七

濂溪大富橋記 一四九

張大圭

重修藏記 一五〇

趙淮

題秦檜別墅 一五二

全宋文卷八二二一

董楷

周易傳義附錄自序 一五三

周易傳義書後 一五四

跋趙子固梅竹詩 一五五

皇王大紀跋 一五六

古修堂記 一五六

重興延慶寺記 一五七

受福亭記 一五八

錦江橋記 一五九

牛泰來

題夏東叟五賢圖 一六〇

吳必大

交引庫廳壁記 一六一

重修姑蘇館記 一六二

禮堂記 一六四

吳季子

賀宋府判 一六六

老莊管孟立意如何論 一六七

建康通判南廳壁記 一六八

周成之

顯應閣記 一七〇

唐夢翔

嘉定縣學田租記 一七一

鄭鼎

宋朝奉大夫彭州鄭使君壙記 一七二

咸淳辛未十二月初一日轉對劄子	一七四
賀乾會節表	一七六
賀壽崇節表	一七七
浙東提刑到任謝表	一七七
謝告表	一七八
賀明堂慶成表	一七九
賀皇太后表	一七九
賀皇后牋	一八〇
謝赦表	一八〇
賀壽崇節表	一八一
賀乾會節表	一八一
乾會節進銀狀	一八二
申省乞祠狀	一八二
辭免除浙東提刑狀	一八三
申省乞祠狀	一八三

武岡置靖安寨申省狀	一八四
創大禮例庫申省狀	一八五
祈雨未護申諸司狀	一八六
通湖南王帥漕啓	一八七
通湖南李倉義山啓	一八八
通交代楊寺正啓	一八九

全宋文卷八二二三

牟 巖 二

回公孫倅止啓	一九〇
回張教啓	一九一
謝葉丞相夢鼎啓	一九二
通汪帥立信啓	一九三
通陳提舉合啓	一九四
回教授謝薦舉啓	一九五
通交代汪守萬頃啓	一九五
賀汪安撫開闔啓	一九六

賀汪帥參啓	一九七
賀陳提舉建臺啓	一九七
賀寶慶陳知府啓	一九八
賀吳提刑轉官啓	一九八
賀道州徐中丞到任啓	一九九
謝書考啓	一九九
書考謝運使啓	二〇〇
通交代趙寺丞啓	二〇二
通曹漕啓	二〇二
通劉提舉啓	二〇三
賀汪帥除都丞啓	二〇四

全宋文卷八二二四

牟 巖 三

賀運使建臺啓	二〇六
謝除大理正啓	二〇七
謝除侍右郎中啓	二〇八

賀左史王侍郎應麟啓	二〇九
通交代浙東提刑啓	二〇九
謝馬丞相廷鸞啓	二一〇
謝福王啓	二一一
通洪安撫燾啓	二一二
回郭衢州啓	二一二
通鮑制置啓	二一三
賀朱漕啓	二一四
賀章參政啓	二一四
賀刑部陳尚書宜中啓	二一五
賀陳察院過啓	二一六
回倪處州啓	二一六
賀郭正言啓	二一七
賀陳殿院堅啓	二一八
賀葉丞相啓	二一八
通陳制使存啓	二一九

賀徐察院卿好啓 一二一〇

全宋文卷八二二五

牟 巖 四

回安撫洪尚書啓 一二一二

回洪制機啓 一二一三

賀婺守趙侍郎啓 一二一三

賀平章冬啓 一 一二一四

賀平章冬啓 二 一二一四

賀章參政啓 一 一二一五

賀章參政啓 二 一二一五

賀福王啓 一 一二一六

賀福王啓 二 一二一六

賀臺諫啓 一二一七

賀陳殿院啓 一二一七

賀洪安撫啓 一二一八

賀陳制使慶元節啓 一二一八

賀吳提刑啓	一二九
賀陳提舉啓	一二九
賀平章正啓	一三〇
賀汪安撫啓	一三〇
賀運使啓	一三一
賀諸郡啓	一三一
代鄧知縣謝啓	一三一
代謝得闕啓	一三二
賀陳倉赴召劄	一三三
回何尉劄	一三四
賀李運使赴召劄	一三四
賀浙西黃安撫劄	一三五
賀董都承劄	一三六
賀安吉任守劄	一三六
武岡送交代物劄	一三七

牟 巖 五

回錢安撫獄空劄	………	二三八
答太平趙侍郎日起劄	………	二三八
回送小錄劄	………	二三九
回南省登第諸鄉人請劄	………	二三九
回趙園令劄	………	二四〇
賀洪帥兼倉劄	………	二四〇
回洪帥謝宴劄	………	二四一
賀洪帥入宅劄	………	二四一
謝洪帥宴劄	………	二四二
謝福王請會劄	………	二四二
回福王請宴劄	………	二四三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	一 ……	二四三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	二 ……	二四三
賀福王生日劄	………	二四四
賀洪尚書生日劄	一 ……	二四四

賀洪尚書生日劄	二	二四五
回洪帥送生日劄	二四五	二四五
謝福王送生日劄	二四五	二四六
回諸郡冬至送物劄	二四六	二四六
冬至送洪帥物劄	二四六	二四六
回洪帥冬至送物劄	二四七	二四七
冬至送福王物劄	二四七	二四七
回安吉守冬至送物劄	二四七	二四七
回淮東總領冬至送物劄	二四八	二四八
回寶慶程守歲節送物劄	二四八	二四八
回鄰郡歲節送物劄	二四九	二四九
回平江倪倉歲節送物劄	二四九	二四九
回安吉守歲節送物劄	二五〇	二五〇
回福王端午送物劄	二五〇	二五〇
端午送福王物劄	二五〇	二五〇
端午送洪帥物劄	二五一	二五一

回慶元守端午送物劄	二五一
回鎮江趙總領端午送物劄	二五一
回福王七夕送物劄	二五二
重九送物呈洪帥劄	二五二
回福王重九送物劄	二五二
重九送物呈福王劄	二五三
送丞相折俎劄	二五三

全宋文卷八二二七

牟 巖 六

送梅君遇入龍虎山序	二五四
送文心之釣臺山長序	二五五
送俞觀光序	二五六
送程晉輔赴和靖書院山長序	二五七
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二五八
鄭御史序	二五九
吳信之茶提舉序	二六〇

送王仲敏山長之明道書院序	二六一
贈甥李松坡天瑞序	二六一
顧伯玉文藁序	二六三
文子序	二六四
杜南谷籌峰真率錄序	二六五
周公謹齊東野語序	二六六
仇山村詩集序	二六七
杜南谷老子原旨序	二六八

全宋文卷八二二八

牟 巖 七

張仲實詩藁序	二七〇
嚴光大先天圖義序	二七一
厲瑞甫唐宋百衲集序	二七二
張氏學古齋倡和詩序	二七三
俞好問詩藁序	二七四
虞舜民禮樂韻語序	二七五

趙氏族譜序……………二七六

袁稼學重刊勉齋講義序……………二七七

極圓覺上人詩禪錄序……………二七七

陳一齋詩序……………二七八

費茂卿方書序……………二七九

繆淡圃詩文序……………二八〇

義門和樂詩序……………二八一

陳公輔聽雨亭詩序……………二八二

張竹山文藁序……………二八二

掛簑集序……………二八三

唐棣詩序……………二八四

唐月心詩序……………二八五

全宋文卷八二二九

牟 巖 八

高景仁詩藁序……………二八六

諸公贈郎晉卿詩序……………二八七

潘善甫詩序	二八八
白雲集序	二八九
跋杜隱君墓銘	二九〇
題淵明圖	二九一
題松苗圖	二九二
題仙人樓居圖	二九二
書東坡石菖蒲贊後	二九三
題趙主簿遺像	二九三
題徐容齋薦藁	二九四
跋忠烈王傳後	二九五
題唐饒州遺墨後	二九六
跋浮漚歌	二九七
題周味道菊野	二九七
書陳養大祖贈告	二九八
跋崔清獻公帖	二九九
跋蔚上人約梅集	三〇〇

題范氏文官花	三〇〇
書范雷卿家譜	三〇一
跋湯徽獻昌言錄	三〇三

全宋文卷八二三〇

牟 巖 九

跋韓子蒼帖	三〇四
題博愛堂詩卷後	三〇五
跋范令君晉陵時詩十九首	三〇六
跋歸去來辭	三〇六
跋梅花賦	三〇七
跋厲白雲詩	三〇七
跋小學大略	三〇八
跋葉一山所藏文山相國書後	三〇九
題四明二僧詩卷	三一〇
跋劉君擇所藏孝經十七章像	三一一
跋魯公乞米諸帖	三一一

題三高圖 三一二

跋捕魚圖 三一二

題閻靜齋與張仲實詩後 三一三

題西秦張氏世譜後 三一三

跋周公謹自銘後 三一五

題凌波圖 三一六

題向氏山居圖 三一六

書范石湖遺墨 三一七

題畢良佐山水圖 三一七

書蔡琰歸漢圖 三一八

書陰符經 三一八

擊磬圖 三一九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三一九

全宋文卷八二三一

牟 巖 一〇

題李尹異菡 三三二

題俞子清侍郎畫	三二三
題秋江曉渡圖	三二三
慶掾省楊彥遠得子	三二三
跋周卿所藏坡帖	三二四
跋三蘇帖	三二五
跋趙光輔駿馬圖	三二五
題元吉猿圖	三二六
題毗陵所吟	三二六
題李伯時雜畫	三二七
跋繆淡圃文集	三二七
跋意山圖	三二八
跋陳忠肅公遺墨	三二九
題牧牛圖	三三〇
題費茂卿隨分二字	三三〇
題淵明圖	三三一
題傍雲	三三一

書蘭亭修楔圖	三三二
題百牛圖	三三一
題古木老柳圖	三三一
題鼠齧瓜圖	三三三
題牧羊圖	三三三
題元吉二獐圖	三三三
題細竹圖	三三四
題三仙圖	三三四
跋東坡帖 一	三三四
跋東坡帖 二	三三五
跋十六羅漢	三三五
跋呂自牧詞卷	三三六
書尚書講義後	三三六
題施東皋南園圖後	三三七
跋范天碧定史詩	三三八
跋恩上人詩	三三九

東坡惠州帖跋 三四〇

王荊公書楞嚴經要旨跋 三四〇

全宋文卷八二三二

牟 巖 一一

家自觀字說 三四二

李清甫字說 三四三

碧潭說 三四四

褚無隱說 三四五

怡雲說 三四六

覺非齋說 三四七

程堯封靜山說 三四九

湯與權靜德齋說 三五〇

耕隱說 三五一

劉耕心字說 三五一

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三五二

蒼山小隱記 三五四

木齋記	三五六
以齋記	三五七

全宋文卷八二三三

牟 巖 一一

范文正公義學記	三五九
重修妙行院記	三六一
松江普照寺記	三六二
君子軒記	三六四
周公謹復菴記	三六五
俞好問交樂軒記	三六七
重刻晦菴景行堂記	三六八
重修顏魯公祠堂記	三六九
普照千僧海會堂記	三七一
紹興嵊縣新建東嶽行祠記	三七二
至樂齋記	三七四

全宋文卷八二三四

牟 巖 一三

林菴記 三七六

周景遠君子堂記 三七七

游桃塢記 三七九

荆叔麟以齋記 三八〇

報德院記 三八一

義齋記 三八二

敬愍侯祠記 三八四

松江普照寺釋迦殿記 三八六

普照寺千佛水陸院記 三八八

澹軒記 三八九

簡齋記 三九一

新廟記 三九二

全宋文卷八二三五

牟 巖 一四

松江寶雲寺記 三九四

頤浩禪寺記	三九六
喬木亭銘 并序	三九七
俞好問座右銘贊 并序	三九八
周公謹贊	三九九
陳玉巖真贊	四〇〇
謝竹所歲寒圖	四〇〇
學古齋箴 并序	四〇一
漁父聽琴圖	四〇二
有翅天馬圖	四〇二
石上道士閱經圖	四〇三
贈月初道人	四〇三
張季宜像	四〇三
畫竹	四〇四
孟集虛像	四〇四
四虎圖	四〇五
畫梅	四〇五

畫猫 四〇五

放鶴圖 四〇六

故駕部郎中捫膝先生喻公贊 并序 四〇六

贊繆淡圃之祖四訓 四〇八

全宋文卷八二三六

牟 巖 一五

黃提幹行狀 四〇九

朱雪崖朝奉墓誌銘 四一五

朱山長墓誌銘 四一七

野翁禪師塔銘 四一九

龍源禪師塔銘 四二二

東皋友山恭和尚塔銘 四二四

全宋文卷八二二一

王 櫛

王櫛，字茂悅，號會溪。景定三年知郴州。時朝廷議開銀場于州之葛藤坪，奸民射利者衆，聚衆煽亂，櫛上疏力陳利害，請禁之。就除福建市舶。歸，尋卒。見《癸辛雜識別集》卷下「鈿屏十事」條，萬曆《郴州志》卷二，光緒《湖南通志》卷九六、一二二。

魚鯨迎送神詞 并序

古者祭不越望，諸侯祭封內山川，名源淵澤皆列祈祀，謂其出雲雨能潤澤，施大而恩多也。後世偶而事之，屋而貯之，瀆矣。柳有魚鯨山，特爲峭拔聳秀，中有神湫，凜然可畏。往昔相傳，禱旱輒應焉。嘉祐蕭汝爲記其事，顧不窮格其理，而胥爲荒怪，盛稱神爲某人某配，倍古義以誣神，果何所稽述哉！景定癸亥，櫛以秋成，躬至其下，歎其山水雄深，知其必能徼福于吾州也。明年孟夏，浹日不雨，民莫能殖。櫛用悼懼，亟齋宿燎熏，檄汝掾陳君起東致命而禱，乞神湫既。粵翼日，丁卯，櫛

登蘇仙山，望桃花之顛，勃有杳靄。午登三台閣，遐眺則油然滃焉。率郡僚迓神於門外，氛氣騰踴，砰霆激電，與湫俱至。自是霖雨周浹，允相我農人，嗚呼！山川之靈，赫乎其不可泯者如此。櫛切有感乎神之惠，而思所以報之。每惟吏惰不恭，率怠忽於神，深用謹戒。既蠲既薦，復使還水於湫，妥神於山，而後足以竭其衷焉。考《柳江集》，舊有桂邑迎神送神詞，因効《九歌》體爲二章，以紀神烈。迎之者懇惻，送之者眷戀，事神事人無二道矣。嗚呼！此非巫祝之所能知也。俾侑聲歌，神將知之云爾。

迎神

耿吾懷兮慙慙，望剡靈兮山中。龍堂兮杏室，瑤圃兮珠宮。乘清氣兮齊速，澤我民兮焉窮？蘭芳兮椒醕，神肯來兮從女。湛一勺兮玄淵，何有秋兮在予。叶韻音與。續並迎兮未來，叶韻九之反。渺雲車兮委蛇。使豐隆兮先驅，驂兩龍兮輝輝。靈既雨兮揚波，倏而來兮余所。爲謇將儋兮清都，聊容輿兮嫵娛。把瓊枝兮精糈，翺會舞兮魴竿。跪敷衽兮陳詞，皇既降兮有孚。極我心兮勞止，神哉師兮其蘇。

送神

神之來兮既留，仍羽人兮丹丘。撫嘉橘兮實庭，吸流泉兮同流。風淅淅兮雨霏霏，駕群靈兮往從

之。乘水車兮東行，翳扶桑兮咸池。雨我兮福我，神格思兮而在左。若信脩兮慕予，羌愈祇兮皇妥。時不可兮淹留，薦華酌兮肴羞。澈高堂兮延竚，謦吾懷兮雜憂。聊夷猶兮焱遠舉，乘回風兮不得語。子交手兮將歸，樂新知兮愁予。同上叶韻。欲報之兮奈何，叶韵奚。願豐澤兮無虧。千秋兮萬歲，保爾生兮子孫獨宜。《永樂大典》卷二九五。

封坑冶疏

竊惟郴葛爾郡，居楚上遊，而溪峒環之。前人有云，郴安，湖南九郡始可奠枕，真知本之論也。撫綏鎮靜，猶懼不安，況可拂衆生事，以貽目前至切之患，而啓他日無窮之害乎！臣謹按郡志有曰：漢桂陽郡置鐵官，故唐《十道志》貢赤錢。聖朝既分平陽置監，而郴之支邑猶有冶穴產鐵與錫，姦民無賴窟其中以爲患。建炎後坑場廢。觀此數語，知所由來，則中興至今，所以爲郴防患者至矣。又考郡治石刻，謂坑之利於官者少，害於民者多。有葛藤坪在郴縣兩鄉之間，其地磅礴百里，所謂茭塘等處特小地名，實皆葛藤坪也。守臣累嘗有請，乞遂停閉。嘉定間郡守羅克開首陳其害，開禧間從趙彥棧之請，而郡解緡錢。端平初，從蔡籥之請而包解課額。淳祐間陳乘之嚴羅二十一之罪罰，寶祐間趙師光伐羅武諒之計謀，朝旨封閉，歷歷可考。詳此委折，則屢次申嚴，所以爲民除害者悉矣。臣之至州，嘗考其故，咸謂坑一開則患立見。蓋郴田磽确，郴民匱窮，歲荒姑置未言，年豐亦僅自足。今乃

聚千百輩遊手，日增千百升糧食，糴價驟長，細民阻饑，勢使然也。烹淘惡水、損人田畝而不問，穿求苗脉、壞人墳墓而不顧。羣聚惡少率皆外鄉無賴之徒，結連峒苗，便成不測之變。況所產者類皆鐵錫，所得者不過錙銖，是以累朝獨置郴之坑利而勿取者，爲此也。景定三年，有永興縣姦民鄧雷玉，妄指郴縣葛藤坪坑之左右，經衡州分司請佃，既而委官究實，具見其害，不敢保明，於是雷玉之謀阻。至今五月內，又結其族夢魚窺伺興寧縣紹興已停之浦溪坑，東思洛坑，又欲開黃岑白石之坑，脫漏分司，委官究實。便集惡少二百餘人，文身利刃，私采其間，剽劫鄉民，盜竊殺傷，詞訟紛起。況上件事並不經由治司，初無采取明文，又不申明本州，徑就衡州分司投詞。計囑委官體究，並緣開鑿，居然便與州縣敵，官吏畏縮，末如之何。臣濫司民社，忱不容已，節次申聞諸司外，切謂傍郴皆積年盜區，非他可比。是以中興以來，嘉惠茲土，嚴行停閉，寧捐國課，力遏利源，防微慮密，萬世永賴，其可不奉行而宣布之乎？且坑穴開則郴民饑，亡命聚則盜竊作，盜竊作則湖南不安，其課利之有益於國者幾何？而關係者甚大，脫有不意，咎將誰執？臣是以一飯三嘆，長慮却顧，而不能止於言也。是用申累任守臣之請、千里士民之情，歷數其由，上干天聽。欲望聖慈明見遐郡，體建炎、紹興、嘉定弭患之德意，舉端平、寶祐愛民之實心，併請行下本州，嚴加防禁。後有奸民於境內妄指地名開鑿者，坐以違制。仍著爲令，併下治司照應，庶使田里得以安其生，而奸盜無所容其窟。不惟黎民之利，抑亦國家之福。臣不勝惶懼之至。乃者便民之奏已常首及此事，今奸民窺伺未已，勢須申嚴防禁。若不赴懇於君父，則民命所係，後將噬臍。是用再瀆天威，仰祈原赦，臣不勝大懼，奏聞。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二九三。又見嘉慶《郴州總志》卷三五。

題周密徵招酹江月詞後

昔登霞翁之門，翁爲予言《草窗樂府》妙天下。因請其所賦觀之，不寧惟協比律呂，而意味迴不凡，《花間》、柳氏真可爲輿臺矣，翁之賞音，信夫！近觀《徵招》、《酹月》之作，淒涼掩抑，頓挫激昂，此時此意，猶宋玉之悼屈平也歟！一唱三歎，使人泫然增疇昔之感，因爲書之，以識予懷云。王櫛。《蘋洲魚笛譜》附，知不足齋叢書本。

申禁坑冶碑記

景定五年三月

郴在百重山中，民惟艱食是虞，一日二日雨則粒不通於市，官用賑之，猶懼不給，矧可崇聚遊手以蠶食之乎！若夫挺擊嘯呼之患，猶未論也。境內故有坑，大率多產鐵，歲解經課者是矣。昌黎所謂白金之產者，今烏有之？貪夫嗜利，刮摩抉剔，指銀之錙銖以眩於有司，自作不靖，而不知禍之流於無窮也。累朝嚴禁，其有以夫。鐵坑經課之外，無問遠近，其不可於郴境而復開坑焉明矣。一或弛禁，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匪但葛藤坪也。葛藤坪磅礴百里，如前刻所紀小地名至夥。景定三年，有

鄧雷玉者請佃道塘三角山等坑，當時受委試驗，則郴簿符夢璧也，廉毅專篤，故雷玉狡謀不得逞。明年，其族夢魚包藏禍心，輒詣衡州分司言狀，永興簿尉陳才舉驗其實，陳亦惟理是視，疏其害以復於分司。夢魚乃敢賄胥吏，脫文檄，陷濤要塞巡檢李俊，以利鳩集亡命，不復告州縣，擅開浦溪東落坑。不數月，奪人資糧，犁人田土，剽人牛馬，甚至有互招坑丁，兩相殺害之事。居民爲之流徙，行旅爲之退避。其族今有庚金者，繼以治司試驗之牒至所請之地，雖曰黃芩白石，而實則葛藤坪焉。櫛愀然而作，曰：守職何在，不可當吾世而生厲階。亟用告諸臺閣，抗章天朝，爲郴民請命。居無何，大帥林公存、憲使胡公大初並下令禁戢追捕，而泉治府亦正辭以申其禁焉，於是夢魚之暴少息。於時胡公受命慷慨，拔本塞源，昭白利害，懇款聞於朝。天子俞其請，詔治司立行停閉，而千里四民始有息肩之望，欣欣相告曰患可弭矣。嗚呼！斯坑之禁，有道之朝所注意而不靳者也。休哉，吾君吾相之惠於郴也哉，部使者之勤於民也哉！胥保胥訓，自今至於後日，尚可惟利是圖，以病民而拂於朝命乎？遂伐山石，摹省符於治所，著顛末於碑陰。若其覲縷，已具諸郡奏并申省，茲不復具列，來者尚有考於斯文也。景定五年三月丙子，朝請郎、知郴州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屯戍軍馬王櫛謹書。

枕流漱石碑記

右四大字，徽文公朱先生之遺墨。公守南康，復白鹿洞書院。每休閑必一至，誨諸生館下。雅愛泉石，歌詠其間，大書深刻，遂爲廬山千古寶鎮，過者瞻仰。後學王櫟得墨本而藏之。會武水譚衡即溪居爲枕流亭，櫟因舉以爲贈，衡即請傳刻以永流風，復俾櫟識其由。惟先生之道之教，其在白鹿洞者可知也。學者諷詠其言，而求仁知之樂，豈直昔人所謂洗耳礪齒而已？櫟暨衡茲用嘆慕敬恭而不敢斲。匪書是爲，惟志是求，盍交相懋勉乎哉！不然，徽文公之旨昧矣。同治《臨武縣志》卷四一。（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 稟

王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咸淳初知縉雲縣。後爲朝奉郎、行太常博士。見《象臺始末》卷五，光緒《處州府志》卷二六，《宋詩紀事補遺》卷七七。

追贈胡夢昱謚議

傳曰：「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立者猶人生之有命脉，關於興廢存亡不少也。我朝以議論立國，焯焯在人耳目者，濮議也，新法也，和議也，僞學也。今觀諸賢之論建，始或拂鬱，終必消融，暫當晦沈，久復昭晰。間有不幸而蹈窮愁幽憂之境，英風誼概，之死靡悔，千載有景光也，是豈偶然之故哉？上之所嚮，下之所趨也；前之所植，後之所仰也。夫以我朝富强不如秦隋，威武不如漢唐，而本領清正之氣渾全，巍乎與帝王比隆，非議論之明効歟？若使如公孫宏、孔光、張禹、胡廣輩，何以導永命而夷厲階也？按特贈朝奉郎胡公狀，公慷慨有大節，試中刑法，除大理評事。兩遇登對，言獲寶璽非福，國家之患在山東，時逆全未叛也。寶慶甲申，雪川變起倉卒，下于理寺，時相因窮治鉤黨，轉相誣引。少卿徐公瑄實蒞其獄，與公意合。會詔求直言，公遂極言其事，乞以周公於管蔡、太宗皇帝於秦邸爲法，以齊威於公子糾、唐太宗於建成、元吉爲戒。又移書時相，謂公論未有久而不明，冤抑未有久而不伸言者。李知孝劾公黨逆，遂語連洪公咨夔。公謫象州，徐公亦謫道州，已而司諫梁成大亦疏，徙徐公象州，公欽州，皆死囚山矣。先是，徐公舉公引經決疑，近古遺直。又言之時相，公所草封事，出于至誠，非沽激求名者，此成大所謂瑄極力從與合謀共議而爲之者也。端平甲午，上始親政，殿中侍御史王公遂奏徐公及公保護諸賢，扶植讜議，仗節秉義，足以塞亂臣賊子之膽。詔與褒

贈，制詞有曰：「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又曰：「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公之心迹，至是暴白于天下後世。嗚呼，豈非天哉！方寶、紹問，諱人言事，言綱常爲尤諱；既責真公、魏公、洪公，同時得罪者凡十餘人，獨公與徐得禍最烈。及議論反正，縉紳之彥，草茅之士，稍復言人倫矣。方公大琮擢諫垣，首請繼絕，謂公一疏，貫穿百代之興亡，讀之令人流涕，先皇初不以爲拂也。何物蔣峴，論方公等四人無將不道，賴睿明洞照，議遂格。夫是是非非，交亂於一時，未有不遑定於異日。今當權銷勢歇之餘，而或者猶踵醜正惡直之轍，然則公之蒙疑負謗於是非未定之時，尚可怪焉。惟其采挫而采厲，愈遠而愈芳，國家一綫命脈，賴以不亡，則其有功於世教也，其可沒乎？公喪四十年，上特賜公謚，下有司議且兩年，皇待罪博士，反覆遺事，感然有感於中也。故因素爲繪，推明我朝立國之本末，以厲萬世之臣子，而誅夫賊滅良心附和時好者。按謚法，刑政罰奸曰憲，剛德決斷曰肅，易公名。謹議。《象臺始末》卷五。（李文澤校點）

王思文

王思文，蘇州（治今江蘇蘇州）人，蘋曾孫。咸淳初爲貢補進士，掌著作、祠學生。見《王著作集》卷六。

申立祠因依狀

右，思文伏蒙師旨，備準提刑提舉節制秘閣判部侍郎先生取問立祠因依者。伏念思文曾大父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游學寓居平江，師事伊川先生。視龜山楊先生爲後進，龜山先生獨深許可之，每以爲後來師門成就者惟信伯也。紹興四年駐蹕吳會，軍務之暇，延見人材，郡守孫公佑特薦於朝：「布衣王蘋近在數十里間，有憂時愛君之心、開物成務之學，素行高潔，朝野共知，特賜審察錄用。」遂蒙賜對，第一劄論得人心足以合天心，第二劄論人主不可蔽於好惡之私，第三劄論人主學《春秋》與世儒異。玉音有曰：「王蘋起於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於朝，通儒也。」賜出身，授迪功郎、秘書省正字。又詔條敵退利害：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會脩《神宗皇帝實錄》書成，改左承奉郎、史館校勘。後集古今《論語》說，取其與所見合者爲一書，亦未及而卒。今家塾有福清刊行《文集》，蘄春刊行《論語集解》、《震澤記善錄》，兼國史有傳，可考出處。累贈中大夫。實齋王先生來鎮吳門，首以吳郡六君子以策多士。嘉熙元年八月九日，與門弟子唯室陳先生長方並祠於學。祭文有曰：「竊惟渡江百年，東南士大夫免淪於荆舒之烈燄而獲游於伊洛之春風者，二三君子之力也。著作先生以正論動上聽，唯室先生以直指開人心，其有功於世教宏矣。郡有陸宣公以下祠，敬奉二先生以祔，使是邦之人家識正學，戶知正理，顯然淵源之所出，其自今始。」思文藐焉

寡學，獲叨奉祠之職，又蒙教養作成之賜而奉遺像焉。謹具狀申。謹狀。咸淳元年五月□日，貢補進士、掌著作、祠學生王思文狀。《王著作集》卷六。又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二。（李文澤校點）

王積翁

王積翁（？——一二八四），字良臣，福州長溪（今福建霞浦）人，伯大侄。以蔭補官，歷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知富陽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德祐二年，除福建提刑、兼知南劍州。元兵攻城，棄城逃遁，後降元。累遷刑部尚書、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奉使日本，途中爲舟人所殺。見《宋史》卷四七《二王紀》、《元史》卷一三《世祖紀》一〇、《癸辛雜識》別集卷二、《明一統志》卷七八、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四六。

稷思堂頌

帝即位之明年，改元咸淳，上詔「藩侯以下爲朕培植根本」。大使同知馬公治昇，尤于根本注意，築廩儲粟，揭之曰「咸淳平糴倉」，揚休命也；扁給事之廳曰「稷思堂」，示不忘民也。公三握麟符，懷忱秉忠，臧感惡服。自昧爽至中昃，泣事無懈容，公之思深矣。夫思者天理之所

存，民胞物與之體驗也。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稷何爲汲汲哉！解於其思，天理流行，有不容不然者。公慨思陪都生齒益蕃，忽歲稔即艱糴，迺縮浮費，得米十萬石，作室廩峙，練吉告成。青紅濕新，攀星納月，公之思其少遂矣乎！汝別駕治其凡，汝郡功曹司其出納，以才不以序，約法斂散，侵移有罰，公之思其周悉矣乎！日者春頒秋斂，有旅師焉；恤民艱厄，有遺人焉；辦穀待用，有廩人焉；藏餘待頒，有倉人焉。周公之制度可謂詳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其入周公之思久矣。南軒謂：「惟孟子此篇能發明周公之心。」然則，后稷奏艱食，稷之思也；周公制委積，周公之思也。公之置平糴，公之思也。嗟夫！稷以民飢而思民，公以思民而思稷所思，以名斯堂，不亦宜乎。門生王積翁采諸民風，爲之頌曰：

厥初生民，維汝后稷。思天下飢，教民播穡。其思伊何，心起經綸。阻飢由己，痒疴切身。農事開國，周重斂散。迄用康年，魚麗晏粢。平糴蕃魏，曰惟爾悝。壽昌之規，漢人便之。我宋義倉，徧於天下。平準之法，創於淳化。熙豐柄臣，過思變更。元祐及思，蒼生以寧。雀鼠遯肥，塵沙積厲。豈不爾思，公私交累。陪京故國，翠華大都，聚廬實繁，孰懷永圖？北平鉅公，三尹東土。甌脫既清，綢繆牖戶。乃積乃倉，立粟埋梁。不負爾腹，以永蓋藏。堂曰稷思，維公初意。我思民飢，心焉不置。心心相續，如佛傳燈。剗弊益匱，以莫不增。后稷云遠，萬年胥契；今之視稷，後猶今視。嘉祐廣惠，朱子社倉，前思魏公，後思紫陽。公將告歸，帝曰未老，天相耆後，過中書考。惟仁必壽，惟德永年。昇人歌之，作此頌焉。《景定建康志》卷二三。（李文澤校點）

趙與鑑

趙與鑑，建昌軍南城（今福建南城）人，宗室。登嘉定四年進士第。咸淳中通判平江府。德祐初知常州，聞元兵至，棄城遁，坐罷。見《宋史》卷四七《瀛國公紀》、卷二二八《宗室世系表》四，雍正《江西通志》卷四七。

景文堂記

咸淳元年七月

吳郡立學，自范文正公始。附城兩縣，其有學也亦宜然。自景祐以來二百餘年，吳邑有而長洲缺焉。按《吳郡志》，縣南一百步有孔子廟，邑令王公禹偁嘗爲文，屬郡侯狀元柴成務爲之記，今廟與碑不可復考，意者強室兼并，梵宮侵漁，未有能經理之者。景定四年，制詔天下縣設主學，而宋君楚材來主長洲事。宋君，蜀之眉山人，經明行修，于《易》尤邃，避難來吳，隸職和靖書院，嘗爲尹肅公請諡，趨向端的，人皆賢之。恕齋洪公勳與法從諸公共薦于朝，俾兼書院堂長，以其未立學也。已而，鄉大夫列詞于郡，趣開試，乃即近縣廢院爲講習之所。師友裹糧，月試旬課，戶履羣集，于是宋君就請以廢院爲學，捐俸餘與束脩之入，葺而新之。僉判方君山京雅相推敬，會邑有爭沒官田，爲擬

充學廩，太守陳公均聞而是之。未踰年而學有緒，嚴像設，崇講座，黌舍翼如，衿佩檐如，始無負天朝建學立師之意。乃揭直舍之堂曰「景文」，丐文于守，守屬與鑑爲之記。然則宋君之意，其爲范希文之是景乎。與鑑不文，何足以知之。竊惟文正公宏勳鉅節，掀揭宇宙，文章特其餘事。方其《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凡萬餘言，文正王公曾見偉之〔二〕。及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是書，而尤以興孝爲先務。慶曆中開天章閣，召問輔臣爲治之要，詔天下立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詞，皆公所建請。然則文正之所謂文，豈特摘章演義云乎哉？吳爲文正之鄉，吳學乃文正所立，立學又文正所請。今長洲昉有學，不于文正乎景，其誰景邪？凡百君子入斯學，登斯堂，仰前修之超卓，思始創之艱難，盍知所以自立云。咸淳改元中元日，朝奉郎、添差通判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事趙與鑑記。《吳郡文粹續集》卷五。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萬曆《長洲藝文志》卷二，民國《吳縣志》卷二六。（曾棗莊校點）

〔二〕「王」字原脫，據洪武《蘇州府志》補。

趙希代

趙希代，字孟能，宗室，燕王房八世孫，師夏子。家於台州（治今浙江臨海）。見《宋史》卷二一六《宗室世系表》二。

道山題名

咸淳丙寅孟陬六日，浙之東游宦於閩者，會拜道山，謹履端也。籩豆有楚，威儀孔時，宗藩主人揚觶語曰：「官無崇庠，各有職業。歲既更始，益懋爾圖。能無愧明德新民之□，則豈但枌里重，將爲天下重。盍留氏名以觀厥後，可乎？」衆唯唯，遂以齒書。天台趙希代孟能、呂必延壽道、四明趙若惠君錫、金華唐爍潛父、杜潛叔起、永嘉黃禹錫元功、三衢徐汝乙伯東、天台張□□□、永嘉林鏗夫聲遠、天台徐柏悅之、永嘉□□□□□□、括蒼鮑志及時中、永嘉蔡申顯伯□□鄉恕齋吳公聞而致饋，以光斯集。《閩中金石略》卷六。又見《烏石山志》卷六。（曾棗莊校點）

趙孟至

趙孟至，宗室，秦王房十世孫，與儔子。咸淳中在世。

鋟大光明藏書後

咸淳元年五月

《光明藏》者，釋曇橘洲之所譜也。余閱之，宗派歷歷，且愛其詞不涉怪誕，真所謂文字般若。因鋟以傳，使無盡藏中一燈至千萬燈，照遍法界。善哉！咸淳改元乙丑夏至日，古汴趙孟至書。《大光明藏》卷七，續藏經第二編乙第十套第五冊。（祝尚書校點）

孫虎臣

孫虎臣（？——一二七五），亳州成父（今安徽渦陽西北）人，寓京口。以父蔭補官。開慶時從賈似道出師有功，轉十官，授鎮江都統制。咸淳四年五月代高達爲侍衛都虞候，六年初起復爲淮東安撫副使、知淮安州。咸淳末以步軍指揮使統帥諸軍抗元，擢寧武軍節度使，知泰州。德祐元年九月，元兵攻泰州，自殺，贈太尉。見《宋史》卷四六《度宗紀》、卷四七《瀛國公紀》、《至順鎮江志》卷一九。

麗芳園記

咸淳三年五月

儀真，江淮要區，多園池亭榭之勝。余未弱冠嘗經遊，樂其風土，爲之留連。粵從王事，逾二十載，蒙恩來戍。山川城郭，歷歷舊觀。故老有識余於少時者，迎笑樂道，而歌鼓熙熙，不減疇昔。偶乘公餘，訪所謂麗芳園者，濱湖一景。水遶煙間，浮屠祠廬〔二〕，金碧參差，橋隄起伏，互相映帶，實尤一郡之勝。顧其亭圯陋，弗與景稱，乃撤而新之。翹棟疎櫺，欄檻通爽，於是旁睨極眺，心目俱清。當其永晝倘佯，一塵不到，荷秀於前，鷗狎於外，送夕陽，溯明月，此景之宜於晴者也。而或雨至天暝，樓閣空濛，樹色濃淡，此又宜於陰者也。及夫雨收雲斂，天定水明，則有不可以形容者，乃扁之曰「湖光」。又即舊址結數椽，雜植羣卉修竹，扁以「麗芳」，因園名也。二亭既就，每與客來游，把酒賦詩，必竟日而去。客有言曰：「醉翁之醉，與滁人同。喜雨之喜，與扶風人同。今公政簡而民安，故得以樂其樂也。不然，即欲悅目於此，寧不使花竹厚顏，魚鳥獻嘲耶？」余嘉其語，遂書以爲記。咸淳丁卯仲夏記。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二，嘉慶十五年刻本。又見道光《重修儀徵縣志》卷六。

（祝尚書校點）

〔二〕此句隆慶《儀真縣志》卷二引作「浮屠之廬，泰山之祠」。

趙 某

趙某，號雲竹居士，咸淳時人。

陳道父詩卷跋

孫太白，當今文場元帥也，雖有誨人不倦之心，然於人不輕許。陳君峴心留情經史，尤長於詩，太白獨與其進，且以書來言於余。某讀其詩，亹亹不倦，心端而可人意者，始信太白許可之不輕也。太白既可之矣，雄文妙句，當有品題，以爲不朽之傳。余因幸峴心之詩因太白而顯，而余之賤名亦可附太白而見，於是乎書。雲竹居士趙某謹跋。《宋秘書孫氏太白山齋遺稿》卷上附。（祝尚書校點）

趙 孟 傳

趙孟傳，字巖起，號松壑，宗室子。歷知嚴州、泉州，德祐初爲臨安尹。授華文閣直學士，制置慶元府，擢淮東總領使、浙東制置使，官至戶部尚書。見《後村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一、六九及《四明文獻集》

卷五所載除官制，《景定嚴州續志》卷二，《延祐四明志》卷五。

回南康太守游寺丞劄

某伏以朱衡云杪，紅鏡開炎。恭惟某官雙旌有華，五袴流詠，闕昭顯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濡子墨，祇復主籤，首幾紆省。

某如左之儀飭矣。載惟良二千石，福十萬家。福之所基，斂於身者可知矣。調冰紵綌之請，敢得以略。

某耳飲霆聲，不知幾冰暑，未酬輕封萬戶之願。斗山仰止，實勞我心；巧緣有開，謁來餉道。獲締寅盟，遡風不覺屐齒之折。

某仰惟某官人物粹潔，玉壺冰清。履行孤高，錦亭栢古。蚤以正學，敷于明時，振武鵬鷺行，久締冕旒非常之眷。績凝棘路，榮剖竹符。地重瑞陽，式弘蕃宣之略。簡靜平易，鑄頑成仁，革珥筆之澆風，樂耕耒之常業。山谷所賦，今親見之。佇膺璽札之褒，入繼橐班之武。

某處奉珍祠，正便茗溪盟鷗之趣，誤恩下逮，畀以東道饗事之重。控辭弗獲，冒爲是來。司存赤立，事事築底，凜然未知所以爲淑後之方。惟冀軫念同舟，共圖叶濟，鄙免曠戾，徼福孔多。馮褚宣心，矜體是幸。

某方圖染記，以露謝忱，儷玉駢珠，首厪委況。拓斲控酢，厓約一莞爲榮。

某惶恐申問黃堂羣玉之輯，伏計一和所召，百禄是適。赤柳飢需，拱俟攸曉。《翰苑新書》別集卷

六。（祝尚書校點）

余后山

余后山，岳州平江（今湖南平江）人。方暹門人。見同治《平江縣志》卷五二。

金陵記聞

方子連雲少客金陵，與饒雙峰來往問辨不一，最後連雲詰難濂洛，其略云：「二程固嘗受學於濂溪者，然明道薦賢于神宗，以父、表弟及弟爲首，何爲不先顯揚師道？又師之所存，道之所存也，二程所與門人友朋往來問難之書，具存往牒，獨于濂溪寥寥，何故簡于師門？濂溪卒於熙寧六年，橫渠卒於熙寧八年，二程于橫渠哭之甚哀，于濂溪不聞哭諸寢與寢門之外。程子嘗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顏淵于孔子恩義兼盡，斬衰三年可也。伊川以師道自尊，安有師存事之，師死悖之者乎？」雙峰縷析辨之，終未顯揚師道，乃答之云：「明道薦賢，乃熙寧二年爲御史時，時橫渠，伊川抱道山

林，未爲神宗所知，故特以爲首。若濂溪則呂、趙二公已交薦而拔擢之矣，此所以不復及之也。」其辨不聞哭諸寢與寢門之外云：「按大中公《家傳》曰：『公倅南安，以獄掾周茂叔知道，與之爲友，俾二子師之。』又明道自云：『昔受學于周茂叔。』如此，則二程師事濂溪明甚，若死而不弔，何以爲程子？」饒辨既出，方說遂不復難。其後門人余后山述連雲發此有故。《明道墓表》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道不傳。先生生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又伊川《經筵奏疏》曰：「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遺經。」則伊川直以兄弟授孟氏之傳，而不及一辭于周子，宜乎連雲之疑之也。同治《平江縣志》卷五二，光緒十八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危昭德

危昭德，字子泰，邵武軍（今福建邵武）人。寶祐元年進士，官史館檢閱校勘、武學諭。咸淳二年以宗正寺主簿兼崇政殿說書，遷秘書郎。上疏言事，條具厲民之弊政聞于朝。進兼侍講，歷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諫興建宗陽宮，權工部侍郎，乞致仕，特轉一官。著有《春山文集》。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宋史》卷四二五本傳。

危昭德文集僅見于目錄書記載，久佚。清人自其他文獻中抄出四六文二卷，題爲《春山文集四六鈔》。

但所錄之文與宋刻本《宋四家四六》之《巽齋先生四六》幾乎完全相同。經考證，《巽齋先生四六》之作者應爲危稹（《中國叢書綜錄》誤作歐陽守道）。且《春山文集四六鈔》中之多數文章見之類書、總集，亦題爲危稹（巽齋），故此不予收錄。

奏疏五則

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腴民膏血，爲己甘腴，民不堪命矣。

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爲此時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

願陛下舉考課之事，內以責諸彈糾之職，外以責諸監司、郡守之計。貪濁昏庸，固在必懲。廉能正直，尤當示勸。察之精則黜陟之咸服，行之力則觀聽之具孚，而課吏之實得矣。

願陛下爲萬世根本之慮，爲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咎。節之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

乞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爲當因，孰爲當革，孰爲可罷，孰爲可行。則折衷泉貨而遠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之詔而吏得自新，出輸倉助貸之令而民免貴糴。窒墨敕之門而無官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界彼此之分。則氣蘇醒，意向翕合矣。《宋史》卷四二五《危昭德傳》。（李文澤校點）

黃公瑾

黃公瑾，自號「牧羊遺賢」、「虛白室養素下士」，宋末江西人。嘗從劉玉受道教地祇法。著有《地祇上將溫太保傳》，收入《正統道藏》。

劉玉地祇法後跋

咸淳十年

道無形無名，不可得而言，有言非道也，況以法言乎？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法以道名，豈管窺蠡測之所可知也。紫陽夫子論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乃天之道。陽本動，陰本靜，流動乃人之道也。人蓋未始離乎天，天亦未始離乎人。吾儒之道，老氏之道，一也，散之萬

有，歛之一身。自無極而至於太極，由太極入於無極，陰陽互根，變化無窮。知此，斯可以語吾儒之道；知吾儒之道，斯可以悟老氏之道；知老氏之道，斯可以悟道中之法。李商隱詩云：「釋中稱定慧，儒斯著誠明。派分示三教，理詣無三名。」此之謂也。夫自然而然，方謂道法。今之世，學之者如牛毛，成之者若麟角，以術眩法，竊道之名，以假售真，失道之妙。因刊《溫將軍傳》，故著緒餘一論，求質於與道合真之士，庶乎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必有賞音。羊棗菖歎，得其味、同其嗜者，又知善邇而遠至、命而宮應矣，毋諉曰學射三年，未教汝嚙鏃法。時咸淳十年甲戌歲天貺節，黃公瑾拜書。《道法會元》卷二五三，正統道藏本。

劉清卿事實

清卿姓劉氏，名世仍，法諱玉，世爲河朔人，中興勳臣玠之孫。因勅葬臨川，其父贅於豐城，因家焉。受祖蔭承信郎。幼慕清虛，年未弱冠，棄官從事道法，遍歷江湖，捐貲無所靳。參禮名師，初行小四直符水，繼行靈官酆都地祇，考附悉有靈著。後因養浩盧君伯善來江西，以諸法付度于徐洪季，洪季以所得授清卿。清卿得法，方從盧遊。伯善歿于洪季家，炁雖絕，體甚溫，無敢封殮。三日忽甦，視諸弟子，惟清卿在焉，語之曰：「我以三事當入酆都：一、母死不奔喪；二、邪淫敗真，輕慢道法；三、改摘呪訣，傳授非人。汝法欲何階，吾於汝當無隱，却須帥諸法友箋天，救我免入酆

都。」清卿以神霄中獨體金火天丁一階爲請，盧悉以心章隱諱、內鍊秘訣傾困付之。筆錄方竟，諸弟子輻輳，則盧復瞑目化去。清卿自後朝斯夕斯，念茲在茲，不過此耳。單符隻將，千變萬化，所向無前。凡禱祈馘伐，刻日動雷，皆出于十手、目之所指。視其救危難，則多用玉天心章、七十二塚訟章、三十六塚訟章、萬法不救告急皂章。其保生治病驅邪，則多用神霄告斗傳忱捧表，只一天丁，大意此一身之造化，上參神霄九天之梵炁，中分北斗九皇之真光，下合金生火旺之九變。傳之者迨數百人，得其說者未之一見。余昇高自下，歷階而趨，十餘年間，得其說十之七八。而時乎未遇，清卿早仙，遂稽奏授，不啻如入寶山，空手回矣。石筭山海門洞河南先生一見清卿，笑云：「武當殿上香錢爲公使去，能記邪？」公不能答。乃知清卿因此墮落人間，不知仙去還歸根復位否。生平怪怪奇奇，落魄滑稽。性能強記，嘗觀《雲笈七籤》，終身不忘。談三界中隱蹟人所不知之事，歷歷如指諸掌。於地祇一司之法，亦其平生受用，其序中敷繹，可謂深切著明矣。刊以爲後學之指迷，并摭平生大槩于後，以顯其功用。江西黃公瑾書。《道法會元》卷二五三，正統道藏本。（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二 一

季 可

季可（一二二五——？），字與可，一字處仁，處州龍泉（今浙江龍泉）人。年三十一登寶祐四年進士，授義烏縣主簿。咸淳二年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宋末官至兵部尚書、樞密院都承旨。宋亡，歸隱古來山。所作詩文題曰「隱怪者作」。著有《大學體卦》五十卷。見《寶祐四年登科錄》卷一四，《宋季三朝政要》卷四、五，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八二。

乞罷公田疏

此事苛擾，民皆破家蕩產，怨入骨髓。若盡還原主，免索原錢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絕公田之苦。《齊東野語》卷一七。（郭齊校點）

董 樸

董樸，字華翁，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楷兄。淳祐七年進士，官至刑部郎官、戶部侍郎。師從陳埴。見《宋元學案》卷六六、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二八。

跋胡夢昱封事後

咸淳三年十月

自有天地以來，人倫之常，至于今不墜，其間非無闕齧之處，必有豪傑之士出力而扶持之。一時罔上之姦，懼其不便於己也，挾權勢而與之角，往往能摧折其身，而不能泯滅其言，能使之流離竄斥于天未定之時，而不能不使光明赫奕于冰山既摧之後，是足以見天理民彝之真，決非人力之私所能勝也。理評胡公，陳大義於寶慶之初，一字一言，皆赤心片片中流出，視澹菴斬檜之疏，不可優劣。權奸不容，竟以謫死。端平改紀，公論大明，公之忠烈，當與天壤俱弊，曩時誣善之徒，雖三尺童子，爭唾之矣。雖然，公之爲此，豈其出于一旦之決也哉！惟公弟兄俱賢，閭無間言，橐無私蓄。其貶也，季弟相從，竟死象臺；厥後伯氏歸公之骨，亦殞于瘴。一門之內，其于人倫之常，亦可謂無愧焉耳矣。當公草奏時，灼然知不可以不言，而言之不可已也。公之心，惟徐公瑄足以知之，謂公于他人

奏事，急急傳錄，問之，則曰若幸他人言之，則某可以止。胡公封事，有惻怛憂愛之誠，無激訐叫呼之氣。嗚呼，是可爲後世事君者法矣！咸淳丁卯小雪前一日，天台董樸百拜敬書。《象臺首末》卷四。

（楊世文校點）

李 億

李億，宋末人，官至朝散郎、漳州通判。

宋知縣宣義朱君墓誌銘〔二〕

大丞相文靖朱公倬際遇思陵，擢位元輔，孫枝赫弈，簪笏蟬聯，爲吾邦中興相閥之盛。文靖生府丞端學，克濟其美，嘗衣繡江□。府丞生吏書文潔公著，立朝謹重，居家清儉，鄉黨取法焉。文潔生二子，延平史君子恭，其季也。力學好修，有父風。歷湘、樵二郡，多惠政，人以比古循吏。晚恬榮進，專一壑，不改其樂，自號草窗。君草窗之次子，諱掞，字藻卿，娶李氏，億仲兄江西漕幹任之女。仲兄歿，長兄靜齋建倅修憐其孤，擇對甚審，媒氏以君爲言，靜齋雅賢君父子，諾其請。親迎之日，竹湖兄韶導以入，退曰：「佳壻也。」少以祖澤授承務郎，銓中，監涵頭鹽倉。既至，值旱飢，

艘運入境，邀價不發。君罄己俸，假官帑，且貸之上戶，合爲緡四萬，增數誘糴，損直賑糴。區畫有方，惠徧塵野。里之豪右欲掠君之美，嗾烏臺鄉貴以苛征船戶誣之。君拂衣歸，了無愠色。事白，調平江府糧料院，改泰寧丞。縣故有營田，民冒耕歲久，郡懲庚寅、辛卯變，置未敢問。至是，始檄君攷覈。君不怵不激，束吏勿擾，人吐其實，歲增官米三百餘斛。秩滿注海豐縣，改沙縣，皆不赴，最後知上杭。視印□浹，鄰邑竊發，亟治守備，明謀候。寇至，躬率尉寨民兵戰禦，捐賞激勵，人皆用命。寇敗走，邑賴以安。士民書匹繒，聞其事于州，州有得民心之褒，將上功朝省。俄丁草窗翁憂，媚功者□仇隅總專戮，併中君，君曰：「吾無嫌。」置不辯。上杭瘴癘□，素窮空，寇未平，調度方殷，郡□□星火，君不爲沮，從容爬梳，卒皆辦集。生平奉親孝，居廬哀毀，寢疾以卒。生於寶慶乙酉二月癸丑，以咸淳乙丑閏五月壬戌終。君眉宇秀整，見謂芝蘭玉樹。性敏銳，遇事立□，不以累其心。雖生長貴胄，嗜問學，循禮法，安澹泊，□躁競，矍然丘壑士也。入仕二十年，書耆功曆僅五考，積階止宣義郎。傷哉！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君男女各三人：文黻、文袞，並將仕郎，餘俱幼。慶其在後耶！億一再入弔，姪女泣曰：「□以是年九月丙申朔葬君子賢沙飛來峰之原，請銘。」其辭曰：單兌綺紈，慕前修些！宜壽而夭，理數幽些！風蕭飀號，澤千秋些！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章專一

三四三。（楊世文校點）

〔二〕題下原署：「朝散郎、前通判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李億擬述。奉議郎、新通判池州軍州兼管

內勸農營田事、提舉□田、賜緋魚袋趙樞夫書，通直郎、直秘閣、賜緋魚袋致仕梁應庚篆蓋。」

方雲峰

方雲峰，淳祐十年試進士落第。

賀蛟峰先生及第書

某揆時白蘋風勁，黃菊露鮮。共惟某官徜徉帝里，領袖神仙，穹厚協扶，台候動止萬福。某粵自夏新躬造屏廡，攄展賀忱，過厓尊府肅入，得以服膺老成之論，喚醒久矣君子之思。春風滿面，秋水照人，黃鍾律呂之韻入耳著心，塵埃爲之退却三舍，銘鏤肺肝，又在豆觴殷懃外也。臨行而魁騎回轅，雖得略伸慶悰，第若來鴻去燕，適相遇於江湖之渚，踵復東西，有言莫罄，不滿至今。自是判別，瑰儀偃植，瑞藁五換，杓明岳峻，徒厲清夢。某久仰執事負湛盧之器，蘊相如之學，文光百丈，筆力千鈞，摘髭一第，固其餘事。然而以壯懷而掇巍科，儕儻仕，榮雙親，耀一族，實所罕見。況執事進黃君之地位，破嚴瀨之天荒，吾邦增重，士類生輝，雖牧圉芻養亦且踴躍不禁，則凡勵志螢牕、攻心雪案者，當何如其鼓舞耶！若茲盛事，殆未可以尋常慶語形容也。繼今以往，駑駘下質、樸樸小

才亦將淬鋒厲刃，刮垢磨光，願踵芳躅，又寧肯甘心暴棄耶？如某者蘭宮退鷁，今年未能竊魁宿之輝，以同姓作同年，良亦飲恨。然大事業固不敢起倖覲心，或者以華家喧轟在前，恐可叨光借潤，追逐遐軌，高明謂何？載惟執事雖今日名魁四海，恩寵九重，大可喜而可賀，而愚心所期，直欲爲國家梁棟，作蒼生霖雨，勳猷與伊傅齊驅，豈以一大狀頭便爲兄足哉。敢冀酌乾之運，輔泰之主，式玉其躬，以需新渥之寵。拱俟錦衣榮還，敬敢趨走崇墉，尾賀賓後。先此擘箋寄鯉，以寓賀私之萬一，伏丐台照。《蛟峰外集》卷二。又見《宋歷科狀元錄》卷八。（黃錦君校點）

釋紹明

紹明，度宗時四明（今浙江寧波）僧人。

書大光明藏後

咸淳元年

竹院三十年熏灼之功而成此書，可謂祖庭龜鑑。人或以未完竊有已論之譏，可爲文字式，非祖師意也。吁！世無九方臯，難識千里驥；時無刖足人，孰辨連城璧。是書之作也，發明佛祖事業，槩舉則有二十四門。一則明門戶家世，二則明付受委託，三則明祖父氣分，四則明因辯廣略，五則明明修

竊發，六則明超宗軼量，七則明全機正用，八則明朋友箴規，九則明妙叶敲唱，十則明格物副機，十一明毫釐間隔，十二明露智絕待。又共十二者，一則識鑑先導，二則擿伏全器，三則望氣求嗣，四則安禍就難，五則摧邪救弊，六則外氣感動，七則固護密因，八則年譜行後，九則妙悟遲速，十則風土休戚，十一規正師法，十二溫養應化。今諸方拈提代別者，特其妙叶敲唱一門，於二十三門則有缺如。蒙頃依徑山，因閱化城手澤，感激流涕，患成浸滅，遂取諸家所錄參合。自長生之後，滅翁補集，筆力骭骭，聞見既久，不敢輕去，亦與編次。持以白佛海老人，與說偈印，可使之流通。因循至今，會同道周無所携見寬湖先生趙公。公以魁偉英妙之姿，天縱神肅，展卷符契，慨施鋟梓，方成鄙志，豈非道因器傳而事與時相假哉。謹識歲月，併摭所見爲綱目云。咸淳改元結制後七日，四明比丘紹明書于鳳山陳寺之客櫺。《大光明藏》卷末。（吳洪澤校點）

朱夢炎

朱夢炎，字明叔，平江府吳縣（今屬江蘇蘇州）人，長文五世孫。咸淳初，以祖蔭授將仕郎，爲真州司法曹，善鞫獄。著有《鑾江唱和集》。見《吳中人物志》卷七，隆慶《儀真縣志》卷五，《萬姓統譜》卷九。

朱長文行實記

公姓朱，名長文，字伯原。其先越州剡人，世仕吳趙。祖億，宋太宗朝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知邕州，累贈刑部尚書。由開封來蘇州，又爲蘇州人。父公綽，光祿卿、知舒州。長文方在娠，所生周夫人夢覆錦衾，或曰：「是生子能文矣。」長文十歲能屬辭，讀書輒竟夕。從泰山孫明復授經，於太學書無所不知，尤邃於《春秋》。博文強識，篤學力行，年十九，擢嘉祐四年乙科進士第。吏部限年，未即用。時公綽守彭，長文不俟燕歸，州人榮之。既冠，授秘書省校書郎、守許州司戶參軍。以墜馬傷足，不肯從吏趨。郊祀，公綽欲以任子恩勾長文幕官，長文推與其季從弟。丁父憂，家居凡二十年，築室郡治西偏故吳越錢氏金谷園，知州章岵表曰「樂圃」，鄉人遂稱爲樂圃先生。郡將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往見之，以後爲耻，名動京師。元祐中，起爲本州教授。州有兩教授，以長文故也。同舉者楚州徐積、福州陳烈，時號三先生。長文早歲作《東都賦》，論者謂不減班、張、太冲。其教人先經術而後詞章，授學者《春秋》、《洪範》、《中庸》無慮數百。先是，范仲淹始建州學，歲久墮廢。其子純仁以侍郎制置江淮漕事，復請脩構，長文有力焉。吳中水災，長文陳疏濬之利。不果行，又作《救荒議》四篇，上知州黃履行之，民賴以安。歷五考，召爲太學博士，著《釋問》以見意。紹聖間，改宣教郎，除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脩文字。元符初卒，年六十。哲宗嘉其

清，賻絹百匹。喪歸，州人迎于境上，博士米芾爲表其墓。長文資稟忠朴，雖在布衣，慨然有用世之志。暨出仕，以田疇委諸弟，惟藏書二萬卷于樂圃，且曰：「以此遺子孫，不賢於多財耶！」所撰《春秋通志》二十卷，遠稽董生、劉歆所論之偏，而本之於孔氏，旁采程門兄弟立言之要，而充之以自得。又有《書贊》、《詩說》、《易辯》、《禮記中庸解》、《琴臺志》、《琴史》六卷、《蘇州續圖經》五卷，又撰次古今文詞，爲《吳門總集》二十卷，《樂圃文集》一百卷。書倣顏魯公法，所集周穆王以來金石遺文、名人筆迹，作《墨池閱古》二篇藏于家。其叙《琴史》有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其志槩可見矣。從子良在《忠義傳》。五世孫寢炎誌。《琴史》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郭齊校點）

朱子槐

朱子槐，宋末人。登進士第，咸淳初爲婺州浦江縣學正。著有《浦陽舊志》二卷、《主學題名記》、《進士題名記》、《建太極宮祖殿記》、《龍潭記》等。見嘉靖《浦江志略》卷六、八。

月泉導源濬塘築亭記

咸淳二年十一月

月泉，學池也，池邊皆學曠地也。泉之通塞，士之否泰關焉。此邑人才位文昌、登臺察者大節凜然，炳炳史牒，色正芒寒，月泉實鍾美於是。王令尹浚而通之，泉涌如沸，寧非杓携魁枕之兆歟？故爲之說曰：「清瑩秀徹，能使人才之泰南有臺，北有萊者，月泉也。忠信誠慤，能使月泉之復盈而虛，虛而盈者，令尹也。」有客曰：「其數與？」余應之曰：「《坎》於興爲月，惟剛中可以濟坎；《蒙》山下出泉，惟養正可以發蒙。昔飛泉爲李貳師而涌，井泉爲景伯宗而出，感而遂通，惟此心耳。心，太極也，其動爲陽，其靜爲陰，其光爲日星，其澤爲雨露，皆非心外物也。子亦知侯之心乎？茹古涵今，清養源也。蘇枯弱強，溥恩波也。洞幽燭隱，滌冤濫也。爬痒櫛垢，洗宿蠹也。崇學校而百廢具興，混乎其盈科，若水涌而碧沁也。屏嗜慾而一塵不染，寂乎其虛室，若水涸而泥融也。囿寬厚於精敏，寄發摘於撫字，春嘘秋吸，風行雨止，浩浩乎若虛而盈，盈而虛，莫得以測其神也。是則月泉盈虛之復，實自侯方寸中來，數云乎哉？游咏於斯者，鳶飛魚躍，道源性淵之樂足以泝河汾而達洙泗，魁奇卓異之材出矣，則是亭也豈獨木石水泉之適歟！」嘉靖《浦江志略》卷二，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乾隆《浦江縣志》卷一五，光緒《浦江縣志稿》卷四。

王侯生祠記

咸淳三年六月

士君子汲古通經，爲鉅人長者，將大潤澤於天下，發軔試邑，言政必及化，綽有古循吏遺風，王侯宰浦陽是也。侯少游上庠，學北溪陳先生之學，采周、程、朱、呂之議論而加研泳焉。鞭辟近裏，只一省字，廉勤公謹，其盤銘也。人謂侯之存心明而不爲苛察，和而不可干撓，其廉似欽叙，其勤似子賤，其公似易于，其謹似正雅。充之以景駿之善教，皆實心也，聲音笑貌云乎哉！會侯被旨分司庾臺，若士若民，皆惜其去，丹青肖像，祠以永瞻仰。爭欲爲之，侯不能禁也。嘉靖《浦江志略》卷三。

勸課義役記

咸淳中

寶慶三年，郡守王宗卿申請廟堂，謂科敷之與徭役，實民事之大要。向也以詭挾之故而行均敷，則經界故已得其平矣。今也以逃役而事詭挾，又豈經界之所能防乎？捨勸課義役之外，未知所以隄防而維持之也。於是游給楮幣，益市膏腴。鄉都役戶所鳩田及就撥本縣沒官田，合爲畝二千七百有奇，而公帑所捐，爲緡一萬四千，市田爲畝四百六十有奇。于時知縣趙希閏條述顛末，冠諸帙端，必欲吏于此邑者、豪于此鄉者毋以官病民，毋以己防衆，出納必公，盈虛必核，己無容其私，亦無容人之

私。噫！至哉言乎！年來姦蠹牟浸，子虛烏有，知縣王霖龍革舊弊而一新之。由是穀有著落，而應役者被實惠云。嘉靖《浦江志略》卷三。

月泉書堂二先生祠記

咸淳中

牒言作邑者不過神聽斷，督期會，上焉者勤撫字止爾，罕有及教化者。今侯之創斯堂也，以尊先賢、淑後學爲急務，正欲長養人材，使之先德行，上質實，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如下學上達之要，喜合惡離之病，矯揉氣質之當用力，實主內外之不可以毫釐差。取二先生往復之書，作今日同志問答，會之心，體之身，居之安而敬以持之，則亦庶乎古人爲己之學矣。此王侯崇化勵俗之初意，而書堂所以創也。然創之孔艱，守之尤不易。登斯堂者，遵成規，立常心，心侯之心而允協乎二先生之心，斯可矣。不然，創者勤，守者怠，是不以二先生之道自律也，尚可以對越祠下乎？或謂邑庠之制舊矣，書堂則幾於贅。盍亦思佛老之宮控帶相望，學校則縣一置焉而已？盛衰多寡之相絕，一至於此，庸非吾徒之耻哉？王侯銳意書堂之創，可以見其用心剛、衛道嚴矣。嘉靖

《浦江志略》卷六。（以上郭齊校點）

車平川

車平川，車垓從弟，台州黃巖（今屬浙江台州）人。

祭從兄垓文

敬齋之後，有如吾兄。氣質純篤，問學精勤。早薦秋闈，子和鶴鳴。鄉州盛事，光燭囊螢。幾上春官，點額雲津。退探理數，妙闡中扃。《河圖》、《洛書》，互相發明。先天太極，贊炳丹青。深衣同異，喪服疏親。考訂改定，禮法昭陳。天文地理，窺測深精。一琴得趣，玉峰遂銘。騷吟雅調，發舒性情。惜罹兵火，故藁灰塵。實翁義役，借重椿庭。知周慮密，閭里興仁。兄擴先志，花添錦茵。晚授恩科，抱負期伸。乾綱忽圯，齎志幽冥。嫂稱閭儀，弗墜厥成。世無盧扁，一疾遂傾。幸有二子，克紹家聲。爰卜陽月，吉日良辰。忍死遷殯，合瘞佳城。我忝天屬，曷勝傷神？一奠永訣，有淚盈盈。《雙峰先生內外服制通釋》附，宣統鈔本。（曾棗莊校點）

呂文煥

呂文煥，安豐（今安徽壽縣南）人，文德弟。歷亳州防禦使。景定三年以禦敵逗留不進，削兩秩。咸淳四年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九年二月降元。十年以北兵攻鄂州。德祐元年詔文煥通和，議息兵。在元官至中書左丞、宣慰江東。見《宋史》卷四五《理宗紀》五、卷四六《度宗紀》、卷四七《瀛國公紀》，《新元史》卷一七七《呂文煥傳》。

回本國書

報國盡忠，自揣初心之無愧；居危守難，豈知末路之多艱。茲祈轉念昔日之微勞，庶可少伸今日之誠款。干戈滿眼，輕性命於鴻毛；弓矢在腰，繫死生於馬足。不但驅馳於西北，誓將屏蔽於東南。幸以微勞，屢收薄效。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蠹爾無厭之戎，指爲必攻之地。迅烈如水火之衝激，飄揚若風雨之去來。坐一日以尤難，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築，蓋已扼吾咽喉；樊城翦屠，又已去吾羽翼。雖劉整首先於犯順，而焦然中苦於黨姦。孤城實如彈丸，謂靴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欲投鞭而斷流。兇燄如斯，先聲薦至。仰天而哭，伏地而哀。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尚冀廟堂之

念我，急召鄰郡以會兵。委病痛於九年之間，棄肌肉於羣虎之口。因念張巡之死，無救於前；尚效李陵之生，冀圖於後。國手敗局留著，豈比尋常之機？俗眼據圖視形，寧識驪黃之馬？是使忠良誤陷於夷狄，烏能絕意不念於鄉閭？知死也何補於生，有食焉不任其事。因銜北令，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今我皇上，亶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問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爲背畔？見今按兵不動，卧席不驚，撫此良辰，聿覩景命。且秦穆公之宥殺馬，雖野人猶知報恩；如齊桓公之相射鉤，願君子終忘忌怨。《錢塘遺事》卷八。又見《續宰輔編年錄》卷二三，《西湖游覽志餘》卷六，《宋史紀事本末》卷一〇七。（曾棗莊校點）

林景祥

林景祥，號梅臞，福州（治今福建福州）人。嘗爲常州無錫縣尉，景定中改授華亭縣學官。

華亭縣登科題名記

咸淳元年十一月

雲間鄉校石刻，高下峰列，余嘗拂拭龜趺，摩挲苔字，觀其紀載。如往哲芳躅，創始遺規，采經籍格言，修學田經界，至射圃古甃細事，莫不□□鑄記，摹拓者無停日。獨里之登科題名，寢成闕

典，□學校事力不辦，悠悠歲月而已。余向游斯校，與學正壺中陸夢龍對風雨牀，共琴書案，嘗見其
齎齎嘆曰：「登太常第，吾里盛事也。行輩彬彬，輝昔耀今，未能鏤諸金石，以垂不朽，如某負大
歉。」余聞此語十年矣。前此又不知壺中此抱幾十載。壬戌秋，清朝作新鄉校，創立縣教員，余以毘
陵錫邑尉曹改注是闕。交事初，壺中首以此相勉，開山伊始，倥偬未暇。乙丑初，余去交替期不遠，
壺中拳拳之請則銳而不可遏，謂今失此機，後將無及。因就浼壺中獨任斯責。即日命匠磨石，旁搜博
采，凡粉鄉氈書姓名，自國初以至今日，一一登載。非惟彰既往，煥今茲，方來者且源源，壺中之志
大矣！非惟壺中之志，抑亦壺中經營之力，余敢識歲月云。乙丑改元十一月上澣，三山梅臞林景祥謹
識。康熙《松江府志》卷三五，康熙二年刻本。（刁忠民校點）

吳道夫

吳道夫，廬陵（今江西吉安）人。端平二年登進士第。歷知潮州、撫州，咸淳初爲朝請大夫、主管建
康府崇禧觀。見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六、五一，雍正《廣東通志》卷二六，及所撰《岳州譙門記》。

岳州譙門記

咸淳元年五月

洪惟藝祖皇帝肇造之初，營繕大內既成，一日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大哉堯言！營繕之中，心法寓焉，六服群辟，敬共承式，以臨其民，端本正原，曷敢有越厥志！岳陽固若昔肇基，輿地圖中一要郡也。郡治之制，莫嚴乎門，《詩》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說者曰：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伉，高貌；將將，嚴正也。今郡太守即古諸侯，外門今日譙門。《說文》：譙者，樓之別稱。一曰城上樓曰譙，門有樓以棲鼓角，故曰譙門，亦曰麗譙。麗非華麗之謂，蓋門必南鄉，離之方也。離，麗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曰正曰中正，寓諸營建則不遠矣。而岳之譙門迺在郡治西偏，位置偏仄，不滿人意，守者不知幾人，莫過而問。某年燼于火，暫寓于巴陵之縣治，玩愒因循，莫克建立。庚申狄難，寓治亦燬焉。孟侯瑛爲守，迺復舊治而一新之，譙門顧未暇及。張侯壻繼之，睨舊址欲重建。或曰踞白虎，建重屋，振靈鼉，不便。壻亦尋去，不果建。然是說也，特陰陽家之拘忌，非儒者之論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故長民者居必廣居，立必正位，杜旁曲而遵義路，鄉陽明而端禮門，出入起居，言動嘖笑，粹然一出於正，而無有秋毫偏陂之私，然後風行草偃，雷動蟄奮，倡之則從，令之則聽。苟自處於側頗僻，而欲民之無枉，是立曲木而求影之直，詎可得乎？矧岳

爲州，表江裏湖，據荆、潭、黔、蜀四會之衝，外護風寒，內固根本，治兵訓民，責任至重，顧一譙門弗克由正，甚非所以嚴帝訓，謹侯度。咸淳元年春，李侯應春實始相攸，直郡治之中而宏建焉。役不勞民，費不傷財，屹屹其基，崇崇其墉，翼翼其樓，嚴嚴其閤，赤白炳明，高廣中度。於《詩》得嚴正之義，於《易》合中正之象。坐黃堂，敞重扉，引繩而直之，不少偏倚。端方正大，明白洞達，顧不自侯靈臺方寸中來與！駕朱輜，建隼旟，劍槌前呵，騎吹擁後，出乎由是，入乎由是，職思其憂，憂之如何！竊嘗恭聞紫雲天語，藩侯不爲撫養百姓，斷不容之。我藝祖以仁立國，一念通天，聖子神孫，萬年惟王永保民，宏綱要領，在此一句。侯廉靖慈恕，視民癢痾，如己疾苦，孳孳惠養，忘其心之勞、體之劬也。於戲！若侯可謂式克欽承我藝祖之謨訓，而無負郡國二千石宣化承流之寄者矣，豈但寓心法於一譙門之建而已哉！書來，屬道夫作文以記之。此盛舉也，不可無記，故雖淺陋，不敢以辭。若乃東望幕阜，西望洞庭，積翠連雲，銀濤拍天，岳牧詞人，凭高眺遠，逸思飛動，發爲篇章，亦足以奇矣。侯字子發，武昌人，治行章灼，承旨兼湖右庾節，凜凜鄉大用。是歲日南長至，朝請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吳道夫記。《永樂大典》卷三五二五。（刁忠民校點）

趙若遂

趙若遂，咸淳中官於閩。

烏石山題名 咸淳三年

咸淳天子親郊之歲，九江吳公實帥閩，江東西之仕于閩者趙若遂、范宜損、趙必岳、繆君珪、章魁孫、邵斗、陳松，以正月癸卯會拜于道山堂，序列以齒。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石一一。（曾棗莊校點）

冷轟龍

冷轟龍，字季霖，隆興府武寧（今江西武寧）人。寶祐三年舉于鄉。撰《易說》一書。見同治《武寧縣志》卷二三。

易說序

《易》不得已而有辭，執辭以盡《易》非也，舍辭以求《易》亦非也。伊川《傳序》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然後知不明其辭，《易》未有能通者也，況於發蒙乎。伊川傳文

亦既詳密而精深，余講授之餘，申其義以備記言，未敢好奇立異，畔成法而犯不韙也。密焉因疏通之，深焉因顯白之，俾初學一見瞭然，以之觀傳，滔滔不逆於心，《易》庶幾乎易入，不然豈爲是贅疣哉！若夫愚慮一得，或別附後，或度其灼無疑者又因而完之，特百十中之一二。謂可不可，猶俟觀者公其去取，真是真非自有心中權衡，在吾何患焉。同治《武寧縣志》卷三四，同治九年刻本。（尹波校點）

林子方

林子方，號竹村，咸淳初在世。

仙都山題名

咸淳元年五月

竹村林子方、月崖曹復初、平山王舜俞，偕弟柳塘德載，同仰獨峰。暮歸命舟，遊泳於此。時咸淳乙丑夏五既望。《括蒼金石志補遺》卷三。（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二三

謝枋得一

謝枋得（一二二六——一二八九），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今江西弋陽）人。寶祐四年應進士試，對策極論丞相董槐及內侍董宋臣，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棄官去。明年復試教官，中兼經科，授建寧府教授。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宣撫司幹辦公事。元兵攻信州，率衆堅守。五年，爲建康考官，以賈似道政事爲問目，指斥其非，坐謗訕，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德祐初，元兵南下，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信州不守，變姓名賣卜建陽市中。宋亡，遂隱居閩中。元朝廷徵求江南人材，以枋得爲薦首，屢辭不起。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強之北行，至京師，問故宋太后櫬宮及皇帝所在，再拜慟哭。染疾病，故人延醫及饋藥米，拒不受，不食而死。門人私謚文節先生。見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疊山集》卷一六）、《宋史》卷四二五本傳。

李源道《謝公神道碑》載謝枋得有詩文雜著六十四卷，今已不存。明景泰時其鄉人黃溥網羅遺佚，彙輯爲集凡十六卷，授梓刊行。本書所收謝枋得文，以四部叢刊續編影明嘉靖本《疊山集》爲底本，參校國家圖書館藏明景泰四年刊本（簡稱景泰本）。集外輯得佚文五篇，共編爲七卷。

賀玄天上帝生辰表 一 三月三日

臣某言：伏爲今月初三日恭遇上聖降誕休辰者。帝降人寰，必真元之會合；民懷天德，逢初度以懽愉。宇宙昌期，華夷同慶。臣誠懽誠抃，頓首頓首。切以虹流瑞彩，天開秋昊之神；龍嘖祥波，佛現世尊之聖。受太極兩儀之正，鍾三光五嶽之全。篤生高真，孰若華旦？恭惟玉虛師相玄天上帝，北辰合德，春日同仁。贊化玉清，道生天而至妙；調元金闕，功裨帝以難名。契真宰於東皇，對長生之南極。乾坤比壽，永覆載於萬靈；日月齊光，常照臨於六合。臣欣逢瑞節，難報鴻恩。有始有初，歲歲今辰之歌舞；無窮無極，人人洪造之生成。臣無任瞻天望聖、懽抃慶快之至。謹奉表百拜，稱賀以聞。臣誠懽誠抃，頓首頓首，謹言。《疊山集》卷一三。又見《逍遙山萬壽宮通志》卷一七。

賀玄天上帝生辰表 二

臣聞天生大聖，實輔相於元工；民受洪恩，宜懷思其初度。對玉虛而稱慶，睇金闕以敷忱。臣中謝。切以白帝之司三秋，史紀虹流之旦；素王之存諸夏，轉言麟紱之辰。能奉若於皇穹，密綱維於人極。緬想發祥之始，誰無尊道之誠？伏念臣一善蔑聞，百殃寧免。逢南方之喪亂，何地逃生；賴北極

之明靈，助天濟世。聞此日騎箕之瑞，効衆星拱斗之儀。有始有初，豈不知於帝力；無窮無極，期永庇於人寰。伏願洪造垂仁，高真錫福，回乾坤之和氣，掃颶霧之妖氛。念昔降神，救萬民之微命；自今悔道，開億載之太平。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疊山集》卷一三。

許旌陽飛昇日賀表

仙降塵寰，體天心而濟世；帝嘉神績，乘秋氣以昇霄。華貊歡聲，古今盛事。臣中賀。臣聞赤虬紫霧，聞仙子之遠遊；黃鶴白雲，想至人之高舉。孰若一門之積德，盡超八極以登天。恭惟真君道極高明，誠參化育。驅龍蛇於境內，既成神禹之功；挈雞犬於雲中，不假淮南之鼎。慕真風而雖遠，遇華旦而難忘。臣欲報恩仁，敬修賀禮，苾苾蘋蘩之薦，依依葵藿之誠。日月齊光，長戴神明之德；乾坤有造，願爲仁壽之民。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疊山集》卷一三。又見《逍遙山萬壽宮通志》卷一七，同治《新建縣志》卷七二。

上程雪樓御史書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于雪樓御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

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于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黽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二」，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隆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某，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某有母之喪？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之御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藁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亦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

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髣髴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岳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冒八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得，姑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拊髀可無歎？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大元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豈不自知？』某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倘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大學生叫閭闔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吉。」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文天祥起復爲帥閫，徐直方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饒信斗筭穿窬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鑑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

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淒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于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某爲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不備。某稽顙再拜。《疊山集》卷四。又見《宋史紀事本末》卷一〇九，《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五，康熙《西江志》卷一七四，康熙《廣信府志》卷三〇。

〔一〕大元：原作「□□」，景泰本旁批作「大元」，據補。下文及以下各篇並同。

〔二〕吉：景泰本作「吾」，屬下讀。

上丞相劉忠齋書

七月吉日，門生衰經謝枋得謹齋沐裁書百拜，託友人吳直夫獻于內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不至門牆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爲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於先生乎？事有當言而不言，則非所以酬知己，某敢不避誅斥而僭言之。君子之所爲，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肸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顏、閔不能也。傳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能，某自知某必不能矣。大元本無滅宋之心；郝奉使將命來南，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同享太平之樂，至仁也。只此一念，自足以對越上帝。賈似道執國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不可一二數。拘行人，負歲幣，滿朝無一人敢言其非；兵連禍結，亡在旦夕，滿朝無一人敢聲其罪，善類亦可自反矣。天怒于上，人怨于下，國滅主辱，理固宜然。天實爲之，人豈能救之哉？大元之禮三宮亦可謂厚矣，大元保全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年爲倫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酬素志矣。奔馳四千里，如大都拜見大元，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居，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某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知之，衆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今寧幾人哉？事有可效忠於清朝者，某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不察。近覩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尚書省指揮，江淮行省參知管公將旨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覩面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者，皆欺大元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繼滅興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多士多方，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

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也，「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棄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惓惓於舊君者惟一心，扶老携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孫尚不與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女真之破汴京也，劫二帝，據中原，土地人民皆其有矣。粘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伸、秦檜議狀，爲之動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爾後南北戰者六七年，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死於前，一使繼於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其言。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授徒，室燃敬其忠信誠慤，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聲琅誦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順天。」室燃曰：「善哉善哉，吾計決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說，而息兵養民矣。女真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宋自戊午至甲午，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燃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

人，猶有正當人乎？以某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爲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憑根脚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某哉！大抵朝廷一番求賢，不過爲南人貪酷吏開一番騙局，趁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錄司備參政管公將隆旨，根尋好人、不覷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孿婢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某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帥臣，嘗握重兵，當一面矣。蒯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羽將，而盡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即無某

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大元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羹藜含糲於大元之土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也，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之謀，挈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大元，無一字與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宮北遷，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尚可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給群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爲可存，以生靈爲可救，陽給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爲人君，自盡爲君之仁也。知宗社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以歸附，此某爲人臣自盡爲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某前後累奉太母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前致仕，削籍爲民，遯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

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洒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朝廷欲根尋好人，不覷面皮正當底人，某決不可當此選。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門生，不背負師門爲念，特賜仁言，爲某陳情於江淮行省參知管公，願移關諸道路縣及道錄司，不得縱容南人貪酷吏，多開騙局，脅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先生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干冒鈞嚴，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疊山集》卷四。又見《少微通鑑續編節要》卷二七，《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二五，《古文奇賞》卷二二，《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三〇，《南宋文範》卷三五。

與參政魏容齋書

九月吉日，前宋逋播臣、大元游民謝某謹齋沐頓首致書于大參政公閣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冤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蒙，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仕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

知不能爲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號雪樓將隆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大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參相公縲紲而到大都，以縲經見留忠齋諸公（二），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閑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縲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煙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臺餽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

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爲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爲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妬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干冒鈞嚴，不勝悚慄。《疊山集》卷四。又見《古文奇賞》卷二，二，《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二〇八，康熙《西江志》卷一七四，康熙《廣信府志》卷三〇。

〔二〕齋：原作「齊」，據景泰本改。

與楊石溪書

名以成，字習之，石溪號也，白石人。

枋得雲卧空山，猶有雪夜思袁安者，高誼今所無也。執事共學寧幾時，問遺數至，僕亦可以愧矣。施者猶未厭，君子固過於厚乎？宋朝盛時，文章家非一人，歐蘇起遐方僻壤，以古道自任，發爲詞華，經天緯地，天下學士皆知所宗，隱然挈宋治於兩漢之上。七十年來，文體卑陋極矣。天運循環，必有作者，是不難，亦爲之而已矣。枋得頗有興起斯文之意，倡而無和，言而莫聽。近來始得張伯大與習之兄弟，能卓然自立，不從俗浮沉。豈特時文當爲天下雄，今之同志即後之同傳，枋得深有望焉。惜乎相聚之日淺，所願切磋講究者十未二三，私懷如有欠，報事乃以爲德何邪？《疊山集》卷四。

全宋文卷八二一四

謝枋得 二

與李養吾書

某惟祖宗於舍選擢倫魁，視進士上三，恩數尤渥，賜袍笏大成殿下，即日授國子錄，升崇化堂，與兩司成、衆學官序爵而坐，不待親民而入朝，固以執政宰相望之矣。後雖渝初意，失舊法，西澗七年給札亦未爲遲。執事坐爐亭時，聲名赫赫震京師，諸老先生恨識面之晚。出場屋，以程文示同志，皆心降辭服，推讓爲第一，登名日果巍然冠羣英。七年三優，如執左契，科目由人重，誰不以西澗芳躅期之？恬退六年，僅得一學官，在外爲漕司掾，人皆曰不才宰相必不能容天下第一流人物，當以養吾進退去就覘之。陸宣公有言：「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世之棄才。」養吾不屈節受穹官於陳宜中、留夢炎、劉黻柄國之時，吾知天地祖宗之意已有所屬。宇宙大變，一世無全人，饒、信持文之士勇爲亂臣賊子者尤衆。少康逃匿有仍氏者四十年，宣王逃匿召公家者十有四年，夏周諸侯公卿大夫背叛者不

見於史策，是何三代忠臣之多也？養吾潔身全節於深山密林間，屹然如黃河之有砥柱。先儒謂世有非常之變，天必豫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吾於是有望矣。藝祖皇帝最重讀書人，天地折缺之餘，正望其整頓，人極傾顛之際，正望其扶持，在天之靈想亦不能忘情也。子房不能存韓而歸漢，孔明不能興漢而保蜀，君子憐之。今日之事視二子尤難。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取訕笑於腐儒俗吏，鄙夫庸人固宜。程嬰、杵臼、樂毅、申包胥果何人哉！天地間大事決非天地間常人所能辦，使常人皆能辦大事，天亦不必產英雄矣。夷狄不可爲諸夏之王，古今未有絕正統之時。使君臣上下同一豺狼蛇豕之心而可立國，秦始皇、隋文帝必不再世而亡矣。使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而終爲戎狄所滅，使君無桀、紂、幽、厲之惡而一廢不復興，少康、宣王、東周、蜀漢之事皆不可信矣。人力終有窮，天道終有定，壯老堅一節，終始持一心，吾獨於養吾有望。某嘗有言：「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養吾益自珍重。儒者常談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正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文之士皆大言無當也。《疊山集》卷五。又見同治《餘干

與建寧路毋府判薦朱山長

知公度量足以翕受一世之人物，敢以士獻。朱文公之後能世濟其美者，亦罕矣。四方善類幾年長太息。某客閩十三年，所交朋友能讀《四書》者儘多，求其明辨力行，真踐實履，果無愧文公《四書》之教者，惟泳道朱公沂一人。癸未年初識之逆旅中，狀貌與文公無異，揖而問其姓字，則文公曾孫也。聽其議論，覘其志趣，絕似西北人，無一點江南時文氣習，遂爲莫逆交。每歲或一相會，觀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類仕止久速之故，掃盡華葉，獨存根株。使其老爲太平民，正謂胡瑗嘉祐真講官也，生不逢時，可爲浩嘆。乙亥已前，侍從、監司、太守以遺逸薦者衆矣，泳道皆不應聘。某問其故，則曰：「吾家如侍郎在、總領鑑、畿漕秘撰浚，其不遇賢宰相，以文公之故，穹官臚仕，如取諸寄，終爲一俗吏，既無補於世道，徒有忝於家聲，此某所深愧也。所以用力文字，與郡國薦名，心由科舉奮身者，願一洒從祖、從叔、從兄之耻，使文公之道取信於萬世也。天耶，命耶？今何言哉！」某聞而悲之，惟誦「努力加餐飯，無事長相見」兩句以相勉。今在建安書院與釋菜，願梅庵枉駕訪之，延至門下，與之談論，必有以契盛心者。若信其非江南時文氣習，則願以建安武夷書院山長，或提督官待之，亦扶持世道，興起斯文第一義也。《疊山集》卷五。又見《考亭誌》卷七，《啓雋類函》卷九〇，康熙《廣信府志》卷三〇。

與劉秀巖論詩

詩於道最大，與宇宙氣數相關，人之氣成聲，聲之精爲言，言已有音律，言而成文，尤其精者也。凡人一言皆有吉凶，況詩乎！詩又文之精者也。某辛未年爲陳月泉序詩云：「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仁而已矣。中國而不仁，何以異夷狄？理之變，氣亦隨之。近時文章似六朝，詩又在晚唐下。天地西北嚴凝之氣，其盛於東南乎？」當時朋友皆笑之，言幸而中，此說有證。先人受教章泉先生趙公、澗泉先生韓公，皆中原文獻，說詩甚有道。凡人學詩，先將《毛詩》選精深者五十篇爲祖，次選杜工部詩五言、選體、七言古風、五言長篇、五言八句四句、七言八句四句，八門類編成一集，只須百首；次於《文選》中選李陵、蘇武以下至建安、晉、宋五言古詩、樂府編類成一集；次選陶淵明、韋蘇州、陳子昂、柳子厚四家詩，各類編成一集；次選黃山谷、陳后山兩家詩，各編類成一集，此二家乃本朝詩祖；次選韓文公、蘇東坡二家詩，共編成一集。如此揀選編類到二千詩，詩人大家數盡在其中。又於洪邃編晚唐五百家、王荊公家次通選唐詩內揀七言四句、唐律編類成一集，則盛唐、晚唐七言四句之妙者皆無遺矣。人能如此用工，時一吟詠，不出三年，詩道可以橫行天下，天下之言詩者無敢縱矣。某舊日選毛詩、陶詩、韋詩、后山詩，爲劫火所焚，今欲編類，無借書之地。江仲龍有劉果齋火前杜詩頗存，某曾爲校正，今爲阮二道士所執矣。執事若有意，謾借李、杜、陶、韋、黃、

陳、《文選》詩，隨得一種，便發來，當爲揀擇，必有一得，可以備風騷壇下奔走之末。某今在書坊，借得庵宇甚清幽，秋冬無他往，尚可來聽教。有懷如海，當與握手精談也。《疊山集》卷五。

爲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書

某等輒有愚慮之一得，仰裨教道之萬分。切惟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可以崇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可以續之矣。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後而免租稅奉祠事者四家；黃子畊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余景瞻守南劍，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廬，養以廩稍者十餘口。皆明時士大夫盛德事也。故家遺俗之昌微，豈特與郡政有相關者，斯文之興喪、世道之污隆，君子亦相覘之。伏見先賢西山先生蔡文節公學貫天人，道高百世，師事朱文公最久，文公敬之無以異於二程之尊康節也。慶元學禁五十九人，惟文節受禍最慘，子孫最多賢，人以爲天道可信。厥子節齋、九峰二先生守父訓，明師道，以德行文學爲東南師表；厥孫覺軒以立言垂不朽；久軒先生文肅公精忠大節，尊主庇民，使文公之道愈信於天下。士大夫能讀文公書者多矣，未有一門三世，力扶道脉如蔡氏者。家傳清白，恒產本不多，其曾孫蔡某、某、某自至元十三年歸附後，遭貪酷轉運破其家，又奪其田，逃難江西。近方還里，田爲橫民冒佃者半，荒萊無人耕墾者半〔二〕，路官撥入馬站戶，家有一物直錢，則鬻以養馬，今則無可鬻者矣，皆爲困窮民。鄉人之善者、大夫之賢者見之，莫不流涕。范文正

之免租，黃子耕之給田宅，余景瞻之賜室廬廩稍，不可望於今人矣。切見文公門人能扶植道脉，如劉文簡公、黃文肅公之家，皆蒙宣慰使薦舉，省府褒表，應有田產並免差科，其已站戶而破產者，並與分簡出站，與儒戶一例優恤。獨蔡文節公一門三世，尊信師道，有功名教，尤在諸賢之右。特以孫孤弱寒窶，不爲當路達官貴人所知，不得與劉文簡、黃文肅兩家同沾清朝仁厚之澤，豈非明世一闕事乎？況蔡某等已係試中儒人，必蒙優恤。某等切聞師誨，見義必爲，庸敢合辭鳴號於大夫君子之前。欲望台慈備詞申呈建寧路總管府、福建道行尚書省府〔二〕，乞賜指揮，劄下建寧路建陽縣，將蔡文節公家子孫充爲站戶而產去稅存者，特與分簡出站，照文公門人子孫及儒戶體例，除地稅、商稅外，並免一應差科。于以扶持名教，興起人心，有關於三極之道甚大，豈特儒家有所勸獎，知所趨向而已哉！主張綱維，是在師道，干冒師尊，下情不勝俯伏俟命之至。《疊山集》卷五。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五。

〔一〕萊：原作「菜」，景泰本同，據文意改。

〔二〕尚書省府：原作「尚書府省」，據景泰本乙。

與天師張簡齋書

某介怙慈仁，輒有忱懇。閩右武夷一派士大夫尊道傳法者固多，能推廣教主美意者寧幾人？以某所見察之，奉行正一教法，的有契人行道、濟物活人之功者〔一〕，惟建安周君震一。君儒者也，厥祖告院先生乃一世名流，趙愚菴、信菴、吳履齋、徐意一、余樵隱，咸羅致門下爲重客，建士黃魁以下習《春秋》者皆師之；其尊丈質軒先生累膺旌幣，逃名山林，年六十四之精神丰度如三十少年，杜門謝客，翛然出塵，望而知其爲有道君子。家在城府，不妄友一人，某遊建上〔二〕，一見如故交，辱館粲于迎仙道院者兩旬，因識其子孫八九人，孝慈友悌，一家之三代也。持敬乃其冢子，晨夕事玉虛玄帝如嚴君，婚友疾病轄厄有祈焉，如響斯答。武夷觀阨於河西僧，上下無敢出一手援，持敬默禱之帝，一夕僧感夢震驚，獄遂散。某遇夜朝斗，忽見四人跨高馬而來，一人黑衣披髮，端坐於庭前，乃玄帝也。道士黃君亦熟視禮拜，此持敬至誠所感召也。持敬慕簡齋如天人，隆師尊道，一念真切，行五百里而瓣香參禮。儼蒙異眄而厚遇之，如某受賜，亦足以勸天下學道者。意長紙短，益重懷慕，仰祈台照。《疊山集》卷五。

〔一〕契人：景泰本作「契敷」。

〔三〕某：原作「其」，景泰本同，據文意改。

與道士桂武仲

某於建寧城中識周質軒先生，有道之士，近古之逸民也。其人忠厚篤敬，言不妄發，人不妄交，行不妄動，猶有趙信菴、王脩齋之風。家在城府，與時貴寓公士友無一人往來。某不知何脩何飾，獨蒙異顧，館粲兩旬，聽其議論，挹其精神，翛然出塵埃之外，真可謂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者。其令似周兄持敬，少慕道教，脩真行法，以濟活人爲心，一毫無所利，捨宅爲道院，奉事玄帝如嚴君，玄帝助之如父詔子，感應神異，不可一二數。建邵得道者，此其第一流也。持敬平生以不登祖師正一玄壇，不識簡齋天師真人爲大欠，行六百里，持瓣香參禮，可謂盡心焉耳矣。某既拜書簡齋，不封蠟而經台覽。持敬與某交通如兄弟，望尊契兄留之門墻，介之謁簡齋，倘有所祈，全賴吹噓，將大與之力。黃兄方外，亦古君子，某甚敬之，并累造化。惟仁賢留意焉。《疊山集》卷五。

薦寫神黃鑑堂

某聞諸吳履齋，其父吳正肅公題門榜曰：「寬著胸襟行好事，大開庭戶納春風。」履齋強爲善，

有大庇天下寒士心，固無愧家學。出正肅之門，如徐意一者，好賢樂善、慈惠恢廓之風猶有傳也，恃此有禱。黃鑑堂丹青不減顧愷之、閻立本，達官貴人多收之。其人淳朴有古意，不善干謁，藝愈精而愈窮。十三年來，中國之衣冠盡變，鑑堂鬻技不售，是亦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寒餓之不恤，時時袖先朝知名士詩卷示僕，蘄一辭湔濯尾鬣，或可增價於唐肆。嗟乎！東門種瓜，南山射虎，塗人皆得以躡躒，豈能爲鑑堂先容哉？士窮易爲德，斗升水亦可活涸轍，惟仁賢念之。《疊山集》卷五。

與菊圃陳尚書劄

某揆時春到牡丹，風明日健，伏惟某官道隆德厚，天相人懷，台候動止萬福。漢人一月不見黃叔度，鄙吝滿懷。某問不至先生門下半年矣，天下誰能有一言半辭以雪玉我哉！某少日酷信書，謂患難夷狄皆可行道，辟世者小丈夫也。易居吾無才，諧世吾無術，繭然役役氛埃中。武夷訪九曲，龍虎訪仙巖，秦人之家計猶在，今而後知辟世者非小丈夫也。日讀道家書，頗有益，不敢號於人，曰吾慕安期生、河上公、梅子真也。獨怪荀、陳兩家父兄弟皆名賢，上關天象，下係人望，乃能免禍於漢魏之際，使生於今世，必以得道高人蒙繫維矣。不知當時何以能自全，願先生教之。某幼誦元公《愛蓮說》，至晉人愛菊則疑，何也？呂不韋以菊花爲季秋之候，其說根於周訓，又根於夏時。三代聖人咸以此花爲上品，知味者不止一正則也，晉人特好人之所好耳。及觀文公書而信之。狄梁公孤蹇獨航，

勲德無可疑，「周内史」三字，文公不可爲賢者諱，「晉處士」於是不可及矣。晉人非愛菊也。愛花之隱逸者也。濂溪斯言，正爲陶靖節發也。忠獻老圃，靖節三徑，易地皆然。先生可謂善自爲謀矣，萬世宗師非此時乎？兒曹讀《離騷》，突然問某曰：「菊英無零落，露墜矣，可飲乎？小子惑焉。」某得一說而解之曰：「木蘭不常有〔一〕，得蘭露之墮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飡之。愛之至，敬之至也。」吾於是重有感焉。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亦可嘉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亦可續之矣；良臣不得見，得見其文行不失世守者，亦可盡力張之矣。某不才，先文簡扶世衛道之志不可泯也。先生之愛我也，不徒與其潔，直欲與其進，安知其意不在斯乎？此生得列乎衆芳，何敢忘滋蘭樹蕙之大造？天行有消息，《易》道無終窮，康節不云乎，「苟有命世之才，民雖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何嘗曰天下不可爲？海濱大老聞有善養老，則歸之，觀其所養者，必先觀其自養。先生之自養者厚矣，某何敢爲斯文致煩禱。三山紫翠，遠在烟靄無有間，冠星佩霞、窗雲閣霧者，盛德之家也。天上祥釐，何所不備，士而尊道，役於紫炁老仙者非一人，儻可使走也，願從庚桑楚之後。伏乞台照。《疊山集》卷五。

〔一〕木：原作「不」，據景泰本改。

與鄧雲夫書

枋得惶恐再拜，申稟上舍國錄鄧君足下。枋得與執事宇宙同道之朋，今天下知執事者不過曰雄文奧學，獨步辟雍，科舉士有所矜式。僕獨言執事爲後來之何蕃也。自庚戌至今十年，朝政之是非、生民之休戚，君子小人之消長，中國夷狄之盛衰，執事叫閭闔凡幾書，其言懇惻忠實，令人讀之欣快，感慕不忍忘。使朝廷略見施行，何至天下大壞如今日？上舉經明行修之士，而有司不以執事應詔，世道可知矣。國家有失道，天必出變異以應之，惟三才無所憑藉扶持，則又豫出非常之人以擬之。然則擬後日之事者，非執事而誰？枋得本苟全性命、不求聞達之人，朝廷倉猝乏才，而托以扞敵。主憂臣辱，義不辭難，旦暮祝天，但以再歸山林得爲屠狗、朝夕甘脆養老母爲幸。虜不犯三郡，吾責塞矣，執事望之以經世安民之學，勉之以孔明、士雅之心，無乃許非其人乎？燕趙多壯士，鄒魯多儒生，韓魏多辨智，嶽瀆未裂時，才難如此；雲林義社乃合燕、趙、韓、魏之才於一邦，豈非扶輿清淑之氣獨鍾聚於此乎？人心之烈，天道從之，未有精忠血誠鬱積百年，而不發見呈露於天地間者。名門輸力王室，百三十年矣，必有名世者在。靖康時信民亦舉勤王兵，建炎則爲巡社陳文正公康伯實勸率之，後三十五年出爲相，竟能殲逆亮於采石，爲中興名臣。邇者恭承王命，延攬英豪，勸率之權，僕煩執事。非曰僕之能屈大賢也，忠君憂國，執事素心，有議論必有事功，此際正當爲儒道增氣。陳文正公

之事業，僕則有期於執事也。有公牘而無私書，僕知有罪。惟君子長者不以苛碎責人，取其心足矣。苟利於國，無不用情，是豈私一謝枋得哉！英雄豪傑之處世，惟願生人之類不至於泯滅，天地之心不至於間斷，力之所至，心亦至焉。其功出於己，出於人，皆不暇計，是豈可與小丈夫道哉！古者官養民，驅民爲兵而甚易；今者民養官，傭民爲兵而益難。以田食井飲不知帝力之人，而望其效死，計亦愚矣。所賴人心忠義之天，不能自己耳。陝西義勇不免愁怨，當時奉使皆爲東坡所譏，行之今日則尤難。倖藉義社二千人之功，守一城，蔽江右，僕得免希合取容之笑。執事賢昆玉叔姪之賜大矣，當何如其感激耶！國之將興，有一分忠義者，不必受十分之患難。於今欲存亡扶危，則與天爲敵；欲特立獨行，則與人爲仇。與天爲敵則天忌之，與人爲仇則人忌之，天人交忌，何功可成？顏真卿、張巡、宗澤、岳飛，豈不忠義，徒得天壤虛名耳。僕嘗讀史，立說曰：生得其時，馮異、鄧禹爲中興元勳而有餘；生非其時，諸葛孔明爲偏方將相而不足用；得其地，房、杜雍容而能致太平；用非其地，王、謝竭蹶而不能起衰敝。仕於今日者，視漢晉季世何如？雖得志爲將相，書之冊，必不光明俊偉，徒爲後來豪傑笑資耳。六十六年前，陳同甫已言錢塘王氣發泄無餘，穀粟桑麻之產歲衰於一歲，用閩浙之士、閩浙之兵，其勢必將寢微寢滅。近時惟劉粹中壬寅奏疏頗識機變，而當道者乃又置若罔聞。事至今日，寧復尚有幸哉！枋得與足下亦惟各盡其心而已。天實爲之，尚復何言？

道光三年刻本。

道光《金谿縣志》卷五八，

全宋文卷八二一五

謝枋得 三

代宗臣正啓

恭審王春尊周，人統用夏。宗臣垂法，一新正月之觀；同姓上封，獨載內陽之泰。受天靈貺，必世英賢。恭惟某官仁意春生，道心日麗。天才俊逸，合吟紅藥於東風；佛性清高，獨愛青蓮之明月。風飄飄而遠引，麟振振而誰知。詩禮楚交，加意穆生之醴；英雄元德，留心康成之言。知學問之無窮，宜德業之可大。想見斯時之草木，未忘故國之山川。江曲新蒲，動野老行吟之志；宮前嫩柳，懷上皇攀折之恩。願消西北之嚴凝，廣布東南之溫厚。掃清颼霧，見舊日之官儀；充滿乾坤，賀今春之喜氣。某草心游子，花淚逋臣。嫋嫋秋風，思公子而遠望；萋萋春色，恨王孫之不歸。愧無存趙之忠，空有依劉之幸。詩懷雲樹，清樽即日而論文；夢遶烟花，紫禁何時而獻頌？後賀禮簡，前期心長。《疊山集》卷一〇。又見《啓雋類函》卷一四，《宋四六選》卷一五，《南宋文範》卷三〇。

代賀丞相正啓 一

鳳紀更端，復對堯天之曆；龍躔回次，又新夏正之初。維時元勳，坐膺純嘏。恭惟某官勳高王室，忠簡帝心。以道德而位三公，應千載明良之運；理陰陽而遂萬物，成億年期定之功。宜誕受於春祺，用永扶於皇極。某一違鈞範，五見歲華。身在西陲，阻效椒觴之祝；神馳東閣，輒輸竹簡之誠。

《疊山集》卷一〇。又見《啓雋類函》卷二二。

代賀丞相正啓 二

天序更端，人正啓旦，寔四方之資始，慶萬物之咸亨。伏惟某官道冒羣倫，德隆間世。服華夷之重望，建社稷之茂勳。坐隆師席之儀刑，益重聖朝之羽翼。爲國碩艾，四方咸聳於具瞻；享時休嘉，百福同資於康壽。某屬臨獻歲，□跪□觴；仰企崇墉，益□飲□。《疊山集》卷一〇。

代干丞相免追算功賞錢糧啓

出車還役，方吟洗甲之詩；計簿見疑，乃有償金之責。此生此日，惟公惟天。切以黃石談兵，無賞豈能得士；孔明治國，散財斯可聚人。任危事者異平時，圖大功者忘小費。陳平用間，盡捐四萬之黃金；季子合從，豈止一雙之白璧。上不問其出入之數，下得神其鼓舞之權。故能離敵國骨鯁之臣，終於滅楚；連異姓兄弟之國，足以弱秦。洪惟仁厚之朝，善用英雄之士。羣臣分鎮，州郡之粟可移；百里皆兵，府庫之藏不借。昔我寧考，若公先王，當輪臺悔用兵之餘，以淮閩礪復讎之志。捐期征伐，誓還萬里之封疆；傳檄招徠，盡致兩河之豪傑。雖仗義而有感，豈吝財而可爲？想盛時不計分穀之微，故忠臣得爲社稷之計。孔明不死，雖復漢以何難；召虎再生，此興周之有望。誰謂武皇虛耗之日，頗有秦季督責之風。車麟馬蕭，惟恨捐金之晚；弓弭矢箠，即云上簿之欺。始因一二事之可疑，併與千萬人而不信。爲父榷子，寧不痛心；以君使臣，亦必有禮。伏念某承家忠義，賦性狂愚。參中原文獻之傳，頗知衣節；得安定體用之學，不事空談。辛苦兩科，棲遲幾載。流涕讀興元之詔，血誠起雍丘之兵。清朝將以勸忠，宣幕因而假寵。非有祖狄千人之廩，又無張巡百里之權，用官券能幾何，得義士以萬計。戍兵絕餉，間逢子敬之指困；大姓假錢，多藉軍師之作保。方狂虜入清江之境，以孤軍守臨汝之城。悍將武夫，固有坐而觀者；監司太守，幾欲委而去之。乃以三州，責之一士。賴

元勳再整乾坤之力，使內地不見師旅之勞。豈期全軀保妻子之臣，皆譖人者；不念援枹先士卒之伍，將屬子乎？謗言來自貪夫，貝錦成於邇列。胡銓義旅，似蒙騷動之疑；宗澤精兵，竟以飢羸而散。猶幸《坤》大臣之容物，有如《泰》君子之包荒。未投光範之書，已拜明綸之渥。真爲知己，豈但感恩？其奈右司無宰相之公心，有負裕陵之訓；本朝迺胥吏之天下，果如同父之言。忽傳拘索之甚嚴，不曰會計之已當。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況子文之家已毀，顏氏之瓢屢空。慈母忍貧，久闕南陔之養；室人徧責，何止北門之憂。可憐平地之無銅，安得上天之雨玉。強爲師說，誰資弟子以萬鍾；亦有誥身，不直將軍之一醉。興言及此，撫己知危。主爾忘身，公爾忘私，願盡爲臣之義；寒不得衣，飢不得食，亦爲賢相之差。茲蓋伏遇某官忠孝通乎神明，度量包乎宇宙。平生學問，惟韓范可以齊驅；不世功名，雖伊周未能遠過。不以《春秋》而繩臣下，每用皇極以受人才。使稼軒之帑屢空，無辭于罰；若師魯之錢公使，當辨其冤。萬形有弊而惟理難磨，一心合天則何事不濟。矧小人之有母，尤君子之用情。惟能憐措大之窮，賜之十萬；不敢受北軍之賞，還以五千。特在出爾反爾之間，即爲生我育我之造。元金具在，悔不如莊子之明；璞玉猶存，或可效卞和之獻。《疊山集》卷一〇。又見《啓雋類函》卷二四，康熙《廣信府志》卷三〇。

代干執政薦舉啓

闢黃扉而熙萬類，雖後陶甄；挾華藻而被羣才，敢希題品。具輸悃欵，登徹崇嚴。切以國家端出治之源，宰輔受舉能之責。入則垂紳正笏，日謁帝以進賢；出則濡牘剡章，歲限員而薦士。維中外之同體，共推揚之一心。凡借齒牙，立生羽翼。曾謂駑駘之賤，妄經臯樂之前。如某者才謏命奇，地寒族替。弓冶淪箕裘之緒，鼎儀墜閥閱之傳，顛躓窮途，侵尋半世。原念登門之始，亟蒙下榻之知。時際秉鈞，哀深陟岵。適在幽隱之地，莫逢造化之功。墻角殘蔬，自絕阿衡之鼎；海隅斷梗，空瞻傳說之舟。既請字民，庶諧將母。逮甫戊期之及，會新遴選之嚴。掃軌里居，已更六載；易階京秩，尚闕四章。在行道已猶憐，矧趨風之有舊。恭惟某官爽邦碩輔，命世真儒，嗣洪烈於臯夔，統正傳於洙泗。建牙藩翰，暫均剖竹之勞；推轂英豪，罔替拔茅之志。倘矜鎖陋，當辱記憐，賜之顧盼之隆，假以扶搖之便。某謹當鏤膺戴德，銘己知恩。是日崇墉，獲廁登龍之列；異時大治，願爲附鳳之階。

《疊山集》卷一〇。

代干上司公庇啓

長榜書名，誤玷掌籥之選；遠方隨牒，第深懷祿之情。豈不堪拜揖於上官，將以受約束於下執。切以難莫難乎使之爲宰，能不能者皆自其人。野王之請試長安，薛恭而僅理宋邑。盤根然後別其器，朝歌有意於除姦；美稻不可爲之蠶，袁甫惟求於治劇。雖事之繁簡或異，亦材之大小不同。某誤着青袍，濫紆墨綬。不能操刀，使之製錦；未嘗登車，何以獲禽？僅若落山陽以尹鰭獠，焉可治都昌而化豺虎。第綢繆以結果，徒奔走於抗塵。河陽號一縣花，潘安仁豈於微官而敢陋；彭澤爲五斗米，陶淵明或以小兒而見羞。矧廢置之際，未免鄰城之嗤；而退進之間，或遭官長之罵。誰爲之地，願出其門。茲蓋伏遇某官氣養之浩然，道識其大者。振鴛鸞之翼而騫翔路要，垂虹電之光以熠燿清朝。我馬之維駒維騏，維駱維駟，暫屈諮詢之問；甘棠之勿剪勿伐，勿敗勿拜，將形聽斷之思。賜環行補於公卿，推轂未忘於官屬。某敢不班揚明令，敬服常箴。惟學道切慕於弦歌，而奉法願寬其轡策。獻《梅花》之賦，敢期直指之稱；誦《木瓜》之詩，當盡厚報之意。其爲欣抃，曷既敷陳？

○。《疊山集》卷一

代干丞相遷除啓

丹衷激切，夙懷知過之憂；黃閣深嚴，莫遂趨承之便。彌極溯風之慕，敢稽脩敬之勤。恭惟某官星斗垂文，乾坤廓量。負五百年名世之傑，展九萬里南溟之程。經綸四海而無所不長，酬酢萬變而未嘗或屈，大節凜凜而可畏，宏猷綽綽而有餘。懷堯舜之道以致君，耻威文之事而在己。朝廷由之爲輕重，天下係之爲安危。自登槐席之尊，益注楓宸之眷。謀王體而斷國論，熙帝載而代天工。坐隆兵寢刑措之勳，益致俗阜民安之效。羣才登用，庶政脩明。一陶晏粲之期，永輔盈成之業。明良際遇，載賡虞氏之歌；聖賢相逢，願繼王褒之頌。切念某材猶樗櫟，景迫桑榆。一官奔走於塵勞，七任沈迷於簿領。退有帝號之迫，進無左右之容。栖栖嘆己之未逢，落落與世而難合。高山流水，覺之知音；白雪陽春，終乖寡和。幸遇大鈞之播物，況開東閣以招賢，既久託於帡幪，當不忘於操履。心同涸轍，願歸滄海之波；迹類寒荄，覬沐陽春之澤。《疊山集》卷一〇。又見《啓雋類函》卷二四。

代干杜按察追索書板啓

布衣命薄，忘繡梓之羣書；絲轡威行，還青氈之舊物。誰誥季孫之賞盜，親逢魯國之真儒。吾有

二天，公如十日。切以萬形有弊，長存道義之名；千古在前，難泯詩書之澤。微若書生之議論，上關天運之文明。秦火無遺，不焚御府之六籍；蜀寇已慘，尚留石室之九經。未聞孔孟之徒，不勝跼蹐之焰。造化必能爲之主，神明亦自有其人。伏念某才愧雕龍，學幾刻鵠。諸老文章之印，頗有傳成；三代金石之碑，亦嘗編集。奈五窮之難送，慨萬卷之空蟠。忍尋活計於錐刀，寧問生涯於梓匠。簡無編竹，似有益於國人；書既同文，願廣傳之天下。豈期狗鼠，尤甚豺狼。衆憐三篋之盡亡，彼得五車而自喜。贖以金而不許，毀於櫝則可憂。凡爲攘竊之民，恃有逋逃之主。仲塗印昌黎之集，自知不免於貧；唐僧失《蘭亭》之文，恐抱無涯之戚。不逢大造，何有餘生。南山之判一傳，符澤之姦大窘。漢除廉吏，盜牛即日而來歸；魯有素王，竊玉踰時而書得。兩載懷亡弓之恨，一朝喜去珠之還。緬想西蜀之先賢，起敬捨遺之有道。物皆吐氣，恨無數十輩之使君；士盡歡顏，願見千萬間之廣廈。當日未酬於素志，老天必啓其後人。此蓋伏遇某官草堂嫡孫，闕里先覺。襟懷洒落，光風霽月之無邊；志慮清明，秋水長天之相映。自攬轡登車之後，有遡川獨航之心。貞觀豈無謀謨，孰若如晦之善斷；慶曆固多按察，獨稱杜杞之長才。不惟山岳之動搖，自覺乾坤之軒豁。蠻夷不變，吳當受罰於《春秋》；文獻足徵，宋或可言於殷禮。凡一予一奪之際，皆衆好衆惡之公。治鑑可垂之無窮，儒家各傳之不朽。幸斯文之未喪，知我其天；喜吾道之將行，以公爲命。感激辭短，皈依心長。《疊山集》卷一〇。

謝宋亦山惠米啓

右，某啓：伏蒙台慈餽白米十碩者。言念瓊糜精潔，豈無騷客之糗；玉粒馨香，乃拜仁人之賜。五升不糴，一飯知恩。切以士必無求，始能全於素節；人言好施，豈盡出於誠心。餽之儻或無辭，受者不知何義。萬鍾雖富，焉能浼於孟軻；九百固多，不可辭於孔子。故簞食惡其非道，而壺飡可以得賢。伏念某旅不齎糧，師非學稼。菊飡蘭糗，半生耻飫於肥甘；矛淅劍炊，十載備嘗於危苦。亦羨粟有餘之農父，甘爲飯不足之廣文。少慕沂公，何敢謀於溫飽；晚同無己，頗能忍於飢窮。豈無貸監河之書，終不寫魯公之帖。誰謂心腸之鐵石，尚憐氣味之金蘭。青精欲轉其好容，白粲忽驚於愁眼。慙堪負米動慈母之歡顏，不畏絕糧見門人之愠色，五斗無折腰之愧，三鍾可攘臂而遊。雖免炊沙，終慙不穡。吾能報德，敢忘重施之秦輸；人或有言，何獨不辭於宋餽？共惟某官膏粱味義，菽粟飽仁。士待公秧，保止閔憂於苗長；民思我粒，必能變理而黍豐。爰命廩人，無飢客子。某敢不風歌授粲，雅詠裹糧。豪傑襟期，已見指困之義；功名志願，尚能倒廩而言。辭雖有窮，意則難盡。《疊山集》卷一。

謝人惠紙衾啓

平生真實，不爲布被之欺；雅志孤高，亦有紙衾之惠。寢興知感，寤寐難忘。切以荃壁藥房，薄塵寰之帷帳；蓉裳蘭佩，笑濁世之綺羅。觀騷人之清脩，乃志士之法則。獨無奇服，如此寢衣。服木質之氛埃，真成玉楮；敷竹床而瑩潔，無異瑤臺。近而南浦之名儒，遠則西州之耆俊，儉於奉己，銘以示人。某最厭黃紬之矜夸，未見青綾之華煖。雄心英氣，尚有侵獸皮之言；義膽忠肝，不聽泣牛衣之語。得此琪圃瓊林之物，稱其玉壺冰壑之懷。何須柳絮以鋪氈，恐有梅花之入夢。精神愈爽，思慮無邪。物外獨清，疑是卧袁安之雪；室中生白，宛然宿杜老之雲。共惟某人睡不拋書，寢猶思學。喜留詩客，醒常携枕簟而遊；靜聽鐘聲，卧不覺衣裳之冷。某共承珍貺，願廣德心。因鐵衾而歌千間，儼遂庇寒之志；得布裘而長萬丈，必無不煖之民。《疊山集》卷一〇。

謝惠醋啓

道心若淡，自知吸醖之難；德意醇醲，乃有作酸之惠。香浮頰舌，感在衷肝。切以設醴雖微，庸見尊賢之意；饋漿亦末，可觀敬老之誠。物有薄而用宏，禮若輕而義重。我聞周典，官有醯人，掌五

齊之調和，合七菹而醞釀。上則登于王所，共者有嚴；下而賜及賓筵，禮之亦厚。使膳羞而無此，恐滋味之缺然。鹽必有梅，前聖之望良弼；鼻能吸醋，後賢以取相才。自非其物之可珍，何有斯人之善喻。伏念某言無可口，事不皺眉。靜觀世味之噉嚼，堪憐聚蚋；獨愛道真之嚙齧，又笑醯鷄。渴飢不足以害心，飲饌何求於養體。猶未安於微分，爰有請於淡交。遂煩小奚，專致巨甕。乃烹雨韭，頓添春菜之光華；以漬冬萍，不厭朝齏之索漠。鄰何待乞，客亦可供。盡忘東野之酸，或止相如之渴。共惟某官滿懷蘊藉，落筆森嚴。行獨剛方，不效微生高之直；量兼容忍，真有范魯公之能。遂令寒窶之庖，頗知曲直之味。某嚙津佩德，流歡懷仁。願子和羹，當雨霖之重任；爲吾發覆，窺天地之大全。既以心藏，不須言謝。《疊山集》卷一〇。

賀蔡芳源判鎮爲道士啓

共審潔身汙世，寄迹黃冠。滿目氛埃，儒術不勝其拘賤；遊神清靜，道家尚可以逍遙。隱然千古之逸民，或是四明之狂客。切以安期志大，豈願學於神仙；莊子才高，何空談於道德。聊以避秦梁之俗，不忍聞楚漢之爭。因思前哲微言，亦羨後天不老。秋夜發幽人之嘆，欲鍊形魂；凱風取王子之詞，必存神氣。果知此意，寧有幾人？共惟某官光風洒落之襟懷，白日清明之志操。濂溪而下，考亭而上，徧參諸老之書；西山之節，久軒之忠，自得一家之學。未展平治脩齊之蘊，肯爲清虛恬淡之

遊。靜觀世變之推遷，忍見人生之辛苦。皇帝王伯之道，一降如今；衣冠禮樂之區，大變至此。惟聖賢乃能避世，惟明哲可以保身。不嫌茅宇之淒涼，轉爲道觀；何必玉隆之嚴邃，乃寄仙家。上界喜聞蔡真人之詞，新宮不讓山元卿之筆。廬山泉石，再期脩靜之留；華岳烟霞，幸有希夷之隱。而恐聞十行之丹詔，終將擁一朵之紅雲。某欲訪松花，共尋瑤草。青牛何往，常占紫氣於函關；白鶴高飛，或聽玉笙於碧落。《疊山集》卷一〇。

全宋文卷八二一六

謝枋得 四

聘 啓

典刑猶在，愧文定之嫡孫；聲氣相從，慕安昌之愛女。春生葭樹，風有桃梅。恭惟親家某人令愛小娘，幼未及笄，已著德音之美；某次學生，童而佩鞶，粗知學問之方。龜筮告猶，鸞鳳得偶。子當嚴於擇婦，我祖名言；女必謹於事人，君家美意。《疊山集》卷一一。

聘定啓 一

親不失其親，可隆親誼；幼及人之幼，得講幼婚。幸出自天，恩歸有地。髮方覆額，已勤采藻之儀；角正垂髻，猶事弄梅之劇。幸兩小絕猜嫌之念，故一言契姻好之盟。鴈幣肅將，庸固早年之堅

約；鳳飛協卜，庶諧晚歲之和鳴。《疊山集》卷一一。

聘定啓 二

仰少府之名門，曾諧舊眷；襲文昌之末裔，復訂新盟。況草木之味本同，故柯斧之言易合。五齡六歲，幼而嫁、幼而婚；寸帛尺書，宜爾家、宜爾室。豈特效恭於子婿，蓋將有望於父師。如切磋、如琢磨，亦有仁義而已矣；胥教誨、胥保惠，毋曰筐篚云乎哉。《疊山集》卷一一。

聘定啓 三

百世婚姻，况早得魚嬉之隊；一言成事，蓋亦由鳳吉之占。對偶信是有緣，蹇脩易於爲力。誰謂司農之姪，締好劉墻；敢圖法從之孫，獲妻馮氏。既新盟之議定，宜巧樣之催妝。尺楮寸縑，茲遺行人之問信；綠衫紅袖，要看舞膝之娛前。《疊山集》卷一一。

聘定啓 四

門闌多喜，同爲耕鑿之民；聲氣相求，宜講姻婭之好。媒言允契，天幸何多？令女鬢未成雲，已婉容儀之謹；某男髮方總角，幸寬襁褓之憂。豈曰小哉，姻不嫌於及早；會言近止，喜即遂於于歸。
《疊山集》卷一一。

回定啓 一

自蜀郡來，五世託名門之好；必齊姜娶，一書寫非偶之慙。是誠因親而締親，所藉以幼而及幼。既無嫌於兩小，暫時爲摘花騎竹之娛；宜偕老於百年，指日奉執櫛傳巾之事。辱冰語致將忱之奠鴈，欲歲寒成聚戲之隊魚。可不如期，以堅永好。舅姑即父母，幸每推錫類之仁；童稚不婚姻，何敢諉先儒之說。
《疊山集》卷一一。

回定啓 二

觀書月下，喜聞得婦於幼年；折花門前，幸獲問郎於同里。况黃龔並高於地望，宜朱陳亦締於世姻。令男已學吟龍，茂著奇童之譽；小女喜占鳴鳳，愧無少女之詞。雖嫁娶以長大爲期，然男女之婚姻貴早。荷不棄長于鄰友之陋，願早諧盧郎年少之期。好音速報鳳樓人，此正佳婿；青春早作蟾宮客，當繼前脩。《疊山集》卷一一。

回定啓 三

樂天示勸，深虞生育之遲；延壽訪婚，欲見曾玄之早。蓋一生之計惟在於少，而萬世之嗣莫重於婚。若兩小了無猜嫌，宜二妙合於羈角。况令孫清徹，已聞駒齒之生；而姪女無知，方在鳩車之歲。荷不遺於葑菲，喜獲締於葭莩。雖云鵬鷖之不齊，自是馬牛之相應。資財不論，何未忘夷虜之懷；他日有行，正有賴舅姑之教。《疊山集》卷一一。

回定啓 四

謝安之姪生而敏，頗關叔父之情；庾公之女幼而孤，喜道姻盟之好。惟因親致親，相契之久；故以幼及幼，得有所歸。雖童心稚識之無知，何勞遠慮；然男室女家之早定，式慰先懷。《疊山集》卷一。

回定啓 五

兩小無嫌，久誦弄梅之句；一言有契，遽承采菲之盟。俱勿失赤子之心，可卜見玄孫之慶。弄璋載育，已呈擊甕之奇；拆線未能，欠覓穿針之巧。詎意孩提之戲，克承夫婦之緣。茲辱魚緘，復勤鴈幣。報君青玉案，既已深張生何以之羞；遺子黃金簪，願冀守韋氏不如之訓。《疊山集》卷一一。

七月請期啓

男女之生，幸而得耦；婚姻之道，貴在及時。禮有請期，義當修贄。祖宗繼體，重嚴親迎之辰；

父母有心，尤重于歸之日。肅將嘉幣，庸試新妝。鳳鸞佇聽於祥占，烏鵲歡迎於巧夕。手舞至切，心罄奚殫。《疊山集》卷一一。

回 啓

月燭雲駟，行矣赴銀河之約；吳牋蜀錦，此其爲蓬華之光。然愧無百兩之儀，寧不忝三周之禮。折蟾宮之桂，毋富貴之相忘；采南澗之蘋，惟敬共之有恪。《疊山集》卷一一。

八月請期啓

始卜佳期，幸爾秋期之叶；再占吉月，依然夜月之圓。諒由淑女之促裝，足與素娥而爲侶。茲相配合，可想和鳴。爛即覩於盈門，敬可無於納幣。貧者爲禮非財貨，愧乏多儀；之子于歸宜室家，豈勝至願。《疊山集》卷一一。

回 啓

紅箋寵貺，辱厚意之鼎來；丹桂香浮，喜佳期之漸近。既有言歸之約，當嚴往送之辭。琴瑟和鳴，行應曩時之占鳳；門闌多喜，尚期他日之乘龍。《疊山集》卷一一。

九月請期啓

古者制禮，婚姻非受幣不交；今也從宜，男女以及時爲貴。況在黃華之候，輒脩紅葉之緣。占其吉於卜人，已云允叶；聽其成於媒氏，冀必能從。《疊山集》卷一一。

回 啓

灩灩湛露，滋開黃菊之數枝；拂拂好風，吹送彩雲之五朵。因悟親朋之邇，且承迎禮之隆。御輪再舉於三周，行李愧無於百兩。祇崇姻好，冀略煩文。宜其室、宜其家，自今始矣；俾爾昌、俾爾熾，勿替引之。《疊山集》卷一一。

十月請期啓

愧非韓樂，幸因蹶里之相攸；夙定文祥，必講渭梁之親迎。言既遂矣，迨其吉兮。預陳鳴鴈之期，屬屆獻羔之候。言秣車、言秣馬，行詠于歸；以采藻、以采蘋，庶無失職。《疊山集》卷一一。

回啓

好記橙黃，正十月爲良之景；喜傳梅信，占三星在戶之期。既叶佳辰，敢違嚴命。女有行而餞于禰，已教其謹蘋藻之供；母命嫁而送之門，當與之贄棗栗以見。《疊山集》卷一一。

十一月請期啓

納成，迎人出贅。

曩諧占鳳，已欽季諾之承；今漸登龍，欲效秦貧之贅。况一陽來復之際，正兩家合好之時。輒修鴈奠之儀，并致鸞裝之禮。菲然爲敬，固慙無百兩之將；行矣升堂，誓益殫半子之職。《疊山集》卷一。

回 啓

早憑月斧，修成月鑑之圓；今泛星槎，來促星橋之駕。牋牘戾止，圭幣輝如。自顧菲然，何以當此？既重厘於委貺，詎敢後於拜嘉。禮重御輪，適十月爲良之候；式嚴施衽，屬一陽來復之時。《疊山集》卷一一。

十二月請期啓

天地之義，既諧卜吉之從；婚姻以時，敢後親期之請。預憑媒介，以布腹心。月取季冬，日涓癸卯，書先伸於一紙，好永結於千春。《疊山集》卷一一。

回 啓

穀旦于差，已叶蔡邕之卜；瓊英是尚，行觀堂著之容。弟虞裝橐之空，不作盈門之爛。我則冰薄，公其歲寒。探隴首之玉梅，已傳春信；聽城頭之畫角，行促曉妝。《疊山集》卷一一。

回 啓 未允

龜卜叶從，曩荷冰人之請；魚牋下逮，遽言星戶之期。然雖貴於及時，奈偶迫於多事。桃夭方春之候，此固良辰；蘋采行潦之中，尚容後歲。永爲好也，姑少遲之。陂量有容，智燭是幸〔二〕。《疊山集》卷一一。

〔二〕有：原脫，據景泰本補。

通王府尹劄

某伏以仲冬謹時，晴曦流愛。共惟某官眷隆九陛，望重一麾，后皇贊襄，台候動止多福。某謹沐神雪慮，蠲拔毫牋，申敬于千騎行軒之次，仰祈矜休。

某切謂天欲惠顧于橫浦，爲千里宅生之寄，以有豈弟君子，出而父母斯民。矧惟二天照臨之初，萬口歌頌爲至和。諸福鼎來，不禱而叶。某安敢贅請。

某伏審某官光膺鳳檢，暫撫冀城，成命甫斂，輿情交抃，共惟慶愜。某承乏附庸〔二〕，天幸棲身

道德覆照之下，日在南埜，與扶筇之老、騎竹之童，北望朱幡，爭先快覩。卷卷贊喜，踴躍萬分。

某共惟某官前輩盛心，斯文元氣，忠孝名門之衣鉢，才猷清廟之璠璣。風度照人，芒寒色正；詩書澤物，玉韞山暉。乃知衣冠甚盛之家，必有社稷非常之器。天才無施不可，春脚所至有聲。暫勞一駕於熊轡，來活久枯之鮒轍。恐未止甘泉之計，及已興宣室之思。天若有意斯民，何止賜金而增秩；公必從茲大用，即看鳴玉以趨朝。凡在帡幪，尤深傾僣。某敢因慶幅而私布之，仰祈台炤。

某去冬謁告言旋，天闡奇機。共遇某官分月臨川，道路之人更相告曰，是間長史宰相才也，子盍往致敬焉。某於此時所期先生者，又有出於他人所期之外也。然自跪違泰階，倏又期歲，引睇霄躔，無食息敢移尊嚮。忽得好音，適屬福星委炤之下，感念之餘，始歎人之幸會。喜甚折屐，遭際有如是耶。惟是不習絲譜，五技已窮，善後之謀，罔知攸濟。所幸仁賢二千石惠然肯來，以下慰三邑顛僣之切。某首當引睇牙旂，躬負弩矢，俯伏道左，以修屬吏之恭。則蘇天之芑，又有出於意外之望。某不勝拳拳。

某策名贊敬之初，無以見其歸依之萬一。斐然儷語，疥于申蕃，蕪類不工，醜愧萬狀。倘蒙一覽而擲之，榮佩千億。

某仰惟隨軒蓬閣，仙輶邈在霄漢，某不敢凌節，百拜申敬。惟下邑先庚教條，拱俟頒曉。《疊山

集》卷一一。

〔二〕乏：原作「之」，據景泰本改。

通黃府判劄

某伏以權輿半春，錦繡萬象。共惟某官屏星照乘，和氣載塗。穹屋迪簡，台候動止千福。某雪手露香，贊忱籤府，仰干丙在。

某切惟宣化承流，守相之尊等耳。地方千里，位並元侯。以十萬戶之歡聲，爲八千春之善頌。則夫金鼎翠釜，有請則諛。

某嘗聞玉華之秀，甲於閩東〔二〕；名閥倚天，實鍾間氣。慶雲呈瑞，孰不願快覩爭先。風北枝南，無階望履，詎圖試邑，行戴二天，此造化者巧爲之遇合也。遙瞻丈蓋，此心如飛。

某共審奉詔監州，抗旌戒道。來共一輪之明月，先回四境之陽春，伏深慶愜。某幸正趨承，倍增欣抃。謹綴猶小啓一書，端控燕雀之悃，仍蒙弘慶，賜以粲觀。某下情慰愜。

某仰以某官性資冰絜，德量天寬。惟涵養深而燭理明，宜設施弘而臨事果。夔城製錦，載賡杜工部之詩；越囷依紅，細考王右軍之帖。荐分半刺，殊加恩意。別乘驥足之馳，詎容席暖；屬車貂尾之從，亟待詔溫。

某庠序諸生〔三〕，不習爲吏，剗繁治劇，用重其才。水毀木飢，二軍艱字。雖撫字之心如日，而

焦熬之鬢已霜。末路尤艱，險灘未涉。尚祈矜念，曲賜庇存。祇佩恩私，介丘莫喻矣。

某不敢凌躐，申寶閔仙輯之起居。伏恐屬邑，應有先庚條目，拱俟行下。《疊山集》卷一二。

〔二〕東：原作「棗」，據景泰本改。

〔三〕某：原作「其」，據右引改。

回主簿交代劄

某伏以月開周正，雲慶魯書。共惟某官司印花城，趣裝穀旦，后皇右綏，台候動止千福。某雪手露香，奏記籤史，仰干丙在。

某聞之，二氣五行之運，在天爲寒暑，在人爲語默動息。調元贊化，儒者事也，況一理身之陰陽乎！雖然，存我以厚蒼生，願爲國寶，此不貲之軀，乃副輿望。

某佩服春藻秋蘭之馨久矣，箕南斗北，無由快星鳳之瞻。不謂天假機緣，得托雲仍之好。平生願識荊州，却無負此言矣。中夜攬衣，擊節自慶。

某伏審榮膺綸誥，來領印曹。先聲一馳，和氣四洽。諒惟歡慶。切惟某官以南巖世家，爲西江名士。峨冠司業堂，則何蕃之德行；舉幡帝闕下，則王咸之氣節。朝奏暮召，可謂希世之遇矣。尚屈鸞

鳳於枳棲，何耶？然張集賢起於魯山，鄭相國興於汜水，萬里脩途，胥此焉出。奉紫泥而班玉筍，不夙則暮。

某鉛槧晚生，世居昭武烏洲。學優而仕，代不乏人。在嘉定間則伯氏果齋，對策大廷，擢居鼎甲。獨某不克亢宗〔二〕，少也三預賢書，迨其強仕，某年猶未脫場屋。俛試南廊，疏居次等，遂得令闕。趨來梅川，甫書下考，乃蒙大鑑章先生檄入郡幕。繼蒙繡使李先生俾攝信豐，俱以一削收錄。于是羈留幕底者兩年，回視薄職，不無曠瘼。然此心惓惓，無日不在朱墨間。屈指歲除，僥倖書滿，幾生修結，得際交承。洗龜拂篆，以爲告新之圖，某之志也；掩瑕匿過，以爲淑後之計，則執事事也。引領車音，拜手以白。

某及瓜而代有日矣，修尺牘以通是好，禮也。乃爲執事所先，懈怠之咎，無以自文。謹列件劄，將以儷語，申控卑悰，并酬榮施。倘垂電光，榮佩千億。

某惶恐晉躐，申問契家翠水瑤池台眷。伏想烟霞萃祉，日月常春。新治趨條，敢不肅拜。《疊山

集》卷一一。

〔二〕亢：原闕，據景泰本補。

全宋文卷八二一七

謝枋得 五

送史縣尹朝京序

建陽號難治，秋苗不滿九千石，站戶不征輸者過半，養新軍餘五百人，郵卒不與焉。邑當廣南江浙諸道之要會，省官、御史、宣慰、按察多行部，鄰郡守貳多假途，驛使將宸命來往，煩廩庖者無虛日。令尹迎必數十里外，遇霖霖積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馬糞中，移時不敢興，馬上人命之退則退。客就館，用大牲，小則刲羊刺豕，折俎充庭，號曰獻茶飯。令拱手立堂下，三跪進酒上食。客露頂趺坐，必醉飽，喜動顏色，無不滿。上馬去，送必數里外而歸。令尹對妻子舉酒相賀曰：「吾知免矣！」子事父、臣事君不如是，其嚴甚於皂隸之奉主人翁也，爲令尹者勞矣哉！中原將家子史尹宰邑三年，以寬平和易爲政，不求赫赫名。民安之，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余隱者耳，不聞理亂，初不知史君何如人也。癸未十月，政和民不靖，流毒千里，平民無辜而死者幾萬人。史君得龔遂對漢宣

帝遺意，人以爲賊盜，吾以爲赤子，人方治亂絲而棼之，吾乃治亂繩而解之，不殺一人而定。會大赦，閩浙更生者何止百萬，赦未至而冤死者亦多矣。史稱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史君之後其昌乎！既受代，僦廬託妻子于此邑，亦以士民依依，不忍相捨也。如京師謁吏部，求祿以養母，朋友載酒崇肉而餞之者五十人。前期，各賦詩。余聞而出山謁之，一見如舊識，因道前朝四十年遺事，宰相之仁鄙，將帥之知愚，軍民之苦樂，兵財之多寡，士大夫人品之高下。史君無問不知，如響斯答，如養叔之射葉，矢必中的；庖丁之解牛，刀必中窾；偃偻丈夫之承蜩，累丸愈多而愈不失其錙銖。聽之者心快神暢，可喜可敬，可憤可泣，始知東南科舉士誤天下蒼生者百年，曾不如中原將家子不習時文者可與談天下事。今人以作邑爲勞，宜乎史君但見其逸也。余老且病矣，只欠一死，回思少年遇知己，如忠齋劉公、敬齋謝公、梅石趙公、則堂家公、實堂吳公、泉石青陽公，皆待以國士，期以遠業。入仕二十一年，居官僅八月，宰相薦拔者十一人，皆議論不合，絕意浮世事，退而尚友安期生、梅子真，遂爲穹壤間無用之物。予之負知己多矣。不知諸老先生存者幾人，子遊中原，過齊、魯、燕、趙，當歷歷爲予問之。朱希真云：「早年京洛識前輩，晚景江湖無故人。難與兒童談舊事，夜攀庭樹數星辰。」予每誦此詩，未始不臨風洒淚也。安得明敏卓犖之才如史君者，日罄歎吾側哉！朋友謂予舊有能詩聲，當以詩爲贈。余方讀禮，言且不成文，豈能寫衢童壤老之真情乎？有揚觶者曰：「不載酒崇肉，又不賦詩者罰。」余乃自罰，爲《建陽士大夫餞令尹史君詩序》。《疊山集》卷六。

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景定二年，司曆者曰：星有天尾旅于奎，填與辰從月後會，四星不相能也，乃季春月朔同軌。其占爲文運不明，天下三十年無好文章。儒者望清臺而詬曰：「何物瞽叟，爲此妖言！」司曆者聞而笑曰：「豈特無好文章，經存而道廢，儒存而道殘，科舉程文將無用矣。」皆疾其爲妖言也。後十六年而驗，滑稽之雄以儒爲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皇帝哀憐之，令江南路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輔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儒學二人。提舉既曰大有司，設首領官、知事、令史尤繁。學帑有羨鈔，廩有羨粟，歲磨時勘，月稽日察，有欺弊毫髮比，去之十年亦責償無赦。饑雀羸鼠，饒涎吐吞，不敢啄嚙。學官似尊貴，實卑賤，祿不足以救寒餓，甚者面削如，咽針如，肌骨柴如。嘈類啁啾，相呼而謀曰：「我國朝治臧吏法最嚴，管僧食僧，管醫食醫，管匠食匠，御史按察不敢問，豈不曰時使之然，法使之然。教之必不改，比而誅之則不忍也。吾徒管儒不食儒，將坐而待斃乎？」椎肌剝肉於儒戶，不足則括肉敲髓及鄉師。滑稽之雄以儒爲戲者又曰：「管儒者益衆，食儒者益繁，豈古之所謂獸相食者歟？抑亦率獸而食人者歟？」儒不勝其苦，逃而入僧、入道、入醫、入匠者什九。建安科舉士餘二萬，戶儒者六百，儒

貴歟賤歟？榮歟辱歟？可以發一慨也。九仙方伯載，三百年儒家一才子也，幼登陳忠肅公門，有遠志，強記而善問，落筆皆英氣，薄科舉程文不爲，而喜爲詩。某每以科舉程文教子孫，見後進學文者必勸之，問語伯載曰：「以子之才，屑爲程文應儒選，孰不貴重子？」伯載哆頤而笑，掉臂而去，曰：「吾始以先生爲知我者也，今而後知先生非知我者也。馬之日千里者，豈銜勒轡策所能羈哉！吾人品豈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吾豈不能爲場屋無用之文，所以膠口不肯道者，願爲大元一逸民，超然出乎十等人之外也。先生果知我者乎？請從此辭。」某始而疑，中而怪，終而大敬之，携其手坐之堂上而告之：由辛酉至庚寅三十年，文運大明，今其時矣，天下豈終無好文章乎？古之所謂經天緯地曰文者，必非場屋無用之文也。子既薄場屋之文而不爲文，而經天緯地必有所傳矣，安得借一席地，相與講明之乎？予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爲儒者。以予所不願而願子爲之「二」，有愧於忠恕之道多矣。雖然，天地之大，無儒道亦不能自立，況國乎！秦之後爲漢，嫚儒者莫如漢帝，尊儒者亦莫如高帝。子能爲董公，爲子房，爲四皓，帝必不敢以儒之腐者，豎者待子矣。安知以文章名天下者不在子乎，安知使儒道可尊可貴者不自子始乎？戊子四月甲子序。《疊山集》卷六。

〔二〕子：原作「予」，據景泰本改。

送黃六有歸三山序

積雪融而登徂徠可以觀松，烈火息而登崑岡可以觀玉。道行乎貧賤、患難、夷狄而不失其所守者，可以言君子矣。窮而能固者聖人所尚，老而能壯者詩人所美，漢人合而言之，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古之人有行之者，太公是也。仕而不選於侯國，夫而見棄於室人，傭而擯，屠而市不利，以八十老翁而仰食於魚鉤，不亦堅乎？非龜筮，文王亦不知其賢，出奇策，脫其主於囚，人亦未敢以王佐許之。闕光采，韜鋒穎，退然若無能者。又幾年，相三君，定天下，致太平，年已百有餘矣。辭三公而侯伯，自暇自逸，誰敢議之？逆旅無嚴衛，途人罄歎亦可通。夜闌聞有云「客寢甚安，非就國者」，不俟昧爽，攬衣宵行，何其壯也！秦漢而下，將相亦有斯人否乎？晚唐士大夫若能以憂道救世之心易其嘆老嗟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亡！羨光榮，求一飽，雖大賢亦不能免，歐陽子悲之。流弊數百年，其禍不至於中國皆被髮左衽不止也。嗟乎！夷而滅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有天地以來無此變也。同人者必辨其族類之可同，隨時者必隨其正，則無咎。時文俗士盛年豈肯爲匪人？氣以窮而喪，志以老而衰，顛迷沉冥，形生神死，狺狺然曰「我善同人，我善隨時」，是不亦大可悲乎！漢人堅壯之言有旨哉！三山黃六有坐太學，以文章爲諸公貴人重客，逢世大亂，貧不能自活，稍降心屈道，爲路教，爲山長，爲訓導官，亦可自詭曰師儒。囂囂然不屑，携二子行五百里，教學以代耕，暇

則歷訪先賢講習之所，借書吟誦，著述不休。聞有好善而遺世者，雖窮途巔崖邃谷，必杖屨求見。遇某於途，立談如莫逆交，氣愈豪，志愈不屈。夜相與席地擁爐，談太公大節，六有拊髀雀躍，若有契於心。斯人也，馬文淵之徒歟！萬木彫殘，喬榦聳翠，硃嵬同爐，虹氣燭天，拙工族匠睥睨於其旁，不以爲奇，亦當以爲怪，況天下後世豈無卞和、公輸乎！余懼六有不畏窮而畏老也，敢以此說勉之。子歸君子鄉，見菊圃陳公、芳山陳公及諸老先生與吾同志者，道吾言，豈不曰：「斯人也，向來狂殺，今尚狂乎！」丙戌建子月序。《疊山集》卷六。

贈地理楊南川序

楊君南川挾風水之術，游富貴家，老而不倦。誦楊救貧所著《三龍經》極熟，聽者欣然，想其術之精也。富貴家用其術不能去其貧，楊君不色怨，衝炎風，濡梅雨，杖筇竹行數百里，鳴於人曰：「吾術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憂患者逸樂。及遇富貴人家，又不合而去，何邪？」合不合無益損於楊君，心勤而身困，藝精而道窮，世變使之然邪？楊君之命固當然邪？嗟乎！古有負超世絕倫之才，懷世天入神之技，不爲當時所尚，徒有來世之名者多矣，獨楊君乎哉！吾聞南唐范太史游浙東，三年不遇，露香請命于穹旻，願救貧民積善者十家。至今兩浙名公卿，數百年松楸鬱鬱有佳氣者，皆范公所卜也。楊君亦能有范公之心乎？人不知之，天必知之，何憂乎不遇！《疊山集》卷六。

交信錄序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汗人，吾視揚雄、班固、蔡邕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忘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疎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人。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錄求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疊山集》卷六。又見康熙《廣信府志》卷三三，《南宋文範》卷五一。

程漢翁詩序

《詩》亡而《春秋》不可續，宇宙間一大變也。程君漢翁出《雲栖吟藁》一編示某，某誦《懷古》

四詩，涕泗交頤不能禁，覽盡卷，乃欣喜雀躍，知天下尚有英才，《黍離》之悲、《無衣》之□、《匪風》《下泉》之思，盡在是矣。江北多豪傑，吾有望焉。因詩以見志，漢翁所韞蓄，所樹立，所成就，豈易量哉！吾於是重有感焉。藝祖最重讀書人，雖超世絕俗之才，不由科舉程文奮身，必不得行其志。三百年後，以學術誤天下者皆科舉程文之士，儒亦無辭以自解矣。某從先朝名將相遊，泛論邊事。自端平甲午至景定甲子，儒以時文名而捐軀報國，不畏鋒鏑斧鉞，能使武夫心服，爲國家延數十年之命者，僅得曹毅節、彭文子、余義夫、徐有功，王景宋五人焉。至有功貶死，吾知國不可以爲國矣。漢翁勉旃！陸宣公有言：「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漢翁豈肯終爲愚者乎！後日天下英雄必有借漢翁爲儒解嘲者，人之喜談樂誦，又當過於五人者矣。吾之起敬起愛漢翁者，不特詩道而止也。《疊山集》卷六。又見《隱居通議》卷一六，《武階備志》卷一三。

重刊蘇文忠公詩序

世由道升降，有道如蘇文忠公，竟爲世所屈。始熙寧，訖靖康，權爐消鑠，勢浪摧壓，身後難未歇也，道無損。世變何忍言！淳熙天子尊先猷以勸臣節，海內家有眉山書矣。其文如靈鳳祥麟，不必聖人然後識。屢以詩得禍，儒者疑焉。同志以詩鳴，於其言毋不敬信，獨不與其詩，異哉！溫涼寒暑有神氣而無形迹，風人之詩也，宇宙不多見。獨不聞宣王、幽、厲之《雅》乎？周人之免禍者幸，公

之得禍者不幸也。詩固未易作，識詩亦未易也。帝張咸池於洞庭，鳥高飛，魚深潛，渝歌郢曲，童兒婦女拊掌雀躍矣。光嶽全氣，震爲大音，泗古游今，斯人幾見。唐人誦杜子美詩，必憐其忠，公之詩獨不可憐乎！公大節細行，如秋月脫雲，寒潭見底，惜其道與程正公不同，黨禍自此起。賢者不相知，果不可謂之命歟？抑亦可謂之命歟？爲川、洛學者兩怒交毀，自陷其師。我思聖賢，以作汝民極相勉，一念偏黨，人心無所歸會矣，民極將誰望邪？小人剥君子，夷狄盜中原，二公亦不虞禍至此極也已，公之道豈易及也哉！元豐甲子，自黃移汝，有詞別交游，功名富貴之念澹然矣。郡再火於秋季，仲覽得其碧絹書者，屢流落衢途，皆儒家收之，果有守護撝訶者耶？過江興境上，題名石壁，麾筆墨淋漓竹上，又不滅，至今新篁葉葉有墨點〔二〕，瓜之如煙煤，蕃衍五步內，移根易地則不生。邦人愛之，號曰東坡墨竹。後有八十年，余謫居富川，親見二事。嗟乎，公乃天地間不可無之人，其文亦天地間不可無者，詩豈衆人所能識哉！書市厄於火，藝文四庫百無一遺，好善者先刻東坡詩。王、呂而下，章、蔡而上，以國事與公爲仇者衆矣，生平亦能詩文，豈不工巧，今人不借之齒牙，公論果至是而定乎？此謂民彝，此謂天道。《疊山集》卷六。

〔二〕後一「葉」字原缺，據景泰本補。

觀音經序

西方聖人以好善爲教多矣，中國人無智愚賢不肖獨敬信觀世音〔一〕，如天如父母，何也？人窮必呼天，疾痛必呼父母，天與父母未必能救之也，捨天與父母則無可鳴籲者矣。今人見親戚朋友落坎窞，坐困藜，力可以援而不援，聞其鳴號之聲若不聞者，皆是也。觀世音獨以尋聲救苦自任，不待人之鳴號於我，尋其窮苦之聲而拯救之，仁矣哉！天與父母不能盡之仁，觀世音盡之矣，人之敬信觀世音如天如父母，亦宜。是心也，豈特觀世音有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禹之所思也；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稷之所思也；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諸溝中，伊尹之所思也。禹、稷、伊尹之所思，即觀世音之所尋也，此道豈難能哉！一念惻隱，廣而充之，仁不可勝用矣。龍泉龔君某狀貌奇偉，視瞻有力，某一見知其非庸人。忽出《觀世音普門品經》一卷示某，曰：「吾印此，願與天下好善者共之。」嗟乎仁哉，龔君之志乎！禹、稷、伊尹之所思，自此一念充之而已矣。充之無窮，百萬億蒼生墮顛崖、受辛苦者皆可拯救。苦聲何必尋，苦海皆先登矣，安知子非佛地位人乎？勉之敬之，吾猶有望。《疊山集》卷六。

〔一〕獨：原闕，據景泰本補。

唐詩序

幽不足動天地感鬼神，明不足厚人倫移風俗，刪後真無詩矣。韓退之以三代文章自任，詩則讓李、杜，「三百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名言也。唐人學子美多矣，無其志終無其聲音，獨絕句情思幽妙，可聯轡齊驅於變風境上。章泉、澗泉二先生誨人學詩，自唐絕句始，熟於此，杜詩可漸進矣。建安王道可抗志力學，不爲世所易。問枋得曰：「葉水心、湯文清咸以章泉、澗泉爲上饒師。先生道德風操，可得聞乎？」枋得略說二先生選唐絕句，與道可共觀。其微言緒論關世道、繫天運者甚衆，何日從容爲子誦之？廣信謝枋得君直序。《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卷首，宛委別藏本。

鷺洲書院記跋

廬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愛其勝，壘石爲基，創爲書院。大丞相文忠公周公記之。或謂文忠公曰：「邑有學矣，非贅乎？」文忠曰：「三代盛時，自王畿逮於六鄉六遂，爲學者二，爲序者十二，爲庠者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庠序常半之，家塾猶未論。泰和子男邦也，略考圖籍，浮屠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額存屋廢者不與焉。歐陽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

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之庠序皆轉而爲寺觀，何不疑於彼而疑於此也？」是邦先賢所以主張學校如此。白鷺之於龍洲，同一章貢水也。周文忠即世四十有八年〔二〕，而有書院于此。書院之與郡庠相望一水，設謂教化有不切，能以贅得之〔三〕。雖然，由文忠之說，則吾邦雖復數書院，猶以不爲足也。《疊山集》卷九。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九六，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四三，乾隆《吉安府志》卷七二。

〔二〕「文忠」下原衍「一節」字，據景泰本刪。

〔三〕得：雍正《江西通志》作「目」。

大學解義跋

《大學解義》一篇，臨川老儒徐公著述也。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可以取卿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掇巍科。天下家藏其書，人尊其道，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尚未致，行之者尚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矣。是編初意豈欲發朱文公言意所未盡者邪？抑尊信文公之學，誠求實踐，自不能已於言者邪？厥子以示某，某覽盡卷，不能贊一辭。所望於徐公之子者，惟於力行二字加意焉。俾人知朱文公之學，不徒議論，要見樸實，

則此編亦必爲世所尚矣。《疊山集》卷九。又見《經義考》卷一五七，康熙《西江志》卷一九六。

蕭冰厓詩卷跋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昌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脉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然穹壤間之魯靈光也。冰厓乃澗谷所知，詩家因取其詩二十六卷刊以示余〔二〕。逃虛空而聞跫音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歲在癸未清明日，龍虎山敬題卷後。《疊山集》卷九。又見《蕭冰厓詩集》附錄，康熙《西江志》卷一九六，康熙《廣信府志》卷三八，《南宋文範》卷六二，《詒宋樓藏書志》卷九二。

〔二〕「詩」原作「計」，「卷」原缺，據景泰本改補。

秋旦說

元祐黨人之子孫能不忘其祖，抗志礪行，俾人知樵陽上官氏有後如君者，亦罕矣。君以「秋旦」自號，此意豈易與今人言哉！天地間一年之氣莫清於秋，一日之氣莫清於旦。人與天地相似者血氣

也，有能反觀吾所性、所樂於此時者，幸以藐然之軀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可無愧矣。冬之閉者春之發，晦之息者明之見，學之誠者動之神。聖人合夜氣、旦氣行啓我者昭昭，君固不必問，予亦不必辨。吾聞道家書有云：「太微清都，不晝不夜，其氣常如六月之清旦。」是不是，然不然，吾不敢臆決也，姑以理測之。氣之輕清者浮而爲天，必有真宰主乎其中，日月運轉乎其下，光芒輝彩豈不呈露乎其上？彼且不知雷電風雲、霧雨霜雹爲何物，俯而視之九萬里下，浮埃之濛濛，遊氣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獻吾一笑。斯人也，斯志也，不快不慕，豈尚秋旦而已哉！嗟乎，木蘭不常有，見其墜露則飲之；秋菊不常有，見其落榮則飡之。賢者不得見，而見其象，古之人不得見，而見其似，寧能無虛空跼然之聲乎？元祐黨人之子孫，有文學、有才智、有行義如君者，豈易得哉！惜乎吾道久與世人相違，吾言不足爲子贈也。人間之氣莫清於秋旦，儒家所能言，君家所已知也；天上之氣常如六月之清旦，儒家所不言，君亦未可忽也。《疊山集》卷九。

江仲龍字說

陶靖節心與天一，神遊天外，俯視六合，何物茫茫，始淵明而終元亮，君子憐之。菊豈願爲隱逸哉？以靖節而隱，顯之者亦靖節也。建安江君自名應隆，自號曰菊隱，求字於予。孔明長笑隆中，時人皆以伏龍待之，宜以仲龍字。大丈夫生於亂世，消息盈虧，惟天所命，窮則晉處士，達則漢丞相，

吾俯仰無愧怍矣。孟子曰「易地則皆然」，顏子曰「有爲者亦若是」。或曰：子言善矣，彼豈有此志乎？噫，不志者不志之，必有志者志之矣。《疊山集》卷九。

全宋文卷八二一八

謝枋得 六

寧庵記

張仁叔葬本生母于邵武縣和平里之鶴巢原，墓去故廬百步，有田四十畝，歲收禾三百秤，有蔬圃竹林，悉施以養蓮社報德堂佛者，命周覺先主之，擇其徒一人守塚，扁其廬曰寧庵。今考妣二親而祠，春秋薦蘋蘩，寒食洒麥飯，悉於田園收之。守塚人執祀事如法，請張氏子孫主祭。其爲寧親謀亦遠矣。仁叔垂涕洟而告某曰：「子知寧庵之義乎？予幼失怙恃，本生母、義父收張氏孤，教育之使成人，本生母、義父捐世，予無以酬恩，此庵之所以志予無涯之戚也。予幼誦《蓼莪》詩，未知其情之真惻，今知之矣。予之生，親之所以劬瘁也。予爲赤子，飲乳於親之懷者三年，乳皆親之血也。乳之盈涸，由飲食之豐約，勞苦不可言。予爲孩提，親喜曰：『吾有兒矣。』拊之則察其肥瘠而欣憂，畜之則候其飢飽而飲食。予能行，可以免其提携矣，長之則惟恐其氣體之不壯，育之則惟恐其德性之不

敏。親行而予不隨，顧之如有遺；吾行而親不隨，復之如有失。其出也，腹我而語之曰：『吾行矣，汝在家毋登高而臨深也。』其入也，腹我而語之曰：『吾歸矣，汝在家必無人念其飢飽寒燠也。』予漸長知學，親心可以少寬矣，憂其壯而未有室也。既有室，慮其子孫未能衆多也。《詩》以妻子好合，兄弟翕和，而後父母之心順，誠哉言乎！予爲貧，衣食奔走，親忍留之膝下，離家則戒之謹慎，久客則願其速歸，夢想其勞逸，卜占其遠邇。倚門閭而望，聽烏鵲而喜，精神常役役，肝膽常懸懸也。自予有生以來，吾親之心無一日得寧者，以予故。古之人以生爲勞，以老爲逸，以死爲息，吾親老而未嘗佚，今其息乎，其心亦可以少寧乎。《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終吾生無以報吾親，言之則痛切，思之則悶絕。惟孝子仁人知棺美而槨厚，土深而木密，人謂吾親可以妥靈幽扃矣。予恐不足恃，所恃守塚有其人；守塚者不足恃，所恃蓮社佛者爲之主；蓮社佛者不足恃，所恃者有田園以養其生；田園不足恃，所恃造物有以鑑予之心。予之報親者誠有罪，予之思親者寔可閔。昊天明明，豈不能使吾親魂魄少寧乎，子盍爲我記之？」嗟乎孝矣哉，仁叔思親之苦也！人與天相去至遠者形也，至近者心也。一念之善，人莫能知，而天必知之；一事之善，人不能助，而天必助之。自今已往，甘露自當應其誠，迅雷何忍驚其魄，燕或有增其土，鹿不敢觸其松，虎狼亦能衛其墓，況於人乎，況於君家之子孫乎！親可寧，子之心亦可寧矣。楊坊千家市，習俗以市道相尚，以詩書名家者皆異邦人，擇鄉者不居。吾屢觀仁叔之家，晨昏一飯飲，一蔬果，未獻祖考不敢嘗，田廬悉畀守塚者。居茅屋，聚數十學子，終日嘈嘈教句讀，疲神耗氣以養生，事叔父母如事親，愛堂弟如愛子，吾知其爲孝弟忠信

人也。問其師友，則續溪楊公、玉溪黎公，學問有根源，豈習俗所能移矣？寧親一念，天寔臨之。某嘗執史筆，當大書其事，俾後來傳孝友者有證，天道有所托而明，民極有所寄而立，斯一扶世傳道一助也。仁叔名子惠，家在蒼峰下，因以自號云。《疊山集》卷七。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學行典卷二二六。

東山書院記

天子□□□□年，番陽李榮庭譔書辭託張國賢、彭汝翼來告謝枋得曰：「篤行先生趙公及其子忠定福王嚴事朱文公。文公過其廬，忠定長子崇憲師之，忠定從弟汝靚有東山書院雲風堂，乃篤行、忠定兄弟教子孫之所，題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靚之後寒飢濱於死，終不以非道去貧，書院遂爲北胥徒所有。榮庭不忍見，鬻常產，倍價取之，不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師友講習藏脩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明體適用如湖學，願與天下英才共之。俾文公之道大明於斯世，篤行、忠定之家學亦不絕矣。子以爲何如？」枋得曰：大哉，李君之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乎。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傳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也。君不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之聖，流風遺俗猶繫天人心者百餘年。八百國之精兵，不能敵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之命必不黜，殷之號位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殷亡矣，多士多方不服者三十

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而觀之，矧敢視之如寇讎乎？殷人何以得此於聖賢哉！人紀不絕，天地賴焉，伊尹、傳說之教隱然在人心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一變爲鳩舌，文王、召公之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夫忠懷潔操，以楚人之聲音而不失風雅之情性，指天爲正，有殞無他。楚亡矣，義陵一邑思楚逃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猶不與世接。《召南》之教、《離騷》之義，吾於此見之。我孔孟立教齊魯時，曰吾將以扶持三極，國人未必盡信也。合天下精兵而不敢加一城之弦歌，懸穹爵重祿而不能奪五百士之死義。漢高帝雄心霸氣，謂一世無人，聞此二事，爲之駭愕，爲之涕泗。孔孟之教與天地爲無窮者固不止此，此亦可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之不立，至今日極矣。李君方將求師講道，爲江左諸儒倡，孰不迂之？然而宇宙間無此迂士，天地且不立，況人乎！由伊、傳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於天地，子知之矣。枋得切有請焉。今日師文公、學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爲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夫人能言之，手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於已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不心曠神怡於人所不堪之憂，不去欲存理於視聽言動之隱，語人曰「舜之事吾可以有爲，四代禮樂吾可以自信」；舜與跖不分於鷄鳴之善利（一），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之存亡，語人曰「吾正人心，即可成周孔，吾知性善即可爲堯舜」。孔孟六經之教萬世，文公《四書》之助孔孟，所望於天下英才者果如是乎？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竟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讀《四書》者有愧矣。雖然，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

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榮庭祖仰高、國賢祖介持皆以有道祠于學，汝翼則篤行四世孫，觀其志當有立於天下，所學必進而未止也。《疊山集》卷七。又見康熙《廣信府志》卷三四，同治《餘干縣志》卷一六。

〔一〕跖：原作「路」，據文意改。

圓峰道院祠堂記

非其鬼而祭，聖人不許。祀非族，歆非類，神與民同歸一愚。上無祭法，下無祭義，難與衆人言矣。許真君立功江湖，建、邵境上民營道院于圓峰山，祠祭勤而誠，吾不知其故。隱君魏公創祠堂一區，自有道院，大家小民相祠基，施財產、竹木瓦石，黃冠經始守靈瑣，先後捨施。有毫髮勤勞於斯者必祭，朔望有齋饌，晨夕有香燈，如士大夫之奉家廟。魏公屬余記其事。客或譏之曰：「閩人祀許真君，非古也。以其驅龍蛇、逐厲鬼，有大造于民，精神在天，變化不可測。時雨暘，救水旱，民祈祥遠疾者應如響，祀之可矣，此祠無乃諂歟？」余曰：不然。而獨不聞《盤庚》之書乎，曰「胥及逸勤，爾祖其從與享之。」爲人臣而勤于王家，先王必念之不忘，天子有大享，必使之與享也。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繼之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爲人臣而勞於王事，先王亦念之不忘，在天之

靈亦不忍相舍也。人有勤勞於神之宮室者，神其忘諸乎？祭無小大，咸曰報本。猫有功禾稼則迎，虎有功禾稼則迎，此人情忠厚之至。祭有法有義，法否而義可，三代聖人不能禁之矣。神有功于民則祀，民勤勞于神亦祀。祠堂，季世之古道也，豈可以諂疑之哉？吾因是重有感焉。六、蓼失國，國人不自哀，而臧文仲哀之，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吾考其時，臯陶子伯益有，其後嬴爲強諸侯〔二〕，趙爲晉世卿，終亦有國矣。蓼雖滅，臯陶祀未殄也。臧文仲悲傷憫惻，如疾痛之切體膚。使及見秦滅趙，楚滅嬴，其爲臯陶哀當何如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禾黍，東遷君相曾不動念，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矣。《春秋》臣子寧無豺獺之心乎？以老子之學，尊其師，崇其教，能壯其宮室，又不忘先後勤勞之人。爲人臣而念君父，能以魏公之心爲心，臧孫可無哀，《黍離》可不作，天下事何至如今日乎！祠堂歲月皆不書，書其作事有古道，俾忠臣孝子聞之，縱無忿心，亦有愧色。《疊山集》卷七。

〔二〕其：原作「有」，據景泰本改。

擎天巖記

記曰：予宦遊東南州郡，於山則見衡岳之高且大，亦猶以爲未見者西北耳。自謂高大之勢不兩

立，豈意復有峨峨然峙於天半者，猶自謂偉，雖未獲班名志載，亦足見東南之峙勢不孤。名山巨麓，惟建爲最，幔亭紫翠，乾坤之尸縑萃焉。自賓雲之曲不鼓，曾孫無復夢虹橋矣，泛漁舟而覓桃花者誰歟？閩之秦川，有曠世高逸之士，姓祖諱道悟，深貶綺紈之習，力慕金宗之奇，參老瞿曇，學法西乾，遂謀歸隱。蓋遊蜂之房不畜鴻鵠之卵，涔蹄之水不泄龍伯之宮，必有其山，可與白毫紺相，光芒高大，而後以操蛇有靈，導之蒼莽，即天池而草創焉。擎天之始立，首其名而不與於志載，未可憾，有其實而不述其實之迹爲可憾也。或者謂王史無微曾記于茲，歲月寢久，六丁歸之。山之僧暨鄉之士周有方復勾予記，予以不敏辭之。惜予身局偏方，不得挹燕趙之勁氣以壯吾文，閱肆斯言，寧不有覲面目於司馬子長歟？今車書一統，玉帛會同，向之未見者可見矣。能附乎輿轍，則馳穆王之駿，周遊而歷覽之，未爲誇。奈何駑駘之才，不足以馳騁千里，列鼎之味雖珍，孰若采首陽之甘脆？天地蜉蝣，萬物芻狗，吾當出一言以警聾瞶，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濛世之溫蠖乎？如是則身隱矣，焉用文之？斯文之所以作者，良有以也。夫崇岡萬仞，過者閱者孰不敬服其高大之勢？一日扞鼇不戴，靈鳳高翔，玉沈荃化久矣，高山仰止，渺然予懷，覽方輿者又將何以耶？嶽不生才，山川俱捨諸，否則移文山靈，俾出良翰。東蒞崑崙之墟，西極崦嵫之頂，環區宇而圖之，奚止乎擎天一柱之可觀也？疊山謝枋得撰。《疊山集》卷七。又見嘉靖《建寧府志》卷三，《名山勝概記》卷四一，康熙《廣信府志》卷九。

宋辛稼軒先生墓記

稼軒字幼安，名棄疾。列侍清班，久歷中外，五十年間身事四朝，僅得老從官號名。稼軒垂歿，乃謂樞府曰：「侂冑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冑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而立朝署四年，官不爲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誣公以片言隻字之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議公者非腐儒則詞臣也。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天之心無所寄，世道如之何？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生五歲，聞公之遺盛風烈而嘉焉。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奏請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執節之想。乃今始與同志升公之堂，瞻公之像，見公之曾孫多英傑不凡，固知天於忠義有報矣。爲信陵置乎塚者，慕其能其人也；祭田掃墓而厥者，感其進高能得士也；謂武侯祠至不可忘，思其有志定中原而願不遂也。有疾聲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莫至三更不絕，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數十人驚以爲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奇之。自負欲作何如人？昔公遇仙，以公真祠，乃青兕也。公以詞名天下。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丙丁火以鎮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讎不復，大耻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來，世無特立異行之士爲天下明公論，公之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其

意有所托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歷膽以雪公之冤，復官還職，卹典易名錄後，改正文傳，立墓道碑，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公言行于書史，昭明萬世，以爲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親國之事，亦所以爲天下明公論，扶人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心也。以隻雞斗酒酬於祠下，文曰：嗚乎！天地間不可一日無公論，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天地之心無所寄。本朝以仁爲國，以義待士。夫南渡後，宰相無奇才遠略，以苟且心術，用架漏規模，紀綱法度、治兵理財無可恃，所恃扶持社稷者，惟士大夫一念之忠義耳。以此比來忠義第一人，生不得行其志，沒無一人明其心，全軀保妻子之臣、乘時抵瞞之輩，乃苟富貴者，□天下之疑。此朝廷一大過，天地間一大冤，志士仁人所深悲至痛也。公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一少年書生，不忘本朝，痛二聖之不歸，閔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結豪傑，志斬虜酋，挈中原，還君父，公之志亦大矣！耿京孔公家比者無位，尤能擒張安國歸之京師。有人心天理者，聞此事莫不流涕。使公生於藝祖太宗時，必旬日取宰相。入仕五十年，在朝不過老從官，在外不過江南一連帥。公沒，西北忠義始絕望。大讎必不復，大耻必不雪，國勢遠在東晉下。五十年爲宰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義，無責焉耳。《疊山集》卷七。又見康熙《廣信府志》卷九，《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九，同治《鉛山縣志》卷二三。

謁辛棄疾祠堂記

咸淳七年十月

唐虞五臣，皆有帝王之才；三國英雄，僅了將相之事。器不大，不能以運天下。余談稼軒，久知其於同志會於金相寺，過其庵，可以想見夫器之大。夜宿祠堂前。公平日爲官，但以隻鷄斗酒爲膳，明日奠以隻鷄斗酒。庸人謂武侯祠堂不可忘，悲其定中原、興漢室，有志而不遂也。天地間好功名必待真男子儘多〔二〕，器大者得之。吾黨必有成稼軒之志者，毋忘此會。同志者：關大猷子遠、應君實伯誠、虞公著壽、翁南方、應得人、王濟仲、胡子敬雲、晁藍國舉、張海潛、顏子宗、吳志道、袁太初、林道安、周人傑淑貞、吳仁壽、李仁叔、趙平民。外有稼軒之孫辛徽慶美加會。咸淳七年十月二十三記。康熙《廣信府志》卷四。又見同治《鉛山縣志》卷六。

〔二〕此句似有脫文。

玉山威顯廟記

公諱卿，姓桂氏，魯人，季孫氏之裔。其先諱仲武者，仕唐爲安南都護，祖世昌，爲睦州太守，

始渡江而家焉。公少武勇，嗜書史，及老尤通練兵法。仕南唐大司空。先是，數平盜有戰功，軍中號爲捉生虎子。累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上柱國，嘗遷信州靜邊總轄。是時閩越邊寇屢肆侵掠，驅擄男女，民不聊生。卿至，出奇兵芟刈叛逆，綏懷邊境，故數郡民賴以寧。暨後主即位，加殿中侍御史。開寶甲戌，國除，公猶固守信，既而得後主手書，諭以城降。公泣謂其下曰：「我輩既不能效死保我國家，姑遁身避世可也。」遂躍馬歸貴溪隱焉。我太祖皇帝嘉其賢，欲賜以爵，屢徵不起。太平興國間，閩寇復作，朝廷詔公討伐，乃率師克邵武軍，靜黃竹澗，而賊遂平。太宗拜爲都尉，不就，乃抗表力謝，恬退之志甚恪。上亦莫能奪也。雍熙間，又剿除寇孽，郡邑由是奠枕。淳化三年九月，以疾終，敕葬所居桂林里之井坑，謚忠貞。內翰鄱陽洪公邁嘗爲傳。民受保障而懷，相與構祠之，水旱凶患，螟螣札瘥，官民禱祈，莫不響應。于是州縣部使者轉而上聞。慶元間勅賜威顯廟額，侍郎曾文莊公漸爲之記。有曰：公死生成能爲民禦災捍患，其忠烈之氣不可泯如此夫！咸淳三年，大理卿黃公應龍復記新廟，迄今鄉人子孫通祀之，非食其德，曷以享此？枋得謹拜述贊曰：公顯于五季，特起行伍，屹爲捍城。主任其忠，民懷其德。泊宋受命，四方底平，神器有歸，孰不敬應？公獨誓衆，慷慨退□□密。不逞力以逆天，不隨時以屈志，從容出處□□，非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能若是乎？□□□著禦災捍患之功，血食是邦宜矣。康熙《廣信府志》卷九。又見乾隆

吾友張四居士爲僧敢獻善頌

天台羅漢形模，也學丹霞剗草。少年大振宗風，好箇五山長老。《疊山集》卷一二。

平山先生母制機墓銘

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形氣有大小，人豈小於天、地哉！衆人與聖人皆可爲堯舜，知覺有先後，衆人豈後於聖人哉！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天下國家與吾心爲一；誠一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可言而不可行，爲其事而無其功，非儒道也。宋朝喜用儒能談理性書者，取穹官如執左券，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儒術盛行之時，豈不大可哀乎？吾讀平山先生母公行實，未嘗不流涕太息，安得斯人與之論儒道哉！公仁人也，少年見蜀人死於亂離，如痛入肌髓，收遺骸露骼，藏之叢冢者以萬計；流亡苦寒饑，賴衣食以更生者又幾萬人。帑不留錢，廩不留粟，悉傾倒施捨，以活民命，家以此屢空。嗟乎，一少年書生惻隱滿胸懷，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非英雄人哉！其尉安化也，峒氓作亂，單車半夜入黠鯨篁竹間，推赤心曉以禍福，開其生路，凶渠感恩羅拜，至泣下，民社以寧。糴谷萬餘石爲社倉，有凶歲四境無餓民。邑庠不養士，始闢齋舍，豐廩庖，日以

六籍四書講明，士皆篤文行。令有當爲之事而不爲者，公皆爲之，士民愛戴如父母。其攝令衡陽也，善政與善教並行，百姓得懽心而歌舞之，無以異於安化也。部使者交薦，堂除南康令，公辭曰：「世與道交相喪久矣。人物大凋零，願作一冷官，爲國家育英才，可乎？」分教黃州，兼領雪堂、河南兩書院事。程、蘇二先生道不同而其趨一，公爲諸生明辨，既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教人必明體適用，文武無不能，精粗皆可以爲，湖學再行於斯世。功臣貴將子孫皆願立講下，江淮湖右後進生經公講畫，有文名者尤多。沿江兩帥借隆望以精神一閫。衛靈公豈能知仲尼哉，際可耳，公養耳。後帥辟爲幹辦公事，又辟主管機宜文字。雖不能委心受教，公竭智殫慮，葺罅漏，猶能護一面風寒，叛膽敵心有所憚，不犯副閫界。時宰頗知公，除禮部架閣，仍贊軍機任，改秩。襄圍急，將相皆天奪其鑑，陽援而陰棄。公有策可以解圍，可以弭兵，可以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全性命，知時宰必不用，襄必陷，國必亡，天下必大亂，憂憤成疾，竟以庚午閏十月十三日終於黃州官舍。家無餘財，厥子無以終大事，軍民悲憐，斂殯葬祭諸費皆閫帥給之。公諱廷瑞，字仁叔，家世河中之龍門。後唐同光丙戌，高祖平章毋公昭裔從孟知祥入蜀，遂家焉。公生於成都，中進士第。興元府推官，諱巖老者「二」，其曾祖；登科宰南溪，諱諫者其祖；太學上舍生，諱自誠者其父。生於己卯，享年五十二。娶劉氏，生三男：遇辰、逢辰、應辰。皆以奇才實學爲達官當方面者所知，繇進士選舉入仕，或辭祿廬墓，或貳郡，或丞邑，止者得伯夷、柳下惠之仁，仕者合伊摯呂牙之道，皆豪傑士也。逢辰仕建安，條上四十事，說達官爲生靈留一髮生意，人望翕然。辛未正月十一日，子孫奉公柩葬於興國軍大冶縣，鄉曰永

豐，里曰白雉，原曰黃龍山。嗚呼！公生而英偉，年十二，記六經，已能通大義，作賦早有聲，春秋程文冠一郡。恢廓有大志，惠義而力仁，爲布衣已能哀憐鋒鏑遺黎，葬死者活生者皆以萬計。吾所謂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而天下國家與吾心爲一，誠一至，而天地萬物與吾性爲一，此之謂儒道，公其庶幾乎！鄉三貢，始登己未進士第，仕止一掌故，佐邊閫。其沒也，年方五十二。諸公貴人苟能用其材，行其道，豈不能轉亡爲存，易亂爲治？天與人不合，世與道相違，惜哉！吾歷覽前史，渡江後賢相，如張公德遠、虞公仲言、趙公景溫、游公景仁、謝公德方，皆蜀人也，雖不能用太平如慶曆、元祐時，其心真足以合天，其德真足以服人，亦可以爲大臣矣。使公不死，其才必大用，用則必無愧於五君子。一賢之壽夭，吾道之行廢，與國脉世運相關，豈特其一身之不遇爲可恨哉！王晉公、范文正平生喜種陰德，子孫食其報，人以爲天道可必，毋氏之後其大乎！枋得與公仲子相識，晚而相知深，請予銘公墓。乃銘曰：

才可以扶國之亡而爲興，道可以挽世之降而爲升。天不假孔明、公瑾以年，人已知漢業之必傾。計公平生之陰德，非古之大丈夫則不能。黃河之源不可窮，則奔流萬里而入海；松根之茯苓不可斲，則柯葉千歲而長青。匪春種而秋獲，信雲族而雨盈。志有續而道有傳，必長拔巔崖辛苦之蒼生而見其清平。《疊山集》卷八。又見《湖北金石志》卷一二，同治《大冶縣志》卷一五。

〔二〕者：原作「官」，據景泰本改。

全宋文卷八二一九

謝枋得 七

知縣蔡克己行誄 〔二〕

侯姓蔡，諱克己，字心顏，號純仁。行貴二縣宰文鼎公之曾孫也。宋慶曆丙戌年七月十五日午時生。文考師孔，慈妣鄭氏。公天性總明，氣宇清粹，品格俊雅，胸次飄揚。自幼好讀書，十歲即能作文。將弱冠，徧通諸子百家，每讀書，自夜徹曉，不間寒暑，及有得。嘗曰：「人生晝對妻兒，夜卜衾枕，兩無所愧，始可以言學。」宋景定辛酉年，由貢舉入京聽選，授融水知縣。臨任之日，革弊政，廣惠澤，賓賢士，警游惰，重學校，賑孤貧，修理城池，彌息賊盜，勸課農桑，寬省刑賦。囹圄無犴，服無赭，絃歌滿于四境；治有法，禁有條，風教動于一時。一日上司巡其邑，入其境，見其田無荒土，道無游民；至其庭，則見案無罪卷，獄無冤聲，則知良於宰者也，毫不考察，輒馳過界，移文部屬，將行取擢用。因疾歸，不能再仕，遂終于咸淳丙寅年九月十二日之夜半，享壽四十有一。公爲人

不矜善，不伐能，不憑勢以轄衆，不專利以瘠人。綱常倫理，井然不混，冠婚喪祭，秩然有條。人或
以年壽之促病其不足，噫，此又不必解之說也！如天果以壽之修短律人之賢否，然則大善不有顏回，
大凶不有盜跖，亦惟是氣數使然耳！故聖經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亦俟之而已，
夫復何憾焉！雖然，公父母得所，妻子無恙，基產裕饒，家聲丕振，猶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
乎，安在乎公之不足也耶！妻鄭氏，閨德全美。生子政叔，行誼超絕。媳周氏。孫二：士珍、士琦。
孫婦孔氏、李氏。余辱知信州，與公有晉接之雅，頗爲深知公之心者，敢述其行以誄之。誄曰：公之
德與高山同仰，公之行與麗日爭光。公之年已知天命，公之名已顯廟廊。形寥寥而沒土，神凜凜而在
堂。音容雖長逝而莫返，事業亦久遠而傳芳。嗚呼！故人無地會，情緒更徬徨。臨風一盃酒，望雲三
炷香。同治《興安縣志》卷一四，同治十年刻本。

〔二〕原署作者爲「謝芳得，弋陽，疊山」，當即謝枋得。然按此文有云：「余辱知信州，與公有晉接之雅」，考
謝枋得知信州在德祐初，而蔡行己咸淳二年已卒，年代不合。又此文文辭淺俗，不類枋得文，恐是後人僞托。

薦父青詞

代王棖猗女

父今捐棄，永無侍奉之期；女既有家，難報劬勞之德。潔齋丹悃，號籲蒼旻。伏念妾先考學慕醇

儒，老爲寒士。愛人利物，雖莫展其素懷；謹行信言，不敢欺於洪造。豈期一疾，即反九泉。妾生無養志之能，沒缺送終之禮。受恩罔極，茹痛何窮？仁君猶悲憐緹紫之詞，河伯亦閔念曹娥之苦。父子之情至切，天人之應惟誠。皈命羽衣，投誠金闕。伏願矜哀愚悃，超度先魂。覺本性之虛明，赦凡情之罪悔。宿愆盡洗，無久滯於冥途；片善可書，或再生於樂國。《疊山集》卷一二。

梅野起居疏

世無子產〔一〕，孰頒焚室之材；里有少陵，宜助草堂之費。錢財易得，道義難窮。梅野先生詩書已廢於秦灰，棟宇何堪於鄭火？參充已爲貧士，忍聞稱賀之言；池魚本是善人，孰動救災之念。今見眼前之突兀，順恢身外之帡幪。若不寄貲，豈敢噴於錄事；倘能買宅，是亦遇於韓公。見義必爲，當仁不讓。千萬間大庇寒士，須還天下英雄；三十年始有此廬，莫作詩人笑語。《疊山集》卷一四。又見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

〔一〕無：原作「有」，據景泰本及《上饒縣志》改。

城隍疏 五月二十八日

日餘二日，即更建午之書；雲縈五雲，喜遇生申之日。懽聲載路，和氣滿城。共惟城隍土主全封號乃武乃文，作威作福。呼吸須臾之雨露，叱咤頃刻之雷霆。佐漢有功，四百載綿延社稷；配天無極，億萬年帶礪山河。赫赫厥靈，洋洋如在。某等素喜蒙恩之久，幸逢震夙之初。壽永基圖，願借椿齡而爲壽；封褒忠惠，更看芝檢之增封。《疊山集》卷一四。又見康熙《廣信府志》卷三八。

鳳林新建蓮堂疏

地勝鳳林，接東林而長久；天憐象教（一），托儒教以扶持。既善念之有孚，宜道場之壯觀。胡先生愛青山之好，與無用者不同；謝靈運種白蓮之勤，想專心而不雜。已捨鍾山之宅，上續遠公之燈。或疑香火之光明，豈可規模之狹小？所謂鼎新日月，方知特地乾坤。大願力、大功緣，必是大雄猛漢；好布施、好福德，須還好修行人。一佛辦心，諸天助力。維摩八萬四千座，半日化成；雪峰三百八十莊，一家喜捨。不可蹉過，直下承當。陶淵明十八大賢，且作廬山之隱者；王文正百餘名士，尚歌淨社之太平。《疊山集》卷一四。又見同治《九江府志》卷四九。

〔二〕憐：原闕，據景泰本補。

景祐真星生辰疏

睢陽大將張抃，七月二十五日。

南岳降神，爲生民而立命；普天蒙福，逢初度以懷恩。合衆志之精純，對九霄而籲告。緬思唐世，爰有忠臣。助兩賢以守一城，提孤軍而勝百萬。宗社資其翼戴，江淮得以安全。幽爲神，明爲人，節義無慙於天地；生當封，死當廟，英靈永鎮於華夷。粵若是邦，同歸大造。茲遇乘東維之日，誰無拱北極之心。葵藿秉誠，蘋蘩昭敬。設金山之淨供，演寶藏之秘文。四生六道之超昇，三界萬靈之來降。悉遵佛教，庸答神休〔二〕。有始有初，豈不知於帝力；無窮無極，願永庇於人寰。伏願上聖垂仁，明神賜鑑。百穀告成於秋日，四民常在於春風。念昔生賢，救兩間之厄運；自今悔禍，開億載之太平。《疊山集》卷一四。又見《南嶽志》卷六。

〔二〕答：原脫，據景泰本補。

福善王生辰疏

八月初四

天將救世，降崧岳之神明；民欲酬恩，依金山之佛法。潔嚴恭之一念，露惓欸於三靈。某等猥以下愚，竊聞上世。良弼騎箕尾而降，爲萬古之星辰；文公應斗牛而生，救一邦之水旱。皆帝心之妙簡，與民命以相關。共惟福善尊王正直而英靈，慈仁而睿哲，握中夏文明之運，存西方賢聖之風。爲國選才，士必功名道義；代天與善，民皆富壽康寧。萬年保佑於此邦，兆姓歡呼於誕節。太極兩儀之正，融作異人；三光五嶽之全，鍾爲一佛。宜修慶禮，庸表微忱。牲牢不見於苾芬，酒醴難昭其誠敬。欲報乾坤厚德，無如水陸大齋。三界萬靈，對休辰而懽喜；四生六道，依大造以超昇。雖無補於神功，示不忘於聖力。恭望明靈降鑑，穹厚垂仁，好生仰體於天心，錫福同歸於皇極。金風玉露，已開豐年之祥；璧月珠星，早見太平之象。攘竊陰消於狗鼠，貪殘永絕於豺狼。民安禮義之彝，士復詩書之澤。鄉閭和樂，固無日而不春；廟貌尊嚴，尚與天而齊壽。《疊山集》卷一四。

化道衣疏

某人熟朝真之科教，習事帝之容儀。入我觀門，共成道法。豪家大族，長者善人，必有仁心，共

成好事。

黃絹銀章，頒皇恩而訓戒；朱衣玉珮，在帝所以周旋。倘二者之得兼，亦一生之奇遇。賀知章結草宇，必承君命以修真；陸簡寂得石壇，難以朝衣而拜斗。有誰施捨，成我因緣。豈無地位九分人，或遇神仙一會客。天台山之采藥，便逢福地以逍遙；玄都觀之栽桃，不負恩門之培植。《疊山集》卷一四。

暨公聖者生辰疏

天生賢聖，欲普濟於微氓；民戴恩仁，何忍忘其初度。潔齊致慮，籲告明靈。伏念某等性本顛蒙，命尤迍蹇。回心向道，願爲良善之人；從俗隨時，寧免悔尤之事。全危身於離亂，歎生理之艱難。日虞虐吏之誅求，時有過軍之煩擾。十室而九無溫飽，五年而屢告饑荒。賴通覺大師之靈，有覆載小民之德，雨暘從欲，疾疫無憂。凡蒼生之感神功，如赤子之依慈母。思帝力者必虹流之旦，懷素王者必麟紱之晨。欲薦愚忱，敢遵釋教。演金山之妙法，敷寶藏之微言。福及幽冥，心通上下。伏願帝垂憐憫，神降吉祥。一佛重來，必潛消於厄運；萬方有幸，願早見於太平。《疊山集》卷一四。

重建觀音寺疏

尋聲救苦，是名觀音；與佛有緣，樂我淨境。野火燒虛空而不盡，法燈歷今古以長明。歲星已周，天道必復。宰官長者寧忘補陀現身，大臣檀那還記靈山舊話。諸天助力，不日成功。紫竹林中，散光風於三界；綠楊枝上，洒甘露於八荒。使衆生識大慈悲，此善果勝諸福德。寶珠瓔珞，豈無普門品之仁賢；樓閣玲瓏，盡見《華嚴經》之富貴。《疊山集》卷一四。

虎溪蓮社道堂脩諸天閣疏

蓮社虎溪，是法雲地、善燄慧地〔一〕；華嚴龍海，化叨利天、兜率天。此非一蜃氣吹噓所得成，須五鳳手經營之乃可。鉤心鬬角，共看抱地之縵迴；佩玉鳴鑾，不是飛雲之歌舞。俯視千大千世界，上有二十二天人。世出世間，漢來漢現。希有希有，西方天竺國飛來；真如真如，昨日妙高臺夢見。吾爲法施，汝辦肯心。《疊山集》卷一四。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九九，《廬山紀事》卷一一，同治《德化縣志》卷四九。

〔二〕「餓」字當衍。善慧地，佛教術語，即菩薩十地之第九地，見《唯識論》九。

洪山廟照華嚴第十五會

善人長者共成華嚴會，今幾年矣。佛果已成，愈修愈好；善根已大，更種更深。丙戌年第十五會，供食科儀，隨人喜捨，此爲好事，願發肯心。

華嚴經一十五會，歲歲相逢；維摩座八萬四千，人人要飽。佛果不難成熟，善根更好栽培。天下功緣，供養之功最大；人間福德，有施之福無窮。慕聖僧而水府設齋，聞合論而神宵送食。觀音瓔珞，效恭敬於世尊；天女寶花，獻殷勤於長者。此是菩提地位，須還廣大心胸。願傾帑廩之餘財，共贊鄉閭之好事。曾記兒童戲供，也能生阿育王家；請看川老談經，直要到毗盧頂上。《疊山集》卷一四。

東山白蓮堂修造疏

誦《彌陀經》，多有西方公據；祝聖人壽，又見東林道場。天燈已放光明，鬼火豈能魔障？要識白蓮淨土，世世無窮；請看紅日出山，朝朝如是。前此規模窄狹，今當棟宇修崇。五十三叅華嚴樓閣，有幾多富貴；八萬四千寶座殿堂，非一處安排。居士辦心，諸天着力。豈無長者捐火宅之金銀，

恐有名賢捨鍾山之屋宇。且頌餘財餘粟，便歌美奐美輪。一日圓成，八方讚嘆。七寶布施，好留我佛國因緣；萬代流傳，只道是君家福德。《疊山集》卷一四。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九九，《廬山紀事》卷一一，同治《德化縣志》卷四九。

永福堂塑佛像

順昌西巖

西方極樂國，福在西巖；南無阿彌陀，現於南劍。盡道菩提無樹，何須淨土栽蓮。然化身亦有色身，因像法可求正法。想觀音之救難，滿面慈悲；思勢至之度人，通身憐憫。一佛遠公之接引，諸天聖侶之護持。巧手莊嚴，善人施捨。大千七寶布福德，何如此福德之多；三十二相觀如來，咸有見如來之喜。《疊山集》卷一四。

仁壽堂化粧塑佛

民皆仁壽，一心願見彌陀；佛有因緣，好事須煩長者。欲現如來之妙色，共培居士之白蓮。化身不難，要清淨，要圓滿；諸相具足，誰布施、誰莊嚴。此日發心，諸天助力。寶珠瓔珞，信手拈來；金銀碑礪，隨意喜捨。豈特道場之光彩，有關闔邑之禎祥。三四五佛，善根自有種善根之報；千萬億

劫，福德何如此福德之多。《疊山集》卷一四。

東嶽廟粧塑天堂地獄閻羅像疏

善惡災祥之報，猶影響之應聲；神祇鬼魅之靈，在典禮而有像。敢干長者，全發好心。借佛說以度人，即嶽祠而設教。天堂果有，宜君子之先登；地獄豈無，必小人而後入。韓柱國不須身後，包閻羅只在眼前。何吝餘財，共成善事。可以勸脩身立命之士，可以化遷善遠罪之民。變鑊湯而爲清涼，何待問觀音大士；捨魚池而作忉利，毋煩念寶勝如來。《疊山集》卷一四。

白蓮社經堂疏

廬山一條瀑布，流到東林；華峰十丈藕缸，種成淨社。從此枝枝葉葉，處處田田。何人不過虎溪橋，是水盡入龍宮藏。此爲諸佛菩薩之所護念，又待最後檀那而得圓明。任他栽火裏凡紅，看我出泥中清白。從聞修竟，悟色香空。《疊山集》卷一四。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九九，《廬山紀事》卷一一，同治

《德化縣志》卷四九。

代五顯廟巫祝爲還願人放罪文

社令解到罪人一名，枷鎖待罪。九月二十八日，靈順廟掌善惡判官具呈：「照得某人，頃罹罪罟，幸脫累囚，思宿業而多慙，恐後災之難免。遂投雲瑣，自首前愆。既荷校而在庭，且席藁而待鉞，若論舊惡，當伏嚴誅。適逢皇天誕聖之辰，宜廣上帝好生之德。姓某一名，合與不合疎放，取神旨。」奉五顯靈官大帝神旨：「凶人不善，自有常刑。上帝好生，豈容盡法？況十載苦干戈之禍，爾萬姓在湯火之中。人思解撓以除苛，天必滌瑕而蕩穢。欲新汙俗，何吝寬恩？姓某本是愚民，自陷大譴。既束身而俟罪，必滌慮而洗心。情亦可憐，理宜從恕。經有宥過無大之訓，律有自首原罪之文。刑人發蒙，利於說梏；死囚歸獄，縱以還家。吾欲並生，爾宜遷善。知人身之難得，毋再犯刑；思天網之至疎，常懷報德。姓某一名當廳疎放，仍申天曹地府，關東岳城隍司，應有干連綰繫去處照會。」

《疊山集》卷一五。

代昭懿廟巫祝爲婦人還願放罪文

本廟據掌善惡判官具呈：「罪囚一名，某鄉里某氏供招：本命某年月。昨因丁丑年十月十三日北

兵討擄，逃難深山。自念田野愚民，性資昏闇，平生虛度，不種善根，一念妄行，俱是惡業。既逢離亂，恐致死亡，遂發悔心，仰投洪造。是日對虛空啓許夫人行宮私獄案，願懇禱庇覆，或可保全。凡今未死之年，皆出再生之造。今月十五日，伏遇大聖降誕之辰，謹齋戒沐浴，荷枷杻帶繩索，前詣行宮門下，潔身請罪，聽候裁斷施行。」本司看詳：「某氏曾逢大難，遂發悔心，仰賴聖恩，幸逃末劫，果能遷善，既獲延年。既械杻以在廷，同囚徒而請罪。當大聖降誕之日，體上帝好生之心，或播寬條，更全微命。取自神旨裁斷。」奉昭惠崇福善利順懿天人神旨：上帝好生，初無殺意；下民犯法，豈是本心？自從開天地以來，方見大千戈之慘，能逃末劫，必有善根。某氏愚婦，何知悔心？甚苦惡人，齋戒猶可動於上天；死囚來歸，自當開其生路。經有宥過無大之訓，律有自首原罪之條。一善可名，諸惡不問。在縲繼而非罪，咸與維新；脫桎梏而發蒙，姑從大赦。如能積德，更與延年。某氏疎放，仍申天曹，關嶽府照會。《疊山集》卷一五。（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二〇

鮑雲龍

鮑雲龍（一二二六——一二九六），字景翔，號魯齋，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幼嗜書，精《易》學。淳祐九年省試不利，因絕意科場，居鄉教授，潛心理學。入元不仕，元貞二年卒，年七十一。有《天原發微》五卷（存），《大月令》、《筮草研幾》。見洪焱祖《鮑魯齋雲龍傳》（《新安文獻志》卷八八）、方回《天原發微序》（《天原發微》卷首）、《宋史翼》卷二九。

答方虛谷問天原發微書 一

來諭謂冬至子半前半月屬舊歲，後半月屬新歲，夜半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因衍爲玄武、龜蛇二物之說，而以「朔易」對「罔冥」爲非。遂舉朔方、朔漠、朔黨、朔雪，皆指朔之一字爲北方之一，而未嘗分西北爲朔。東作、南訛、西成與朔易，止是一義，而未嘗分朔易爲二。先生之言偉矣，愚謂不然。以地理方所言之，則指北方曰朔方足矣。以包涵義理爲言，則不容不變文以名

之，曰朔易也。故《堯典》三方皆曰東西南，而獨於此不言北，而言「朔易」，一不同也。三方皆言「平秩」，而獨此一方言「平在」，一不同也。蔡九峰解「朔」之一字，謂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既明其有二義矣。又解「易」之一字，謂冬月歲事已畢，除舊布新，所當改易之事，亦明其有二義也。以至《月令》所言：「數將幾終，幾且更始。」程子亦曰：「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其分「朔易」二字爲二義尤明白。玄有罔有冥，釋者謂乾貞一德，而罔冥二焉。謂冥當爲北，罔當爲中，正與朔易相爲對待者也，此正固兩義。龜蛇兩物，人身兩腎，皆有得於北方朔易之象焉，不可誣也。因是推之，《坎》，北方卦也，亦有兩義焉。其在《先天圖》本一《坤》而在北爾。《乾》以九二之奇，下交於《坤》六二之耦，於是成《坎》之象。兩合爲一，一又分兩，奇耦耦奇，生生化化，變爲十百千萬之不齊者，皆不能逃乎坎精之兩矣。淵乎微哉！《新安文獻志》卷一〇。

答方虛谷問天原發微書 二

來論不滿二百餘字，而天地之機剖矣。因記兒時嘗侍東里葉公，知天者也。問：「乘槎之事，謂水從海逆流入天河，循環天地中，皆水也。水溢無去處，則奈何？」公笑而不答，有友從旁代對，謂：「海有沃焦石，水至一吸而乾；海有尾閭穴，水至一洩而盡。」愚曰吸與洩有限，而水無窮，亦未之信也。及閱《隋志》，謂「陽精炎熾，入水則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減，而浸不溢」，

此說固善，又遺氣而說未瑩。至子方子之言一出，不取沃焦、尾閭，而取日，衆瞶俱醒，真名言也，足以破千載之惑矣。愚猶有水與氣之說附于後，以求印證焉。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此以水與氣並言也。何承天曰：「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日東出暘谷，西入濛汜，亦曰咸池，四方皆水，故云四海。」朱子曰：「日月出水，乃升于天，其西下又入于水。」此專以水言也，初不言日能涸水，水從何歸。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鷄子，冪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奩於水，而奩不沒，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即氣，減一尺地，則有一尺氣，但人自不見爾。」又曰：「氣之散於太虛，猶冰之疑釋於水。」邵子曰：「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程叔子曰：「有氣莫非天。」岐伯對黃帝問曰：「大氣舉之。」皆以氣言者也。愚謂言水不言氣，水從何生？言水與氣，而不言日，二者何從消長？合而論之，水也，氣也，日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故曰：天依形，地附氣，邵子之言當矣。水不涸於沃焦、尾閭，而涸於天之日，先生之言卓矣。蓋日圓鏡千里，無幽不破，升天則萬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溢，易至汎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天何以包地而運轉不窮。愚以意爲之說曰：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是氣者水也。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者也。夫天一生水，神爲氣主，神動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所以呵氣而成潤。今雲蒸霧滃，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是其證也。故天地陰陽二氣，日夜流轉，日夜熏蒸，氤氲相感，自有許多氣，亦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氣與水未嘗相

離。使水溢而無日從地下以涸之，則陰氣日盛而陽氣日微。有日以助之，則扶陽抑陰，而水不能爲天地間之沴矣。然日爲火而常明，月爲水而有盈虧者，隨日以爲之進退也，驗之潮汐可見。《易》曰：「明入地中，明夷。」日從地下轉也。天在水中爲《需》，浮之以水也。故日一升而在天之陰氣無不散，所以爲晝。日一入而地下之水氣無不消，所以爲夜。是日也者，所以下抑陰，上扶陽，以與天地相爲長久者歟。《新安文獻志》卷一〇。

天原發微序

伏羲發造化之秘，而寓之卦畫，憂天下後世之荒於無也；孔子就陰陽卦畫上推出太極來，又懼天下後世之錮於有也。荒於無則舍人言天，入於讖緯，而人事廢；錮於有則舍天言人，出於智巧，而天道泯。二者皆非體用一源之學也。是以聖人既以形而上者載之《易》矣。子貢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抑揚反覆之微旨深矣。朱子謂：「先聖教人就逐事上說，合湊將來，即歸大處。」濂溪却就大腦頭上發出，使人透體。便知二者各有所指，其原則一而已。上天下地曰宇，孰有大於天地者。往古來今曰宙，孰有遠於古今者。愚謂大者天地，一者太極。一則久，久則大。宇宙之間，孰有加於此哉。是故一而大謂之天，天包地外，乾以一畫而包坤地之二，是爲三數言天，則三才在其中矣。識一陰一陽之謂道，則人之仁義，地之剛柔，不言可知。茲不揆陋庸，妄續輯先儒要語，成二十五篇，上

合天數，以理爲經，以氣爲緯。自太極而下，判爲天地，燦爲日月星辰，分爲四時五行，隱於河洛之精微，散於大易之象數。古今往來，人物聚散，屈伸相禪，消息盈虛之爲千萬變，不過曰通於晝夜。而知其說皆祖濂洛以來及儒先緒餘，鎔鑄其語言意脉，以爲之辭，非敢角而馳也。雖蠡測管窺，未易精博，掇其大者書之，使世之言天者，知太極本不離於陰陽，陰陽亦不離於太極，物物賦受之中，莫非造化流行之妙。故曰明於天地之性，而不惑於神怪，君子之學，孰有大於此哉。知此則識向上根源矣。若夫星垣玄漠，躔度隱微，言某事則某應，此固司天者之事。若以五行陰陽太極求之，亦吾儒性分內事也。昔人有言：「理究伊川，數窮康節。」如詣其極，則亦一而已矣，惟窮理盡性至命之君子得之。孔子，大聖人也，猶曰「好古敏求」又曰「不知老之將至」。其所以忘食忘憂者，果爲何事？況下於聖人萬萬者哉。愚也未之有得，是有望於當世之博雅君子也。庚寅歲長至日，紫陽後學鮑雲龍序。《天原發微》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上吳洪澤校點）

陶萬里

陶萬里，咸淳中權柳州馬平縣令。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七。

色出潭傍。山麓故有祠，雨禱輒應。崇甯三年，謂天下名山大川有功於民者，聽所在州縣立廟。攝令趙公文仲奉詔書，度材鳩工，廟成，扁「豪山」焉。初，朱文公主邑簿，嘗詣祠禱雨，雨立至。淳熙十一年春夏旱，令鄭侯公顯祭於潭，是夕雷電交作，俄雨大霑。紹定癸巳四月不雨，西山真公遣吏謁祠，爲文告龍神，越二日雨。明年端平甲午六月不雨，守竹湖李公修真公故事，未幾大雨，遣吏謁謝。所謂能出雲爲風雨者歟。豪嶺萱溪間，林薄陰翳，虎豹所穴，民有王姓者，父子號訴於神，募善射者一射中之。先是，秋疫熾盛，病者十室六七，夏蝗蔽天，食苗幾赭，獨近廟十里，人無札瘥，蝗不害稼。曰桐嶺與漳接，鼃鼃出沒不常。紹興盜起，統制陳敏出兵剿賊，神發蜂導之。紹興庚寅，陳三搶掠永春，撤德化縣，掀長泰，距境才二十里，居民賴神以安。所謂能禦災捍患者歟。廟建於崇甯癸未，淳熙戊申新之，脩於嘉定甲申，咸淳丙寅重修之。董役鄭遂應等請書其事，遂書。《閩中金石志》卷一〇。又見乾隆《泉州府志》卷一六，道光《福建通志》卷二二。（李文澤校點）

釋智惟

智惟，咸淳間住台州臨海縣小庵山院。見《兩浙金石志》卷七。

增田紀實

咸淳二年

龜峰主者於景定壬戌、癸亥二年，捐衣資開穀田，租計壹拾伍石有餘，歛之隨租起者有常式，不虛有，所入乃實有，所謂彼農之春務也。此坑燒取殼灰最急，應貸火佃之穀谷叁斗〔二〕。問舟之日來請，以資其用，是憐其窘匱也。春務易爲力矣，秋收來償，依社倉規增二分息。吾門之夏也，當今輸送，免丁爲尤重，助貼僧員之錢各壹緡。如官之期，津灰不致其擾，足念其難辦也。夏土可安居矣，凡雲水之來山，各俵屨金乙拾文以佐其遊方之脚力者，所謂盡善盡美；更祈所入不虧，庶無負於王者。觀其操守正行，願深交承之初，惟通繁夥，四顧荒陋，能不憚艱棘，極力起廢，改徙外門徑路。縈迴繚垣，高峙萬木，斯植叢竹，斯茂風水，可挽也。然後廬宇備，葺聖像具嚴，鐘鼓繼聲，魔軍遁迹。今之龜峰，非昔之龜峰矣。我等萬幸，或際斯時，因紀增田之實登諸石以永其傳，故併叙勳德大略。主者諱道常，號斷雲，受綾帛曰真戒大師，城闐人。淳祐壬子臈月住此，至今一紀餘三載。時咸淳二禩歲在丙寅，結制日敬書。勤舊若智惟立石。《兩浙金石志》卷七。（王曉波校點）

〔二〕谷：疑作「各」。

趙櫛夫

趙櫛夫，宗室，高密郡王德恭八世孫，彥晃子，居福州。嘉定四年登進士第。歷知劍浦縣，咸淳年間知道州。見《宋史》卷二三四《宗室世系表》二〇，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五。

濂溪小學記

出道州城西二十里，曰濂溪，周元公故居在焉。未至十里許，兩峰插地，闕立甚偉。扶輿兩峰間，平陸疎林，雲巘如畫，一水橫陳，乃濂溪也。溪南爲先諫議墓，左龍山，右豸嶺，祭田在其下，元公遺券猶存。故居有元公祠，今奉諫議，以元公侑。環溪數百家，皆周氏子孫，率學農圃。郡守楊侯歎曰：「此非鄭公鄉邪！山川如此，何其子孫似鄭公莊也！」乃命立小學，俾知營道縣錢君寅翁經理之。祠右有功德院，蓋周氏所爲奉浮屠者，于元公家不類，宜改院爲小學，聚周之子孫教焉。議已克合，乃易像設而俎豆之，去其異言異教而詩書之。爲齋二，爲亭一，水竹扶疎，几席靜潔，足以助發性靈，洗凡滌陋，擇端慤士爲之師。亡幾何，已有穎然悟者，侯又益喜，輟公田若干畝，別儲以廩之。余使粵之明年，辟錢君爲屬，侯寓書曰：「吾州濂溪書院既成，上灑奎畫以賜，參預虞公辱載筆

焉。敢以小學記爲請，幸子勿辭。」謝不獲。竊惟舂陵以道名州，而元公于是平生，天所命也。今義理之學，皆識宗祖，而詩禮之教，不逮子孫，非長民者之責乎！古者上自國都，下自閭巷，莫不有學。凡公卿大夫之子，與民之俊秀者，皆入學，所以發其良知良能而復性焉耳。故八歲入小學，教以洒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此具也。《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今之時則過矣，然性非自外來也。泉養于蒙，木進于漸，循循焉毋欲速也，勉勉焉毋自畫也。待其時至氣化，心開目明，然後精以四書，博以六籍，《易通》之誠神幾，《太極圖》之陰陽動靜，皆可拾級而進。俗學，稊稗也；夷學，蠱脹也，惟毋以是先錮其心，教可入矣。此侯所致意于周之子孫者，而子孫之所當自勉也。昔余景瞻守劍，黃子耕守台，皆能扶植先儒之裔，然龜山故廬，已不能保，上蔡之孫，至爲人所陵夷，抑又微矣。元公先疇幸無恙，繇士而農，去本未遠。賢守令又從而振德之，鋤荒墾良，苕穎秀茁，安知正考父之後無達人乎！政惠有限，教思無窮，侯視二公功相近，而德則遠矣。是宜書。侯名允恭，長沙人，嘗爲國子博士。治狀有聞，擢持廣東憲節，蓋元公補處云〔一〕。《南宋文錄錄》卷一三。又見《周元公集》卷六，道光《濂溪志》卷四，同治《永州府志》卷四下。

〔一〕補處：原缺，據《周元公集》補。

濂溪大富橋記

道州營道縣西出郭二十里，有村曰濂溪，樓田保，元公故居實在焉。未至故居二百餘步，有水縈紆，隱隱如青羅帶者，濂源溪流也。溪之上有小石梁，橫跨乎青羅帶者，大富橋也。世傳以爲元公年十三時釣遊之所，其然豈其然邪？余牧舂陵，春秋行舍菜禮，每謁故居，兒童□□□□□□則□信乎其然也。於是周覽山川，徘徊左右，顧瞻遺像，生色凜然，爲之嘆曰：盛矣，元公父子祖孫道義之尊，即夫子之宮牆闕里也。然窗櫺几格，龕帷服用，色色弊陋，殊非所以尊崇之意。□前有□□□創小學以爲教育周氏子孫之地，而於故居似未加詳焉。余誤□□比來帑藏請益，甚欲一新□□□□□□□□其一二，而又不能并其橋與亭而新之，是余一大欠事也。一日，周之子孫主祠者天□□□□起而□余曰：「先生既嘉賁故居之儀式矣，橋則天祺將□月俸而新之矣。亭□未創，不可□□以□□世□垂後來，天祺竊有請焉。」余應之曰：「龍山豸嶺之嵯峨，濂溪營水之□□，鍾而生元公焉，上以□□□於往聖，下以開後覺於將來，其功蓋不在孔子下。少年釣遊於此，意豈專在魚邪？□亦與子釣而不網者同一意，余何言哉？」既而思之曰：元公之道無得而名，然橋不名釣遊而名大富，其義安在？□讀《易通》而得之，有曰：「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非富乎？」又曰：「見□大則心泰，非富之大乎？」夫富□也，富貴之富小也，道義之富大也，見其大則忘其小，志於

道義則富貴不足道。大哉富乎，其道義之富乎！此橋之所以名也。登斯橋者毋以釣遊藉口，蓋有得於言外之□云。咸淳丙寅七月既望，中奉大夫、知道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管界沿邊溪洞都巡檢使、高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緋趙櫛夫記「一」。迪功郎、道州州學教授、權通判事彭□□書。迪功郎、道州永明縣主學、權濂溪書院山長王景□立石。□□書院掌御書李挺祖篆□。《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一。又見《太常周氏宗譜》，《濂溪志》卷四，同治《永州府志》卷三下。（以上曾棗莊校點）

「一」「櫛」字原缺，據「又見」諸書補。

張大圭

張大圭，咸淳時慶元府慈溪（今浙江寧波西北）人。景定三年第進士。見《延祐四明志》卷六，天順《寧波郡志》卷九。

重修藏記

咸淳二年正月

慈谿縣東北二十里有院曰補陀，置於唐大中六年。院東北隅有庵曰靈巖，創於漢之天福十三年。由大中而天福，九十有六年。院有經藏，乾道戊子僧惠登募夏氏捨材木以建。至景定癸亥，住持道懷

率籲檀那，哀水陸施利重新裝繪。由乾道而景定，又九十六年。九六，陰陽數也，院與藏之作興皆因之，意有數行乎其間。道懷一日謂余，願以族祖侍郎文靖公記是院者記是藏。余三世營域鄰于院，以晚學辭不可。進而告之曰：「無上法王以廣大神通普照十方，冥通三際，數不得拘也。然廣大虛空非數也，輪迴生死非數乎？前之九六，由院而建庵；後之九六，因藏而加飾，豈所謂輪迴者耶？若夫旃檀、衆香、黃金、百寶，藏所飾也；縹帶、牙籤、琅函、鈿軸，藏所藏也。寺皆有藏，藏皆有經。長沙開福之圖，成都勝相之記，形容略盡，豈特補陀爲然，故余不復詳。雖然，妙莊嚴域，卽色卽空，藏非必飾，非飾而飾也；大寂滅海，無去無來，藏非必轉，非轉而轉也。是又最上乘之無藏者，非九六之數能拘也。領圓覺者宜知之。咸淳丙寅上元記。臨安府司法參軍張大謙書，住持僧道懷立石。天順《寧波郡志》卷九，成化四年刻本。又見光緒《慈溪縣志》卷四一。（祝尚書校點）

趙 淮

趙淮，字元輔，號靖齋，潭州衡山（今湖南衡山）人，丞相葵之從子。討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德祐中戍銀樹埧，兵敗被執，遇害。見《宋史》卷四五〇本傳、《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上之中。

題秦檜別墅

祖父有功王室，福澤延及子孫。淮今勢窮被執，萬古忠義長存。刀鋸吾所不懼，誓以一死報君。伏願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三上之中。（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二一

董 楷

董楷（一二二六——？），字正翁，號克齋，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亨復子，樸弟。寶祐四年登進士，時年三十一。初爲績溪簿，擢守洪州。咸淳中提舉市舶司。官至吏部郎中。師事陳器之，傳朱子之學，著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存）、《克齋集》。見《寶祐四年登科錄》、《宋元學案》卷六五、《宋史翼》卷二五、《宋詩紀事補遺》卷八四及《閩風集》卷一二《祭董正翁文》。

周易傳義附錄白序

咸淳二年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因《河圖》而畫卦命爻，因卦爻而取象繫辭，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皆依卜筮以爲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彖》傳與大小《象》之辭，則推明其所以爲卦、爻、象辭之理。而《大傳》之書，又自夫卦、爻、象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奧，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

之序，著策、分揲、掛扚之法無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來學，功至大也。及秦焚滅典籍，此書以卜筮得不亡，而千餘年間，諸儒無有能明其義者，於是借異端空妙之說，而欲闡夫極深研幾之旨，以術數拘泥之學，而欲究夫開物成務之方，其去《易》也不其遠！而程子奮乎千載之下，始以隨時變易從道，而發明陰陽變易之妙，因象以明理，由理以貫事，該體用，合顯微，使夫學是書者立言制行、處己治人、守常應變莫不有度。迨乎朱子《本義》，辭益簡嚴，深探古聖因卜筮教人之本意，而不墮於諸儒術數之末流，釋《彖》傳則第明其爲卦象、卦變、卦體、卦德而不費於辭說，釋《大傳》則又精密微妙，明白簡易，有先儒所未及者。故楷竊嘗妄論，以爲三聖之《易》，惟夫子能明之；而夫子十翼之外，其有功於《易》道者則惟程子、朱子之書而已。其他不失於支離破碎，則失於誕謾怪僻，皆非卓然有見於斯道者也。抑楷嘗讀程子、朱子《文集》、《語錄》，其間有成書所未備者，輒隨所得附于各章之末，歲月既久，集錄益多，因目曰《周易程朱氏說》，以與同志共之。知極知難乎免於僭踰之罪，然學者苟能因是書以求四聖之心，則於學《易》未必無少補云。咸淳丙寅，後學天台董楷謹序。《周易傳義附錄》卷首，通志堂經解本。

周易傳義書後

咸淳二年十月

楷既纂集此書，或曰：「程子言理而不及卜筮，朱子則推本古聖人因卜筮教人之意，二者固不同

矣，子比而同之，何邪？」楷聞之北溪陳氏曰：「《易》之起原於象數，自象數之既形，則理又具於象數之中，而不可以本末二其觀也；《易》之作本於占筮，自占筮之既立，則理又寓於占筮之內，而不可以精粗二其用也。」此正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理義，則孔子之意泯；一於理義而不及夫象占，則義、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朱文公《本義》之書作，所以必表伏羲圖象，冠諸篇端，以明作《易》根源之所自來，一出於天之自然，而非人爲智巧之私。又復古經傳次序，推原四聖所以成書之本意，遞相解釋，而惟占法之明，隨人取決，而無偏辭之滯，而天下義理爲之磨刮精明，依然涵萃於其中。本末精粗兼該具舉，近以補程《傳》之所不足，而上以承四聖之心，所謂開物成務之大用，至是又益周備，而《易》道之盛，於此無餘蘊矣。又曰：凡文公之說，皆所以發明程子之說，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所未圓，或白其所未瑩，或貫其所未一，其實不離乎程說之中，必如是而後謂有功於程子，未可以優劣校之，此楷區區纂集之意也。夫朱子之書，固以補程子之所未及，而程子之名言，蓋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間者，謂二書爲不同，可乎？讀者詳之。是歲良月謹識。《周易傳義附錄》卷首。

跋趙子固梅竹詩

咸淳四年十月

昔李伯時表弟喬仲常親受筆法，遂入能品。今喬筆世甚罕有，其貴重殆不減龍眠。用志不分，乃

凝于神，子昌勉之哉！子昌年少志銳，深造而自得之，自成一家可也，李、喬之事，又何足尚云。咸淳戊辰良月，天台董楷識。《珊瑚木難》卷四。又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一二，《珊瑚網》卷二二，《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

皇王大紀跋

咸淳十年九月

右，五峰先生所著《皇王大紀》，上自三皇，下逮五伯，世代更禪，事變糾紛，而一理昭晰，萬古洞貫。蓋以學古之胸，形於載道之筆，而又以發其經世之志。後之欲觀古盛帝明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與夫衰世亂亡缺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是書該涉二千餘年，其間聖作明述，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燦然可覩，雖迄乎五伯功業，而大經大法、撥亂世反之正猶存於《春秋》，斯固禮樂之大備，皇極之缺刻漕治缺久漫漶，且世無別本，其可使之無缺爲重刻之。噫！天之未喪斯文也，缺咸淳甲戌重九日，後學天台董楷。《甬宋樓藏書志》卷二〇。

古修堂記

咸淳五年

梓潼祠徧寰宇，士人唐君時措、時拱，買韓氏屋爲祠宮於茲土。前分司繆君相之，作兩廡，作門

廬，作靈星門，精嚴像設，俾道流職灑埽。楷之來也，唐君請曰：「願於祠後築室，爲朋友肄習之地。」咸淳己巳，始克助其役，清池之上，橫以飛梁，爲堂六楹，楷名之曰「古修」。昔孟子以爲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其所謂人爵者，不過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然則爲士者宜知所用力矣。楷嘗聞諸先儒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仁義乃人心固有之良貴，其所以異於萬物者以此，能有諸己，而內外本末真實無妄，則有忠信之自。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民，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修此而已。自凡人可以至於聖賢，自民庶舉而爲公卿大夫，自家齊至於國治、天下平，皆修身之驗也。自賓興選舉之法壞，一以時文取士，父兄之責望，師友之講明，率時文之爲務，孔、孟、周、程之書，或乃不過剽竊爲時文之資，而吾心秉彝之性，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得於天賦，不可一日離者，漠然視之，若吾身外事，尚何望其少有益於斯世！夫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孟子所深慨也，況不修天爵而但要人爵，其失益遠矣。或曰：科舉可不務乎！曰：古修者本也，科舉者末也。大儒亦多自科目出，是豈不修其天爵者！若夫人爵則命之於天，固非學者所當計也。嘉慶《松江府志》卷一五，嘉慶二十三年刻本。

重興延慶寺記

咸淳六年二月

延慶寺比丘如月令其徒若虛請曰：寺址本施家養，隆興閒僧守詳自姑蘇來，成十六觀堂，乾道始

賜寺額，開禧悉蕩爲灰燼。主席迭更，或營一殿、一閣、一堂、一門，工未究，久輒淪壞。開慶己未，今住持思恭奉敕來，適大歉乏食，恭且貸且勸，施者四至，積羨餘，議修建。始庚申，迄丁卯，爲堂、爲寮、爲廡、爲厨、爲庫五百餘楹外，則作飛梁，作長生庫，作兩別業。腴田三千餘丈墾治，歲增租五百餘石。又有忠訓陳君因感夢誕男，捨所住宅，移建於寺西荒址，爲楹百餘，設諸像其中，且鬻宅買田百畝。於是規模整備，遠過昔時，是可紀已。咸淳六年二月望日。光緒《重修華亭縣志》卷二二，光緒五年刻本。

受福亭記

咸淳七年

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載，自念鈍愚，於市民無毫髮補益，及痛節浮費，市木於海舟，陶埴於海濱，自舶司右趨北建拱辰坊，盡拱辰坊創益慶橋，橋南鑿井築亭，名曰受福，前曠土悉繡以磚，爲一市闐闐之所。其東舊有橋已圯，巨濤浸齧且迫，建橋對峙，曰回瀾橋。又北爲上海酒庫，建福惠坊。迤西爲文昌宮，建文昌坊。文昌本塗泥，槩施新甃。文昌坊又北，建致民坊。盡致民坊，市民議徙神祠，爲改建橋曰福謙。由福謙趨齊昌寺，臣子於茲頌萬壽，廣承滋液，施及羣動，改建橋曰泳飛。橋之壽不能三十歲，雖無述可也。亭之壽以百歲計，井之壽以千歲計，詎可無述也！人非水火不生活，水於五行最先。聖人觀象立卦，取巽木入坎水之義，名之曰井。井以養爲利，以汲爲

功，故王明則受其福，用汲之驗也。念陽明當寧，俊父在列，郡縣之吏各稱乃職，有勿幕之吉，無不食之惻，源泉勿濫，溥及懷生，漱甘飲芳，兆蒙嘉祉，咸遂厥宇，誰之賜也！因刻諸石示爾民，且使來者有考焉。市舶提舉董楷記。《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七〇三。又見康熙《松江府志》卷一八，嘉慶《松江府志》卷一五。

錦江橋記

咸淳七年

瑞州錦江橋始建于寶祐元年，累石爲級，分十有一道，其長六百尺，廣二十有四尺。開慶宰臣丁大全誤國，明年春，北騎透入江西，瑞城焚蕩殆盡，橋屋毀而石級以之。楷之來也，當咸淳七年，于是海內文恬武熙，十有二年矣，故址則突兀江流中，覽之惻然。越明年，雨驟作，江湧，浮梁中斷，民以乘舟流渡江駛甚，命在反掌。問諸故老，往蓋屢有覆溺。因省坡公《英州橋銘》所謂「坐使一邦畫爲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其病猶是也。及決意興建，市材傭工，率踰其直，一毫不以病民，而民歡趨焉。撤毀石，治新石，盡還昔制，木視昔加二級，爲屋二百四十楹，易名曰錦江橋，費凡一千二百兩。九月二十有九日，率同寮舉酒和樂以落之，因作而言曰：《夏令》言「十月成梁」，蓋古人無一念不在民，慮其冬寒有褰裳濡足之患，而亟爲之所。今吾民所病，豈褰裳濡足之謂，而慮可不及乎！夫違其險阻，置諸便安，此牧守責也，不足書；若橋之興廢，則不可不記。同治《高安縣志》卷

二二，同治十年刻本。（以上楊世文校點）

牛泰來

牛泰來，宋末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

題夏東叟五賢圖

咸淳二年九月

右，廬陵文忠歐陽公、忠襄楊公、忠簡胡公、文忠周公、文節楊公畫像，後學牛泰來端拜敬觀，且言曰：士君子立身事君之大本，莫先于忠節，文學次之。五先生之易名，必以忠節，議者咸以爲當。推原其所植立，表表愈偉。猶五岳之崢嶸宇宙間，確乎不可拔。豈惟廬陵之盛，乃邦家之光也。精神風采，百世之下聞者猶爲之興起，而況生是邦，拜是像者乎。後來繼今，洗濯磨礪，以五公爲準，即有不至焉，不失爲君子。咸淳丙寅重陽日，泰來謹跋。《趙氏鐵網珊瑚》卷一三。又見《式古堂書畫

彙考》卷四五，《石渠寶笈》卷三二。（郭齊校點）

吳必大

吳必大，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淳祐七年進士。寶祐初監交引庫，咸淳間爲奉議郎、通判平江府。

交引庫廳壁記

景定三年

交引庫，外府屬之一，交引所由造也。若稽國朝，惟四川用交子法，引鈔竿請則昉制於汴都。六飛南蹕，詔造用交子如四川。居無幾何，改爲關，再改爲會。自會子法立，領以他局，今庫惟引鈔出焉。託尺紙之書，行千金之積，良賈牟大利，得此恃亡恐，不得則於法爲私有。夫國以義爲利，權天下之貨而制其柄，而使服其政令，非利而爲之，所以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是之取爾。庫無他貯儲，惟官紙若朱。常日文書行，梓以墨銅，籀以紅櫛。比者題號者胥史工徒魚貫坐，各力乃事。既成，特白丞簿，曰是當書。既書，乃收數而授之權貨務，商族趨焉。廳廡粗備，踵故以火禁，筦庫氏勿得處其間。舍隸人保逆旅，旬用三日入聽治，啓閉出內，作鉗尾字，退則皆鴈驚。境囊欺橐蠹，檢核無所於用。余嘗居是官，持不可，詣公府言狀，改前之爲，蓋自寶祐癸丑冬始也。廳舊無壁記，太博四明

王君似道而上無稽焉。當王君時，撒老屋新之，礱巨石於庭，曰是將刻記。會秩滿去，弗果。後六年余來，屋比入於壞，亟起圖之。役甫休，余亦去，時甲寅七月也。又後八年，景定壬戌秋，古杭金君應桂繼請於朝，得楮緡萬，是葺是營，增多于前功，且刻石以成王君志。蓋二十年間，先後三人，而斯石始克立，顧有所待耶！世之以便文處癡事，以傳舍視公宇，作者之攸始，求者之弗圖，余甚爲此懼。有能不苟而可心誠求之，雖治天下亦如此屋若石矣，是可書。余故泚筆，承金君之命，且以諗後之君子云。《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三六。

重修姑蘇館記

咸淳二年五月

炎宋中天，翠華南幸，杭爲行在所，遐方拱衛，奔走率職。惟是一介行李，其過都國必館。吳爲館二，以南北名，從其便也，門而扁之曰「姑蘇」。最後爲百花洲，洲旁胥門故址，臺而居之，亦曰「姑蘇」。群山拱揖，西爽朝暮，耕疇漁澹，華門茨舍，天作地產，綺錯而晷布也。山之外陽波宅焉，其上樓館翼然，有光虹貫，遐晷近照，景態萬千。尚想驛官過從，瞻仰閎壯，固已目眩心駭，不煩專對而語寒內慄。嗣是數十餘年，兵革稍息，館亦浸浸入於壞。部使者亦無復知去日始至之義，雖寓此，不三宿輒脫去如遺，鮮過問者，大抵豐狐虬蟻據而宮之矣。太守陳公均以老手承敝緒，治理勤止。期有月，郡始神復氣還，乃新婁齊二門，將繕斯館。會命召弗果，出少府儲錢凡萬五百，數告新

守古栝季公鏞，願訖圖之。公延見吏民，興行政教，迨我暇日，爰即爾工。既成，費視永嘉公有加，大合國寄公落之，屬雋濱人吳必大爲之記。客或進議曰：「臺館常並稱，館非臺無以示壯麗，臺非館無以欸遊觀，子必爲記，臺爲先。」予曰：「若安所得此語！始吳築臺姑胥，高可三百丈，宴安鳩毒，故自敗也。今明天子在上，賢卿相在左右，宮室苑囿，無所增益，珠胎翠羽、雕文刻鏤之貢，先是而戒。四方萬里，有孚顒若，咸曰君王儉德，太平其今日乎。承流宣化，伊太守職，何壯麗遊觀爲！《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臺名之存，以志古也。姑舍是，吾請爲若言館。古者王人出聘，館於諸侯之祖廟，若朝王，若相聘，乃舍之他所。故觀禮侯氏天子賜舍。晉文公無觀臺榭，惟諸侯之館是崇大，子產稱之。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單子知陳侯之必有咎。吳去天咫，恭行肆覲，實京師通達，賓旅或以歲事尊於天子，此之弗務，至者何觀，吾儕小人，且滋愧矣。萬一有高車華軒，馳傳驚至，儼然辱而臨之，將何容焉，寒暑燥濕無所避，誰其廢禮！則夫翼卑以高，砥窪以平，規隘以寬，登也有臺，濯也有池，步也有亭，射也有圃，堂立五丈之旂，廡環萬兵之帳，主恬從安，各瞻其事，夫安得不汲汲！入如得歸，出重回首，斯館也，其昔所謂傳舍之尤者乎！矧方千里王畿之內，人從日邊來，入有逆勞，公其庶歲承事無違，以教天下之勤於典職者。」客謝非所及，則書以記，而又援愛棠之意告後之人，俾勿壞。曰：惟二康侯，蕭規曹隨。停舫行艘，駐節來麾。於我乎館，是適是宜。是隆藩服，實邦之儀。匪惟一邦，四鄰視之。曰治天下，亦如此屋，先民之辭。三極與立，非人疇依。人之能然，惟志所之。以是心志，孰顛不扶，孰危不持？將多前功，毋替後思。來今億年，敢

以此規。宋咸淳二年五月既望，奉議郎、添差通判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吳必大記。《吳都文粹續集》

卷一一。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民國《吳縣志》卷三〇。

禮堂記

咸淳二年九月

禮立乎天地之間而人參焉，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禮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有禽獸之心也，弱之肉，強之食，爭端起，乖氣興，而禍亂作矣。故曰，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聖人作，因天秩以教，爲之宮室堂奧之居，爲之簠簋俎豆之數，爲之殽馐羹醢醢醢酒漿脯脩之用，而恭敬辭遜以出之。所以因情立文、辨分定志，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達天理、順人道之大端也。故惟聖人能知人之不能以無欲也。人之欲莫大于飲食也，故惟飲食有禮，聖人安之，君子行之，衆人勉焉。于是簞食豆羹，由是則生而有不屑者矣；肉乾，人饑，日晏不得食，而有所不敢者矣。吾嘗評斯人可使餓死于首陽，立乾于河上，而不可使犯非禮，取非義，夫安得不有益于人之國家！長洲故無學，撤緇廬以爲之。學之究也，士負笈造焉，勸趨成俗，則宋君楚材功多。君既表其宮而新之，燕食有堂，命之曰「禮堂」。問故，曰：吾于禮食有取也。君之用心忠矣。吾聞古人之在幼也，能食教以右手，能言教以唯俞，教以男女之別、長幼之序，十年出就外傅，乃所謂學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學則古今共之。《曲禮》一

書，其識飲食之禮備矣。嘗試言其略，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夫飽非遜道也，不澤手爲其近于穢也。曰流歠，曰固獲，曰揚飯，曰嚙羹，曰嘍炙，欲速也，求多也，凡可以得食者無不力也，厚己而薄人也，有聲而無容也。終食之間，須臾之離，而賢不肖之趨，胸中莫掩焉，是可以觀人矣。是故聖人致詳于飲食之際也，其旨深。諸生來前，吾語子禮，其承而師，孫而友，謹而饑渴之害，群居終日，唯善是務，觴酒豆肉而成德寓焉。幼之學，壯而行，禮不可勝用矣。昔明道程子至天寧，值僧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而有「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之嘆。禮失而求諸野，盛服佩衿不猶愈于野歟！必不失是而後人其人，廬其居，足以關浮圖氏之口，以無墜宋君之善。諸生皆曰：謹受教。宋咸淳二年九月庚寅朔，奉議郎、添差通判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吳必大記。《吳都文粹續集》卷五。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長洲藝文志》卷二，民國《吳縣志》卷二六。（以上刁忠民校點）

吳季子

吳季子，字節卿，號裕軒，邵武軍邵武（今福建邵武）人。登寶祐四年進士第。景定初，爲文林郎、差充沿江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累遷國子監丞。著有《大學講義》。見《景定建康志》卷二四、雍正《福建通志》卷五一、《全宋詞》卷五。

賀宋府判

某曩自錦製榮上之初，得一再參賀，後不瞻玉立，縷指數年。更秩奔馳，屢奮屢跲，風塵埋沒，歲月侵尋，亦弗克修籤府之敬。諒雙鳬乘雁不足爲湖海之少多，必蒙矜貸。茲者共審疏榮佐郡，諏吉拜廳，衣繡重來，屏綈增耀，伏深贊慶。欽以某官水晶燈之政事，天機錦之文章。明足以見遠而識微，敏足以剴繁而治劇。況又世傳宦譜，家有吏師，出其緒餘，固已加於人數等矣。鳴琴奏最，便應闊步周行。顧謂樵川半刺史，先正衣鉢也，輕車熟路，再爲此遊。三十餘載之甘棠，一旦出邑，監州之選重矣，甚盛甚休。第恐突未暇黔，天子有詔，某匪佞。某老村校書耳，何曾識算子顛倒，而可以權利乎？去夏問鈎，乞漿得酒，竟不容辭。循牆而走，或謂勢且棖觸，勉強遵承，塵容俗狀，本自可憎。今愈塵愈俗矣，業已抵此矣，夫復何言！惟有洗手奉公，一介不取，猶足以自明耳。賤迹去秋七月二十四日領事，亦既數月，爬梳一次，仰席台庇，粗就條理。然力綿責重，如螽負山，凜乎未知淑後之計，尊年契何以幸而教之！某墮身污泥，未能自拔，升沉益遠，侍教無期。願言爲天下蒼生厚自珍嗇，即膺予環之召。年家十洲三島仙輯，共想恩榮豐渥，戩穀紛綸。蠡口委需，拱俟行下。《新編事

老莊管孟立意如何論

論曰：有心於爲文，後世之陋也；以是而議古人，則滋陋矣。何則？文不可以有心爲也，而況於古人之文乎！古人未嘗有心於爲文也，而不能以不文者，何哉？蓋抱負於中而有餘，則洋溢於外而不自覺，固有未嘗規規然用其心，而自然脗合乎律度者矣。若曰雕琢胸襟，布置程準，而可以爲文，則其文固不足觀矣，況可持此而議古人之文乎？老之簡也，莊之放也，夷吾之精確，而孟氏之辨博也，皆所謂洋溢於外者耳，夫豈用心之可到哉！後世以來，始有用心於爲文者矣，心益苦而文益陋，無足怪也。蕭統淺狹之見，乃謂莊老管孟氏之書所以不可及者，以其立意之精到耳。噫，文而出於有意，固已不足爲文矣，而況老莊管孟氏之書，又可以文論乎？有是哉，統之陋也！老莊管孟立意如何，請試論之。聞唐人有言，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文之尚意也明矣，亦孰知夫無意於文者，乃天下之至文乎！今夫水之爲水，未嘗有文也，風一過之，則激而爲澎湃，蹙而爲淪漣，委蛇起伏，千態萬狀，而水之極觀備矣。此固天下之至文也，風之與水，曷嘗有意於其間哉！人而能知風行水上之文，然後可與論文矣。蓋嘗觀江左諸人，如顏、謝輩苦心極力，常患不足以名家，而《歸去來》一辭，乃自柴桑翁肺腑中流出，唐之沈、宋，研揣聲律，愈趨愈下，而《盤谷》一序，昌黎子於杯酒談笑間得之，文其可以有意爲之乎？異哉，蕭統之論文也！其曰立意爲宗者，何其待古人之薄乎！自六經不作而諸

子興，斯文也下衰矣，然其出而著書立言者，猶非有意於爲文也。今觀上下經之文，則寂寥簡淡，太羹玄酒之味也。觀內外篇之文，則宏放豪邁，天根月窟之遊也。讀牧民治國之章，其恢偉巨麗，獨不如入猗、陶之室而見其經理井井有條乎！讀居仁由義之訓，其淵源奧博，獨不如遊洙泗之門而親聆警欬灑灑可聽乎！知其爲文章之妙也，而不知其所以妙者，固非操觚弄翰，鎔意鑄辭，而習爲如是之文也。想夫柱下史之胸襟，寒潭秋月之平淡也；漆園吏之懷抱，剛風浩氣之橫放也。仲之謀略，其甲兵之武庫歟！軻之學術，其金玉之淵海歟！充暢於中則洋溢於外，殆亦不自知其爲文矣，而片言隻字，蓋有後世老師鉅儒不能髣髴其萬一者，此豈效規圖圓、模矩作方，如統之所謂立意者哉？嗚呼！文而以立意言，固文之下者耳，若老莊管孟之書，又可但以爲文乎！雖然，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言之是非，何足深辨，若夫四子之人品，則有不容無辨者焉。夫以聃之絕聖棄智，周之放言高論，往往蜉蝣天地，芻狗事物，而付之無何有之鄉，固不足以施之於天下，而切切然惟富強之是務者，又童子之所羞稱，其於孟氏果若是班乎！吾觀楊朱受學於聃，而爲我之說，軻斥之爲禽獸，仲之功業，亦以曾西之所不爲，則是三子者固孟氏之罪人也，其又可以例觀乎！愚故併及之。謹論。《論學繩尺》卷首。

建康通判南廳壁記

景定元年七月

國家駐蹕錢塘，而金陵爲留都，地望雄重，東南會府莫先焉。以旄鉞出鎮者，率宰執大臣，故別

駕之選特重，蓋古河南少尹職也。他郡別駕一人，或二人，此獨視行在所，又有員外，置爲三，例以處廷紳補外者。職清事簡，府公不盡吏之，號方外司馬，人以爲榮。顧其創置歲月且深，前人氏名漫不可攷，非闕歟！寶祐戊午，梁侯椅由太史氏爲之，銳欲考訂，礱石以俟。會召還，不果。代者廖侯邦傑，方摺撫故實，俄遷他官去。迨潘侯夢奇來，乃踵成之。求諸故府，自嘉熙戊戌後，得其氏名者僅十有四人，悉疏歲月下方，刻之堅珉，闕典始備。潘侯諗余，俾識顛末。余復之曰：題名不可闕也，抑名之不朽豈顯在是。江州司馬之職，非廳壁一記則不傳，然其傳也以樂天不以記，否則唐之爲司馬者何獨樂天，千載而下，磨滅誰紀，士大夫自爲不朽計可也。潘侯曰善，因並識之，以告來者。侯京口人，大資政馬公光祖鎮金陵，以其嘗爲尚書省檢閱文字選辟云。景定改元，歲在庚申，孟秋朔日，文林郎、宜差充沿江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吳季子記。迪功郎、建康府司戶參軍、兼僉廳袁充書。朝散郎、沿江制置大使司參議官孫吳會篆蓋。奉議郎、宜特改差通判建康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仍借緋、兼沿江制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潘夢奇立。《景定建康志》卷二四。（以上刁忠民校點）

周成之

周成之，咸淳二年爲溧水縣令。見光緒《溧水縣志》卷一七。

顯應閣記

咸淳二年，余叨恩來試茲邑。是歲之夏，霖雨連月，漲潦爲沴，縣官徧走羣祀無虛日，而未應也。余乃袖手叩顯德公之祠，躬致其懇。未幾，陰氣倏解，晴曦在天，蓑邊犢外，始有生意。既而彌月不雨，民又以爲憂，余復款謁邀惠。是夕大雨，三日乃止，槁者興，秀者實，迄用康年。嗣是歲仍大和，五穀胥熟。邑人感神之貺，相與捐力度材。即廟之東偏有崇崗，創傑閣，數月而後訖工。美哉輪奐，斯翼斯飛。士民造吾而請曰：白君昔爲邑長於斯，歿而廟食於茲土。自唐至今餘數百載，我民凡有祈求必禱焉，禱之未嘗不吾應，是以事之惟恐其不至也。今祠宇亦既孔曼且碩，顧茲隙址尚可營創，於是爲閣三間，以爲出遊來歸之所，扁之曰「顯應閣」，表章所以神之靈也。願得一言紀其事，公其無辭。」於戲！神以丞相敏中爲之子，以太傅香山爲之姪。生能澤其民，死能福之，久而弗墜，以有封爵。若舊記實錄之所稱述，與夫累朝誥詞之所褒嘉者可考而知。民之於神，焄蒿悽愴以極其思，荔丹蕉黃以致其敬。猶以爲未足也，乃建是閣，揭是扁，庸侈後觀，可謂無怠於報事而欽於世世者矣。抑余因思始至之歲，爲民禱晴而晴，禱雨而雨，其應捷於影響，非聰明正直，闔闢造化，能如是乎？然則神之應，應之顯，蓋可類推。是名也，信有以稱其實矣。遂書以遺邑人，俾刻之石。《江

唐夢翔

唐夢翔，福州（治今福建福州）人，咸淳初主嘉定縣學。

嘉定縣學田租記

咸淳二年七月

夢翔誤蒙朝旨，易命主教，始見士廩不繼，尋訪田籍，漫無可考。遂委前廡躬行阡陌，逐一挨究，得田壹阡叁伯陸拾貳畝貳步，租叁伯玖拾壹石肆斗捌升捌合。內叁伯貳拾叁畝貳角貳拾步、租肆拾壹石肆斗捌合，□創縣高令尹請于府，從崑山縣庠分到；內壹伯肆畝壹角玖步，租伍拾陸石伍斗，乃郡太守編修鄒公發俸資置到；餘皆本學陸續添置。此邑瀕江枕海，田多租薄，又得學正東祁王君首撥己產添助，而四明漁川史宰撥田繼之，共計柒伯柒拾叁畝肆拾伍步，租貳伯肆拾肆石貳斗柒升。自此教養粗給，宮牆重新，是皆諸公力也。夢翔行將替去，敬述大略而鐫之石，庶來者之有稽焉。咸淳丙寅七月既望，開山冷官合沙唐夢翔書。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卷一八。（黃錦君校點）

鄭 鼎

鄭鼎，饒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鎮北）人。淳祐中官將仕郎。

宋朝奉大夫彭州鄭使君壙記

淳祐八年十二月

先君鄭夢龍，字子俊。居饒州浮梁縣傳桂坊。曾祖諱輶；祖諱時。考諱至和，累贈朝散大夫；妣蘇氏，繼朱氏，俱贈宜人。先君生于淳熙庚子正月二十五日辰時。辛酉預荐，乙丑登名，戊辰廷對，同進士出身。官自迪功郎，歷階至朝奉大夫。職自蘄州蘄水縣尉、峽州司法參軍、廣安軍新明令、利州昭化令，改秩知寧國府旌德縣、復州玉沙縣，通判澧、永二州。知柳州，不果赴。主管華州雲臺觀，辟知彭州，方報可，忽以疾終，時淳祐丁未正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鮑氏，封宜人。子男一人：鼎，將仕郎。女四人：進士姚埴、朱泰亨、國學進士鮑世榮、洪文惠公孫儒林郎前江淮提領所都鹽倉革，爲其婿。孫女一人，未名。戊申十二月二十有四日丁酉，奉柩歸葬于縣北之官溪。謹叙此以納諸壙云。孤子鼎泣血拜手記。江西省博物館藏拓片。（陳柏泉校點）

全宋文卷八二二二

牟 巖 一

牟巖（一二二七——一三一二），字獻之，一字獻甫，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人，後徙吳興。舉進士。嘗知武岡軍，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在朝歷大理正、侍右郎中，累官朝奉大夫、大理少卿，以忤賈似道去官。入元不仕，閉戶窮經者三十六年，至大四年卒，年八十五。巖學有所宗，爲文典實詳雅，學者稱陵陽先生。著有《陵陽集》二十四卷，又與其子應龍合撰《六經音考》。見《宋史翼》卷三四本傳及《陵陽集》內諸文，參《四庫全書總目》陵陽集條。

本書所收牟巖文，以民國十年劉承幹嘉業堂所刊《陵陽先生集》爲底本，參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庫本）、國家圖書館所藏清抄本（簡稱清抄本）及傅增湘校勘本（簡稱傅校本）。復收得佚文五篇，合編爲十七卷。

咸淳辛未十二月初一日轉對劄子

臣一介疏賤，誤玷周行，每竊惟念，自先臣子才以來，世受國恩，至深至厚，涓埃未報，日懼空官。茲者皇帝陛下視朔前殿，諸門洞開，旦氣清明，而臣以此時猥當轉對，天光所臨，其敢具文以塞故事？臣嘗伏讀國史，竊觀元祐三年五月一日蘇軾轉對，條陳三事。其一條曰：「唐太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等監長貳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僞，非苟而已。伏望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問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元祐六年八月一日，范百祿轉對，亦條陳三事，其一條曰：「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自今每五日内殿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轉官轉對。』既又命尚書省集官議其可者而行之。真宗皇帝詔有司錄轉對章疏一本留守。祖宗之於轉對，其勤且至如此。今一歲之中，侍朝者有數，臣僚每次一員轉對，不過十餘人。借使人悉知而言，言皆見用，亦不過十數事耳。望詔執事，審議轉對之制，悉由太祖、真宗舊章。」二臣之言，大抵因轉對以通下情、以廣上意而已。臣嘗謹心考觀元祐五六年間，大小之臣，類無不得其言者。或入見上十事，或經筵陳三劄，此言及君德者也。或議差役，或爭回河，此言及政事者也。或言

陝西地震，或言冬溫不雪，或言日食六分之變，此言及災異者也。或十九疏論章惇，或十三疏論蔡確，或十疏論安燾，此言及小人者也。或乞免浙西五穀力勝錢，或乞蠲放戶部餘剩錢，或乞取常平敕令刪爲一書，且放秋成收糴斗斛，此言及民事者也。或乞昭寶元慶曆令，內侍省取先朝帳籍，比較近年用度之數，或言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斤，戶部已用金三千六百兩，此言及節用者也。禁中求乳母，則劉安世等言之，內中朱紅車子亂行，則蘇軾劾之，其言及宮闈者如此。皇太后親屬向宗良知邢州，則蘇轍言之，皇太后親屬模斷酒務少欠宮屬錢均作七年送納，則曾肇等言之，其言及戚畹者如此。隨龍馮宗道遷轉，則王巖叟言之；內批錢班幹當牛羊司、劉言幹當翰林司，則曾肇言之。一宋用臣叙復中州刺史，則范祖禹以爲官棄興土木，不可以復用；一陳景元校黃本道書，則范祖禹又以爲異端虛誕，不可以成宗。夫其一時更進迭諫，議論之有餘，并包容聽受，已甚美，而臣軾、臣百祿，猶惓惓以復舊制、議轉對爲言，豈過計哉？忠言利行，固不厭其多；王道利宣，固不嫌其廣也。伏惟皇帝陛下作共即位，於今八年，凡其所建植施置，豈是皆以元祐爲的，而聽言一事，尤極謙隆。初元詔書，盡復祖宗舊制。間因臣僚避對，則又戒飭申嚴，導人使言，固已無所壅蔽。乃自比歲頓異，流傳皆謂諸臣進言，稍有忤拂，聖意厭憚，玉色弗怡，或顧左右而言他，或視屋霤而不答。人臣犯顏逆耳，本爲難事，藉令未能施用，奈何更加阻傷，遂使循默成風，此豈盛世宜有？我朝以言立國，列聖相傳，未嘗罪一言者。雖中更大拂亂、大傷敗，而社稷之長久，終有賴於人言。然則人言何負於國？儻陛下不察，徑銷廢之，志士忠臣寧不爲之解體？況外而邊事孔繁，內而陰邪伺隙，日食不見，天且

忘予，而入冬過燠，寒氣未斂，其何以興來歲？寇敝相挺，或能勝予，而豐歲且然，脫有水旱，其何以善其後？惟有一綫言脉，所當極意扶持。今日果已盡如元祐，則聽言之法，固當益循于元祐。今日或未盡如元祐，則聽言之法，尤當百倍於元祐。陛下試取元祐諸臣之論奏，與夫愚臣前者之條陳，蠖護燕間，特賜觀省，聖明之意，必將有槩於中。其繼自今，益恢聖聽，毋疑其歸過而責直，毋嫌其立異而要名。凡有苦口之言，率皆虚心以考。其懇惻恂忱者，欣然容受；其忠實有補者，則立見施行。或者偶非其人，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當以人而廢言。或皆無可采，則川澤納污，山藪藏疾，亦當容之而勿問。庶幾聽言之美，一與元祐同符，天下幸甚。臣於二臣，無能爲役，特援轉對之比，以寫憂愛之私。干冒天威，惟陛下幸赦〔二〕。《陵陽先生集》卷八。

〔二〕此下原有一「狀」字，乃是以下諸文（按：今移在後。）之總題，當在次行，誤綴于此，今刪。

賀乾會節表

陽居大夏，實符炎運之興；德爲聖人，爰記虹流之瑞。亨嘉之會，福祿攸同。中賀〔一〕。恭惟皇帝陛下祇遙駿猷，丕釐烹命。文宜多子，共知有道之長；漢舉高年，尤欲及人之老。時萬時億，之德之純。臣幸際昌期，阻陪賀列。周而復始，泰元願神莢之增；罄無不宜，天保效南山之祝。《陵陽先生

〔二〕中：原作「申」，據庫本改。以下各篇「中賀」、「中謝」均同。

賀壽崇節表

至哉坤元，乃順承天。誕彌厥月，於其王母。受茲介福，於萬斯年。慶輯無疆，歡生有感。中賀。恭惟壽和皇太后陛下儉慈是寶，恬澹無爲。在太極先，自見兩儀之運；以天下養，坐膺五日之朝。瑞節相先，瑤觴胥懌。臣欣逢華旦，越在黔邸。聽長樂之嚴鐘，莫陪鳴玉；增泰元之神策，復見循環。《陵陽先生集》卷八。

浙東提刑到任謝表

右銓惕日，方自惡於鵜梁；左翊觀風，俾載馳於駟轡。寵光烏奕，感激輪囷。中謝。惟民之生，皆天所命，本無不善，何有於刑？自後世尊用司空城旦之書，故斯人浸遠《關雎》《麟趾》之意。然則臬事亦重矣，安得人者以司之，禁於未然，輔所不及。矜畀庶戮，必深識聖人不獲已之心；明清單

辭，類皆非俗吏所能爲之事。盍咨淑問，庸受嘉師。伏念臣見謂謏劣，粗承忠教。帶衡佩矩，僅守曲士之尋常；錯節盤根，初蔑良工之剗斲。荷曲予於先緒，每加錄於後蹤。出領州麾，專城良忝；入洿省戶，典選何裨？自知稱塞之難，願循止足之分。俞音汔閱，誤渥更加，叨乘使傳之華，越在帝鄉之近。然而地大物衆，曷諷度之能周；人微望輕，於振揚乎奚有？覺鉛刀之甚鈍，懼繡斧之莫任。視事云初，撫躬增惕。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好生如舜，克寬若湯。得位曰仁，式廣天地之大德；措刑不用，方臻帝王之極功。爰重職司，以嚴旬服。臣敢不明謹於獄，殫既厥心。送禮樂而有光，愧曷當于華選；畫衣冠而不犯，惟仰贊於盛時。《陵陽先生集》卷八。

謝告表〔二〕

將命倂臨，贊書申錫，寵靈所被，戴捧奚堪？恭維皇帝陛下體念臣工，惠綏畿服。訓詞至厚，蓋有三代之風；威嚴在前，不違咫尺之地。綸音逋逮，節瑞以光。臣自愧微蹤，驟膺隆使。維丕顯休命，何以對揚？監於茲祥刑，尚思勉厲。《陵陽先生集》卷八。

〔二〕表：原作「奏」，徑改。

賀明堂慶成表

度九尺之筵，稱秩元祀；歌萬年之頌，申命用休。慶衍宗祫，澤流函夏。中賀。恭維皇帝陛下齊莊中正，寅畏嚴恭。式彰致美之忱，菲食如禹；聿嚴昭事之德，卑服即文。宜迄用於肇禋，而畢來於諸福。臣濫將隆擢，幸際昌辰。宮廟駿奔，莫贊聲明之盛；邦家燕祉，益祈運祚之長。《陵陽先生集》卷八。

賀皇太后表

世室合祉，肇成熙事；東朝介福，喜溢慈顏。萬國咸歡，兩宮交賀。中賀。恭維皇太后陛下功高保佑，德備徽柔。肅在廟之忱，此思齊所以聖；等如山之壽，曰天保莫不增。屬載舉於綢儀，庸茂迎於景貺。臣親逢盛旦，濫玷使華。燕及皇天，繁祉願綏於文母；于彼原隰，歡謠樂聽於堯民。《陵陽先生集》卷八。

賀皇后牋

禮嚴上帝，於皇旒璫之儀；美萃中宮，爰贊玉齋之祀。萬方禔福，三殿均歡。中賀。恭維皇后殿下文定厥祥，柔嘉維則〔二〕。夙有家而警戒，孝敬相成；茲在廟而肅雝，徽音是嗣。贊今日皇猷之盛。踵我朝后德之賢。臣拭目邦榮，縻身外服。秉文顯相，莫陪多士之聯；移俗厚倫，共美二〔南〕之化。《陵陽先生集》卷八。

〔二〕維：原作「雖」，據庫本、清抄本改。

謝赦表

熙事備成，禮嚴三載；慶條敷宥，和暢九垓。聖澤流行，嘉生歡懌。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寅恭饗帝，忠厚承家。神感至誠，已聿懷於多福；邦有大賚，用斂錫於庶民。開釋無辜，薰蒸極治。臣初將隆指，即奉寬書。湯網闊疎〔二〕，咸識自新之路；《呂刑》明恤，益宣不殺之仁。《陵陽先生集》卷八。

〔二〕網：原作「綱」，據庫本改。

賀壽崇節表

四月維夏，日行南陸之長；八千爲春，天錫東朝之壽。宮闈輯慶，海宇均歡。中賀。恭維皇太后陛下秉德靜專，游神恬澹。《詩》歌震夙，生民時維姜嫄；《易》用正中，介福於其王母。穀旦相先於嘉會，藻旒親奉於怡愉。臣幸際昌期，敬哀善頌。近畿持節，莫陪長樂之儀；廣內稱觴，第想瑤池之集。《陵陽先生集》卷八。

賀乾會節表

歲在壽星，爰紀誕彌之節；陽居大夏，況逢長養之辰。華渚流光，寰區輯慶。中賀。恭維皇帝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億載怡愉，方奉稱觴之樂；四方綏靖，自臻磐石之安。於萬斯年，既多受祉。臣欣逢盛際，敬輯頌聲。自慚周雅之使臣，阻陪在列；願與帝鄉之父老，仰祝殊齡。《陵陽先生集》卷八。

乾會節進銀狀 武岡

彌月不遲，於赫一人之有慶；任土作貢，丕昭萬國之來朝。上件銀品列於金，英生於石。地不愛寶，式彰萬億年之休；天用降康，誕受九五福之壽。《陵陽先生集》卷八。

申省乞祠狀

某本以闊疎，加之閭劣，荷明時曲矜於先緒，而大造不棄於微綜，擢之於患難之餘，畀之以民社之寄，蓋亦自知其非據，猶欲少報於殊私。領事以來，盡力所至，雖一毫未有於實惠，而千里或諒其苦心。顧以資淺望輕，平時不足以鎮壓；數奇命薄，所至輒值於艱虞。妖雖人興，咎將誰執？何敢效相尤之語，但知爲自治之規。賴廟朝遠暢於德威，幸封境獲清於旬浹。有如旁郡之元惡，亦爲多方而悉擒。尚藉覆存，未聞觸罷，茲遂書於下考，正當勉於後圖。外則蔽障容邪，內則補治元氣，必得精神強壯之吏，庶無歲月玩愒之風。重念某鼠技已窮，馬力已竭。況以跨年之久病，凜乎永路之難全，深恐疾顛，有幸隆使，敢摠真悃，上瀆公朝。欲乞矜憐，特賜敷奏，縱未加於顯黜，願亟畀於閒祠。得稍遂休息之私，實仰拜生成之德。《陵陽先生集》卷八。

辭免除浙東提刑狀

除委驟加，愚衷增惕。伏念某素無能解，見謂迂疎。自抒省戶之華，居慚忼惕；比籲祠官之請，實出忱真。蓋深懼於踰涯，惟必期於從欲。俄蒙簡擢，躡昇臬司。惟外臺之寄最嚴，而左翊之區至近。地大物博，岸獄頗滋；人微望輕，風稜何有？況復侵放多病，亦欲遂於稍休。欲乞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煥，謹愆祥刑。或未棄於微蹤，尚改畀於小壘，庶可效涓糜之力，茲允謂生成之恩。《陵

陽先生集》卷八。

申省乞祠狀

某藐爾孱庸，誤蒙獎拔。平生夢想，豈望臺郎；旦夕馳驅，況在甸服！固知極難於稱塞，有欲稍效其疲駑。逮此彌年，居然愒日。既不能悉聰明智慮，坐蔽於獄成；又不能體疾痛癢疴，力伸於民隱。振揚何有，仇怨已多。良以物望之輕，祇爲明措之玷。載惟弱質，每覺早衰，自夏秋以訖冬，率菑病而寡歡。況心力必彫，意緒怔忡，無非親齋和之時，固已積曠瘵之咎。前奏力祈於夙退，庶幾少逭於疾顛。自墮因循，第增愧惕。茲幸書於下考，其敢昧於初心？是用瀝控微忱，上干鈞造，欲望察

其真切，賜以敷陳，特賦祠官，俾安愚分，別求時望，以重職司。誓殫香火之勤，仰答乾坤之施。

《陵陽先生集》卷八。

武岡置靖安寨申省狀

本軍雖爲僻壘，然西通融、桂，北控沅、靖，南連全、永，家與溪洞相聯。舊來節次於要害去處，置立堡寨，控扼防把，無慮十五六，而後徭省各安。武岡一邑，雖地無溪洞，而紫陽鄉都分最闊，去軍縣且二百餘里，其俗頑獷，又與永、邵接境，往往惡少之所出沒，迺無巡寨以爲彈壓。戊辰，妖寇相挺嘯聚，無所控制，幾至猖獗。本軍隨宜招捕，仰賴聖朝威德，隨得弭寧。事定之餘，儻又不知防守，非所以懲前事而毖後患也。某雖僥倖替去，然不敢不爲此邦長久之慮。昨差官相度，下育渡乃紫陽鄉要害之地，遂行創立寨屋三十餘間，及寨官、衙守等，皆是本軍自行措辦，一毫不以擾民，並已齊備了畢。今來欲以靖安寨爲名，招刺寨軍一百人駐扎防守。見將標釘到已斷妖賊周千四等及其餘妖徒田產，盡行籍入本寨，充養軍之費。或尚支用不敷，在本軍隨時那融應付。某契勘得本官舊有武陽寨監押一員併同管轄一員〔一〕，闕官歲久。欲乞公朝敷奏，將上件二闕省罷，特置知靖安寨兼巡檢一員，專任武岡縣紫陽、長溪兩鄉防把之責；仍下吏部作闕，許經任人差注，或從本軍選辟一名。庶幾此寨既建，可以聯接聲勢，禁伏姦暴，千里均拜安靖之福，實爲利便。《陵陽先生集》卷八。

〔二〕某：原作「其」，據文意改。

創大禮例庫申省狀

本軍每遇大禮，例進奉銀二千二百十一兩一錢四分，隨綱別進奉銀三百八十四兩五錢二分五釐。所有價錢，係照指揮截撥，及剗刷雜色窠名應副外，尚且不敷。舊來弊例，或敷之質庫墟戶，或敷之軍縣吏胥，甚至有告訐獻助之名。本非得已，而吏緣姦重貽民害，質庫墟戶之往往停閉以避科買，市井蕭然，日甚一日。某曩歲抵軍，詢知此病，應詞訴並不許告訐獻助，而它未能區處也。緣本軍以縣爲軍，賦入有限，兼因妖寇，調發官軍民兵，爲費不貲。某不敢以一鏹一粒科擾百姓，自行那融應辦，皆出於常年調度之外，郡計愈見單窘〔二〕，無可措畫〔三〕。遂痛行樽節浮費及供給等錢，銖積寸累，計見錢一萬貫者，創置大禮銀綱貼助解庫一坐，月收微息，專一椿管，不許移動。如遇大禮年分，收買兩項進奉銀兩。除久例截撥剗刷錢外，將本軍三年所積息錢支出添助上件銀兩價錢。咸淳八年明堂大禮爲始，大約可增錢六千四百餘貫者，比之目今，市價略同，在民可無倍費。庶幾稍革科配獻助等弊，田里之間，生意粗回，務以仰稱聖朝嚴恭大禮不瀆不擾之意〔三〕。本軍除以節次施行外，所合具申公朝。欲乞劄下本軍照應，永爲無窮之利。《陵陽先生集》卷八。

〔一〕單：原作「軍」，據庫本、清抄本改。

〔二〕畫：原作「盡」，據庫本改。

〔三〕「仰稱」下原有一「夫」字，據庫本刪。

祈雨未護申諸司狀

本軍今歲苗稼茂盛，但自六月以來，一向缺雨，高下之田率皆告病，早稻抽穗者亦多焦卷。連日祈求，雖四郊間有得雨去處，却未霑足。萬人之命，一年之計，決此數日。雖已多方疎剔獄訟〔一〕，講行寬恤，如諸牢囚繫勘酌疎放，合催錢物等第寬減外，竊念謬政致菑，實爲守者之罪，豈容恬然自處？謹疏食閉閣自省，應出入並用小轎，儀物後樂並省，少見身自貶削之意〔二〕。仍備申諸臺，乞賜申奏，將某罷黜，以謝千里之民〔三〕。《陵陽先生集》卷八。

〔一〕方疎：原作「疎方」，據庫本乙。

〔二〕自：原無，據庫本、清抄本補。

〔三〕文末原有校語云：「民下原闕十四行。」

通湖南王帥漕啓

星臨一道，載瞻帥節之嚴；雲戍兩岡，實隸教條之近。未遑受約束而詣大府，乃輒事竿櫓而效小夫。某官偉望駿隆，宏規開濟。綠竹之歌瑟僊，文章繇道學而來；虹玉之貫孚尹，忠信妙精神之蘊。自先朝之茂簡，揭華貫之瑞儀。歷上三丞，皆第一選。史筵屢入，夙資殫洽之長；省戶重來，獨秉清通之識。繡斧益光於七聚，油幢旋倚於十連。鼇時仙班，使三山其屹若；龍收甘澤，如四海之望何。方自適於考槃之遺，盍亟還於訪落之後！雲開衡嶽，劃見祝融石廩之餘；野闊洞庭，好張咸池鈞天之奏。果馳驪駕，來問熊湘。福星出虛危間，一方幸矣；金文聚丁卯歲，多士翕然。況兼帥領之崇，尤係顧憂之重。中權後勁，威惠荆湘；二矛重弓，氣勢聯絡。乃躋華於戎萃，仍晉直於堯章。雖太史之在長沙，甯有滯留之意；然申伯之式南國，宜疇屏翰之功。便徑陪碧落之從班，行遂繼金華之相譜。某山樊弱植，疾疢餘生。束帶立朝，久負空餐之愧；止戈爲武，誤叨乘障之行。良切淩兢，幸依巡管。亟稟令於道塗之次，尚歡顏於芘厦之間。黔之嶮，巫之礪，敢鄙夷於遠俗；水之漢，星之斗，第翹企於下風。《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通湖南李倉義山啓

同師文靖之門，夙欽先契；假守武攸之郡，幸隸使家。屬涓上日以建臺，阻順下風而伏謁。亟憑
贄櫝，以闔賀牀。竊以慕李元禮以造門，自言上世；聞蘇儒文之行部，喜有二天。何敢挾故於平生，
所願受容於今日。幸哉晚陋，有此際逢。某官諸老淵源，弈葉文獻。永嘉響振，復聞正始之音；雙井
味高，指入江西之派。踐揚中外，會蔚西南。刃弗頓而斨若新，火洞然而玉不燼。重來省戶，笑看玄
都觀之花；嘗從郾城，決寫平淮碑之草。膚使屢馳原隰之轡，番君最得江湖之心。甯屑領於鍾官，乃
自怡於珍館。雖英猷之少鬱，然偉望之益隆。野渡方橫，坐閱秋水落霞之觀；浮雲盡捲，劃開天柱紫
蓋之峰。乃起郎潛，來宣上指。鄉邦繡錯，既便觀風；農扈金穰，又開嗣歲。偉星馳於龍節，俶春滿
於熊湘。太史公平準之書，佇聞治最；真法從甘泉之橐，即上禁涂。某單見冥聞，孤根弱植。立本朝
而其忝，人謂斯何？得支壘以焉依，天其或者。甫問戍樓之役，適嚴輶傳之馳。十三星之在胄南，是
爲倉廩；千萬間之庇天下，尚記帡幪。《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通交代楊寺正啓

冠惠文而卒屬，久僊歸期；戈止武以名邦，猥當補處。出入相爲於先後，交承實託於雲仍。況忝通家，敢稽用贄？某官倫魁夙望，善類夏盟。準《周易》作《太玄》，後世子雲之學；約《春秋》作《史記》，平生司馬之書。盍自編摩，徑排膠轕。士皆咋舌，畏漢鉤黨之累人；公獨誦言，數唐軍容之誤國。天王明聖，世道清夷。追三代之英，方晉陪於議禮；防六朝之舊，乃屈贊於征謀。大夫同升，少府出節。是宜在論思之列，俄持膺臨遣而來。宣布教條，猶是黃龍之詔；作新風化，一如白鹿之規。操以和平，興其孝秀。賣刀相語，我始讐由公親；騎竹成羣，昔未來期汝棄。更歌麥熟，共愛棠陰〔二〕。人人傳續志之編，字字皆最書之實。安得結輩數千，盡令天下之蘇；願借寇君二年，姑聽道傍之請。越既懋賜金之典，便盍歸羣玉之班。表用而爲公卿，蓋具存於故實；決獄而傳經誼，顧方重於儒生。乃屈仁人，俾司邦讞。秦尚存其一，已洗深文；堯曰宥之二，更觀定力。況近世諸公之大用，多自理廷；而中興吾蜀之類元，嘗躋揆路。是姑寄徑，可但持囊。某誓慕方深，洊朝良忝。周章野鹿，雅難著於冠紳；歷落飢鴻，或自謀於梁稻。補外稍諧其本趣，瞻前幸有於良規。所望舊政必以告新，不然小知其可受大？山公在朝汝不孤矣，儻記斯言；涼州名士何以代之，未知所稱。《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二〕棠：原作「裳」，據庫本改。

全宋文卷八二三

牟 巖二

回公孫倅止啓

久洿本朝，補外亶繇於天幸；繆分支壘，治中獲屈於人英。惠徽粉榆，敬用竿櫓。某官器宏以達，玉璜而溫。唐房相之湖，秀獨鍾於英氣；漢菑川之第，早已策於變名。詎應常調之拘攣，便合魯霄之淩厲。屋低人傑，暫迂簿領之勞；甌冷官清，自得襟期之樂。俄道閨而著範，亟絙瑟以調琴。雉最昭升，驥塗橫驚。荊州用武國，今最重於上流；長史宰相能，昔具存於芳躅。惟都梁萬山之底，猶別乘再駕而來。蓋其大耐於功名，于以厚培其風力。在郡綽綽無事，不妨司馬之從容；游刃恢恢有餘，不見全牛之肯綮〔二〕。沂歌四達，儒效益章。丈蓋小留，姑借黔巒巫碯之重；尺書亟下，即歸觚稜闕角之間。某久抱幽憂，輕違深密。高人長士，且將相與笑之；小國寡民，或可行其志耳。拊摩初無以他技，關決賴得於斯人。四海交游，孰名周鄉同官之契；一家相守，尚幾胥訓胥誨之忱。欲請正

多，其喜莫喻。《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二〕肯：原作「背」，據庫本改。

回張教啓

武岡侯之行，更迭幸從於婁請；文學掾之至，後先良喜於同時。況在年家，敢邀寅好！某官鈞韶雅韻，金璧清躔。考亭武夷之間，淵源有自；《西銘》《正蒙》等作，宗派適同。既凌厲於魏科，尚拘攣於常調。勾稽簿領，高士肯爲？總統紀綱，督郵借重〔二〕。坐閱羣飛之上，來尋獨冷之曹。黔嶺巫礪，曾不鄙夷周俗；其情孔思，益將大肆於文。恐未煖於皋比，即催歸於襍直。某無裨朝路，自覓斗城。正度盡方山而來，乃幸依半水之重。言政不及化，方自慙俗吏之爲；匪頌而以規，其勿廢古人之義。《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二〕重：原作「坐」，據庫本、清抄本改。

謝葉丞相夢鼎啓

覆幬載持，夙依大造；因循玩愒，遂至彌年。愧治狀之蔑聞，摯謝函而若惕。竊以漢之循吏，傳無可書；唐之高賢，考甘最下。故善兵不求於赫赫，而奇策莫若於平平。智名勇功，事泯於當時之近；流風善政，意存於既久之餘。然非得惓惓無華之人，祇以爲苟且自安之地。伏念某本非翹厲，見非闊疏。樗散離奇，其姿不足以適用；鴻飛歷落，其羽不足以爲儀。荷播物之所私，致逾涯之若是。入則紆班綴，出則忝拊摩。凜欲試於平生，曾不量其非稱。固知非健決之吏，初未嘗鄙夷其民。一新學校而興之，庶幾風化之本者。催科寧緩，奚忍榜敲？訟訐頓希，本無鉤距。粗若相孚於父老，然而未了於兒癡。蚩蚩之氓，咄咄其怪。斧螳蜂蝟，詎忍殺以爲嬉？帶犢背牛，曷若安於無事？幸多全活，得早收寧。是誰之過歟？難辭以責，非臣之力也，悉自王靈。載惟負乘之蹤，宜在譴訶之域。滿百乃報，雖荷於并包；有七不堪，當思於夙退。及茲初考，凜若後圖。而況驢止一鳴，它無伎倆；鶴仍多病，愈覺蹉跎。所冀息影於祠官，惟切歸心於翹館。茲蓋恭遇某官兩朝元老，四海真儒。永底蒸民之生，惟上承於德器；大計羣吏之治，方下飭於官聯。至若遐陬，亦嚴考績。尚念孤危之績，俾逃瘝曠之誅〔二〕。某敢不仰體鴻私，益殫駑力。歲有餘，日不足，非敢急於近功；人所欲，天必從，尚少休於末路。《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一〕誅：原作「珠」，據庫本、清抄本改。

通汪帥立信啓

肅被詔聲，易鎮方面。地嚴北固，久資節制之尊；天睠南邦，兼領帥連之重。置郵所暨，歡誦惟均。某官實學兼該，英規有偉。俊傑識時務，已負軼於人羣；文武有威風，宜獨當於事任。有所謂經綸之妙，曾不知盤錯之難。宥府編摩，望郎薈蔚。征謀治法，屢借密籌；侯度使華，幾膺隆委。嘗諏度於漢甸扶風之近，實講明乎《周官》荒政之條。擢蘭錡以躋華，總油幢而深重。內則聯江介襟連之勢，外則屹淮堧鼎峙之形。制閩宏開，端任重弓之寄；卿聯峻陟，肆頒進律之恩。導密旨於樞庭，通仙班於秘殿。雖久袖旁觀之手，未容橫野渡之舟。簡在上心，起鎮京口。風寒壯甚，不過一衣帶之間；威望隱然，所恃萬甲兵之老。肆酬偉績，來重全湘。聳聞齋鉞之臨，日俟樓船之下。魚龍不動，坐澄洞庭青草之波；牛犢自閒，無復渤海潢池之習。不煩教令，盡肅提封。星沙千里之平，如在几席；霖雨九州之施，即此權輿。佇有詔褒，即膺枋用。某本無能解，何有施爲？雖盡此心，求副牧與芻之責；終非其據，曷逃負且乘之誅？方下考之僅書，幸前茅之來蒞。廣天下士之芘，願歌少陵之詩；書潭部帥之勳，請視武岡之刻。《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通陳提舉合啓〔二〕

榮被詔聲，起將使指。出少府節，悚風采之一新；望祝融峰，淨雲陰之盡豁。先聲所挾，一道爲清。某官九牧盛名，兩科異等。渾渾灝灝而妥適章句，允謂精能；本本元元而殫洽見聞，夙稱宏達。自著身於芳潤，便策足於清華。曉候玉堂，奉翰林主人之對；夕讐黃本，發藏室老氏之儲。設醴藩房，含香瀑直。儒猷小試，爲開鹿洞之書；省戶重來，仍補鶴廳之贊。引舟風急，出岫雲遲。貞元朝士之存，今其能幾？《小雅》使臣之遣，毋乃更迂。上方以近甸而視遐陬，公其持豐年以報明主。小臨封部，立有最聲。恐難淹倉庾氏之司，諒已在文字官之選。最宜爲誥，允屬當仁。人喜福躔，方光臨於翼分；史占奎宿，又入次於紫微。某未熟父書，豈嫻吏治？但知持己，期無媿於高高；甯有及人，考惟甘於下下。已上祠官之請，幸逢輶傳之來。十三星在胃南，是爲廩廩；千萬間庇天下，尚託帡幪。《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二〕提：原作「題」，據庫本、清抄本改。

回教授謝薦舉啓

同門而事河汾，夙固知於所教；下車而薦文舉，曠不嗣於此風。公方夷然，僕則媿甚。茲幸酬於鳳諾，其敢辱於鴻謙？某官天分浚明，風猷凝遠。平生參請，盡得諸老之淵源；小出緒餘，足爲多士之模楷。肇新黌舍，益振鐸鈴。庶幾鄒魯之風，允矣黔巫之重。諸公登臺省，少閱羣飛；先生作棟梁，竟收大用。使合徑排於膠葛，豈必常調之拘攣！而某自顧何人，敢於言士？舉而不先慢也，盍致負荆；忠焉能勿誨乎，尚期發藥。《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通交代汪守萬頃啓

疏恩宸宸，作填都梁。已覺旄倪，歌袴襦之來暮；自慚晚陋，真糠粃之在前。徹好雲仍，徹聲隸史。某官瑰明照物，厚重鎮浮。豫章孤漂，硤礫共期於器業；芙蓉九孕，盤礴實萃於英奇。自平陟於華塗，皆薦更於劇任。宣威幕下，時看郾城夜觀之基；總賦輿邊，力致蜀道清天之粟。入躋四轄，出領雙鐔。屬大閫之宏開，復元寮之倚賴。聯鑣向闕，方陞戎監之華；出幕持麾，仍上富川之最。未容家室，益懋簡知。肆頒菟佩之榮，俾旅龜琴而上。中軍詩書之帥，岳靜海澄；湖南賓客之賢，雲飛川

泳。甫借籌帷之重，即聞符傳之催。載惟此邦，雖非昔比，然而潢池赤子，久矣相安，白水青秧，居然可喜。日溪仁侯之至，自臻靜治之休。惠然臨之，爲續武岡之刻；自此升矣，徑登文石之班。某全抱迂疏，居成玩愒。苦心何補，良有負芻牧之求；歸夢已馳，會且覓尊鱸之假。喜聆使纛，來望帥垣。豈惟竊芘燾之私，抑又締交承之契。靡憂淑後，亟喜恭先。已喚沙鷗，期我苕溪之上；尚隨竹馬，迎公巫水之碣。《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賀汪安撫開閩啓

榮奉寶綸，淑開玉帳。洞庭九州之廣，盡入提封；長沙千里之平，聳觀號令。星馳郵命，雷動歡聲。某官氣塞兩間，身當八面。經綸宇宙，妙籌略於胸中；表裏江淮，多麾幢之補處。既屹金焦之砥柱，盍歸閭闔之觚稜？帝謂重湖，合爲巨鎮。欲壯東南上游之重勢，必得文武兼資之偉人。二矛重弓，屬方謀帥；中權後勁，全以畀公。趣旨肆頒，剛辰協吉。旌旗之拂牛斗，已開賜履之封；袞繡而正魁臺，佇聽十行之召。某瞻仰牙纛，擬具橐鞬。望嶽麓之雲，幸焉依於巨芘；摩武岡之石，尚嗣紀於殊勲。《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賀汪帥參啓

元戎自辟，天子曰俞。與我共理惟良，方資賢牧；屈公以望此府，允謂英遊。雖千里之缺然，而一道之幸甚。某官器宏以達，玉纈而溫。人物英英，實鍾九芙蓉之秀；經綸綽綽，自有萬甲兵之奇。比紆菟佩之榮，爰旅龜琴而上。有如黔嶺巫礪之岑寂，已覺耄老穉齒之歡呼。公不屑行，上爲改命。中軍詩書之帥，嶽靜海澄；湖南賓客之賢，雲飛川泳。留借籌帷之重，坐策樽俎之勳。大夫同升，少府出節。某方邀交好，亟致賀緘。斗絕一隅，固攀緣之莫遂；雲連大幕，尚芘冒之焉依。《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賀陳提舉建臺啓

夙馳輶傳，肇建崇臺。一節星臨，頓覺漢常平之重；羣峰雲卷，爭看韓吏部之來。布濩先聲。提封交慶，某官文章爾雅，論議崇懿。海內第一流，自是老斲輪之手；湖南二千里，乃尚紆攬轡之行。公不以驅馳上下而爲勞，士則謂內外重輕之當計。長孺發粟，何如拾遺禁闥之間？太史浮湘，豈若執事從官之內？恐未容於席煖，行即有以詔溫。歌四牡而勞使臣，毋淹苞栩；草尺書而詔贊普，趣對薇

花。某辱在下風，欣聞上日。悚觀條教，已知籀篆之新；自附門墻，倘念稽孤之舊。《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賀寶慶陳知府啓

疏榮北闕，作牧南州。上意具宣，親奉如綸之旨；下車伊始，歡騰今袴之歌。一念所孚，千里幸甚。某官風猷膚敏，天分高明。故笏袖傳，見謂甘棠之猶在；新硎刃發，每聞錯節之立空。撫仕夙登，能聲綽著。既著班於萬玉，盍方軌於九衢！上念此邦，實先帝龍潛之舊；卿其爲我，消比年犢佩之風。共傳條教之簡寬，頓覺旄倪之呼舞。最書立上，召節佇頒。某鄰燭分輝，野芹將意。燕方來賀，良自愧於後時；鴻可爲儀，尚悚聆於言語。《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賀吳提刑轉官啓

出綸中禁，追律崇臺。厥以最稱，遂居諸道之右；若時明陟，豈但拾級而升？成命俶頒，有聞胥懌。某官文獻之脉，明哲之師。禁暴詰奸，薦弭弄兵之警；洗冤澤牧，悉由折獄之明。兩載諏詢，九州函活。吳公河南第一，已應褒書；賈誼歲中超遷，即歸禁甬。某自聆言語，倍切慶蹤。燕雀之賀厦

成，蓋不自知其欣躍；龜魚之蔭瓦影，尚有賴於芘存。《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賀道州徐中丞到任啓

肅膺明詔，來領名邦。上日吉圭，方籀紅之喜滌；先聲布濩，已湘綠之暖浮。凡在提封，諒深頌詠。某官英英人物，綽綽規摹。地勝龍湫，獨奇鍾於一氣；手高鰲釣，遂連擢於兩科。既妙譽之霆行，宜橫翔之日闊。入躋玉筍，出對金焦。國子監一部書，士心交屬；麟正丞十五事，治道攸關。方考白玉牒之舊儀，盍在紫粉牆之妙選。翻然剖竹，久矣種棠。亦既終三年淹，復以二千石起。公紆隼軌，雖未愜於輿情；上念舂陵，每欲隆於吾道。爰資碩望，俾究儒猷。驅臘雪以隨車，歲年豐矣；對條風而出教，父老歡呼。方少惟於緒餘，已高絕於流俗。坐令今日，復見古循吏之風；歸重本朝，即補直侍臣之選。某幸依鄰睦，敢賀夏成。參錯數十，公但細哦於此詩；沮洳三百，步尚可竊於餘波。

《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謝書考啓

愒日山城，偶成細滿；瞻雲霄極，敢昧大恩？感切輪囷，敬陳竿櫓。伏念某分惟循己，智弗脩

人。弓冶箕裘，既夙慚於家教；牛羊芻牧，敢自詭於民庸？初非子子之姿，徒有區區之志。讀撫字勞心之傳，則竊慕唐之高賢；誦《中和》《樂職》之詩〔二〕，則思發漢之盛德。中更紛糾，遂墮謬悠。厥既血指而汗顏，何能爲役？不適醫創而剜肉，祇復可憐。悵始願之浸乖，冀後圖之是勉。閱時云久，課效益疏。而況兵旱相仍，民尤寡遂；疾病居半，吏率多嫚。雖復竭韞線以爲長，強鉛刀而使割，竟無強詡之效，自見當時，惟有凋瘵之餘，以待來者。居然不武，何以自文？薇亦柔、薇亦剛，薦存歲律；瓜而往、瓜而代，已迫戊期。然且監牧不加訶，士民不推去〔三〕，再獲書於下考，庶遂保於末塗。永惟此恩，詎無其自？某官端委廊廟，砥礪臣工。率屬詔王，三歲乃大計於羣吏；視民由己，四海無不被之一夫。睠此遐陬，欲其靜治，每曲加於亟復，俾克底於璧全。某敢不感烈銘心，凌厲壺尾。一日心葺，庶如始至之時；終更亟還，尚冀曲成之造。《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二〕詩：原作「時」，據庫本改。

〔三〕去：原作「玄」，據庫本改。

書考謝運使啓

列部受容，幸書考下；職司論薦，猥於數中。不及乎揚，敢忘所謝？竊以周使臣爰咨，諏謀詢

度；漢郡守樂職，宣布中和。惟五善具《皇華》之篇，尤先訪問；必三思合《鹿鳴》之雅，而後轉聞。倘不其然，亦祇以愧。某少而竅紫，長益支離。言圓行圓，是固元子所惡；行散坐散，願爲龜蒙之徒。周章强著於冠紳，眩甯頓驚於鍾鼓。竭來遠外，脅微復昂。雖於保障繭絲，粗知所擇；常恐檣杌饕餮，以辱其先。惟知似似以下心，豈意咄咄其怪事。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歟？龍蛇放之菹，以鄰爲壑也。賴詩書之謀元帥，於樽俎而折遐衝。千里動中於事機，一朝盡寒於賊膽。提封以肅，全活維多。由公而仁，大書潭帥柳中丞之績；非臣之力，每誦渤海龔太守之言。自惟負乘之惊，幸免譴訶之域。滿百乃報，已辱并包；有七不堪，所當亟退。久鷗盟之入夢，俄鶚表之橫空。雖一字之褒，榮於袞衣；豈九州之大，無此芳草。或者表裏洞然之既久，是以父子牽聯而俱書。未必心誠求之，而謂之有志；不能亂庶遄已，而謂之得宜。稱其坊止水以居中，嘉其民按堵之如故。曲加枚枳，昭示寵綏。然而無實之名，是乃先民所懼。燁其繅極，凜若刺芒。某官宗派黃豫章，模楷李元禮。歲寒後凋之風操，特立千秋；江左獨步之聲名，高視四海。沉踐揚監牧之重，尤喜謂人物之間。謂察吏已熟於見聞，而報國乃吾之職分。共理良二千石，曷稱上求；參錯得數十人，乃愜公意。遽俾灣薦士之藁，恐有負牧民之箴。某敢不敬服徽言，益堅素履。心馳去意，寄書已問於當歸；自託平生，作詩願哦於遠志。《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通交代趙寺丞啓

輟班外府，宅牧南州。來從魏闕之間，具知上意；坐使巫碭之下，如在近畿。辱附交承，亟修贄問。某官天召神秀，地望穹華。漢諸侯王有煒苴茅之舊，唐進士第並馳韋布之先。獵獵貴名，駸駸華踐。發硎游刃，初何有於盤根；前著借籌，蓋居多於婉畫。遂繇驥乘，入簞鴻儀。既鍵司賦祿之頒，且簿正僦鳩之事。謂宜徑上，分輝藜杖之端；顧肯斜飛，坐嘯梅花之外？復持美最，歸重清班。三丞相望之夙優，列宿省郎之平陟。銀黃丈二組，何勇退之甚高；紫翠七一峰，殆夙緣之有幸。郵傳至止，輿誦翕然。載維此邦，雖非昔比，然而潢池赤子，久矣相安，白水青秧，居然可喜。允資坐鎮，所願速驅。帝簡宗英，甯久作夫夷之長；朝知治行，即峻躋供奉之班。某全抱一疎，況嬰多病。初無循良之效，可望古人；惟有凋瘵之餘，以累君子。襦袴已歌於來暮，糝糠幸掩於在前。願言奕葉之雲仍，惠徼交好；尚與都梁之父老，敬候先驅。《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通曹漕啓

自天錫命，易地建臺。占軫翼分以星移，實同躔次；分戊己屯而雲列，正賴轉輪。輶傳肯來，提

封胥懌。某官高標絕俗，實學濟時。康廬數千仞其高，地靈不斷；魏笏一再傳而後，風烈如存。粵早踐於夷塗，已共期於遠器。由外司馬，爲中都官。六院浸高，晉司禁鍵；專城廉取，肯向□□？淮壖作塢以甚嚴，倉庾名官而尤重。轉而反楚，復此爰周。時並植於雙臺，身實兼於數器。外則餽餉不絕，宿飽相歡；內則斂散以時，常平益廣。征謀密贊，偉績於昭。公宜疇最以徑歸，上欲用賢於已效。備契丹、寬河北，當護本根；遣鮮于、出京東，甯迂軌轍？顧熊湘其密邇，馳驪駕以增光。入境而褰帷，滑剛而視篆。先聲有俶，和氣潛孚。自北而南，重湖正資於均惠；不夙則莫，一札會見於趣還。行復家氈，即持禁橐。某漫分斗纍，徒玩歲華。食粟何稗，問戍期而已過；合符良近，搖歸夢以先驅。自幸末塗，聿逢揭節。倘一日而來去，得奉六條；尚二天其焉依，庶幾全璧。《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通劉提舉啓

榮被詔聲，起將使指。湖南二千里〔一〕，盡歸攬轡之中；天上十三星，是乃積倉之次。先聲所暨，和氣已孚。某官寶璐大名，淵源粹學。蕭然風骨，所謂山澤列仙之臞；偉甚詞章，如聞鈞韶九奏之雅。峻躋清貫，夙負有聲。太學諸生，猶記舉幡之日；集賢學士，共驚落筆之時。道家蓬山，望郎省戶。使其依違婉孌以諧乎俗，豈復偃薄回翔以至于今？逮乎訪落之初，爰借僝工之重。記貞元之朝

士，能復幾人？陪上雍之侍臣，是特一武。忽飛鴻之驚矯，渺獨鶴之來歸。水竹清華，圖書跌宕。神全而氣采王〔二〕，身退而名益高。石室棋間，難久袖爛柯之手；衡峰雲捲，獨深知皎日之心。果聞黃紙之除書，茂柬白頭之老監。起郎揭節，涓日建臺。太史度湘，豈若執事從官之內？長孺發粟，何如拾遺禁闥之間？上方以近甸而視遐陬，公宜持豐年以報明主。甫臨封部，立有最聲。甯久滯於六絲，即平登於兩制。某漫分山壘，何補縣官？蕭索戍樓，久瓜期之云熟；呶啞歸櫓，覺尊興之已秋。正末路之慄然，俶輶軒之至止。倘尚留於一日，幸得事公；雖獨有於二天，敢云私我！《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二〕千：原作「十」，據庫本改。

〔三〕采：原作「深」，據庫本、清抄本改。

賀汪帥除都丞啓

榮被溫綸，肆加異數。寬憂南顧，允資中軍帥之賢；導密西樞，爰進真從臣之列。題封所暨，頌詠惟均。某官實學兼該，英規有偉。胸中甲兵數萬，敵膽爲寒；湖南壤地二千，民襦悉暖。教令孚於期月，威風憺於重湖。富公之在青州，非多蒙振；魏國之帥定武，頓革惰驕。治最卓然，宸衷簡在。

迺陞於從橐，仍倚重於帥垣。惟承旨視黿禁之至嚴，而入侍與螭坳而並峙。紹興趙子畫，實兼次對之華；元祐王彥霖，徑領本兵之寄。佇觀柄用，以展儒猷。某竊庇庥，獨深慶忭。統府檐趨之末〔二〕，媿未能前；正衙麻卷之頒，又將來賀。躍躍以喜，亶亶奚殫！《陵陽先生集》卷一八。

〔二〕檐：此下原有一「仰」字，據庫本、清抄本刪。

全宋文卷八二二四

牟 巖三

賀運使建臺啓

載涓剛旦，肇建崇臺。英蕩輔函，移福虛危之分；棠陰閱世，恰逢甲子之周。初滌籀紋，一新條教。某官夙傳家學，見謂吏師。玉淵三峽之泉，去爲江海；洞庭重湖之野，來奏鈞韶。坐使《離騷》之鄉，復見《皇華》之雅。列戍驩呼於宿飽，諸生倚賴於夏盟。一尺商霖，已應隨車之雨；千艘楚粟，坐通下漕之冰。立有最聲，平躋禁路。某繫匏未去，芘樾焉依？雜沓賀裾，茲欣逢於上日；呶啞歸櫓，尚亟請於下風。《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謝除大理正啓

外庸何取，猥玷除書；後至當誅，自歸造命。輒陳悃悃，仰答生成。竊惟士制刑之中，史告成于正。是爲地官鄉師之屬，實視南臺特書之班。厥任匪輕，以人而重。要必稱寺中之絕，乃可司天下之平。藉未能得西京黃伯之循，良亦當復南士顧榮之望。始爲宜稱，無負選掄。某戍削之姿，款綮之識，如魏王瓠落本空，如紀渚雞虛僑已盡。粵叨乘於一障，偶坐閱於三秋。責以會期，初不過俗吏所能爲者；問其治狀，何敢竊長者之言稱之？仰藉大鈞，僅臻細滿。俄予環而使入，爰上印以亟行。久阻濤波，倏侵晏歲。雖《式微》之賦，幸已來歸；而《棠棣》之詩，恐其或廢。屬經營於薄緒，遂宿留以後時。暮雪兔園，自慚末至；春風燕壘，尚許重尋。自憐支離槁乾之餘，復與光明盛大之際。昔渭濱雲遠，每懷報一飯之恩；今東閣天寬，又覩觀四方之士。突兀眼着於大厦，依稀身傍於名躔。人賀其遭，已慚非據。某官勤勞再造，平決萬獄。京邑空囹，如見成康之世；太倉發粟，實同禹稷之心。流海宇之頌聲，輯庭闈之慶事。八十者五豆，方宏老老之仁；三千年一花，益衍綿綿之算。既宏開於壽域，尤茂積於陰功。謂其舊服於官聯，蓋亦粗知於德意。俾污是正，更廣好生。某敢不敬受嘉師，仰酬鴻造。畫衣冠而治，惟知仰贊於明時；帶笈簪以遊，尚冀少安於愚分。《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謝除侍右郎中啓

元祐師臣，密侍臨軒之旦；淳熙郎選，誤叨除日之榮。恩華度越於輩流，威烈輪囷於肝膽。恭趨嚴屏，肅摯謝函。自三班更舊制以來，惟兩選以右銓爲劇。七千八十六闕，尤歎久淹；五萬四千詞條，孰能徧睹？肆今日丕釐於積蠹，而冗曹頓爲之一清，然而綜叙得人，自足服衆多之口；妄庸非據，恐反生僥倖之心。世胄必得張宣公之賢，蜀士亦須杜起莘之望。豈繫譴陋，可玷清華？某結約無奇，支離堪笑。雖從諸老先生之後，良慚見聞；徒慕兩京循吏之風，莫知宣布。揭重來於班筭，甫四閱於階蓂。貫索曉沈，幸空列犴；武春成鎖，恐漏多魚。偶沙汰之尚寬，豈喬遷之過望？不圖冗散，忽與甄升。紫粉界牆，在一時而超甚；青綾曝直，如列宿之英何？莫蓋其慚，欲辭勿遂。必使無冤失職，乃見清通；正自以椎少文，安能敏絕？靖循僥忝，彌切凌兢。某官文武兼資，勞謙盛德。緇衣今又改造，允出至誠；敝袴以待有功，尤嚴責實。再念銓衡之公法，是關磨勵之微權。深愧愚踪，曷當隆使？某敢不敬脩職守，祇服休明。自知無佳吏部之稱，可孚輿望；何敢以老衙官之語，而忽選曹。惟既乃心，庶無所負。《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賀左史王侍郎應麟啓

升華柱史，晉二天官。冠螭首蛾眉之班，紫毫發彩；上雞翹豹尾之列，金鏡題才。宸命誕頒，朝紳胥慶。某官四明間氣，諸老傳真。海內第一流，負古人所自任之志；胸中三萬卷，成當世不能爲之文。擢異科，軼平園無盤洲；載令德，自文正而懿敏。疇資鴻碩，遍歷清華。夕金華而朝右掬，藉甚告猷之益；內玉堂而外西掖，煥乎宜誥之稱。丕彰近甸之民庸，式著本朝之公望。復作蓬山領袞，盍爲禁路羽儀！緒遂良之錄起居，載筆聿嚴於書法；孫莘老之振淹滯，持衡爰別於品流。增賁綸垣，行登政府，某幸依官簿，況託年家。慚無佳吏部之名，願言庇廈；敬致真從臣之賀，尚聽揚庭。《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通交代浙東提刑啓 家鉉翁

予環趣入，方勞使臣之來；出節俾行，猥承賢者之後。輒脩初贄，自託下風。某官問學淳涵，風猷整峻。大兒孔文舉，一老高視於人羣；難兄陳元芳，二季共稱於世瑞。越自馳英聲於茂宰，成美最於价藩。擢外府丞，維天子使。並濤江而東驚，乃馮翊之左區。路熟重來，風生一道。蒼崖赤子，自

以爲不冤；玉壺清冰，撓之而勿濁。含香徑躋於省戶，寓直密傍於奎鈞。有功見知，原省因任。留之以爲帝鄉之重，待之以成宣室之釐。方底綠綈，頓覺小蓬萊之近；屬車清蹕，即躋舊筆橐之班。某積愧空餐，日尋歸夢。顧鉛刀之鈍甚，如繡斧之輕何。必咨於周，敢以馳驅而自詭；其則不遠，庶幾渠燠之是承。《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謝馬丞相廷鸞啓

太微積星之次，良玷清班；《小雅·皇華》之歌，驟膺重寄。循牆勿遂，銜袖以前。竊以行部過江，昔之所重；觀風近甸，今者尤榮。況我朝初設於祥刑，維外郎首膺於出使。自非夙望，曷稱嘉師？某叢爾微踪，淒其先緒。帶衡佩矩，僅守曲士之常尋；錯節盤根，初蔑良工之剗斲。平生惟思於斂退，所至輒用其疎愚。治郡平平，甘催科之甚拙；司銓瞶瞶，恥倚撫以爲奇。蓋深逃健吏之名，幸不在巧官之目。「胡不歸」之賦，頗歎菊荒；「無何有」之鄉，乃全樗散。比陳情以自列，恃知己之汝容。豈意出綸，反叨持節。地大物衆，莫如馮翊之區；人微望輕，豈稱職司之體？無乃畏景而就日，凜其受命而飲冰。某官學爲帝師，心主善類。周公相祀，上未許於明農；兩結當封，天密扶於陰德。蕩八荒之開壽，廣一道之好生。爰重謀詢，尤加選擇。謂某雖甚腐於力，若不足以激昂；然有志於民，可與聞於欽恤。遂令司臬，實荷化鈞。某敢不敬服明休，冀殫薄效。相期勿犯，幸逢畫像之

朝；尚賴曲成，亟反屠羊之肆。《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謝福王啓

明德茂親，夙仰宗藩之重；皇華宵雅，誤將使指之隆。循牆莫控於忱恂，削櫝用伸於禮敬。竊以鼓楫而過江左，昔謂至難；露冕而行南陽，世稱殊寵。洪惟今日，尤重帝鄉。三輔黃圖，俱號扶、馮之近；兩朝赤子，深涵豐、沛之恩。必將坐致於無刑，斯可延洪於有慶。匪時宿望，曷受嘉師？某本以妄庸，洊叨任使。出司民社，會微慈愷之稱；人忝銓曹，又乏清通之識。竊自知其樗散，每深愧於食浮。力請賦詞，惟期從欲。不能者止，亦分量之所安；爰周咨諏，敢馳驅而自詭？況戇愚惟知遂一致之性，而閭劣未易析兩端之疑。顧視闕然，寵靈厚矣。某官盛德而仁熟，行高而屬尊。賜賑膳於弟兄，式篤先朝之愛；分寶玉於伯叔，益隆聖主之恩。大路綏輦之備殊徽，黃髮台背之介多恥。肆勞謙而下士，益推廣於好生。某敢不明清單辭，矜畀庶類。畫衣冠而治，將奚補於盛時；帶苓簪以遊，倘早諧於初志。惟祈函護，彌切瞻依。《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通洪安撫燾啓

建牙禹會，聳聞賜履之新；將指周原，喜是摠衣之舊。雖造化曲爲之地，皆汲引以至於今。輒冒顏行，敬抒心曲。某官光明俊偉，凝重粹溫。郊藪之有鳳麟，蔚羽儀於昭代；山川之出雲雨，將潤澤於蒼生。出入垂四紀之餘，險夷惟一節之貫。爰自疇茂庸於分閫，乃思挹爽氣於游帷。巖居川觀，花香竹色。公雖袖看棋之手，上方興當宸之思。謂舊筆橐之臣，惟靈光之獨在；而小蓬萊之地，乃馮翊之要區。五閣冠班，十連領帥。爲我強起，未容龍卧於清波；惠然肯來，況復馬諳於熟路。先聲布濩，環境驩呼。領東方之縉紳，靡須暖席；問西廳之典故，即幹洪樞。某立朝何裨，予節良忝。若時華選，敢當《小雅》之遣使臣？實有夙緣，復見文昌之爲帥長。乃平生之知己，實今日之至榮。所幸有函丈之可親，豈敢以外臺而自列？奉令承教，常如在幕府之時；當軸處中，願復入陶鈞之數。《陵

陽先生集》卷一九。

回郭衢州啓

觀風問俗，愧無古膚使之能；宣化承流，幸倚東諸侯之望。敬脩削櫝，仰復司籤。某官實學兼

謙，宏規有偉。盤根利器，未嘗肯綮之少經；堅車大輅，每貫險夷而一致。自早收於儒級，已綽致於英猷。農扈晉班，珍曹疊組。急流勇退，竭爲鹿洞之游；異最昭升，徑陟雉工之長。既益深於涵負，難久闕於經綸。若時太末之區，頗狃潢池之習。蜂蠆起於袖，人皆貽愕以莫前；龍蛇放之菹，公獨笑談而遂定。懋著期年之最，坐臻千里之安。方略具施，威聲益振。爛柯日永，已知碁著之高；褒璽春溫，更覺橐班之近。某立朝何補，乘傳謁來。深惟司臬之匪輕，正望同舟之共濟。康衢謠詠，喜復見真淳之風；原隰馳驅，亦與邀安靖之福。《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通鮑制置啓

賜履至海，方瞻統府之尊；六轡于原，猥玷使臣之選。夙幸邀於先好，茲又託於下風。乘傳甫來，飭函以贄。某官風儀簡遠，論議崇竝。少微古括之精英，實鍾間氣；太山洪河之涵負，卓爲偉人。自親簡於嚴宸，遂歷居於言路。抨彈霜肅，凜其一御史之風；忠讜日陳，不在三諫官之下。咸斂手以避於司隸，乃持橐徑上以甘泉。史觀兼華，秋鄉疊組。王體國論，方有賴於儒猷；後勁中權，乃出專於閫任。仍躋仙殿，來重瀛垣。粵從號令之新，坐使提封之靖。春生秋肅，山立霆行。海不揚波，已獨高於殊績；林有伏猛，盍歸重於本朝！暫爲十洲之少留，即聞兩地之徑拜。某奚堪用世，甚忝爲郎。歸夢久搖，每繞蒼苔之上；遇恩過厚，俾持英蕩而東。愧隆指之莫將，幸高牙之密邇。周原

膺膺，敢自詭於驅馳；夏屋渠渠，尚焉依於芘冒。《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賀朱漕啓

輟武機庭，將輸河漕。木天寓直，遂通東壁之躔；銀漢乘槎，密旁長安之日。悚聞揭節，盡肅提封。某官天分夙高，人門甚偉。引筆伸紙，其言自成於波瀾；游刃發硎，所至無前於肯綮。自與聞於國計，益展究於英猷。有蔚功言，盍膺事任！劉子羽之在樞掾，實贊魏公之謀；鮮于侁之號福星，嘗聞迂叟之語。教條所暨，和氣已孚。漕引以歸中都，佇昭異最；拾囊而從上雍，遂陟禁塗。某夙荷眷知，尤深慶懌。馳驅英蕩，敢云六絲轡之並持；流落草堂，尚望千丈裘之大芘。《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賀章參政啓

煥頒奎筆，晉貳台衡。敕甯武圖功，方領神樞之重；繼自今立政，遂參國秉之隆。贊書一傳，舉笏交賀。在昔仁祖，有若郇公。肅父清忠，實相慶曆之治；重謹微密，具形徂徠之詩。洪惟今公，克篤前列。某官堪輿間氣，經緯全猷。喬嶽太山，極包涵而雲雨自潤；祥麟瑞鳳，不鷲搏而羽毛畢朝。早以魁壘之英，共期公輔之器。歷諫官御史之職，有偉建明；居給事侍從之間，益隆德望。已爲儀於

清要，猶未究於經綸。舊學甘盤，上方篤從游之眷；中興常武，公遂躋基命之聯。乃蔽宸衷，擢陪宰席。退思巖之深念，無非爲國家久遠之圖；天章閣之宏開，方自任天下太平之責。于以慰蒼生之至望，于以昭真儒之極功。以首參而攝行，豈但用龔實之之故事；當中書之虛轄，行遂繼畢文簡之芳猷。某幸囿陶鎔，第深慶忭。駟駱之持絲轡，初何補於諷原；燕雀之託帡幪，其敢忘於賀厦？《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賀刑部陳尚書

宜中啓

趣馳召驛，晉長爽鳩。王人多聞，密贊月將之益；儒者給事，遂躋夕拜之聯。疊組生光，垂紳交慶。某官倫魁偉望，善類宗盟。永嘉正始之音，期文獨任；慶元鈎黨之籍，姱節尤香。自五色之占祥，已九重之懋簡。御史無官長，具嚴豸角之威；太常不是卿，徑上雞翹之列。典司帝制，備極儒榮。由禮闈而踐政塗，盍用王魏公之故事；請福唐以便親養，乃繼蔡忠惠之芳猷。十乘惠臨，七閩蘇醒。然而林有伏猛，所當歸重於本朝；海不揚波，詎可獨私於遐嶠？果招旌之繫至，俄德履之徑升。暇日到石渠，丹地開黃卷。聚頭巍立，注意益深。濡墨塗歸，已見引綱維而爭大體；把麻庭告，行遂溥潤澤以福蒼生。某將指駟原，歡顏燕夏。奉令承教，方將仰隸於統臨；當軸乘鈞，所願共陶於坯冶。《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賀陳察院過啓

簡自嚴宸，擢居憲府。紬書天祿閣，方資筆削之長；察事司馬門，遂任紀綱之寄。除音誕布，輿論交孚。某官老成典刑，大雅宏達。明月寶璐，紛內美之好脩；繁露玉杯，抱遺經而獨究。久周南之留滯，俄宣室之興思。職教武成，橫經宗邸。博士議郎之選，允藉多聞；承明著作之庭，尤資夙望。益光家學，洵謂儒榮。肆天筆之親除，遂霜臺之分察。力致天理人欲之辨，尤嚴君子小人之間。第一法筵，已竦聞於偉義；二三執政，行徑踐於邇聯。某越在乘輅，喜聆出綍。濃墨大字，媿乏徂徠生之詩；廣廈歡顏，第哦杜陵老之句。《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回倪處州啓

疏榮嚴宸，作鎮近畿。細旃廣廈之間，方倚成於君德；古括少微之分，乃自詭於民庸。誕布寬條，歡騰輿頌。某官金華秀傑，麗澤淵源。季方並著高名，時稱競爽；子雲多識奇字，見謂洽聞。少資壁水之楷模，遂給玉堂之筆札。風舞槐龍之翠，密侍熙明；夜燃藜杖之青，編儀中秘。兼華省戶，舉武禁涂。乃莫回勇退之懷，竭來舊補遊之處。昔在皋比之坐，已聞學子之翕歸；今憑熊軾而來，想

見邦人之相慶。蓋久孚於教化，初何事於施爲。田里人安，江山開懌。坐令今日，復見古循吏之風；歸重本朝，即造真從臣之列。某夙蒙異予，今幸同寅。駟駱諏原，自愧馳驅之何補；燕雀賀厦，第欣賁燾之焉依。《陵陽先生集》卷一九。

賀郭正言啓

顯被龍光，擢登騎省。御史六察，方資糾正於官邪；諍臣七人，尤賴切劘於君德。贊書俶下，輿論翕孚。惟慶曆增置於諫員，若襄公崛起於海服。自昔右拾遺之妙選，孰如此六日之新除？久遠功名，蔡忠惠誇朝端之風采；礪砢言論，石徂徠輯天下之頌聲。在當時燁若神人，肆今日復聞盛事。某官人物師表，問學淵源。磅礴扶輿，秀出五羊之表；魁壘傑特，獨立萬馬之中。比茂簡於宸衷，遂晉司於臺察。紀綱頓肅，奸宄潛消。具嚴白簡之威，遂上青蒲之列。正臣進者治表，士競相歡；明主可爲忠言，公益自奮。謂習俗當使之粹美，謂議論當見之聽行。有如第一義之建明，足爲千萬代之瞻仰。諫官能如此，豈不致於太平；宰相可行之，遂盡摠於素學。某悚聆除目，倍切歡悰。屬縻使傳之來，阻與賓榮之賀。朝陽鳴鳳，方觀奏藁之傳；夜月驚鴻，倘許寒枝之託。《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陳殿院堅啓

奎筆煥頌，臺端晉貳。有裨帝右，方資劇拂之功；執法殿中，益峻綱維之任。忠賢進矣，頌詠翕然。昔在建炎，有若忠簡，維三年之夏，甫任諫員，越一月之間，徑躋臺副。孰不謂除書之甚峻，豈知視故實則已迂。攷言事簿所行，俄升橫榻；取樞府銜而入，即遂秉鈞。竊惟今公，復當盛舉。某官色和氣勁，實鉅聲閎。大蔡神著，洞視萬物而先見；積石底柱，瀾倒百川而後知。蔚爲善類之宗，茂簡虛皇之眷。姓名內出，糾察晉同。治世鸞鳳，平生豈樂於鷲搏；法筵龍象，第一咸聳於聽聞。襃積丹忱，芬芳菊節。上方喜忠嘉之論，公遂進遺補之官。韓魏公存藁諫垣，孰知雅意；劉元城徧歷言路，具有前猷。豈曰臺無長知，庶幾國有君子。曾未閱旬時之近，已共瞻風采之親。觀象門甫綴於繁聯，延英閣快傳於偉論。供奉赤墀下，甯復久淹；任參黃散間，即聞大任。某夙叨函護，倍切歡愉。燕雀賀成，愧已居於人後；鹿麋許放，倘自遂於物初。《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葉丞相啓

簡在淵衷，再升台席。貳公寅亮，重傳則國將興；三朝會同，敬事則命以始。揚庭有肅，薄海交

歡。惟仁祖之盛時，有沂公之魁望。夙陪鶴禁，蓋獨高羽翼之功；親載龍飛，遂再被股肱之寄。在昔靡聞於牢避，況今又異於平時。豈其我公，可遂雅志！某官忱通造化，學貫本原。如璧如圭，瑟僖本威儀之盛；在澗在陸，寤寐皆憂愛之真。粵從導若木之暉，久矣正太微之次。民自擇相，上方倚公。已致乎期月之間，乃決去崇朝之頃。急流勇退，豈樂錢宣靖之名；晚節寒香，每誦韓魏公之句。雖野老相忘於爾汝，而聖主每問於起居。謂新益從游，毋遯野而若予棄；謂初元該輔，盍畫宮而績于成。俄銀信之密傳，果沙隄之重築。儀圖惟舊，眷注可知。屬當四郊多壘之餘，或傒一馬二童之至。諸生舉幡於闕下，使者結轍於山中。雖富貴不足動其心，然宗社宜深爲之計。天高氣爽，喜聞庚伏之清；義忠言親，尤渴辰猷之告。久竚瞻之云切，肆優禮之是加。至和之相文公，特下百官班迎之詔；熙寧之召正獻，適當七月入對之時。有德進而朝自尊，大老歸而子焉往。于以祈天永命，于以甯武圖功。益隆磐石之安，茂介秀眉之壽。某夙叨鈞播，竦聽制麻。偶尚留絲轡之間，猶得際袞衣之入。歌詩九百字，愧莫寫於螽鳴；聚觀數千人，喜即迎於馬首。《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通陳制使存啓

通班禹閣，出鎮瀛垣。尚書五兵，方峻躋於聽履；元戎十乘，遂倚重於分弓。明詔一傳，先聲咸聳。某官治朝蓍蔡，善類鳳麟。出神入天之文，追媲古作；內聖外王之學，號稱儒宗。物望夙隆，宸

衷茂簡。自重來於省戶，俄歸立於諫坡。執法端門，風生獨鶻之擊；記言洞案，日持兩螭之坳。公每夢想於清茗，上方眷留於紫禁。以夏卿而掌帝制，若元祐之東坡；以《春秋》而侍經帷，若紹興之文定。學館倚楷模之重，史筵推筆削之公。兼華已極於儒榮，一武即登於揆路。而乃屢抗箋天之疏，竭爲表海之行。睠此鄮峰，實惟都會。右扶左翊，在昔所嚴；後勁中權，于今尤重。雖忠賢當在於禁近，然宵旰欲寬於顧憂。一聞位置之新，坐致提封之肅。吏士具孚於號令，旄倪咸僭於旌旗。樽俎從容，如領十洲之勝；經綸密勿，即歸兩地之崇。某夙辱眷知，竦聆成命。竊喜聲光之近，獲依節制之尊。駟駟諷原，自笑馳驅之已倦；燕雀賀夏，尚惟芘冒之是邀。《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徐察院卿好啓〔二〕

光被親除，晉司分察。出節少府，已聞冰漕之通；執簡南臺，咸竦霜稜之峻。贊書誕布，輿頌翕孚。載稽先猷，最重言職。裕陵簡擢，嘗以使還之餘；乾道訓謨，必由邑最而用。蓋欲周知於民事，若時復舉於彝章。某官粹學英規，崇論宏議。地靈傑出，實爲仲原、常父之邦；風采著聞，夙有元城、了翁之望。原培器業，小試絃歌。紫蓋峰前，數書撫字心勞之考；金耀門裏，獨升文學掌固之班。方茂簡於九重，俄峻躋於四轄。見大夫無可者，利社稷則顓之。發河內倉，毋勞使黯；弄御史印，其無易堯。果被殊知，遂居列任。凡其力陳於殿陛之上，莫非目擊於田里之間。守備十三條，言

言尤切；法筵第一義，凜凜甚嚴。蓋將一正於君心，于以共扶於世道。善類尤主，元氣益昌。斯謀斯猷，正倚忠嘉之告；汝爲汝翼，遂躋輔弼之聯。某越在乘輅，欣聞出綽。讀南州高士之傳，雖未接於下風；續東魯徂徠之詩，喜親逢於盛舉。自惟臬事，幸隸臺容。沃轡六絲，何有詢諏之善；珍裘萬丈，尚祈芘冒之仁。《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二〕卿好：疑當作「卿孫」。徐卿孫，清江人，景定進士，咸淳、德祐間爲臺諫官，見《宋季三朝政要》卷五、雍正《江西通志》卷五一。

全宋文卷八二三五

牟 巖 四

回安撫洪尚書啓

生磨蝎之宮，人皆憐於奇分；挹洪崖之袂，天欲制其頽齡。錫以好詞，溫乎盛德。某官銅柯色耐，白雪調高。癸酉初置於藥珠，方諷舊典；壬戌曾遊於赤壁，自度新腔。猶記辱在泥塗之踪，特紆世掌綸絲之手。幹百斛鼎，絕知健筆之豐扛；有千歲苓，幸附長松之小草。粧褫初度，探借春風。清潁詩篇，荷尚憐於叔弼；南豐香瓣，竊自愧於履常。某蕞爾孤生，淒其多幸。再命三命而走，其敢辱於頌言；九月十月之交，倘早諧於歸志。《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回洪制機啓

玉樹生階庭，幸託通家之好；銅狄話疇昔，辱有初度之臨。妙語過施，微蹤增惕。某官朱絃清越，金薤琳琅。文章當家，自有五鳳樓之體；郎君早貴，即催雙鳧舄之朝。不靳珠璣，用華弧矢。真所謂幼婦外孫之作，乃得此名父哲子之間。呂寶臣丁未之同，許邀餘福；文潞國丙午之會，願祝耆英。某自媿摧頽，莫當繅藉。聞鶴飛於鐵笛，空記當年；誦鯨卷於錦衾，第欽盛意。《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婺守趙侍郎啓

簡知當宁，來重价藩。天近虛皇，密接圖書之邃；地嚴牛女，光分棨戟之輝。甫視籍文，已騰輿誦。某官三代循吏，兩漢宗英。徐公自有常，不易平生之价；叔度撓不濁，可知徹底之清。粵從嚴瀨之一聯，對秉勾吳之雙節。入躋河漕。坐鎮神皋。京師無憂，有范君式資雅望；關節不到，有包老益著清名。爰疇最於尹釐，遂升華於戶簷。滿歲爲真之近只，急流勇退之謂何？通國去思，起家有詔。惟此邦夙以處承明之老，在今日尤當用慈惠之師。條教一頒，旄倪胥慶。叱初平石，坐令風俗之醇；

賜潁川金，靡俟期年之久。即從筆橐，大究經綸。某舊忝侍朝，新聞建牧。自愧無一毫之善，如古諷詢；乃所願千里之間，得賢師帥。光心之喜，舞手以言。已具歸舟，端爲鱸魚之計；相歡賀厦，未忘燕雀之情。《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平章冬啓 一

六符之星曰太平，式應連珠之瑞；千歲之日可坐致，宜膺獻履之長。維我元臣，輯時若祉。某官春融盛德，天鑑精忠。觀陽復於羲爻，朋來有喜；占歲臨於吳分，三捷奏功。宜對芬芸，永綏戩穀。雪晴鳩鵲，方傳廣內之歡；香直麒麟，散作函生之福。某有慚諛度，所賴庇全。煖律一噓，願早回於生意；雲氣多壽，但虔致於頌私。《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平章冬啓 二

乾清坤夷，共睹連珠之瑞；晨賀晝會，獨冠萬玉之班。維我元臣，哀時善頌。某官慶風雲會，見天地心。金柅靡牽，宜羣陰之退聽；銅儀密運，知元化之自調。屬茲獻履之辰，茂輯奉觴之慶。泰初之元起曆，世運方春；冬至之日壽人，函生蒙福。某偶縻把繡，莫旅賀裾。問驛使之梅，端悉由於造

化；對衛公之竹，願常報於平安。《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章參政啓 一

歲次在鶉尾，適符元祐之壬申；初度起牽牛，方數泰元之甲子。維時碩輔，茂輯頌聲。某官學探天根，身壽國脉。下丞相一等，參幹繁機；陳泰階六符，密調元化。履長伊始，受祉宜多。前疑後丞，益茂重瞳之眷；晨賀晝會，即冠百羣之班。某使傳叨乘，賓榮阻造。繡衣直指，自慚無一綫之長；黃髮秀眉，願仰祝千齡之壽。《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章參政啓 二

黃鐘起曆，九寸之律最先；紫殿稱觴，千歲之日可致。維時碩輔，茂輯頌聲。某官北斗躔魁，慶雲世瑞。陽長陰消之際，妙探蹟於先天；文經武緯之全，獨彌綸于兩地。芳芸初茁，戩穀惟多。佇聞麻制之傳，即列火城之盛。某屬縻使傳，莫造賓榮。濡轡六絲，何有綫長之補；珍裘萬丈，尚垂緹覆之溫。《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福王啓 一

陽比君子德，方回噓律之春；王今叔父尊，宜介稱觴之壽。順乘剛旦，茂輯頌聲。某官都若重緹，粹然大玉。玩義《易》初爻之動吉，宜應於朋來；錫鴻疇次九之全福，方臻於嚮用。適屆黃鍾之候，益開朱邸之祥。受祉自今，有邦同慶。某偶叨把繡，獲履曳裾。書魯觀之雲，已共占於多壽；賦梁園之雪，尚密映於餘輝。《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福王啓 二

南陸迎長，景方增於宮綫；東平樂善，慶宜輯於宗藩。式對初陽，哀時善頌。某官青社綦貴，黃鍾函和。三十分而後成，妙探義畫；九五福之咸備，宜用箕疇。茲亞歲之陳儀，爰自天而錫美。方開衍筴，有永皇家。其密藉宏庥，第增慶臆。繡衣直指，初何有於寸長；黃髮秀眉，願永綏於多祉。

《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臺諫啓

元祐壬申，記景至熙成之歲；泰初甲子，協清躔畢聚之祥。維時正人，茂輯善頌。某官身壽國脉，學探天根。景星慶雲，出則爲明時之瑞；嚴霜烈日，儼然主公論之盟。丹忱屢上於囊封，香氣密依於扇影。晨賀晝會，方陪亞歲之朝；前疑後丞，即聽敷庭之命。某猥叨持節，莫與賀裾。濡轡六絲，何有綫長之補；珍裘千丈，尚依緹覆之溫。《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陳殿院啓

黃鍾爲律首，是持陽數之符〔二〕；朱衣在殿中，密接天顏之粹。維時善頌，宜輯殊祥。某官學操《易》原，身爲治氣。嚴凌霜柏，方揚鵲擊之威；瑞應嶰簫，咸聳鳳鳴之偉。芳芸初茁，戢穀官多。五更三點之朝，方陪亞歲；泰階六符之耀，即正中台。某越在乘輶，莫陪賀履。夜持丹筆，竊自媿于平反；曉望喬雲，願曲垂於芘冒。《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二〕是：原無，據庫本、清抄本補。

賀洪安撫啓

登臺書雲，物已符歲美之占；聽履上星，辰宜踐景長之慶。維時閣老，茂輯頌聲。某官北斗穹班，陽春盛德。期年報政，久騰五袴之歌；和氣致祥，已應六霽之喜。芳芸初茁，戩穀宜多。遂繇義序之崇，入補舜裳之缺。某偶叨把繡，幸預稱觴。會前殿之八能，即聞登用；歌闕宮之千歲，願祝壽祺。《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陳制使慶元節啓

驗南端之圭景，式應迎長；表東海之履封，宜多介福。順乘剛旦，茂輯頌聲。某官學探天根，身爲元氣。春回田里，歡傳梅溪一杯酒之詩；雲靜濤波，小試希文萬甲兵之手。在師中吉，應復朋來。某密倚崇墉，倍深慶臆。六絲濡轡，媿何補於馳驅；千丈珍裘，尚焉依於芘冒。《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吳提刑啓

漢曆大初，律先起子；魯經南至，日喜加辛。茂迎繡綫之長，時輯皇華之祉。某官名高雲壑，令肅霜臺。百九十字之箴，一新明聽；千二百黍之律，久積陰功。已淑問之滂流，宜陽剛之甚長。即膺詔綍，歸捧御麻。某幸託部封，莫趨賀廡。扇開九雀，願即陪供奉之班；爐擁蹲鴟，竊自笑嬾殘之迹。《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陳提舉啓

律起二千百黍，肇應黃鍾；珠連一十三星，有光翠節。若時亞歲，懋輯迎長。某官露寒之冰，霞光之繡。爲魯太史，曾書辛日之雲；發漢常平，直是荒年之穀。上方考八能而明陟，公宜哀五善以徑升。甫對剛爻，即頒溫詔。某屬縻守紱，莫旅賀裾。爐擁蹲鴟，竊自笑嬾殘之迹；扇開孔雀，願即陪供奉之班。《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平章正啓

一氣轉鈞，歲紀心躔之次；三公拜壁，日膺眉壽之綏。宜對剛辰，益增若祉。某官心通元造，躬致太平。南紀波澄，再啓庚申之運；東淮塵淨，坐收甲戌之功。乾清坤夷，晨賀晝會。桃林騎火，共傳臘月之捷書；柏葉羽觴，載載歲端之善頌。□□□□，方開衍筴永燕之餘；引領精祈，尚冀□□放鳩之惠。《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汪安撫啓

王者當午〔二〕，尤重南維；長子帥師，宜膺中吉。新開雞帖，喜溢熊湘。某官碩望顒昂，仁心簇達。和門令肅，旁行青草洞庭之區；熱撰班高，密接紅雲通明之殿。整軍以暇，列部皆春。半夜牙璋，趣鎮上游之方面；九天翠仗，歸陪元會之班頭。某幸託萬間，又逢三始。雪深戍壘，幸早許於踐更；春滿辛盤，悵莫陪於施賀。《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二〕當：原作「吉」，據庫本改。

賀運使啓

春回紫宙，方占元日到人日之晴；曉望皇華，願致新年勝舊年之祝。輯時多祉，福我全湘。某官績茂方輪，規宏園物。郎潛久滯，記紫粉之宮牆；歲計有餘，峙金湯之粟粒。和重列部，簡在九重。著練鵲之袍，立通冰漕；瞻袞龍之坐，歸照火城。《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賀諸郡啓

七潤一章，方正《太初》之曆；萬有千歲，宜歌《閼宮》之詩。時乃价藩，薰然叶氣。某官履端於始，泰內其亨。畫鹿車幡，是爲明府之瑞；黃龍詔旨，誕布聖朝之仁。茂對青規，趣歸紫禁。某幸脩鄰睦，又見歲元。春入辛盤，愧徒勤於頌詠；雲深戍壘，冀遂早於踐更。《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代鄧知縣謝啓

筆福蒼生，久切昭蘇之望；圭磨宿玷，特蒙拉拭之恩。睠淖泥頓濯於清波，信雨露可生於焦穀。

恭脩竿牘，少叙輪囷。伏念某岷雪寒澌，鄧林病葉。楊惲之於司馬，每慚外氏之書；韓湘之於昌黎，空忝諸孫之列。侵尋微宦，歷落寒途。自知命薄以數奇，所至身勤而事左。屬者不量疏譴，冒試劇繁。覆轍相望，前無完錦；抱琴獨往，殆若投膠。然而幸閱於兩年，亦且粗安於百里。不謂末路淩兢之際，忽生旁觀萋菲之言。長官誰使汝爲，傷弓至此；短簿能令公喜，奪席宜時。雖當時咸謂其非辜，顧數語厚誣之已甚。落千仞而此冤莫白，越五載而其書尚存。惘惘行吟，蒼蒼滿鬢。身在菰蒲外，幾無路以自言；額塌沙土中，幸有天之可列。果畫開於大照，遂盡直其前謾。饕餮鼎之汙，今知免矣；餘皇舟之復，非幸而何？徒憐屯蹇之餘，重費乾坤之造。恩深啄抱，心誓捐糜。茲蓋恭遇某官忠貫兩儀，重釐二柄。金城圖上，拓舊日之成規；玉鉉羹中，釀豐年之和氣。方開八荒之壽，未忍一物之枯。謂范忠宣猶有外孫，誰其扶植；謂尹師魯嘗陪上客，猶記汝憐。遂令練裙葛帔之蹤，亦動赤舄袞衣之聽。拔之陷阱，允矣遭逢。某敢不鏤骨銘肌，息黥補劓。活西江之鮒，已自幸於餘生；起中廐之駒，尚希終於一顧。《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代謝得闕啓

委身化治，僭露悃私；列屬計臺，猥叨鈞播。允矣寒微之幸，異哉特達之恩。晉謝偕符，恭脩竿牘。某質良苦窳，分復奇窮。斷雁孤鴻，曷奮飛於霄漢；常鱗凡介，甘漂泊於泥沙。棲棲州縣之間，

浸浸歲年之晚。遠行湘水，冒領制嚴。民枵其中，每易烹鮮之擾；獠環於外，尤難怒獸之馴。良自笑於鉛刀，惟恐傷於錦製。相安疎拙，幸免曠瘵。視紫芝薦于之歌，何能爲役？尋五柳歸兮之賦，幸遂此心。雖竊喜於璧全，豈不思於穎脫？鸚章或斬，蟻磨仍迂。欲成九仞之山，奈虧一簣；非得千丈之綆，孰拔重淵？旅食京華，上書光範。方擬圖於續食，庶幾遂於合央。果荷甄陶，俾遊幕府。蓮欣依儉，固已甚榮；瓜靡待齊，尤爲過望。載惟冰漕，越在淮壩。中興賦入之淵，昔聞此語；東園登覽之勝，今匪當時。然必疏通之智，而後可佐方輪〔二〕；明敏之姿，而後可以裨婉畫。自量甚審，曷稱所蒙？某官功被生民，心存王室。斷鼃立極，力成再造之大功；飛龍御天，身受兩朝之顧命。當重任如伊尹，勤小物如畢公。遂使妄庸，亦叨器使。某敢不服勤職守，期稱恩知。塞下貔貅，無乏連營之飽；淮南雞犬，尚希舐鼎之仙。《陵陽先生集》卷二〇。

〔二〕「可」下疑脫一「以」字。

賀陳倉赴召劄

簡在清衷，俶頒嚴召。見知則說，乃疇四牡之功；式遄其歸，爰趣八鸞之覲。仁賢進矣，氣類翕然。某官世出詞家，朝之治表。香風一道，皆蘭芷之芳菲；皎日寸丹，願江淮之清宴。久勞使指，益

懋眷知。謂汲直當在於拾遺，而仲舒最宜於爲誥。屬輜軒之循部，乃急詔以喚歸。治舍人裝，詣行在所。九重虛佇，趣之至四輩之馳；多士共期，決然居兩制之選。悚觀奎筆，入告宸猷。某辱附門墻，喜聞綸綍。願如薦賈之後賀，無以自文；若曰文子之同升，則又何敢？《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何尉劄

屈公以望此府，久矣貪賢；取人而拔其尤，庶幾報國。非相爲賜，何謝之云？某官經緯之全，淵源之正。自足幹千鈞之龍鼎，濶步一時；亦嘗舞丈二之蛇牙，雄風四面。越自紅旗之破賊，坐消赤子之弄兵。未遂疇庸，姑煩贊畫。頗有此客否，正自不凡；乃欲相吏耶，居然可敬。况方興文武共弱之歎，蓋所謂聖哲不足之時。是時輻輳於上前，未許寶橫於道側。且將大任，聊復小陞。某自笑寸筵，初無強剪。文僖尤喜得尹師魯，東坡不忍負李直方。效古靈稿之品題，不知量也；繼來石磯之勳業，還以贈之。《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賀李運使赴召劄

誕布溫綸，肆膺嚴召。遠有禮樂皇華之使，久矣透遲；朝無耆艾白首之儒，孰其顧問？仁賢進

矣，誦詠翕然。某官善類羽儀，詞林根柢。前茅後勁，獨奏磔妖之勳；左粥右饁，人蒙免糴之賜。賢勞允懋，睿簡益隆，太史久滯於渡湘，仲舒雅宜其爲誥。果招旌之特下，亟馳傳以喚歸。治舍人裝，詣行在所。上心虛佇，趣之至四輩之多；除目歡傳，決然居兩制之選。徑從禁甬，平踐政塗。某辱附高門，幸聞盛事。鳳凰覽輝而下，已治表之可覘；燕雀賀厦之成，愧慶函之良後。《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賀浙西黃安撫劄

冠儀計省，晉領神皋。江左之有夷吾，方高人望；西都之用黃伯，尤賴尹釐。贊書初傳，舉笏交賀。某官識高見卓，學博用周。平生曾南豐，獨得文章之派；不比大老范，有偉經濟之胸。文武而有威風，俊傑而識時務。自膺臬任，屢奏膚公。征謀治法之兼明，義實仁齊之旁邇。雖護北門之管鑰，厥任方隆；然制西事於廟堂，此言當念。宜宸衷之簡在，爰峻旨以趣歸。左翊右馮，姑少煩於彈壓；一食二貨，亦坐究其源流。繇省府乃踐於政塗，蓋祖宗具存於故實。靡須溫席，即聽揚庭。京兆逼雲霄，已獨高於綦步；尚書踐台斗，行遂副於僉期。某夙荷殊知，竦聞新渥。適聞濤江之遠，愧旅賀之莫前；瞻言夏屋之成，尚垂庥之是賴。《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賀董都承劄

顯被華褒，肆頒異數。晉班東壁，密聯上帝之圖書；導旨西樞，遂筮侍臣之筆橐。得輿之喜，舉笏攸同。某抱負瑰琦，見聞殫洽。名父之子，夙推學問之淵源；知兵之儒，見經綸之磅礴〔二〕。屬舉行於機廷，用圖回於枚卜。宜疇宿望之賢，俾爲一老之助。乃升寶締，密侍籌帷。惟承旨視黿禁之至嚴，而入侍與螭坳而對峙。紹興趙子畫，遂兼次對之華；元祐王彥霖，徑領本兵之寄。佇覬晉用，以究宏施。《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二〕「見」上當脫一字。

賀安吉任守劄

奏最澄江，易填茗水。爭杜公於境，可知父老之懽然；自東坡迄今，復見鄉賢之至止。寬條誕布，輿頌翕孚。某官粹玉方流，盤根利器。家聲偉甚，蓋元符御史之後人；治行卓然，藹西京循吏之遺意。盍膺表選，徑踐穹華。惟此邦率用名流，在今日尤嚴宅牧。端賴仁賢之重，以幸畿輔之民。縉

篆方開，袴襦已詠。扶風、馮翊，既歷試而有成；泰畤、甘泉，即趣歸而徑上。《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武岡送交代物劄

三年上最，一節趣還。卧轍攀轅，愁絕紫陽之父老；持囊簪筆，即爲碧落之從臣。甫入脩門，峻躋華貫。某疊聯雅好，倍切慶悰。屬行色之俶裝，輒菲儀而將意。依依嫪戀，蓋不勝折柳之情；謹謹護持，當共愛憩棠之芡。《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八二二六

牟 巖五

回錢安撫獄空劄

化浹神皋，詔嘉空圉。辟以止辟，庶幾刑措之風；書且婁書，偉甚尹釐之績。和聲所被，盛節以興。某官職大司徒，領右內史。爲治行之第一，已簡殊知；問斷獄之幾何，即登邇列。棲桁楊而不用，寫琬琰於將來。某伏沐貽函，悚觀拓本。濃墨大字，愧莫繼於頌聲；茂草園扉，喜亦同於生意。

《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答太平趙侍郎

日起劄

采石風清，想騎鯨之正逸；玉川雲冷，叨致鯉之甚恩。某官荷橐穹班，枌陰雅誼。手書郁穆，藹

其前輩之風；臺餽豐隆，逮此同僚之士。某莫名所感，亟拜而登。裹飯而問子桑，敢當盛意？下詔而徵黃霸，惟切頌言。《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送小錄劄

臚傳集仙殿，企並世之魁躔；頂戴千佛經，脩清時之盛事。損函下逮，拓本寵頒。竊觀濃墨大字之所題，深愧新學小生之亦與。襲藏惟謹，銘感曷勝！《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南省登第諸鄉人請劄

泥金姓字，方幸蜀珍之有人〔二〕；銜袖文書，忽聯趙璧而過我。且以互鄉之晚出，獲衣峻甲以同升。猥見牽聯，俾陪容與。荷眷私之甚厚，豈譎陋之敢當？執牛耳以主載書，夫孰踰於公者；附驥尾而致千里，尚加惠於兒曹。《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二〕珍：原作「稱」，據庫本、清抄本改。

回趙園令劄

隆指是將，幸托鳴珂之芘；高情良厚，首勤枉翰之臨。深切感藏，薄言控謝。某官器宏以遠，玉粹而溫。卓爾不群，夙共稱於大雅；卑以自牧，尤深執於好謙。粵粉省之蹇華，久琳宮之均供。捧耐而見宗廟，式昭助祭之勤；賜膳以親弟兄，行茂均釐之渥〔一〕。宸綸極下，齊鉞徑躋。某未遂投閑，偶叨乘傳。凜莫稱咨詢之職，胡敢當慶問之貽？曾瓊報之弗周，尚錦歸而亟謁。《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一〕渥：原作「屋」，據庫本、清抄本改。

賀洪帥兼倉劄

絲綸誕頒，臺閫並建。卻穀之謀元帥，方畀中權；太史之上會稽，爰修平準。便蕃異數，布濩歡聲。某官學博用周，德全能鉅。使華帥領，兼數器以有餘；惠氣威聲，達四封而尤邕。星明胃南之積膾，澤及天下之函生。某自謂陳根，欣傳新渙。聞厦成而賀，第切歡悰；修郊輅之恭，仰留侍慶。

《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洪帥謝宴劄

位不同，禮亦異，敢邀法從之名漣？謙自牧，尊而光，肯枉元戎之小隊。欲少見事長之意，用輒忘躡等之嫌。里詠塗歌，不足以寫盛德；山肴野簌，不足以奉清歡。竟席凌兢，旁觀榮詡。謂南陽公賓客之盛，於其主以可知；嚴閣老禮數之寬，蓋斯今之未有。方欲踵門而拜辱，乃勤損翰之下頒。輕身以先匹夫，曷當盛意？衆人而報國士，敢昧殊私？《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賀洪帥入宅劄

穆卜剛辰，肅臨大府。文昌爲帥府，前羅榮戟之嚴；州宅似仙居，坐得蓬萊之勝。令方修於庭戶，詔歸坐於廟堂。某仰止崇墉，盍攄慶臆！燕雀之賀大夏，其喜可知；龜魚之蔭新亭，自今以始。

《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謝洪帥宴劄

宴以示慈，敢辱獻酬之禮；歌而發德，甚慚樂藉之詞。敵以下且莫當，求之今而罕有。某官經綸偉望，文章當家。元帥聿臨，如卻縠之閱禮樂；初筵有秩，如衛武之謹威儀。遂令未至之踪，亦與特招之命。金石備設，水陸畢陳。入三遜而後升，所以示不慢不爭之教；獲五善敢不拜，豈足堪爰諷爰度之詩？若小人屬饜則有之，與先生並行則過矣。□□爰居於九奏，靈牝徒辱於兼金。某既用戢藏，尤深悚惕。備樂而延秦子，已頓有於光華；瓣香而敬南豐，第益勤於歸倚。《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謝福王請會劄

虎拜對揚天子之命，幸際昌期；鹿鳴燕樂嘉賓之心，俾陪盛禮。極隆謙而下士，出珍賜於上方。御府分綃，瑞簾更翻於薰吹；宮葩壓帽，名香載實於寶奩。醉飽以歸，寵榮無斂。某恐勤鈞重，阻造賓筵。爰居享九韶，第益增於駭眩；台背俾千歲，願彌祝於熾昌。《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福王請宴劄

乾亨際會，震夙開祥。雲集紳綏，共致三呼之祝；天頒詔旨，載稱萬壽之觴。茲伏被於鈞函，猥被陪於盛典。某自惟千齡之希遇，敢不百拜而祇承！《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 一

鯉庭輯慶，鳳闕疏恩。樂善推東平，勝衣授列侯之印；好學如中壘，繙書照太乙之藜。詔墨誕頒，宗藩增重。《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 二

穆清茂簡，論譔躋華。奎壁之主圖書，允爲清選；脈膺之親兄弟，宜舉舊彝。綸綍肆頒，庭闈增粲。《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賀福王生日劄

以殷仲秋，誕彌厥月。在壽星之次，喜適應於歲行；玩先天之圖，方益增於乾策。御府駢羅於珍錫，慶霄郁穆於殊祥。永膺正社之尊，丕鞏宗槃之重。某猥叨乘傳，幸際稱觴。言采其芹，輒効微忱之敬；俾耆而艾，願惟純嘏之祈。《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賀洪尚書生日劄 一

峻極儲英，揆初紀度。香山未老，曾賦文開八袞之詩；萊國篤生，咸誦少避中元之主。自今其始，以莫不增。某官四海典刑，兩朝壽俊。傳斯文印，記赤壁之前身；與造物遊，挹洪崖之左袂。無心出岫，有詔自天。屬方講於小郊，宜趣登於大老。台背俾耆艾，爰歌千歲之祥；端冕聽咸韶，即與五人之列。《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賀洪尚書生日劄 二

明時輯慶，初度題期。月在斗牛之間，適幾秋望；數起角亢之首，是曰壽星。蓬萊方沸於歡聲，藥珠已傳於蜚詔。峻躋宥密，永燕期頤。某夙忝登門，欣逢薦舉。校中元列仙之籍，但祝脩齡；致南豐一瓣之香，輒伸微敬。《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洪帥送生日劄

某蕞爾寒踪，安知初度？雖男子始生之旦，爰有垂弧；然古人已孤之餘，猶不純采。故此日每增於多感，蓋頻年彌切於苦心。詎謂鈞慈，特垂軫念。有來介使，賜以頌言。塵几蕭條，忽有珊瑚鈎之照；海圖拆裂，俄驚繡錦緞之奇。謀在微賤，實難蒙荷。熾而昌，耆而艾，於自壽以何心；尊者賜，賤者辭，恐不恭之有譴。已覩顏而登拜，第芒背以弗皇。未既謝私，尚儲謁侍。《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謝福王送生日劄

躔磨蝎之官，自憐微績；廢《蓼莪》之什，安識揆初？詎意某官，下士而極勞謙，懋德而勤小物。寶函蜚逮，照以陸離之光；列筐橫陳，錫以庶多之品。於昭盛禮，若惕愚衷。尊者賜，賤者辭，何敢方於嚴命；熾而昌，耆而艾，願還致於頌言。《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諸郡冬至送物劄

荔挺初生，式應得輿之吉；梅花遠寄，嘗修賀厦之恭。豈意某官蜚畀函書，記存節物。詞華有爛，益乎重緹之溫；貺施鼎來，甚矣引玉之愧。某亟言登拜，倍切感藏。增一線之愁，正自憐於病況；聽五更之漏，願還致於頌言。《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冬至送洪帥物劄

復朋來之亨，陽剛初長；師在中之吉，天寵宜承。茂對昌期，徑登宥府。某密依崇屏，盍致慶

私！芹獻至微，輒仰干於主進；雲氣多壽，尚造筵於賓榮。《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洪帥冬至送物劄

企踐斗之班，媿莫修於獻履；援書雲之筆，迺忽辱於貽緘。申錫貺儀，有光節物。況駢羅於品錯，益昭仞於眷私。某既拜而登，莫名其感。枝頭春信，肯分將驛使之梅；夜半灰寒，自笑惟嬾殘之芋。《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冬至送福王物劄

律起黃鐘，已應浮葭之候；位隆赤社，宜膺戩穀之祥。剛長順乘，壽臧永介。某密依宏芘，盍致慶私。《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安吉守冬至送物劄〔二〕

南至日長，甫測丈三之景；右扶風近，宜膺第一之褒。方輯慶函，已紆謙柄。某官霞光之繡，露

寒之泳。畫戟凝香，坐看諸縣豐登之樂；翠綏鳴玉，尚依去年供奉之班。方簡在於御屏，即蜚來於詔綍。禁塗直上，扇影徐開。某隄企州門，欣聞輿誦。會八能於前殿，悚聽徵書；繼六客之後塵，敢忘拜祝？《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二〕守：原作「寺」，據庫本改。

回淮東總領冬至送物劄

紫宸天近，用亞歲儀；金堂月高，持少府節。宜乘剛旦，茂輯蕃釐。某官和氣緹溫，清姿冰潔。王人序諸侯上，已懋賢勞；公輔在兩社間，厥惟世踐。佇膺詔綍，歸捧御麻。某未克馳緘，首蒙賜翰。北府可飲兵可用，亦既登嘉；西平有子我有臣，敢忘善頌？《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寶慶程守歲節送物劄

泰道始亨，未獻辛盤之頌；謙光下燭，首蒙子墨之榮。如被陽和，自慚皋後。某官清芳冰映，雋采春華。地重寶藩，暫擁燕香之樂；天頒璽詔，即歸豹尾之班。綏福履於新元，假寵光於敝邑。某敢

當好語，祇佩高情。爆竹聲中，笑甫休於行役；金幡影裡，尚顓狙於賀私。《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鄰郡歲節送物劄

天又回杓，是謂三朝之會；地加錯繡，甫修一介之彝。豈謂某官德媲陽規，誼高風概。梅花歲晚，肯憐寒谷之孤芳；椒薈春濃，特寄新元之善頌。申之貺遺，粲若情文。某既拜而登，莫名其感。亟少伸於謝悃，勿重列於慶言。《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平江倪倉歲節送物劄

斗觴龍角，方供企於魁躔；春入轡絲，爰載馳於使傳。況在右扶風之近，宜膺內君與之亨。首奉宸奎，峻躋禁甬。尚念冰曹之末，分頒齋穰之多。三壽作朋，願敬伸於善頌；五漿先饋，惟益佩於盛心。《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安吉守歲節送物劄

龍觶斗柄，方舒紫宙之和；鹿晝車幡，爰輯蒼苕之瑞。宜多壽祉，以介仁賢。某官襟度瑰明，詞華藻麗。人孚條教，共歌凝香森戟之詩；天錫褒書，已懋增秩賜金之渥。盍從元會，峻陟禁涂。某密籍宏庥，實懷善頌。未能與旄倪之列，共聽班春；所願托賓客之餘，亟聲賀厦。《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福王端午送物劄

飯同水餅，不知節物之臨；玉唾銀鈎，忽被謙函之寵。橫陳珍錯，昭示眷私。進五時圖，諒方膺於寵渥；祝千歲壽，願仰致於熾昌。《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端午送福王物劄

奏薰吹之五絃，來從殿角；開昌華之九節，宜泛宮壺。竊效獻芹之意，尚冀矜容；載歌俾艾之詩，第勤誦詠。《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端午送洪帥物劄

夏以五書，式表端陽之盛；晝當三接，宜膺寵數之新。蒲獻雖微，芹忱攸寓。儻特蒙於領錄，實信有於欣榮。入和虞絃，方大爲天下之福；近依楚畹，庶不至小人之歸。《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慶元守端午送物劄

衆人醉，我獨醒，方欽高躅；一紙書，賢十部，兼被匪頒。遠自蓬萊，光生蒲黍。傾銀注瓦，共挹清香；切玉浮金，遂成佳節。某亟言登拜，倍切感藏。飲美酒讀《離騷》，莫當此意；歌微涼生殿閣，即以公歸。《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鎮江趙總領端午送物劄

香羅疊雪，馳頒天上之恩榮；玉壺清冰，分餉人間之奇絕。北府固知於兵勝，昌歎尤見於味同。飲美酒而讀《離騷》，真成奇事；詠微涼之生殿閣，快問歸期。《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福王七夕送物劄

石梁天津，御新涼於霄外；雲章錦綬，畀大巧於人間。遂令極陋之蹤，亦被珠珍之賜。敢不重拜，亦既黽勉以登嘉；雖則七襄，未喻輪囷之懷感。《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重九送物呈洪帥劄

坡老在彭城之秋，重修舊事；忠獻填鴈門之日，最愛晚香。宜獻壽觴，以對嘉節。萸枝健在，第仰祝於修齡；菊把蕭然，敢敬修於微贄。《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回福王重九送物劄

開三三之徑，悵已動於歸情；祝九九之齡，方欲修於微贄。首勒鈞翰，仰佩謙隆。燦列品之前陳，於昭厚意；亟整冠而下拜，莫喻感私。《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重九送物呈福王劄

天開北闕，分來萸佩之香；地近南陽，宜飲菊潭之壽。適逢佳節，盍致寸忱？自慚籬落之微，蕭疏莫掩；遣侑糗饘之末，麾頓是祈。《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送丞相折俎劄

宸筆趣行，夏車入覲。頌聲歡動，可知四方萬里之情；禮貌優加，參用兩日一朝之典。肅紳綏而迎勞，開閭闔以祥延。某偶忝臬司，夙陶鈞播。幸親逢於盛事，盍少輯於慶私！宰相禮絕百僚，何敢奉觴而進；上公享用九獻，輒伸卷俎之儀。《陵陽先生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八二二七

牟 巖六

送梅君遇入龍虎山序

梅君遇居澄江，有詩書之業，水石之勝。以貧，故不能不出從斗祿，奔走塵埃，鞅掌獨勞，非其所樂。一旦賦詩，拂衣徑去，何其見之高、志之決也！自號「雲水道人」。忽又棄其家，入勾曲山爲道士，布褐芒屨，霞餐芝茹。見而識之者相與勞苦，輒笑而不答。尚喜爲詩，好風涼月，時復朗吟，能自道其意。近寄聲云，當繇柯阜出冰谿，以訪龍虎之仙山，而贈言者頗衆。予老病日侵，強食息人間世，旦暮且盡，欲附六翮從之不可得，甚恨甚恨。君遇其子真之苗裔耶？仙山乃騎麟翳鳳、霓旗絳節之所上下而往來，是行也，安知不與子真神遇？幸爲我問之曰，自去九江隱吳市門，翩然遐舉爲仙，果樂否？雖無妻子累，然平生一念，惓惓憂國，能遂忘却？千載之下，誰與論此意？頗爲我迫爾而笑否？《陵陽先生集》卷一二。

送文心之釣臺山長序

子陵口占「尺機剗切鼎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兩語十四字，平生所學正在此。光武夙同研席，乃諉曰「狂奴故態」，何耶？使肯幡然相助爲理，必將以仁義堯舜其君，建武之治，當不止隨世就功而已。久要劉文叔，已在子陵劑量中。「陛下差增於往」，蓋深寓其不滿之意。「士固有志」，又安能自貶其學以從人哉？河水不魚，毋落吾事，子陵可謂不負所學矣。釣臺距水極遠，磴道轉山腹乃至，與顧野王所記水邊有平石臨水者若稍殊。然壤斷境絕，真足以隱。噫！南陽帝鄉，寂寥千載，子陵此地，乃遂建精舍，聚生徒，列於學官，益知太空浮言，功業要有盡，而君子之學，殆山逾高而水逾長也。古涪文心之爲山長，將行，求予言，趣書此以貽之。心之穎異絕人，靡不通貫，曩時父子兄弟，自爲師友，蓋甚樂。今去而之山水荒寒幽寂之處，尤可靜坐讀書，暇則登招隱閣、羊裘軒，從容吟嘯，其樂未有艾也。予嘗欲取所謂十四字者，大書刻巖間而不果，心之尚有意乎？《陵陽先生集》卷一一。

送俞觀光序

俞君觀光自新昌絕濤江，訪茗雪。望其容傾而整，聽其論辨而博，誦其詩雅而潔。以「思學」名其齋，蓋名御史默齋公之諸孫也〔一〕。曩余嘗得侍默齋同朝，間者闊焉，見觀光如見默齋。觀光以選爲山陰教諭，乃古者鄉校黨庠之任。雖地若分於異縣，而教實本於一鄉。其齒位父兄也，游從師友也，佔畢子弟也，論議月旦也，固未占已孚。然予嘗上下世變〔二〕，自典午過江，衣冠之人東者，往往皆在山陰，而王謝諸人惟談玄理、慕風流，道則未之聞也。曠數百載，先朝建炎，再值南渡，於是尹先生以辭經筵得謝而來，呂太史以省侍曾文清公而來，朱晦翁以常平使者救荒而來，後先相望，此邦遂爲道學淵源之地，而士亦知所推尊。由濂洛沂洙泗，江左風尚爲之丕變，非前時之山陰也。氣數回復，誠不意百年之間，緒言日泯，東州文物，夜艾星稀。默齋公獨巋然以身任道，行年九十，視聽不衰，方且立訓傳俟來世，豈非天相斯文，使之耄期稱道，以興絕學乎？雖藏書未肯輕出，竊意觀光自有得於親授密傳之際。是行也，升堂皇，集衿佩，必將發其異聞，與學者共。鄉之教即家之教，庶幾淵源所自猶可考，習俗所移猶可回，當仁幸毋遜焉。談玄理而尚風流，夫我則不暇。《陵陽先生集》

〔二〕之：原作「子」，據庫本改。

〔三〕「嘗」下疑脫一動詞。

送程晉輔赴和靖書院山長序〔二〕

教授州選，比年以來，不無賢愚同滯之歎。求爲變通，悉以委外銓註，學正、山長與教授同，誠振淹救敝之活法也。士抑遏顛頓久，咸俯而就之。予姻家程君晉輔，前是十餘年，嘗爲吳之和靖山長矣，至是復爲會稽之和靖焉。晉輔，忠文公諸孫，有文學，有議論，見爲得人。胡安定教授蘇、湖，陳後山教授徐、潁，徐節孝終身教授楚州，初不以大小淹速論也。或怪晉輔往來吳會〔三〕，何若是敖敖然，而晉輔曾無幾微見顏面〔三〕。間語人曰：「始在吳時，吾年少氣盛，母老須祿養，居之二年，不見其不足耳。年運而往，欲羨不待，苟得一席地溫故書，數斗陳繼薄飯可也，安所置不足其間哉？況尹先生載其師說，遠自川陝，來憩西菴。已而侍經筵，爲侍從，澹然猶在西菴也。其後辭侍從，老會稽，亦猶在西菴也。險夷一致，終始一節，天下尊慕。吾晚學，乃得再托宇下講緒言，夫何幸？今絕江濤，一日而至其處，湖清且漣，如彼泮水，有蒲與荷，如彼芹藻，何莫非道，亦何莫非教？而凡能爲學校累者，吾書堂舉無一焉，尤幸之大者也。」亟裝爲行，聞者壯之。親朋畢集，酌酒賦詩以餞，而予爲之叙。予固三十年前主千秋鴻禧老祠官也，恨不與晉輔俱東。春風鑑水，不改舊波，而吾非故

吾矣。如有問者，以是語之，亦可一笑。《陵陽先生集》卷一二。

〔一〕程晉輔：原作「鄭晉輔」，按正文作「程」，本集卷一六《題博愛堂詩卷後》亦作「程晉輔」，據改。

〔二〕會：原作「曾」，據庫本改。

〔三〕晉輔：原倒，按前文多處作「晉輔」，庫本、清抄本亦作「晉輔」，今據以乙正。後文同。

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儒有環堵，貧不願仕，啜菽飲水以事其親，誦詩讀書以誨其子，嘯歌一室，俯仰千古，亦足以樂而無求矣。然吾不蘄人之已知，而人之知之者，有不能已焉，此昔人所以爲親捧檄而動色也。節孝徐公、後山陳公，服勤勞，忍貧苦，堅志節，惟母是養。此豈有意於世？而諸公知之，朝廷知之。節孝徐由望江簿教授山陽，後山起布衣教授潁川。節孝家山陽，後山家徐，徐潁相望也。所以處兩公者，如其所自處，故能內全其性分之樂，外忘其富貴之誘，時爲歌詩，以見其志。節孝之崛奇，後山之高簡，徒詩乎哉？吾友張君剛甫，蔣忠文公之外諸孫也。性直而溫，學博而約，詩雅而麗，衆譽翕然。而予深敬其事親有篤行。自其慈闈微恙，未嘗一日去左右，湯液之調護，寒煖之適節，寢興之掖扶，悉自任其勞，積數歲不少懈，尤人情所難者。前當仕越，懷其牒固謝不往，甘貧敦學，以助甘旨。而

詩日益多，感時物，詠性情，非以求知也，蓋其師慕孝節、後山者如此。它日諸友相與言，如剛甫之躬執苦勤，盡心奉養，可無三釜少報其意乎？聞者用爲廣德學正，距家最近，不減山陽、潁川，而皆有位于學，待剛甫不薄矣，可以出矣。至是諸友交賀，且賚其行。親爲喜，強加餐。遠近皆載酒賦詩，走西郊以餞。予謂剛甫是行，親意也。況藥房翁屢薦不售，發聞宜在，子行矣，勉之！是邦風俗淳厚，想側聞高行，薰善良而興遜順者，已相尋於桐汭之間。親悅而友信，怡然其春，盡攬山川之美而賦之，倘以寄我。丁酉二月朔序。《陵陽先生集》卷一三。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六。

鄭御史序

余聞有內樂、有外樂，人子之事親，以志養者，內樂也；以祿養者，外樂也。是雖不能無資乎外，而未始以易乎內。內者天，外者人，內者重，外者輕也。古蓋有捧公府之檄者，有列五鼎之養者，有卿太常而去冕以導母輿者，有百官回班而起居者，固樂乎外矣，而猶未全乎內也。有教子以義方者，有喜其居官貧窶者，有爲京兆而樂其平反者，有爲御史而勉其盡忠者，則有以樂乎內矣，而未始易乎外也。非明夫內外輕重之際，孰能與於斯？監察御史鄭君鵬南，高堂有九十之母，康甯而好德，導江張達善序而紀之，燕山史彥明傳之以諄子。余觀其菽菜飲水，有同旨甘，延致名師，篤教其孫，以成其子之志，而鵬南亦能稱身受位，不爲苟得，決獄亭疑，求爲可生，以奉其母之訓。雖史傳

所稱，何以加諸？是宜太夫人登高年，膺五福，以食善祥之報；御史保清名，分六察，以對寵榮之盛。不特以祿養，尤能以志養，庶幾不以外易內，不以輕易重矣。達善者行誼，彥明能孝養，其言宜信，余爰用泚筆，侈其盛事云。《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吳信之茶提舉序

唐中葉以來，顧渚茶歲造萬八千斤，謂之貢焙。大曆五年，始有進奉之名。建中二年，袁高爲郡，嘗進三百六十串。高節尚慷慨，在掖垣繳貢，有回天力。予頗疑其此舉，因考之，則其來日久，非自高始，高不過循前比而已。況又作詩一章，刻石摹本同進，實寓規諷，非專爲進奉也。其後每遇進茶，湖、常兩郡守，皆會顧渚，張宴賦詩，遂成故事。先朝重建茗，顧渚寥寂幾三百載，厥惟今日，復治金沙泉，修唐貢焙，設湖、常等處茶園提舉領之，其事益重矣。吳信之明敏詳練，嘗任茶所，遂用爲副。既滿升同，益習茶事，通民情。十餘年間，講求利病，多所建白，深山窮谷之退不知有官府也。貢焙之綱，以時而進，甚稱其職，而人戶亦有茗椀茶話之樂。最書上徹，將專權任，以究厥功，尤人情所善者。信之嘗爲公言茶之香味、性情，地之陰陽、向背，與其采摘之宜、先後之際，曲盡物理，得所未聞，可以爲玉川子詩及沈存中《筆談》補註。予用是益知其能。雖然，玉川意不在於「先春抽出黃金芽，紗帽籠頭自煎喫」，而在於「顛崖蒼生受辛苦，到頭合得蘇息否」之語。信之

行且再爲顧渚來，願毋忘此詩。《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送王仲敏山長之明道書院序

明道先生嘗謂一命之士，苟存之愛物，必有所濟。其主上元簿，遇鵲黏鳥雀者折其竿。雖哲人細士推是心也，得時行道，決不忍一物之失其所。此蓋異時爭新法張本。眇然一主簿，位至卑，乃獨以學道愛人爲心。彼爲天子宰，開塞輕重之權，震動一世，顧甘心功利，以新法毒天下，其用心何啻霄壤異，豈非學術之誤耶？新經義之害甚於清談，王介甫之罪浮於王夷甫。半山寂寥，過者未嘗不發新亭之歎。先生官稍達，論愈忤，雖不能少行其志如上元時，然天下後世皆以斯道斯民之責歸先生，至今祠享之。然則學者宜何擇焉？王君仲敏爲明道書院山長，諸友賦詩餞別。余衰病不能出，輒以學道愛人爲勉。仲敏趣向正，詩筆高，今挈挈爲先生來，必將益崇其學。而求其用心之所在，遠到未可量也。《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贈甥李松坡天瑞序

吾鄉文物〔一〕，李氏爲最盛。宮師公首登進士第，爲宗正簿，有《隆山易傳》，朱晦翁多取之。

宰饒之德興，有惠政，士民立廟，封忠惠文烈。公是生三子，秀巖布衣，召對賜第，專領四朝史事，至工部侍郎，著述甚多。東窗、鳳山，皆登世科。鳳山官至參政、同知樞密院，而東窗止於兵部郎中，獨講明道學，晦翁門人黃勉齋、李敬之皆推重之。江東提舉拯荒歸奏，極言史丞相，不合，去。長子字行伯，亦由太學登第，爲成都節度推官，兼會要所檢閱。次子字平叔，後秀巖，嘗修徽、欽史，浙東憲，可謂盛矣。秀巖先娶吾曾大父介壽翁之甥女也，先父存齋翁實受知於秀巖，故予娶其外孫女鄧氏，長姊亦歸東窗之孫僉判，字伯剛。長女又適僉判之子，姻好蟬聯焉。僉判夫妻不幸蚤世，諸孤尚幼。德義，其第四子今名天瑞也。吾擇師教之，分俸周之，日冀其成立。世異事殊，流落奔走，餬其口於四方。既喪其妻，慨然有離世絕俗意。聞有王野愚結菴于塘頭，能通道書，持戒極謹，乃往依之。野愚喜而愛，盡語以其所聞。甥頗能攻苦食淡，服勤不懈。一日來拜，具言其事。予語之曰：人生一世，流轉塵海中，何有底止？倘有一把茅可蓋頭，一稜田可種菜，啜粟飲水，便了此生，況又有所主歸、聞所未聞乎？行矣勉之，清虛以養其氣，恬淡以全其真，堅苦以持其行，此在汝師法中，無俟予言。因書其先世文獻本末遺之，薪水之暇，尚念之勿忘。吾七十有六矣，過門幸時問其死生可也。《陵陽先生集》卷一四。

〔一〕鄉：原作「卿」，據庫本、清抄本改。

顧伯玉文藁序

士散久矣，卓犖非常者負恃其能，不肯輒俛首從流俗，時又無大科異等以得之，徒區區建數尺之竿，懸一魴之餌，而欲待橫江之鱣，不已疏乎？且羣舉茂異，歲一人，美名盛節也，孰不以爲希闊難逢，而幸一值焉？然不聞羣刺史勸爲之駕，縣次續食與計偕，又不聞公車朝奏而暮及。故士始而奮，繼而疑且怠，造端宏大而其畢也小，事之不可料每如此。櫟李顧文琛伯玉，豈非所謂卓犖非常者與？年弱冠，著文名，實在是選。勇不自制，一旦躡屣走數千里，新豐逆旅，斗酒獨酌，解橐出所謂文類進卷行卷者，寫之生紙，以干氣象。是時伯玉年少意銳，如川之方至，太阿之出匣，三軍之朝氣，其視一世爲何如？濡留兩載，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倦游以歸。鼂、董、公孫皆前爲博士，乃冠其科，伯玉豈有不能？正使須試而後用，何至參差回薄，今猶在羣博士下？予滋所不解。或者曰，伯玉論太高，文太奇，嘗稱作《傷己賦》，以爲雜之退之、子厚《憫己》、《懲咎》諸賦，殆不可復辨。又嘗上書光範，以爲世無蘇明允，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辭驚然，無所謂遜，甯知不取造物者所惡忌邪？予觀自昔文人，往往高自標樹。范曄謂「吾諸論放縱，實天下奇作，其中合者，不減《過秦》」；陸機謂「聞詹父欲作《三都賦》，待成，當覆酒甕」；杜審言謂「吾文奇，當得屈、宋作衙官」；雖昌黎亦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何獨以尤伯玉？造物非忌能者，意者磨礪涵養，老其英華而大其器

業，誠所以厚伯玉也。今伯玉學日新，文日盛，必將盡窮天下正理，盡備古文衆製，斯名世而後止。命之通塞，科之大小，要不必深計。伯玉久交予壻張模，又辱交予子應龍，携文過之，若以古道相存取。予既耄昏，平生多愛奇，氣習略盡，無以知伯玉，姑論其大者而歸其編。《陵陽先生集》卷一二。

文子序

禹受計於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嘗度地於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於《史記》〔二〕，顏師古以爲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與平王問答語，徐靈府遂以爲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註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強，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適越耶？不可考矣。南谷杜君辨博而篤實，恬靜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於遯世。雖嘗領蘭臺珍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於計籌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它書者，會萃而刻之。三代古書遺跡，一旦震發於湮沒之餘，真山林一大奇事。予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略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隱，竟免於烏喙之毒手，而圖謀相便。計然乃神仙得道人□□□□□□□□□□已，蓋計然嘗受於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區區廢居操縱從事於鞭弄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不舍儉且嗇，不以不足奉有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不居，

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超然於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壅利專利者，往往違天時、竭地利，自謂以心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祇以自貽殃禍。覆轍相尋，曾莫之悟，可歎也。南谷嘗注《老子》，得其宗旨，又萃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想，沈寥虛間，胸中係累，雲掃霧除，豈不一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登籌峰，望玄墟，求鷗夷子所以泛湖之處？陵陽牟巘撰〔二〕。《陵陽先生集》卷一二。又見《文子續義》卷首。

〔一〕記：原作「計」，據庫本、清抄本改。

〔二〕尾句原脫，據《文子續義》補。

杜南谷籌峰真率錄序

百世在吾前，千萬世在吾後，求爲可傳而後有以傳，琅函羽葆，典領名山，則夫章既往而垂方來，弗可略已，此《籌峰真率錄》所爲作也。計籌山之陽，夙有靈跡，周計然子、文子開其先，晉太極左仙公葛玄繼其後〔一〕。雖年紀云邈，而斗壇丹井猶可尋。越前朝南渡，楊武公茂勳請葺常構齋宇，以奉家祠香火，歐陽公故實也。未幾，復爲報德昇玄之觀，命毫人洞微先生祖常主其席，遂當左仙處號。重以德壽宮親御寶跗，錫之華扁，昭回雲漢，焜耀林泉，式克至於今。粵歲某甲，當塗杜道

堅實來，上距祖君十二代。然纔百年，而兵革之餘，次第經理，爲力蓋有甚難祖君時者矣。闕既捍衛其樵牧，以妥以甯，則倒廩以賑荒山巔澗，俾耄穉賴以活，因興敝舉廢一新之。百廢具舉，類無不可傳者。顧前人原委世次未有紀，用爲大欠，乃爲《真率錄》，哀其名氏，列諸左方，俾後有攷焉。夫衆萬不齊，本其初一真而已。真則一而不一，純而不雜，至實而無妄，故真心存則真氣聚，真氣聚則真脉永。後之人尚思杜君之所用心，迓續之，特保之，其可傳者，將與此山相爲無窮。計然援范蠡傳，最爲端的，不繫於此山，故不書。《陵陽先生集》卷一二。

〔二〕左：原作「在」，據庫本改。

周公謹齊東野語序

野史雜錄尚矣，疑傳疑，信傳信，爲士者網羅散失，率多取焉，否則參稽互質焉。張彖謂李林甫《冰山開元錄》中語，《治鑑》取之。他若《壺關錄》、樂天、樂甫無微不考。莊宗還三矢於廟，雖《五代史》顧不取。唐史如高祖字叔德，則見於《唐書直筆》。姚崇《十事要說》，則見於《昇平源》。記室耆次相張齊丘，失於詳考，不免承《明皇雜錄》之誤。《續長編》號爲謹嚴，乃以《湘山野錄》附見開寶之末，建、紹以後〔二〕，曾布《日錄》、蔡絛《後補》初不以人廢。而《秀水閒居》之類，

《繫年要錄》亦頗及之。然皆隨事考析，或爲疑詞，故不足以累其書。昔《名臣言行錄》之始出，東萊貽書晦翁，以爲尚多考訂商略者，願相與討論，大抵皆此意。或謂《建隆遺事》、《涑水記聞》、《邵氏聞見錄》、馬永年《元城語錄》等書，若有所去取，其間則前輩嘉言善行之在人耳口，相傳以習者所存殆無幾，是又不可不知也。余病卧對墻壁，平生結習，掃除略盡，每聞人譚舊章故實，往往面熱汗下，已爲椎魯木僵人。周公謹忽以《齊東野語》示余，豈尚以故意待之耶？公謹生長見聞，博識彊記，誦之牘，存於篋，以爲是編所資取者衆矣。其言近代事特詳，蓋有余之所未聞，或聞而不盡同者。乃自託於野，何居？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與其史也甯野，野固非所病也。況禮失求之野而獲，何獨史而不然？他日任筆削者儻有取，詎不能補史氏之缺而登其所諱乎？卷中載《脫鞞圖贊》，先君子之遺事也。烏乎！寶祐、開慶之間，姦邪小人，奴事熏腐，中外相應，以醜正誣善之說欺君誤國，馴至不可爲。識者推原禍本，未嘗不太息於斯，因攬涕書於卷末。《陵陽先生集》卷一二。

〔二〕建：原作「違」，據庫本改。

仇山村詩集序

觀水必於海，觀其會也。李、杜，其詩之會乎！非精能之至，未易據其會而擅其名。山村仇君仁

近嘗有《辛丑出西岳》詩，適從何來，而欲效淵明耶？自此亦皆以甲子書，似此例者甚衆。而世獨喜言淵明，蓋淵明甲子凡十二詩〔二〕，自叙其平生出處本末略備。庚子鎮東參軍使都，已有「靜想田園好，人間良可辭」之語。辛丑還江陵，中途欲投冠歸故墟，以申前志。乙巳建威參軍使都〔三〕，則其「田園日夢想」，其意愈迫矣。是秋，去爲彭澤令，八十餘日，遂賦《歸去來》，義熙元年也。其使事往來，及留上京、還舊居，皆在此六年中，自此不復出。乙巳至丙辰又十二年，《庚戌西田》曰「遙沮溺心」〔三〕，《丙辰下潁田畬》曰「遙謝荷篠翁」〔四〕，則往而不返，致命遂志，無可復言。論淵明者，要當以是爲斷。仇君自號「山村」，有山村不願富貴，而志在田園，正如《己酉九日》、《庚戌西田》、《丙辰下潁田畬》耳。是真知慕用淵明者，可尚已。《陵陽先生集》卷一二。

〔一〕詩：原作「時」，據庫本改。

〔二〕威：原脫，據陶詩《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補。

〔三〕沮：原作「混」，據庫本改。

〔四〕畬：今本陶詩作「舍」。

杜南谷老子原旨序

偃仄塵埃中，胸次憤憤，對俗人譚益不樂。南谷杜君扁舟過余，議論超然，有以開余意，相與登

道場，雲峰宿焉。夜參半，篝燈，出所爲《老子原旨》，余不寐幾徹曉。杜君博極群書，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於某章曰「是堯舜之事也」，某章又曰「是禹、文王、武王事也」，其說以爲老聃爲柱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也，故以《書》求之。余驚異焉。自司馬子長以老、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公註《老子》，頗及吐納導引之類。其後孫登、陶宏景、松靈仙人、唐道士成玄英、張君相輩，亦皆註《老子》，又近神仙家。王輔嗣以《老子》解《易》，人或非之，然真解《老子》，則初不及《易》。至蘇子由直以是謂襲明爲釋氏之傳燈。老子亦豈意其末流之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於帝王之書，參之以帝王之事，譬如披衆昧，出幽深，明白正大，氣象頓殊，豈不甚踴？世未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術久裂，人各私其私，競立門戶，甚至保殘護缺，以相非詆，莫肯曠然舍己求爲真是之歸。杜君雖自號《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經是從，惟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致疑於其師之說〔二〕。其用心蓋若此，可謂宏也矣，豈固與《原道》異哉？余固陋，於《原旨》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爾。《陵陽先生集》卷一二。

〔二〕於：原無，據庫本、清抄本補。

全宋文卷八二二八

牟 巖 七

張仲實詩藁序

始余聞張仲實名，未之識，頗曾見其詩。仲實生王侯家，不有其貴富，力學自課如諸生。間關多難，度無所展用，始肆意於詩。間之山水窮絕處，吟哦忘日夕。詩浸有聲，而家事落矣。仲實夷然不顧，嘗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遂以詩名。昌黎云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它，能自樹立、不因循是也。近世士多失故常，拔出流俗，用文辭致聲譽，如仲實之能者，其因循所至哉？故予決與女。既來杭，諸公見者問無恙外，輒舉手賀得佳壻。比過其家，書數束，茶數串，泊如也。仲實俛首微祿〔二〕，時奉甘脆娛其親。而賓客日至，則人人與爲醺答，或高譚極飲，論文賦詩，一不問有無，其中要有過人者焉。所爲詩殆千餘篇，已傳之好事，猶手自刪去，十取三四。擇之嚴，宜其爲之不苟也。夫以仲實邁往不羣，天分高而筆力勝，不肯稍從時尚，必期於簡潔深穩而後止。譬束波

瀾，就熨帖，爲力蓋甚難。然凡詩之病既盡去，而活法精意，高情雅韻，亦可得而見焉。余尤善其《遣興》一首，善推跡原本，有關倫紀，而感行役，謹時物，往往出入少陵。此非予之私言也，嘗觀《周詩》所述山川草木，風俗氣候，皆在幽歧豐鎬之間，至《黍離》而感念深矣。異時少陵由長安走鳳翔，轉同谷以入蜀，次其道里所出，亦皆在於西，秦川諸詩至今讀者猶慨然，真足以繼風雅而驗世變。仲實先秦人，詩以少陵爲法。余閱其藁，因相與根極而論云。《陵陽先生集》卷一二。

〔二〕仲實：原作「仲賢」，據題及前後所述改。

嚴光大先天圖義序

邵子發先天之秘，不過四圖。然自一分而二推之，至於無窮。邵子以爲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朱子亦云本是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而變成小。似非假圖以明之，則四圖之義未易悉究。是以朱子謂東北以之西南，便是自否以之泰，是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又謂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詩八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處，意欲分作四層看。又謂「文王八卦，應地之方」，是邵子見得四正卦，生出四角，是方底意思。皆若有取於圖者。嚴君養晦，心通於《易》，嘗取《方圓》、《定位》二圖，演之爲四十九圖，毫分縷析，如機織之錯綜經緯，布置粲然可

睹〔二〕，而未始有所牽合穿鑿，大抵一本於邵子、朱子之說。如八卦相錯、一卦分八卦、上下順逆、對待博易、數從中起、天根月窟、乾坤六子縱橫之類，皆有以發其義，遽數之不能終乙。自非潛玩默察，先具此圖於胸中，安能與之脗合乎？亦可謂精且詳矣。最後一圖，乃《易》之所謂「太極」，邵子所謂道即太極，心即太極，而朱子所謂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四象之所攸生也。今顧列於諸圖之後，嚴君之意，自流溯源，蓋欲復其性初於寂然不動之時。尤見先天圖心法，是當求之象數之外。

《陵陽先生集》卷一二。

〔二〕睹：原作「賭」，據庫本、清抄本改。

厲瑞甫唐宋百衲集序

《詩·雅》四言，漢以來遂爲五、七言，唐開元之際，又始儷偶爲律詩，論者謂詩之道至是略盡，殆不可復變。宋百餘年間，乃有集句者出，其不變之變歟。求之回文離合、雙聲疊韻、建除郡邑名諸體，無與集句類者，惟聯句近之。但栢梁則君臣同時，昌黎則朋友同席，視集句遠哀古作頗異焉，實始於半山王公。半山平生崛彊執拗，行新法則詆諸老爲流俗，作《字說》、新經義則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乃甘摭拾陳言，從事集句，何耶？然其天資殊絕，學力至到，猝然之頃，不勞思惟，立成數

十韻，對偶親切，脗合自然，抑難矣。四明厲君震廷瑞甫，博學工詩，尤喜集句，合異爲同〔二〕，易故爲新，大抵效半山而自有活法。前後凡若干首，題曰《唐宋百衲集》，唐宋集古樂府皆在焉。壬寅春，聞吳興太守東溪李侯與其友千秋李君皆有詩名，倡醺甚盛，慕而來謁。一閱其集，咨激再三，亟俾摹工刻之以傳，而辱徵予序。昔李汧公以衆琴爲「百衲琴」，黃豫章以集句爲「百家衣」，直戲言耳。今廷瑞精能之至，所謂「細意熨帖平，滅盡緘線跡」，而百衲之可乎？吾儕寡人，得一破衲，須蒙頭熟睡，素無詩分，何敢言集句？然亦能知其用力之難，非一朝一夕。因爲識梗槩如此，且以見君子成人之美焉。東溪名岳，千秋名昌齡。《陵陽先生集》卷一二。

〔二〕異：原作「易」，據庫本改。

張氏學古齋倡和詩序

木犀之名，出於近代，或云即《爾雅》所謂檍木者，樛枝偃蹇，秋半始花，花過於枝，香過於花。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廣寒宮丹桂婆娑，下有顧兔，乃一旦與之齊名。玉局翁驚峰蟾窟之句，朝錢塘，暮四海，其名益盛。此花蓋晚遇，而翁猶恐孤芳老於澗邊，欲采擷而佩之。士舍芳抱潔，伏巖谷而不耀者，曾不得如此花之遭，自拔於凡草，木翁獨能無情乎？張仲實氏學古齋前，一枝初吐，

香氣迸林，戴君師初相率諸友就飲花下。時適白露降之三日，天高氣清，餘暑辟易，吾仲實邁往之韻挹驚峰，翻蟾窟，爲花著語，灑落不凡。四坐詩流，競發新意。而丹梯癯仙，頗復與花共話疇昔。不喜時之艷陽，而喜其風露之高寒；不取花之富貴，而取其山川之耿介。風流賞晤，勝絕一時，可無澗邊孤芳之歎矣。予方逃瘡，對庭中犀兩株，續絲落藥，聞諸賢雅輯，慨然想見其處，愧不克陪，既和其詩，復書此貽好事者。與會和詩者一十五人：師初、王子慶、周性之、鄔願學、白庭玉、戴禹祖、屠存博、陳無逸、顧伯玉、王德玉、丘良卿、凌德甫、仲實之姪如晦、景忠。不與會和詩者一人，牟某獻之父。《陵陽先生集》卷一二。

俞好問詩藁序

詩直耳目玩耳。自昔詩人，往往以之鉢心掐胃，甚至欲嘔其心，而少陵亦有「良工心獨苦」之語。夫愁勞其心，以娛耳目，如膏自煎，蓋可歎，而世且竟爲之，悲鳴兩吻不肯止，豈所苦未易奪所樂耶？俞君好問日以吟哦爲事，吾意其未免昔人之所患苦，而君方夷然以笑曰：「吾將以是娛吾心。」閱其帙，佳句層出，不務爲刻深嚙殺，自有意度。讀之猶能使人喜，豈不足陶寫性情者？必有得之心，而非耳目所能與者。君既以東坡「詩句且娛心」者名其集，又取林和靖「暗香疎影」、涑水公「清茶濁酒」之句爲韻而賦之。用意如此，宜其有以自樂也。余有幽憂之疾，念不能自釋，今而後知

詩之可以娛心。奏金石，破蟋蟀之吟，安得與好問同其樂！《陵陽先生集》卷一二。

虞舜民禮樂韻語序

約禮之文而讀之以韻語，略見於《儀禮·士冠禮》三加之辭，而《傳》亦有之。《曲禮》所謂「正爾容，聽必恭，毋剿說，毋雷同」，《少儀》所謂「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是也。他如太公《丹書》、管氏《弟子職》莫不然。至於「賓之初筵」、「抑抑威儀」、「相鼠有體」之類，則通於詩矣。客歌「驪駒」，主人歌「毋庸歸」。王五伯「二」，桓、文、宋襄、楚莊、秦穆亦爲五伯。他如朝、宗、遇、覲、會、同曰六禮，冠、昏、喪、祭、卿、相見亦曰六禮；乾坤六字曰六宗，天、地、星、河、海、岱亦曰六宗；六經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亦曰六藝。名數同而事則異，見於施用，必且龐雜而無章，乖戾而不協矣。虞君舜民《名數啓蒙》，乃自歷代以來，涉乎名數者，皆挈其凡要，序其次第，而又參稽互訂，取其是者附註于旁。其義較然，如指諸掌，可舉而行，無悖於理。夫衆萬不齊者，數也；至當歸一者，理也。通一而畢萬，則殊會而同歸。此蓋天地人名數理之總括，非直童子方名日數、尋行數墨之書也。《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二〕王：原脫，據清抄本補。

趙氏族譜序

尚論其世，世必有詩，宗則專焉，族則廣焉。予觀自昔華宗茂族，遭時多艱，宗譜散亡，夷於民庶，往往弗克自保，況其族乎？劉知幾作《宗史》，又作《譜考》，如云彭城叢亭里諸劉不承楚元王之類，按據非不精，然後世凡言劉氏，悉曰彭城，而知幾之《宗史》、《譜考》不復論矣。蘇明允作《譜族》，又作《譜引》，如云眉之有蘇，自唐神堯時郡刺史蘇味道父子始，以親盡不書之類，書法非不嚴，然近世凡言甲乙氏族，必曰江卿，而明允之《譜》與《族》亦不復存矣，可勝歎哉？東平趙氏避靖康之難，舉族過江，蓋五季劉漢鳳翔節度曰平章曄之後也。其六世左丞公被遇政、宣時，猶子侍郎公受知淳熙間，進用天地間，吉凶同穴，憂喜聚門。雖皆不得老壽以終，其後乃益蕃衍。而十一世諸孫某，又能作祖趙族譜於世變之餘，不亦賢乎？譜有圖，倣年表爲旁通，繼之以譜，綱舉目張，繩聯珠貫，不盡用蘇譜例。族無疏戚，隨長幼，皆以次第。書其散居某所，則見附主；外繼某氏，則見因親；錄姓之奉始，則見紀原。至於誌狀奉末、姻戚閥閱、見聞墜軼，則皆見右集與撫遺焉。積數歲然後成，蓋衆譜所不及，勤矣備矣。某字仲德，博學工文詞，其爲是譜，實繼成先推官之志。首挈淳熙舊序，具述遺訓，列于譜之前後。尤惓惓訪祖塋而念荒隔，感時物而歎僑寄，勉子弟而致期望。孝慈忠厚，申重懇至，發於內心，可以上對左丞、侍郎公無所忝。後之人欲知其心，觀其譜可也。甲辰十

月旦，陵陽牟某書于下方云。《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袁稼學重刊勉齋講義序

勉齋黃文肅公《講義》二十餘卷，大抵本朱子，提綱挈領，不爲文辭，而簡要嚴切，深中學者陷溺沉痾之病，世不可無此書。舊板久廢，良足歎。稼學袁君，守儒篤學，乃哀散帙爲一編，朝夕玩味，精加讐勘，輟衣食，合衆助，重刻之以貽無窮，意甚勤而工甚夥。其子德達術訓，嗣事緒成之，自今家有其書。因勉齋所講以求朱子之言，其爲發明宏益多矣。余昏眊廢學，喜見其成。竊惟在三之義，父師居二焉。勉齋力闡師說，有益世教，固已無愧其門；而稼學之子，能繼父志，以廣是書之傳，亦可尚者。當牽聯俱書，用識其末。稼學名俊明云。《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極圓覺上人詩禪錄序

少陵云不見旻公三十年，予於極圓上人正復爾。異時嘗行脚衡湘，又遍遊天台、雁蕩，倦而歸，休老於菁山之崇福。折脚鐺中煨飯，過三十年，終日圓覺，不涉世故。七十有七，雪顱鶴骨，精神不衰。江西李後林、朱約山、吾邦陳本齋諸公，皆與句語復來，索偈極圓。極圓即上，屋下架屋，泥中

洗泥，無有是處。有人於此，因有憤發大省悟，一念之覺，一覺之頃，頓起上善。譬如雲開霧除，忽然見月，全體呈露，迥出常情。又有一人，勤修積習，從微至顯，一毫不到，便成欠缺。譬之月之初生至望夜，十分散滿，無餘無欠，乃見全功。敢問極圓上人，只此一輪月，是同還是別？《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陳一齋詩序

永嘉自謝康樂後，山川神秀，皆發於詩，流風浸遠。近代作者，乃推陳止齋氏，大抵詩本於學，無論魏晉。一齋陳君，博物多識，而以詩名，視止齋猶曰「吾家子雲耳」。其雅言步驟山齋之十章，奇采橫溢，如明珠光霽，一見使人驚眩不定。白石雁蕩紀行，則又如挹剛風浩露，神情爲之爽也。然止齋僅《白石巖》一首，異時讀書雁蕩，乃獨無詩，豈偶遺落耶？此集人與境勝，足當補處。止齋嘗謂以雅頌蕭勺羣慝，訓誥則付之諸生。一齋師友淵源，講明有自，豈但言語之工而已。溫柔篤厚，詩之教也。一齋嘗授教其鄉，詩之教固已行於里閭矣。今合三道而主文盟，所施益以廣，一吟一詠，何莫非教？因其風俗，道其性情，自近而遠，無難焉。抑予聞，成周之盛惟二《南》，《國風》作而二《南》之正始變。曹、鄆小國，有《匪風》、《下泉》之作，乃以終南風，而又繼之以豳風何也？蓋亦止齋之意。而予衰耗廢學，敢於一齋折衷之。《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費茂卿方書序

方術猶云一方之道也〔一〕。五方殊分，風氣攸限，道則一而已。醫之爲道，藥雖出於其手，而方多傳於古人。故修方之家，采之欲博，擇之欲精。而其用之人，欲有活法。蓋醫者意也，所以通殊塗而會一理也。世率謂孫思邈得龍宮玉函禁方，其事甚怪。及觀《千金方》，論治積聚爲虛則取之雷公藥，治傷寒則取之仲景、華陀，風眩則取之徐嗣伯，蒸汗則取之張苗、陳廩丘，莫不自有所本焉。況當區宇渾一，如江右晉時〔二〕，醫師所述支用存、范祖耀等脚氣八十餘條，晉、宋時蘇氏所習小兒諸方，皆前所未見，則又取其經驗者用之。它如崔文行度療散、西州續命之類，亦所不廢。其博采而精擇如此。非胸中有活法，酌古今、通南北，孰能會于一乎？吳興費茂卿，世醫也，予諗之四十年矣。兼明諸科，博習諸經，而周知南北之俗。安分知足，志在濟人。謁方求藥者，日踵其門，悉意調護，多所全活。暇日博采古今名方，類爲若干門，條分臚列，無微不載。往往其平日以活法用之而有明効者，蓋非一朝夕之力也，得古《千金方》爲多。茂卿不以自私，將板行于世，使傳之者亦能用之以活法，守常而知變，潛利陰益，可勝悅哉？昔陸宣公閉戶集方，程伊川池上施藥，予竊慕而不能，故茂卿是編，樂爲之書。茂卿名某，今爲醫學教授。《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一〕術：原作「衍」，據庫本、清抄本改。

〔二〕時：原作「詩」，據右引改。

繆淡圃詩文序

古人謂粹其文，謂不問以詩，則不俊於口。不俊者，屬辭不得流傳也，此豈有風致可尚耶？詩固無取於鄙朴，使澀而重遲耶？世人朝摹夕擬，句鍛字煉，以爲唐詩而終少風致，正如倣孫叔敖衣冠而不得其抵掌談笑之意〔一〕。故必有唐人風致，乃有唐人詩句。半山從宋次道家盡觀唐百家詩，平生硬掙，且復執拗，而詩則唐人也。如「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千紅萬紫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殊有風致，不類其爲人，則又有不可曉者。合沙繆君，自號「淡圃」，風骨整峻，心事篤實。平日兢兢，惟乃祖遺訓自守。文不苟作，贈遺友朋，以規不以頌。序東流則告之以禹之行水，行其無事；論古罇則歎其田不井，而魯畝秦陌，持論甚正。及觀其詩，乃更清婉，句以意勝，意以韻勝，諷之而有遺音，挹之而有餘味。風味蘊藉如此，非唐乎？雖求之劉後村、潘紫巖集中，亦未多見。予交淡圃久，不觀其詩，猶不能盡知淡圃，則不知淡圃者多矣。然徒觀其詩，果能盡心其所未知乎？淡圃笑曰：「是但見吾衡氣機也。」《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二〕孫叔：原作「叔孫」，徑乙。

義門和樂詩序

人有兄弟，均氣同體。《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言其華鄂相承也。「鵲鳴在原，兄弟急難」，言其首尾相應也。蓋友愛之誼，莫切於急難之際。及哀之原隰，憂患既平，「儐爾籩豆，飲酒之飫」〔二〕，必曰「兄弟既具」，言如是則「和樂且孺」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曰「兄弟既翕」，言如是則「和樂且湛」矣。蓋友愛之情，尤不忘於安寧之後。棠棣之不可一日廢也如此。德清孫氏上世以來，兄弟同居，見謂義門〔三〕。至明之、微之，其義愈篤。中更憂患，散而復聚，不但飲食之通、室家之好，一如承平時，又作和樂之堂，取義棠棣。昆仲皓首，嬉娛其間，和而後樂，申其燕好，養其恩義，未始忘憂患時也，庶能知是詩之旨矣。於是姻戚稱其睦，鄉里化其順。郡邑傳聞，旌門以表異之；士大夫嘉歎，作詩以寵綏之。流聞四方，以爲盛事。其母黨俞好問，萃爲一帙，以序屬余。伊川謂《棠棣》之詩，章多句少，多者極其鄭重，少者各陳一義。諸賢固皆得之，顧鄙陋之辭，猥簪其列，似若不類，況又冒書編端，能無慙乎？《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二〕句中「儐」原作「侑」，「飫」原作「歡」，據《詩·小雅·棠棣》改。

〔二〕見：原缺，據庫本、清抄本補。

陳公輔聽雨亭詩序

宣城陳君德親平生業儒，投老陵陽峰下，韜光鏟采，人不知胸中有國子監也。獨喜聚書教子。公輔能承其志，好古博雅。汎掃一室，左右置書冊，間以名畫、古彝器。其前種巨竹，列湖嵌，中置一亭，名以「聽雨」，讀書之暇，雨則卧而聽之，用意殊不俗。此數物者，得其一已足爲勝，況兼之「聽雨」乎？自韋蘇州至韓、杜、皮、陸、蘇、黃，往往而有，它未暇悉數。惟王元之齊安竹樓，盡掩六宜，而以夏宜急雨、有瀑布聲爲首。此備物具美，意者名亭蓋慕元之也。韓仲文向予言，悵羣矣，無繇至其處。然聽雨一也，所以聽則殊。公輔榮贊憲幕，方爲直用，非山亭聽雨時。秋木耳生，滴點皆愁，頗念疲農乎？泥深路滑，竹鷄聲苦，頗念遠役乎？風定雲黑，牀牀屋漏，頗念寒士乎？蒙莊謂聽以耳，不若聽以心，以心聽，不若聽以氣，敢以是爲聽雨亭之助。《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張竹山文藁序

予聞竹山張君名久，塗輒參差未及識。菊存壻作《秦張譜》，於忠烈王從子恭莊公四世下，特書

竹山，予用是蓋知君能集。己亥，竹山來雪，始胥會。風骨森秀，襟抱卓犖，殊非侯門富貴中人。因相共劇譚，頗及往時中朝羣叟，西州同社，所見聞如前日事，爲之慨然，且歎其白首滯留之不遇也。几間有文一編，題其上曰《慚藁》，好奇似太過，予驚焉。自昔文人多護短，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苦不自知。「小慚小好，大慚大好」，退之自知之，自言之，信斯言也。中鄉貢，其小慚乎；中進士第，其大慚乎；宏詞不盡中，其大慚而尚有未大者乎。退之固曰：「觀所試與得之之文，吾亦無甚愧焉。」退之果慚乎否？毋乃有激而言乎否？則直戲耳。竹山久謝場屋，其爲未嘗不欲步驟古作，而猶「慚藁」云者，激乎？戲乎？予故曰好奇似太過也。大率喜持論者，文不必優，優爲文者，理不必勝。以予觀，竹山議論辨博傾四坐，灑灑可聽，及伸紙操筆，一揮累幅，瀾翻條暢，足以發其意之所欲言。然不爲支詞曼說，言言皆理，自本自根。而尤好言《易》，若銘若贊，列之座右，驗之躬行日用無可愧。竹山而既盡得之矣，非徒追琢時好而使人以爲好者也。夫亦有聖人之精，有聖人之蘊，予蓋不能言，甚慚於竹山。或曰，慚之一字，萬善從出，一慚之不忍，終身慚乎？迨我暇矣，將於竹山乎叩之，以祛我惑，吾之慚庶幾其少解也。《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掛簑集序

久不見俞好問，忽自餘杭携王居正《掛簑集》過我蓬廬。試閱之，亹亹乎何其辭之贍也！意者取

之胸中，施之筆下，如出自然，無一毫艱澀寒儉態，而其間多有佳處。如《西園二十六詠》，好事而又有濟勝之具，宜其能自樂其樂。遇好泉石則吟，好風月則吟，好朋友則吟。李觀復、鄧善之、仇仁近，皆有往還言句，而山村尤密熟。予甚雋永山村詩。居正欲挂漁簑於其詩境，大是奇事，虛谷老子遂以「王簑衣」稱之，可知其人矣。「江上晚來堪盡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故自佳也，不如「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不犯手脚，自然圖畫。炎天畏暑，火雲如山，輒以此書《掛簑集》，如何如何？

《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唐棣詩序

予卧蓬廬中，忽唐棣者袖詩來見，名甚異，貌甚臞，詞甚敏。問其年，甫弱冠，問其師，則心居子陳泰初也。泰初名家宿儒，何幸親熏炙之，教之讀書作詩，以礪磨其氣質。而唐棣銳有立志，不肯碌碌隨俗，用力甚勤，亦可喜者。又聞作詩之暇，舐筆和墨，留意於畫。嘗作二圖，可丈餘，幅尺殊廣，而巖崖草樹，心目俱到，有非年少初學所能辦。予益喜之，但頗疑詩與畫二者難並進。或者曰，詩乃有聲畫，畫乃無聲詩，不必差殊觀。要當養其精神，老其歲月，多讀好詩，則詩自好，多閱好畫，則畫自好，其造未可量也。予曰然，因書以勉之。《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唐月心詩序

唐以詩取士，士皆工於詩，蓋有工而不遇者矣。場屋既廢，爲詩者乃更加多。然工拙深淺有定評，名實之間，要不可眩，正不待決得失一夫目也。唐師善自號「月心」，舊時舉子，業修而學博，去爲詩人，詩尤工。世人往往苦心竭蹙，求合唐詩而卒不近。師善則優爲之，句意至到，音節諧美處，活脫唐詩。聲名方獵獵以起，未爲工而不遇也。況西澗以來，崔、李繼至而交說耶？予手其編不能置者。昔李誠公以詩送質肅公，蓋用進退韻，世傳爲落韻詩者，殆非質肅語，特「高名千古，去國一身」，在此詩爲失對耳。故陳簡齋亦欲學詩者，以唐詩掇入少陵步驟繩墨中，大抵句律是尚。師善以質肅之孫，參簡齋之語，千古一月，當印此心。《陵陽先生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八二三九

牟 巖 八

高景仁詩藁序

《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又曰：「亦有和美，既戒既平。」予讀書至此，然後知和平者，物之極致。不但聲之與味爲然，雖詩亦然。夫和平之詞，恬淡而難工，非用力之深，孰能知聲外之聲，味外之味，而造夫詩頌之所謂和且平者乎？故精能之至及造和平，此乃詩之極致也。福唐高景仁序其存藁，自謂平生刻意於詩，既去其諧俗者，又去其乏和平之韻者，所存者僅十之二三焉。何其擇之精也！景仁天藻濬發，蓋異時舉子之雄。一旦斂芒鏗、束繩墨，以爲小詩，豈所甚難，然猶乞用力如此。景仁其亦知恬淡之難，而又欲造乎和平之極致焉耳。天下惟實病難除，實德難進。自昔詩人護其愚，是其一蔽，未有能自知其詩之實病也。景仁識老見定，獨能以心爲權度，身爲鍼艾，公其是非，嚴其去取，無一毫自私自恕之心，勇去其詩之未和未平者，弗少靳。實病除則實德進。今觀

其詩，金石相宣，鹽梅相濟，大抵皆出於和平，詩之進德之驗也。夫豈特詩爲然，詩之進，德之進，蓋予於景仁之存藁而得其爲人。《陵陽先生集》卷一四。

諸公贈郎晉卿詩序〔二〕

郎晉卿歸涿州奉親，求諸公詩成牛腰軸矣，爲序以勉其行。

皇皇求仁義與皇皇求利財雖若同，而所以求之之意則有不同焉。涿州郎晉卿，敝衣破履，奔走四方，皇皇然若有求。何如此其急也？非求財利也，求詩也；非求詩也，求仁義也。何也？晉卿之親年高矣，澹無嗜好，獨喜吟詩，故晉卿求詩急於求財利。所得已數千首，其意示渠已將哀成巨帙，携歸爲親壽，以承其志而悅其心。邇之事父，亦仁義而已矣。其來吳興，趙子昂集賢昆仲首爲之賦，繼之者甚衆。予倩張仲實亦自杭以其詩來求予詩，且求爲序，峻拒而請益勤。惟古詩《南陔》、《白華》、《華黍》三篇〔三〕，有其義而無其辭。義者《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華黍》時和歲豐，宜其黍稷是也。即所謂序也。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不冠於三篇之首，是以三篇亡其辭而其義獨存；賴其義之存，因以知三篇之爲某事而作也。序之於詩，豈不重乎？今晉卿之詩且數千首，一是以爲其親，莫非《南陔》、《白華》之辭，不待序而傳亦明矣。嘉其爲親之篤，勉爲後序云。

《陵陽先生集》卷一四。

〔一〕原以小序爲題，今別擬題。

〔二〕黍：原作「忝」，據庫本、清抄本改。

潘善甫詩序

閩多詩人，然不可以一槩論。昔晦翁師劉屏山、東萊師林艾軒，其淵源皆在閩。晦翁送胡籍溪詩，屏山和之；艾軒題漁梁詩，東萊和之。屏山固非詩人詩也。晦翁罷經筵，敖臞菴爲太學諸生，作《追送賦》。甲寅行弔，甚哀而憤愈急；毀《江湖集》，嬰奇禍而名愈高，爲詩人重矣。潘紫巖早歲已奇，人謂太白、子瞻後身。及奉大對，極言巴陵，雖策名第三人，而立朝纔數日；擯遠流落，猶論巴陵不置，以終其身。銘其藏者八。百國之同，不能止一士之異，此世教所謂民彝，其有關於國論者如此。他詩人如趙仲白之流不必論，而其已貴者亦不暇論，紫巖尤足爲詩人重矣。予嘗爲吳之庾幕，紫巖補處也。所題詩在姑蘇臺柱。每慨想其人，恨不得見，今乃見其從子善甫焉。善甫久寓吳，名彌堅，實用庭堅之字，素慕名節，力學，工於詩，殆紫巖一枝之橫出。世之爲晚唐者，不鍛鍊以爲工，則糟粕以爲淡，刻鵠不成，詩道日替。善甫雖不區區爲如此之詩，而氣脉厚，格力遒，自有意度，不見剗削。予益喜潘氏有詩人。後村謂紫巖脫去筆墨畦徑，秀拔精妙。其後益進德，鏗奇崛，趨平粹，以善甫之能，加之以學，爲此豈難哉？予尤願善甫家法之外，益求之朱、呂氏，閩中之淵源，則不但

詩人之詩而已。善甫又嘗爲稽山山長，讀書講學有所得，其進蓋未可量也。《陵陽先生集》卷一四。

白雲集序

近世士之懷能抱藝者，往往逸而之禪，又逸而之詩。二者實能外事物，曠蕩可喜，故人亦樂爲之稱道。錢唐英上人蓋其絕出者也，未祝髮時已識之矣。予老而不化，病卧一室，木石是同，詩與禪要非所解。上人過輒來共譚，予茫乎無以答。然其詩圓活而清雅，讀之使人爽然，不但諸公賞音，不解如余，亦心知其爲佳句也。厲氏本名族，詩有家傳，況氣貌甚整，見聞甚博，意胸中耿耿者故在，恨不能冠巾之耳。以《白雲集》重求序。夫萬物未有不本於天者，《詩》云「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此乃山川之神氣，天地之和氣，氤氲輪囷，霏潤四布，下爲草木之根芽華實，皆其晶英之所發見，而天則溥萬物而無心焉。上人既以此自名，又以名其詩。白雲固吾庭戶間物，山空宇定，焚香隱几，嘗試以是觀之。至元壬辰菊節，蜀人牟巖巖翁書。《白雲集》卷首，武林往哲遺著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五。

跋杜隱君墓銘

予假守武攸，會眉山君來爲李曹掾，篤實而文〔二〕，同寮相好也。一日愴然示予以其先隱君山莊老人竊銘，因獲考論隱君之爲人，蓋庶幾所謂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者。力學華皓，不一與計偕，賁志以歿。李掾君乃能以科第自奮，國人稱願焉，是可以知隱君之教矣。隱君素爲鶴山魏公、國博李公所知。畏齋吳公，南軒先生高弟也，固不輕許可，亦喜稱隱君。隱君平生所爲，類多可紀。如不負楊大安，雖古烈士殆無以過也。始曦盜蜀，一時諸賢義不爲賊汙，往往避僞，棄其官去，而權大安軍楊公震仲遂死之。楊公前死，以書遺其家，有曰「是第一郡無樣子也」，又曰「不錯不錯」，其處死從容如此。予讀其書，未嘗不爲之流涕。隱君蓋其客也，異時力白宣威上其事，易名賜廟，且褒錄其孤，而楊公之節聞於天下。雖人心公論有不可泯，然實自隱君白發之也。翟公不云乎：「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方是時，楊公而既死矣，寒根斷緒，誰復顧存？隱君獨不以死生爲間，奪匹夫之力，爲人所難。汔暴白其忠，是豈有爲而爲之邪？烏乎！楊公爲不負國，而隱君爲不負楊公矣。隱君且不負楊公，使之獲用，其忍負國哉？其後蜀變，潰旅猖披，隱君憤罵遭戕，視楊公之死，雖若有小大顯晦之殊，要之均不肯爲不義屈。意者主賓平日於死生禍福之間，講之熟而處之審矣。或謂隱君之遇潰，不足以死，巽辭以免可也。烏乎，孰有楊大安之客而爲賊屈者乎！昔于嵩依張睢陽，爲張籍言，巡死

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昌黎著其語《後叙》中，千載之下讀者，猶凜凜有生氣，而嵩之名遂附睢陽以傳。然則隱君之於楊公，法當牽聯得書，惜無以告之太史氏也。嵩死于仇，隱君隕于潰，事固有不幸而適相類者。然嵩死無子，今杜氏有李掾君，而諸孫詵詵，又皆領薦，斯文蓋未艾，此又隱君吉祥之報，固非嵩所可望也。予生也晚，恨不及升堂拜隱君，因竊識其大節於其銘之末，使後之觀者有考焉，是亦其子若孫之意也。《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二〕篤：原作「爲」，據庫本改。

題淵明圖

淵明來彭澤幾何日，一督郵至，飄然徑歸，高矣。乃託之「情在駿奔」，何耶？士出處關世道，豈真爲小諒？此二者要未是以論淵明也。淵明既賦此詞，自是不復出，意固有在。「帝鄉不可期」，蓋其微詞所寓，而論者或未之察也。烏乎！內望彷徨，修門愈邈，吾生行盡，去將安之？亦惟安乎天命而已，奚復疑哉？此又致命遂志之義，與子雲遜於不虞以保天命者異矣。《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題松苗圖

尺寸之木，加乎岑樓之上，高乎哉？不高也，勢也。苗之於松也亦然。松栢之下，衆草不殖。苗非加高於松也，今且易而置之，苗居山上，若助苗長者，而松顧居其下，則一寸之莖，可以芘百尺之條矣。非高也，勢也。然是松也，勢雖若屈於苗，而正性挺然，無一毫慘沮抑鬱不自得之意，此固處於非據者之所甚愧也。世率謂積薪居上，愈於久次之汲直；七葉珥貂，愈於白首之馮唐。果何如耶？果何如耶？《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題仙人樓居圖

吾聞至人御風騎氣，與造物遊，直緣所見者超，無所係著。故其觀人世，樓觀臺榭，俄然而秦，倏然而漢，如海市浮空，煙雲變滅爾。未知亦有丹臺絳闕，金城玉室，五城十二樓，若是區區者。今舜舉作此圖，駕言於仙，筆意俱妙。陶隱居中三茅而立館，又建三層之樓，已處上層，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此殆是耶？吾猶未免詰曲世間，安得攝衣從之？《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書東坡石菖蒲贊後

《周禮》朝事之豆，其實昌本。注者以爲「菖蒲根切之四寸爲菹」，四寸，一握也。《春秋》載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注者亦以爲昌歠即菖蒲菹。而唐人乃謂徧檢諸書傳，菖蒲草無別名，未知其所由，疑之似太過。文王嗜昌歠，安知非昌本而禮遂設之耶？《月令》孟秋，「其味辛」，注者云水草之和氣，即昌本也。既言其辛，又言其和，何也？《本草》云菖蒲味辛溫二者皆備，與此注之說合。但東坡所取，乃節葉堅瘦，根鬚連絡石上。好事者移置盆中，爲几案玩，如今所見者也。其根安得一握四寸之長，而可菹爲耶？況所謂水草之和氣，初未始言生於石上，意深山窮澗之中，或有如《本草》所云，然未之見也。退之云昌陽引年，則又別爲一名，豈退之亦以爲似是而非，而人得以訾之耶？俞好問示予以東坡《石菖蒲贊》，因書鄙見如此者，以俟博物君子攷焉。《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題趙主簿遺像

事親以承顏爲先，其歿也，事之如生。既爲木主象其中身以祭焉，陳其衣物，思其居處與其嗜好，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至。記禮曰三日齋七日戒，必見所祭者，則幾若音容之可接焉。吾

之身即親之身，精神氣脉，相爲貫屬，有感必通，幽明無間也。後世之俗，生則繪其像，謂之傳神；歿則香火奉之，謂之影堂，禮雖非古，然方其旁皇四顧，思親欲見而不得，忽瞻之在前，衣冠容貌，宛如平生，則心目之間感發深矣，像亦不爲徒設也。昔伊川先生以爲毫髮之不相似者爲疑，而其家自太中公以前，固嘗用之，要爲不可廢。曩更兵火，士大夫家侈幅長幀，飾以綾錦，往往不能全。桐川趙君必滿，乃獨得其先主簿之遺像於東鄰，雖僅片紙，粉墨慘淡，而丰神自若。蓋主簿之歿以甲戌，此生前所寫也。失於乙亥，得於癸巳，二十年間，若有護以待其子孫而畀之。非一念純孝，通於造物，何以致斯耶？持白其母，裝縑而揭之祠堂，如久出乍歸，喜極而感，感極而潸然以悲也。予聞主簿出貴胄，能力學取文薦，不負其父料院公之訓，是宜有予世其傳。又將輯其遺事，非獨此而已。予得之予友張剛甫，因識本末，遺其子若孫，尚永此意於無窮云。《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題徐容齋薦藁

昔古靈先生陳公襄，薦司馬溫公而下三十餘人，蘇文忠公亦在焉。其章草皆親筆塗改，勾注其旁。溫公亦有《薦士錄》，自至和逮熙寧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古也。前輩薦賢報國，誠篤懇切如此，真可爲法。東平徐公琰自號「容齋」，人有寸長片善，不啻如自口出。廉閩，浙西士之賢者，多所論薦。尤留意學校，舉學官二人焉，以示勸，江西李塗性學、西秦

張栻仲實是也。於仲實稱道尤至，不但喜其文詞言語，直以「高邁超卓，通國體、識時務者」歸之。謂其他日成就，必越倫輩，可號於天下，曰知己矣。此其申牘之章，凡更定增損，于再于三而後定，尤見不輕於許予也。公有慕於古靈、溫公歟？仲實得之以示予。猶記丙申歲，予偶來杭，容齋首訪寄邸，稱仲實不置，且賀予得壻，意甚惓惓。覽其遺墨，已成隔世，使人愴悲。仲實感念知己不能已，因書右方歸之云。《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跋忠烈王傳後

天生非常之人，所以弭非常之變。光武當四七之際，中天而濟大業，時則有二十八將；高宗值百六之阨，南渡而成再造，時則有十三處戰功。君臣相得，豈非天之所授哉？高宗御將，同符光武。維張忠烈王，四將之首，戰功之偉者也。攷其本末，大類好時候耿弇。蓋弇起扶風，而王家三陽，則鄉里同；弇謁光武盧奴，而王首事大元帥府，則遇合同。弇言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王亦言蠟書從圍城中來，此虜詐謀願勿聽，皆有關於利害。王郎驟至，夜渡呼沱，弇則合漁陽突騎，以拔邯鄲；苗、劉甫誅，倉卒航海，王亦戰明州城下，以挫兀朮，皆有關於危急存亡。至於破五校、破李成，皆爲平劇盜；破臨菑、破劉豫，皆爲敗齊寇。大率英雄所見略同，非偶然者。克濟中興，不亦宜乎？予觀光武審黃石、存包桑，而外無彊虜；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內無權臣。然弇自克齊之後，

功不再見，范蔚宗猶疑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而況紹興倡和，檜實誤國，方且挾強虜而忌功臣，則王之處此，蓋有難於弇者矣。江邈累疏，竟罷樞管，於是口絕言兵，全身遠害而已。尚賴主知，獲保晚節。雖英規偉畫，或有未究，而苴茅胙土，延慶于後，子孫鼎貴，至今猶盛。要終而論，視耿氏累葉功名，與漢興衰者何以異也！某曩侍先人，頗獲窺金櫃石室所藏建炎以來元功之次，每以副墨散落爲歎。王之五世孫模，予倩也。卓有立志，能大其門而亢其宗。暇日采舊史、參家乘，爲此《傳》以示余，詞約而備，事綜而實。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蓋深嘉之。惟論史得引古相方，因詳著如左，以附于雲臺之列。史稱「耿、賈鴻烈」，忠烈之名，要當相與並垂無窮焉。《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題唐饒州遺墨後

唐公景實初主簿于霄，首見先公，執弟子禮，相從講學寂寞中。先公以其用志堅苦，必能有所立，甚敬之。既滿去，以書見修齋先生王公，曰「吾自存齋來也」，亦遂爲知己。予實知修齋，益與景實厚。在越，以狂愚觸權戚，幾陷大戮。景實獨爲予喜，走書追勞江上，論甚偉。明年冬，景實忽起番陽守，時事倏變，隕身白刃，終全大節，視偷生苟免者異矣。同時如池陽之趙、長沙之李，及他死義者數人，偶皆游先生門，世率牽連言之。陳梅居分教此邦，出所往還諸書，讀之悚然。最後一書，三月八日也，距景實死無幾日。書中所云「此惟有死」等語，可爲悲歎。毛仲翔嘗爲予言，景實

遺業僅十八九畝，可敬哉。又聞其二孤已矣，天何不佑，泉明之酷也！因泫然書卷末。《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跋浮漚歌

浮漚何所起？起處起耶？方雨之勢，滂然下注，而水之氣潏然上浮，相逼而相激，不能以不爲也。然而謂雨非水，謂水非雨，非雨非水，強名曰漚。果非雨非水耶？及其散也，既不得爲漚，而猶曰漚者何耶？將不曰漚而且曰水曰雨，其可其不可耶？或曰漚須臾之間，且起且滅，本無成也，何有於壞？若使能壞而復能成，雖佛之力，有不暇爲也，而孰能爲之耶？樂普和尚因六觀之義，作爲浮漚之歌，意者以爲人生之起滅生死亦猶是耶？抑以爲無起無滅無生無死耶？其法嗣古潭源上人，書之以傳，當已默解大意。閒以示余，既自曰浮漚，予亦可曰浮漚。《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題周味道菊野

「周原膺膺，萁茶如飴。」地氣實，人力之勝，質之理無足怪。雖菊亦然。近世譜菊者，多至數十種。蒔之庭圃，人力勝其天，往往競出新奇以悅可人意，變之速有甚於萁茶。惟一種花小而正黃，芬

烈過他品，蓋菊之真者也。顧林樊籬落，掩翳寂歷，乃獨不變，反蒙野菊之誚。野則放，放則真，真則大，吾方賀菊之得此名，而何慊於野哉？風俗之移人，賢者有所不免，得見野者斯可矣，殆有甚於菊。無已，則求諸野可也。靈均惟其野，故能作《離騷》；彭澤惟其野，故能醉東籬而書甲子。非野不足以見二子，野固二子者之所願也。峨峨風節，遂與花俱高。彼飲菊潭、南陽者遽變爲容悅、爲脂韋，藉其名以誤人，正坐不能野耳，非野之過也。菊可變，而菊之野者不可變；伯始可變，而靈均、彭澤不可變，是未易與俗子言。吾鄉周味道，多難早孤，流落困頓，萬有一生，脫艱虞中，以來吳門。所謂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廬，視前君少泰。需于沙而衍，出于穴而亨，常情於此，未必不境換意遷，而味道方且以「菊野」扁其書齋，圖而列之。巖之峻以喻其前日之險阻，菊之野以況其平生之孤介。風霜披剝之餘，寒花晚節，有不變者存，又將以保其歲晏之芳菲。蓋其所自叙如此，論議詞藻之燁，然質雖野而文則史。吾懼其山林之不果也，味道方自此升。昔人願毋忘在莒時，予亦願毋忘在野時，乃無負於斯菊。《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書陳養大祖贈告

自昔喪亂之際，至有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況有甚於此者，故家遺物，雲散潦空，不自意全。古杭陳養大，乃能訪求其大父贈朝議大夫告。雖斷縑尺許，而明裡之貤恩，吏部之印章，陳氏兩世之官

名，猶有可考。蓋其一念思親，志存舊物，期於必獲，故造物者實陰相之。世有藏唐誥，多顏魯公所書。而陸農師追封其祖，亦米南宮爲書告。家則堂師慕平原者也，既識其事，而性存又以忠孝稱之。則陳氏之所得侈矣，不但取元章之字畫而已也。《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跋崔清獻公帖

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賓客從者，忠文洪公實顥牋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爲殆過石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卧五年，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汔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爲臺諫，給舍、爲兩制，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爲終始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師善家，爲之感歎。崔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而洪號「平齋」，又號「蒙齋」云。《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跋蔚上人約梅集

往來衲子，紛紛籍籍，如麻如粟，欲求一梅花樹下僧乃不可得。「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誰與領此？必遠自越以蔚上人《約梅集》來，三十年前當面蹉過，方相識此集中，不契而合，大是奇事。上人高提句律，咄咄逼唐人，晚更老辣，與梅莫逆，尤苦說梅。顧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歟？端不負梅矣。吾儕食息人間，憤憤過日，徒歎老嗟卑而已，不知去梅幾格。此老胸次，故自不凡。予謂其詩集，有梅花處可無一本？《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題范氏文官花

韓魏公守維揚，郡圃芍藥有腰金紫者四，置酒召同寮，王岐公、荆公，而陳秀公亦與。四人皆先後爲首相，亦異矣。草木之華，其尤異者，至和之萎也，本乎天而應乎人，理無足怪。京口鶴林寺花，久歸閬苑。近世盛稱邢臺范氏文官花，粉碧緋紫，見於一日之間，變態尤異於腰金紫。辛稼軒嘗爲賦《水龍吟》，白髮儒冠誤，蓋屬瀘溪令君。物不虛生，必有其應，應之遲，發必大。休寧令尹，瀘溪孫，而稼軒外諸孫，刻其詞置花右，至今猶存，若有護持之者。其子雷卿，遂以斯文發祥，領學

事，主文盟，文官之應不虛矣。人皆曰：「花，范氏瑞也。」夫以雷卿之賢，兩家百年忠義之脈、文物之傳在其一身，宜造物以功名事業付之。花本出唐翰苑中，雷卿即爲翰林主人，花亦榮耀。吾方賀茲花之遭，然則花瑞范氏乎？范氏瑞花乎？《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書范雷卿家譜

范君雷卿以學事至雪，示余以其家世本末。蓋范自唐以來，爲邢之著姓。所居堯山范解利〔一〕，環十里皆諸族。有爲虞部郎官者，君之四世祖。通守公號河朔孟嘗〔二〕，靖康之亂，能全其宗，收窮周急，信義具著。由進士出身，爲蔡州新息縣。紹興辛巳十月，以其縣來歸。及海陵敗盟，我以成閔鎮上流，趙樽屯德安，擣虛潰蔡時也。晉氏晚過江者，皆以愴荒遇之。高宗兼愛南北，凡歸正人，率厚加禮秩，以係中原之心，事優前代矣。中緣和議，指名取索，傷忠義之氣，絕英豪之望。至是公等來，法當超受以勸，乃僅添差湖州長興丞〔三〕，緋衣銀魚，不盡如章也。未幾亮殞褒繼，和戰未決，或又倡爲遣歸附之說，動搖物情。賴廟謨堅定，公等以安。始公南邁，至宣諭司〔四〕，有某公之子曰〔五〕：「盍稍增飾功狀〔六〕，可冀超用。」公峻折曰：「吾父子歸朝廷，要以忠孝立身，奈何甫過淮河，遽欺君欺天平？」乃以質言。及命下，欣然就職。尋又例爲不釐務，不屑也。益捐俸廩活飢氓、賙寒士，委祉於後，意蓋有在。改簽書鎮江軍節度使判官廳公事，召赴都堂審察，添差通判本

府。以壽終于官，葬丹徒，遂家焉。子瀘溪令，實同決策。孫招討司參謀，有詩名。曾孫休寧令，有政聲。五世孫即雷卿，江浙儒學提舉，大得士譽，詩書事業未艾。皆公履信思順，積善餘慶，天之報施，始嗇終豐如此。某竊惟先朝寤寐神州，收其豪雋，公與辛公棄疾先後來歸，忠義相知，辛公遂壻于公。公當審時，陳公俊卿、伍公炎皆知公，而公老矣，不果用，賫志以歿。辛公聲名日起，入則導密旨，出則躋執撰、領師垣。烏乎，公之不遇，命也！惜辛公不徑以前賢例，取瀘溪作行狀，使此十餘紙漸蠹斷。幸玄孫之賢，收拾完補爲巨軸，傳示將來，不負勵志之屬矣。高曾百年之意〔七〕，其亦少慰九原。《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一〕堯：原作「光」，據庫本改。《元豐九域志》卷二：邢州內丘縣有堯山鎮。

〔二〕嘗：原作「當」，據清抄本改。

〔三〕湖州：原作「湖川」，徑改。

〔四〕諭：原作「論」，據清抄本改。

〔五〕某：原作「甚」，據庫本改。

〔六〕增飾：原作「憎銷」，據庫本、清抄本改。

〔七〕意，原作「章」，據庫本、清抄本改。

跋湯徽獻昌言錄

紹熙甲寅七月五日，太上不克執爽于重華，遜位東宮，改元慶元，實趙忠定公之謀也。孽韓侂胄不過傳導之勞，迺欲專定策功，憑藉肺腑，居中用事。羣小惑之，首去舊宮僚，又出御批去侍講朱文公，以撼忠定。其勢已非乳媪陳謝所可解，生棗再撲所可除。乙卯五月，忠定竟貶死。遂以逆黨僞學，設爲厲禁，一時諸賢，皆在戊午讜議中。國空無人，姦凶愈肆，卒至啓釁稱禍，流毒海宇而後已。甲寅之初，徽獻湯公爲學官，建言太上，未須移公，又言朱公不當驟去，與忠定意向實同。忠定既貶，公亦外補，甲子始入爲丞，即時朝論漸平故也。繼待次台州，乙丑改知常州。嘗移書于韓，極論其非，且論蘇師旦、周筠之過。時北事已有萌，中外汹汹。丙寅盛夏，出師敗于虹縣，公又移書數其罪狀，視前益峻。丁卯招接北來人，意在再舉，公以應辦錢糧不繼，降謫贛州，猶逞前憾也。是冬師旦誅，未幾侂胄殛，公甫得自便。黃巾賊起而後赦黨人之罪，幹離不陷中山府而後言黨人之忠，湯公所遭不幸適類是。嗚呼，可勝歎哉！四世孫丹陽尉暉老，父子世其科，追念先烈，哀集遺事爲《昌言錄》。趙南塘，以忠定黨獲重譴者，其挽詞併附見焉。五世孫彌昌少領鄉薦，前鄱陽書院山長。其興未艾，忠義之報也。自余友越教姚式示以此錄，敬觀感慨，輒以所聞識于後云。《陵陽先生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八二三〇

牟 巖九

跋韓子蒼帖

韓公字子蒼，蜀西之陵陽人，故世稱爲「陵陽先生」。政和間，以試文入館，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靖康初，起知黃州。晚以次對，奉祀居臨川，又號「北窗居士」〔一〕。其父德翁，登東坡及魯直之門。公早爲二公所知，中遂以元祐學術罷。又嘗與陳了齋游，集中壓卷是也。以詩名天下，呂居仁欲要入江西社，然其詩自成一家。有《陵陽集》行于世，帖中語載集中〔二〕，其餘問訊諸帖，蓋在臨川時。諸賢患難流落，何所不有，惟林下衲子輩猶能用情，坡齋了谷亦多有與諸禪帖〔三〕。此帖筆法似山谷，老硬處亦似了齋書。某家與公同郡，五子迪登進士，爲夔漕，先祖姑嫁其子。其諸孫有克己者，仍世姻，特科入仕，藏公數帖，許見分，當時忽不取，今亦不知存亡矣，觀此爲之慨歎。

《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一〕窗：原作「憲」，據庫本改。

〔二〕帖：原作「室」，據庫本改。

〔三〕坡齋了谷：疑當作「坡、谷、了齋」。庫本作「東坡山谷」。

題博愛堂詩卷後

吳興郡判官自號「博愛堂」，至官甫踰月，人皆謂其持身正，處事恭，聲譽赫然。一日訪余敝廬，相與論舊，因知所謂博愛堂，乃其上虞爲宰時所自創，而廉訪使者適縣時所書扁也。邑之士共賦詩稱道，盈鉅軸。至是，親友程晉輔携以示余。三十餘年前，予使越按部，首事上虞，因記其山川風俗，閱此良以嘉歎，不鄙病耄，俾發博愛之旨。昔吾夫子，未賞輕於言仁也，故以博施濟衆爲難。而孟子則推人以善，欲其推不忍人之心以及人，故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不忍人之心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蓋指人心天理流行發見者而言也。譬之泉焉，涓涓一綫，其初甚微，穿石達溜，迤邐爲江爲河，以至于海，莫之能禦者，非他，源愈深則流愈長，流愈長則澤溥矣。此自然之理也。君以博愛存心，觀其已試之明驗在上虞，推之以及於一郡，不既博乎？況其先世之遺愛在吳興，推之以傳于無窮，不愈博乎？勉強力行，終始必一，斯可矣。雖然，愛不可無差等，「汎愛衆」，必曰「親仁」，「博愛之謂仁」，必曰「行而宜之謂義」，敢以是復于博愛堂。《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跋范令君晉陵時詩十九首

晉陵范令君閑靜翁十九詩，余從其孫月觀提舉獲觀之。令君出爲招參，稼軒辛公壻也。長歌撫劍之歎，似有婦翁風槩。及觀行賑、行澇、視旱等作，乃能細意爲民，懇惻篤至如此。其大父通守公以紹興辛巳來南，至是甲子一周，故江南風俗利病，講之甚熟悉。仁哉，令君之用心！《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晉陵之民，抑何幸歟！令最近民，一膜之隔，天壤懸殊。水旱常有，而賢令尹不常有，可以發千古一慨。天慶觀奚凝爲刻本，今甲子又踰一周，而月觀藏之，楮墨如新，可敬已。山陰道士愛逸少《黃庭經》，予謂不若奚道士愛此詩之有益於民也。《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跋歸去來辭

淵明平生，志在田園，雖嘗薄宦，未始一日不念歸也。始爲鎮威參軍，經曲阿，詩曰「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已有歸意。及爲建威將軍幕使都，詩曰「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析」，歸意愈切矣。俛就彭澤，爲三徑資，八十餘日，即賦《歸去來》，翩然而去，自此不復出矣。此其意豈在區區一督郵耶（「」）？松雪齋爲虛谷翁書此詞，蓋深知其心事，故虛谷賦詩題其後，因以自見。老筆雅健，

讀之敬歎。若子昂字畫之妙，中固已言之。《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二〕督郵：原作「郵督」，據庫本乙。

跋梅花賦

梁昭明稱陶淵明貞志不休，安道苦節，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皮襲美稱宋廣平鐵心石腸，而《梅花賦》新清婉媚，不類其爲人，兩事正同。然《閑情》卒章，尤蔓草而誦邵南，坦然存其誠，與廣平所謂「貴不移於本性，儷君子之高節」者，異詞而同旨，襲美蓋未足以知之。趙子昂爲虛谷翁書《梅花賦》真本，虛谷既取廣平叔父永保貞固之語以明之，予因發淵明之意，以補其說焉。《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跋厲白雲詩

東白厲氏，自唐殿中侍御史與姚、賈同時以詩名，至太師屏山公，尚世其家法，名章偉畫，錯落岷峨間。予從老人大父嘗及見之。今白雲，其季孫也，徙家于杭，年甫踰弱冠，藉藉有詩聲，爲諸公

所稱道，是家信多能邪！一日來雪，以《白雲集》示予。其辭雋，其思清，其興寄遠，讀之殊使人有凌雲意。白雲曩嘗浮江淮，走閩粵，慨然有志于世。顧肯效山翁溪友，指白雲爲歸趣，要未易與俗人言。陶隱居掛冠神虎，嘗謂山中白雲，「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蓋落遺外觀，自樂其樂，內足於己，不以己徇人者也。意者白雲患苦世俗，殆有意隱居之所樂乎。是將脫鞅掌、超塵坱，以與莽蒼鴻濛游方之外矣，不然，何其莫逆於雲迺如許？它日上下四方，從東野見之，白雲深處，當相視一笑。

《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跋小學大略

縣令位卑，而董子以守令爲民之師帥，其任乃與守等，蓋所關於教化者大也。言政不及教，言教不及化，則簿書期會而已耳。世之爲令者，類曰：「吾位卑，期會簿書，一不應程，譙責四面至，日救過不暇，師帥之任，教化之事，有守在，吾奚爲與之哉？」其自待何薄歟！史君彥明嘗宰岳陽之平江，不勞而辨。暇日，頗進其賢士秀民，相與講學。又取所藏季君簡《古今訓學大略》刻之梓，而引先儒盡性踐形之說序之以傳，庶幾有補於教化之事矣。來雪以示余，閱其編，大抵本諸晦菴朱氏《小學》書所謂「立教明倫，敬身稽古」者，而其條目則不能悉備。至於外篇「嘉言善行以廣而實之」者，則又無之，取其大略故耳。然其采摭裒聚，用力甚勤。不但施之小學，使學者家有此編，豈不有

助於修省而有裨於教化？是則彥明之意也。方彥明在岳陽，予不知其長爲誰，而一令乃能若是，使凡爲令者皆能知彥明之用意，非風俗之幸乎？《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跋葉一山所藏文山相國書後

宋丞相文公魁壘英傑，以盛年負重名，居高位，其視一世爲如何！所答括蒼葉君書，乃不惜餘論，期獎備至，而詞氣又過自謙屈如此。胸中所存，可槩見矣。書中又云，思永與陵名義有犯，請更之，蓋爲永思陵也。公於嫌疑之際，造次之頃，猶不忘恭謹，他日臨大難，守大節，死而不變，亦此一念所克耳。葉君首江西漕解，推輪於公，一飯之報，不以存亡間，藏其遺墨於患難奔走之餘，如護拱壁。賦詩追祀，有「主死妾猶未」之句，讀之使人酸鼻，朋友之義，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並，世道日薄，頃刻變態，棄之如遺，況一生一死乎？況又有大者乎？「一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姓」，楚龔語也，文公似之。「思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澈泉」，陳後山語也，葉君似之。然則葉君固可書也。《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題四明二僧詩卷

東皋謀師以四明此山、華國兩上人，見余於蓬廬，過當過當。讀行卷殊佳，蓋有意趣，有標致，顧不類僧語。聞二人皆傳家子〔二〕，源委固當自書中來也。今歲七月旦，江淮一大異，生靈一大厄，可駭可歎。是時此山在吳下承天，華國在京口浮玉，適與□會〔二〕，詩中乃無一字及之，豈定力自能遣憂患耶〔三〕？昔琴師欲進其弟子以學，則移其耳目志慮於衝風怒濤崩巖振海之際。安知二子之詩，不因變而奇乎？然此山嘗寄華國，曰「沙鍋煮薺，竹澗看花」，華國寄之，亦曰「斲池燒畬，依松編草」。此猶未涉憂患，懷思故山已如此。今當山益深，林益密，吾恐詩雖奇，無由輕落人間矣。《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一〕傳：疑當作「儒」。

〔二〕缺字庫本作「壞」。

〔三〕遣：原作「遺」，據庫本改。

跋劉君擇所藏孝經十七章像

先朝仁宗中，幼時有撫《孝經》要語畫爲圖，以資把玩者，此圖其起此歟？雖不盡在筆墨之間，然其前後布置亦甚難，細觀可見。況首章畫夫子及侍坐者，皆有所本，非徒苟作也。《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跋魯公乞米諸帖

太保李大夫，即劾大將管崇嗣背闕坐者，蓋李勉也。魯公以名節相期，時有所須，不自嫌外。然必數月食粥，乃乞米，妻病乃乞鹿脯。於李公尤不苟求如此，清介之風，可以槩見。世稱魯公得王右軍筆法，豈不信然？後有杜祁公、富鄭公及蔡君謨、孫之翰、宋次道諸名賢所題，尤可寶。《乞米》、《鹿脯》二帖，舊刻在忠烈廟廡下，今不知其尚存否。有能摹此本，刻補遺軼，亦一奇事也。《陵陽先

生集》卷一六。

題三高圖

用計然策伯越，功成至於五湖而去之。其得脫於烏喙之噬，蓋已甚危；而思蓴鱸者雖輕於一出，猶幸勇於一歸。千載之下，可以號於知幾。若夫終身角里笠澤之間，釣煙波以自適，采杞菊以自肥，初未始出也，而何有於歸？此予所以有慕於天隨也。《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跋捕魚圖

陸魯望反襲美，作《漁具詩》十首，計其取之術，可謂巧且密矣。東坡翁乃放魚東池，恐數罟之損鱗鬣，長堤之隔濤瀨，何用心之仁也！然吾能暫免之於此，果能終免之於彼否？今觀此圖，江天欲雪，魚正深潛，而漁郎四集，網下如雲，無所逃於天地間乎！然其筆意活動，殊可玩賞，與魚相忘於江湖，亦足樂也。《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題閻靜齋與張仲實詩後

士抱負卓犖，方混混庸衆人中，邂逅知己，一言而善，携手以上，蓋未易得，況未識面而深相知者乎？黃豫章教授大名，未識蘇長公也，「江梅有佳實」之句，深致其意，而蘇公首和寄之，自是遂爲知己。此固非常情所能與也。靜齋閻公曩使浙右，張栻仲實時爲江陰學正，初無疇昔雅。公望臨一時，而謙勤下士，不惜餘論，獎成後輩。聞仲實之能，遽作詩寄之，誠出意望外。詩中稱其門閥，喜其辭采，且有一「黃金燕市須神駿，會見風雷起渥洼」之句，期待之者甚至。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有之矣，而或不值；值之矣，而或不顧。雖權奇汗血，孰別其神駿哉？靜齋之於仲實，獨得之未識面之間，可謂不凡也矣。是時仲實年三十許，已能爲文辭、致聲譽。今年愈進，識愈定，刊落枝葉，以求本原，用力於義理之學，以遠大自期，實由靜齋獎激之。靜齋已長翰林院，記憶不忘，得遂其祿養，而公之意未渠已也。渥洼風雷之語不徒出，必能相共成之。《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題西秦張氏世譜後

古者命將出師，固將除殘暴、定禍亂，拯民水火中。《易》之《師》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非尚殺也，「在師中吉」，故能上承天寵，三膺錫命，以有開國承家之慶。若太公望克于牧野，封于營丘，子孫數百年，與周興衰，是矣。漢初封功臣四百十有五人，帶礪之盟，爰及苗裔。而太初百年之間，見侯者五，迺有不盡然者焉。及觀張栻仲實撰其祖忠烈王世譜（二），其事始益信。蓋王起行陣，靖康之勤王，紹興之戡難，皆身冒矢石，爭天下於羣虎狼之口，豈非以殺止殺，德在生民，功在社稷，而澤流子孫歟？矧王之爲將，未嘗妄殺，薦達偏裨，待士卒有恩，意此其所以能殺以止殺也。自三班以來，三世三公，皆以王貴。王位極人臣，分茅胙土，施及其後。四子名冠以子，諸孫名冠以宗，宗之下則取五行相生爲次，王弟之子孫亦如之。節鉞之重，師保公侯之貴，易名之美，後先相望，有光史冊，何其盛也！後有登進士第者，上舍釋褐者，有與殛韓而復以忤時貶者，任守闕而竟以殺使死者，匪但重絰疊組而已。越至于今，則有濟甫，年高德劭，爲族之望。仲實其子，務學而通。至於國器之雅而秉禮，如晦之敏而急義，皆予之所識者。其未識若性之、若仲芳，守其內而無求于外，積善以遺其子孫，蓋可尚矣。近歲名門華閥，居多凋落，惟張氏克持其世，詩書不墜，是可書。《譜》略效太史公《年表》，爲旁通書之，至六七世未艾。歷官槩見于左，而於本宗卒葬特詳，尊其所自出，亦蘇氏譜法也。王字伯英，仲實以栻爲名。嘗奉父兄之命，復先廟，修家傳，又爲《世譜》而叙其首，示不忘本。來求余語，既具論之。抑予聞典午渡江，重氏族，嚴譜狀，雍州是爲郡姓。張氏本三秦，固當在江北四姓之列，而其勳勞名位子孫文物之盛又如此，是譜也，後之人尚寶藏之。《陵

〔二〕模：原作「模」，據庫本、清抄本改。後同。

跋周公謹自銘後

周君公謹以世舊夙厚余，間不見且久。梅潦被道，吾廬無來跡，君忽披蓬藿相就談。始予見太末時，如川方至之意氣，視一世何如也？歲星四環天，余固早衰，君亦華皓，能不爲興慨者邪？君晚更號「弁陽老人」，刻石自銘，出其詞示予，頓挫灑落，大抵輕死生，等淹速。太史公不云乎，讀之使人爽然自失。顧予猶區區形骸之內，今昨之間，陋矣。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趙臺卿於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及己像各爲之贊；裴綠野、小杜公、辛季劍諸人，皆自誌；司空表聖豫治木，卧起其中；林和靖自賦壽藏詩；蘇文定自作《潁濱遺老傳》；秦淮海效淵明，自製挽歌。高風曠度，不膠而卓。君非斯人之徒歟？何其脱略機祥，疏宕可喜也！氣有聚散，有伸屈，原之於始而知所以生，則反之於終而知所以死，故理不可不明。世或以了生死爲一大事，其視沈迷利欲、蒼黃顛躓者固異，然未嘗據理，往往幻妄，世人卒亦未免怛化自私。至於晝夜死生之說，則又習聞其語，又不知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蓋體之無二，非強之使齊也，是皆未足與語。弁陽君抱崛奇而老憂患，據會通而觀變化，反博趨約，落其華英，澄然一室，固已深玩至理而有得。觀其所自銘，兢兢以百年之澤、一身之承爲不易，力爲其所當爲，以求無愧於心，無墜于先訓，蓋有臨深履薄，好學不羨久生之意，非

徒示曠達而已。余以其能折衷於道，得所歸宿，用援先好，書諸左方云。《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題凌波圖

《洛神》一賦，發於神遇，備極變態，卒能以禮自持。此圖逸而靚，麗而潔，蓋深得其意。子雋之於子昂，可謂競爽矣，觀者殆不能伯仲之。《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題向氏山居圖

欽聖母儀三朝，實文簡公諸孫，故其族益盛而多賢，無流水游龍之習。過江以來，忠毅以死節著。其子秘閣居衡山，從學於胡文定公。而節林居清江，尤有聲績，被知遇。號爲博雅，居于雪者，今莫知誰下。三十年前，頗聞其家所藏名畫、古彝鼎器皆入權門。以賢相尊戚之後，乃凜不自保，每爲慨歎。此圖出於散墜之餘，尤使人把玩不能已，豈徒以其畫哉？《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書范石湖遺墨

石湖公繇廣右帥蜀，不但賓從之賢，詞章翰墨之偉，照映一時。漢中望渭上樹如薺，未嘗不慨然有所賦也〔一〕。此詩送人，猶知爲「泥封函谷，艸土齋壇」等語〔二〕，不能忘情，令劍棧自夷矣。杜老云「意欲鏐疊嶂〔三〕」，事復何如，安得起此翁而問之？《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一〕嘗：原作「賞」，據庫本改。

〔二〕壇：原作「檀」，據庫本改。

〔三〕鏐：原作「鏐」，據庫本改。

題畢良佐山水圖

閱寒林多矣，此卷殊佳。葉脫林瘦，遠山橫陳，垠堦雖露，而猶有蔚然秀傑之氣，筆簡意足，把玩不能已。少陵云「畢宏已老韋偃少」，良佐豈其苗裔耶？《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書蔡琰歸漢圖

蔡文姬陷身沙漠十二年〔二〕，曹操遣使以重寶贖之。一旦與使者俱還，既慰中國土思，且上先世冢墓，得其正矣。觀此圖垂發之際，二稚牽衣，萬里永訣，旁觀者皆爲之掩袂，乃與《胡笳十八拍》中同一悽哽，何其悲之甚耶！母子天性，雖文姬以義斷恩，而骨肉之情，終有不忍忘者，要亦不失其正也。擇婚而嫁，以歸董祀，它日文姬又能言之曹公，原其死罪於垂絕之頃。故史書曰「董祀妻」，繼列女之後，宜哉。曹公於文姬一事，獨能始終恩意曲盡，亦可書也。《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二〕漢：原作「漢」，據庫本、清抄本改。

書陰符經

《陰符經》，或以爲黃帝受之廣成子，或以爲受之玄女，又以爲黃帝、風后共玉女論云甲陰陽而爲書，既以可贊，程氏則又曰非商末即周末人爲之。而朱氏則直贊其出於李荃，蓋本山谷之論也。不可

考矣，然其言則多有可取者。三茅觀舊藏王逸少親書，已歸之權貴之家，徒使人感歎云。《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擊磬圖

孔子往來于衛，殆至四五，所遭皆可歎。此擊磬不知果何時，然不無所感矣。荷蕢者雖智足以得其聲，聖人之心要非彼之所可識。孔子固亦自知其道終不可行，自衛反魯，一正雅樂，蓋不得已也。不然，荷蕢猶能已，而孔子顧不能耶？《陵陽先生集》卷一六。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青社，用黃素小楷書韓子《伯夷頌》，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蓋天下萬世大綱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者。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故辟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主而以王號於其衆，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爲天下萬世爭綱常，繼之以死。其事誠卓絕，然人乃或非之。至孔子時，猶有以爲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至唐時，猶有以爲偏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

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願。」韓子之言，上繼孔子而公乎天下萬世，有功於綱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廢則綱常泯，吾爲此懼。而幸猶睹范公之所書，義士仁人壯顏毅色，凜在心目間。使頑者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膽，知畏議論。是范公亦與有功於綱常矣。公平生自許忠義，前後緣論諫得罪，至被以誣謗，日以朋黨，擯斥遠外。而公信道之篤，蹟而愈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蓄積者。嗚呼！皇祐盛明時，公之書此，猶義形于色。設不幸處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真可畏而仰哉！大興李侯勘得此本，丁丑歲，于燕謁來守姑蘇，偕濟南陳君祥、汴梁焦君德明，首謁公祠下，訪問其子孫而以畀之〔二〕，尊賢尚義有如此。公之孫邦瑞、士貴，敬受而藏，不啻拱璧。始其家嘗以摹本刻于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真蹟於二百四十年之後，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付，殆非偶然。二君議勒石傳不朽，而吾友滿君彌堅實來，輒具論顛末，俾以刻。晏元獻、杜正獻、文忠烈、富文忠、蔡忠惠諸賢，與公忠義相期，各有題賦。而蘇公詞翰氣槩，又公所重，宜併刻于後。若昌朝、執中輩，雖素有抵牾，亦不以人廢焉。抑予觀忠宣公兄弟，有感手澤，言泯意外，志念深矣〔三〕，尤後人所當取節。二君皆有典型文學，能亢其宗，族黨所共推尚，帥其族之人與其子弟謹守此寶，圖繼前志，用衍忠義之傳，其永之無斁。大德四年二月初吉，陵陽牟巖書〔三〕。《陵陽先生集》卷一六。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九，《范文正公集補編》卷三，《南宋文範》卷六二，《宋元學案補遺》卷八〇，《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五。

〔一〕界：原作「卑」，據庫本、清抄本改。

〔二〕志：原作「忠」，據清抄本改。

〔三〕「大德」以下：原脫，據《式古堂書畫彙考》補。

全宋文卷八二三一

牟 巖 一〇

題李尹異菌

大名元城縣李毅卿新授分水縣尹，其母孫氏和易貞潔，綽著閭閻。己酉正旦，以微恙終，卜塋未遂，停柩中堂。四月八日，忽菌生柩上，狀類芝草，又類牡丹。張倩仲實書來，爲予言其事蓋甚怪。昔唐張九齡、楊炎，固有紫芝生其親之墓者矣。然上有雨露之滋，下有土泉之潤，猶可有諉。今孫氏之柩，隔以衣衾，周以膠漆，是菌也何自而生哉？不宜生而生，必其潛孚默感窈冥之中，自有莫之爲而爲者。然則李氏之事，豈非母之積善，其子之純孝，有以致然與？因書此以美之。《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俞子清侍郎畫

西清公勞侍從之事，早退老壽，跌宕筆墨間，此二紙真蹟也。其一嫵篁老木，榮悴各有態；其一水行石間，筆墨殊活，故是此翁胸懷本趣。余家舊藏山水四橫披，今不可復見，見此斯可矣。壯猷力學劬書，而游息之時，博雅之趣如此，豈非知仁之所樂邪？《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秋江曉渡圖

江空木落，曉色方開，小艇橫岸側，舟子熟睡未醒也。扶杖之叟，從以童僕，問渡江干。非名非利，何匆遽如許？意者謂江外幽人，宿有期約，不可頃刻愆期，安得仙家兩麒麟，凌空赴之？《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慶掾省楊彥遠得子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在早歲已可嘉，在中年尤可賀。速固不如遲，遲則根原實而福澤厚；易固

不如難，難則慶幸深而期望切，亦理之必然者。東平楊彥遠，持心近厚，積善餘慶，五十之年過二，始弄第一雛。平生欠事，一朝意滿，誕彌之旦，賀客填門。蘭以爲沐金，犀以爲錢文，繡以爲衣襖。或稱天上石麒麟，或嘲明珠出老蚌，彥遠皆歡然領之。作湯餅，分利市，其喜可知也。予試聞啼聲，而張倩仲實爲索語。昔康伯之生伯溫，又早數歲。「行年四十五，我始爲人父」，喜之者如此；「教養誠在我，願汝爲大賢」，期之者又如此，況在彥遠乎？敢用此爲善頌。《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跋周卿所藏坡帖

此東坡公鳳翔簽幕時，與其從叔書也。公以嘉祐七年二月十三日，被命疏決寶雞等四縣禁囚，乃是月壬寅詔旨，書中云「近有詔書疏決」是也。既竣事，遂朝謁太平宮，並南山而西游樓觀、大秦等寺，帖中云「因得恣游南山」是也。十九日始歸，書中云「近方還府」是也。是時老泉被命編修禮書，留京師，書中云「屢得編禮書」是也。此書後題三月初五日，距十九歸府時僅半月。鳳翔去蜀頗近，家問不絕，猶有以歎，而況吾儕流落羈旅萬里外「二」？回首故山，可勝淒然？《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二〕儕：原作「濟」，據庫本、清抄本改。

跋三蘇帖

蘇氏一翁二季，詞旨翰墨，具見於三紙間，歛衽伏讀，因有感焉。前二紙老泉爲編禮、東坡爲鳳翔簽判時也，後一紙東坡謫海豐、穎濱謫高安時也。未四十年而盛衰之變如此，可以觀世道矣。然東坡不以患難流落爲戚，方且施藥葬枯骨，造橋以濟病涉，此與陸敬輿在南賓集名方同一意，故穎濱有「能安遐陋，撫卹病苦」之語。萬里兄弟依依，至情尤使人慨然。上有學士院印章，程滄州家舊物，良可寶也。《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跋趙光輔駿馬圖

飲水、齧草、翹足，而陸馬之真性也。而燒之、剔之、刻之、烙之，曰吾善治馬，馬之性始離而多病矣。蒙莊以爲此伯樂之過也，觀此圖豈不然哉？治民與養生者，亦莫不然。《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元吉猿圖

柳子厚以爲猿之德靜〔二〕，以常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常鬱然。此黃黑二族，山深日暖，朋儔相命，雄雌相從，領其子孫，相與嬉遨，攀援上下，反掛倒懸，若相語相持。而其老者，或隱樹間、或伏枝上，以觀窺之。百態雖殊，意甚自適，了無諍勃喧呶、搏鬬挽裂之態。而其傍老幹叢篠，蒼葱自如，與柳子厚所言無異，可愛而玩也。圖有秦氏印章可攷，真元吉畫。《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二〕柳：原作「楊」，據庫本、清抄本改。

題毗陵所吟

昌黎云：「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辭易好。」金君拱之庚午、甲戌之間，客於諸公，往來蘇、常，詩中多及官府承平風物，所謂歡愉之辭也。於其難工者而工之，無他，恬淡之意常存乎胸中，紛華外物不得而誘故也。繼是而作者，往往一變而爲愁苦之辭，悲鳴兩吻，不能自己，吾固不願拱之之爲此

也。拱之自叙，蓋已有感於康衢之歌矣，豈非其所願也哉？《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李伯時雜畫

物之變態，千彙萬貌，觀於其會，則俯仰不盡其奇。此卷蓋非一時之事，一家之說，而各效情狀於短幅之間，使病耄翁得以隱几而觀。詭特荒誕者，可怪可愕；深靜幽閒者，可羨可喜。不勞思惟，若有所得。而巖崖草樹、雲霞波濤，又皆曲盡變態，令人把玩不能去手。然淵明乃向來攢眉不肯入社者，胡爲亦在其列耶？龍眠真墨戲者矣，以定觀妄，以常觀變可也。《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跋繆淡圃文集

古有山澤癯，列仙之癯，予於合沙繆仲晦甫見之。蓋能得天地間至清之氣，是以自號「淡圃」。淡於進取，淡於聲利，淡於嗜欲，顧獨耽書。胸次三萬竿，皆取英咀華，拔新領異，絕畦徑而爲文，私淑泛應，往往成帙，予頗與觀焉。如明珠大貝，潛深閼幽，光景時見，而有卓犖者存；如清湍急流，撓金戛玉，音節悲壯，而有逶迤者存；如晚菊壽梅，凌雪傲霜，意象淒冷，而有芳烈者存。真老於文學者也。然文豈徒作，觀其論齊霸衣裳之會者，獨以于貫爲盛，有所重也；辨先聖章服之異，而

深取鄭氏之《詩》，有所尊也；讀《循吏傳》〔二〕，則以商鞅之術慘爲寒食散，申、韓之法甚於用牛羊，有所歎也。至於記吳周將軍廟，併及蜀事，於孔明、公瑾之盛心，若又有所感焉。它類是者尚衆，有待於世道，徒文乎哉？予病耄餘生，棄置萬事，無復訾省，惟愛奇一念，結習未忘。於吾淡圃，誠愛之重之，因書其文稿如此。土苴餘緒，能爲我發一笑！《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二〕吏：原作「史」，據庫本、清抄本改。

跋意山圖

人之於物，可寓意而不可留意，昔有是言矣。蓋留意於物，則意爲物役，不能爲我樂，而適爲我累耳。山本無情，而好山者往往用意過當。如謝靈運自始甯伐木開徑，直到臨海，從者數百，駭動旁郡；退之登華山，絕徑不可下，邑令百計取〔二〕，始得歸。留意於物，其害乃至此。山猶爾，而況聲色、貨利之可以動心者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始無意，適與意會，千載之內，惟淵明得之。所謂悠然者，蓋在有意無意之間，非言所可盡也。今觀此圖，林巒泉石，皆兼有之，乃武康王氏之隱處。「意山」蓋其自號也，可以想見其人焉。世故甚惡，幸而有山林之樂，惟恐其用意之不誠，似未容以留意於物者議之。《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二〕令：原作「今」，據庫本、清抄本改。

跋陳忠肅公遺墨

陳忠肅公在合浦與其弟書也。公因其子正彙告變蔡京，至於父子對獄。正彙既獲在戾，公亦坐此貶海上。謝表所謂「更覺有生之累，不如無子之無憂」，讀之淒然。而公此書乃云「但願劉氏之安，不願罔子之禍」，則其詞氣愈厲。身爾忘家〔二〕，國爾忘私，蓋可敬而仰也。「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公於荆舒始自稍怒，至四明始誦言攻之，雖不無見事遲，然《春秋》推見至隱，未有如公者也。其後毀《日錄》、屏《字說》、罷配享，皆本於公之論，亦何及矣！公卒於政和之甲辰，又二年而中原塗炭。距辛丑一百七十八年，遺墨流落，獨見葆藏于廉副商侯之家。再四展玩，不勝慨歎。《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二〕家：原與下句首字「國」互倒，據庫本乙。

題牧牛圖

此牧童者，煙簑雨笠，搢筇于腰，坐牛背如廣輿。其一犢也，荒野之狀，安怡之意，豈復知有世間富貴憂患耶？鄒公坐論三后，陳公坐論二章，萬里百謫，九死一生，偶然北還，而定國早以蘇累貶南賓，叔黨亦侍翁過海，皆備嘗險阻者矣。雖然，爲此所畫者，蓋不可得。政和大觀，距今一百七十八年，伏覽遺墨慨歎。《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費茂卿隨分二字

人於自己惟分內，往往不暇省察，每認非分之物爲己有，極力周回。而不知有生之初，天之與我者，隨小大高下厚薄各有定，則非可以一毫妄求而倖致。倘順受而安焉，斯爲守常知足本分人矣。吳興費茂卿，平日愛用「隨分」二字，吾友子昂甫書之。昔莊子因鵬鷄而論分辨，至《齊物》篇則曰：「分者有不分，辨者如不辨。」故茂卿曰隨分則順乎理，而分則安乎命者也。茂卿屢而隱，不近名，謾而仕，不違俗，有子宜以傳家，有善藥足以救人，不以萬物嬰吾之方寸，不以人之富貴易吾之環堵，所謂不之分，自樂其樂，蓋有約於莊叟之意乎！予與茂卿往來最久，知其守常而知足，順理而安

分，喜而識之如此。《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淵明圖

淵明以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平生胸懷本趣可見，此又在彭澤以前。梅君遇舊廬在澄江，一旦念歸，遂脫塵鞅。作此圖，時復展玩，亦不俗矣。凡仕宦者，無問官之高卑，如能置此圖於座右，存此意於胸中，縱未能高舉遠引，庶幾知其涯分，不致役役富貴而不自止也。《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傍雲

四明樓攻媿之裔，寄身道士法中，自號「傍雲」。世之傍人籬落、騎馬傍人門者，皆是，此獨傍雲。雲之爲物，清虛間曠，卷舒無時，去來無方，非如富貴利達之人，有可託以託。人之所託也，不彼之即而即此，何耶？傍雲其亦知天下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矣。《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書蘭亭修楔圖

王、謝諸賢，一時高風玄契，豈堪持比金谷二十四友望塵輩，而逸少顧以爲喜，何耶？余嘗見龍眠真筆於廬陵曹氏，閱此益增感歎。《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百牛圖

我有沈牛二，去畊繇上田矣，黑牡丹何用許耶？然亦可見或降或飲、或寢或訛氣象。《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古木老柳圖

老柳疏散，脫木離奇，正如高人勝士，皦然滋垢之中，有不可點污者。此筆乃在寧宗之乙酉，噫！豈不有感於黨錮之諸賢耶？《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鼠齧瓜圖

獲落其大，未至瓜爛也。而鼠輩已竊入腹心，咀其犀，使枵然無遺種。因念往事，爲之慨然。
《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牧羊圖

左慈以身化羊，黃初平叱石爲羊，神仙人乃作此等狡猾事。舜舉此筆法，可謂得言外意。觀牧羊，悟此生，余於此圖亦云。《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元吉二獐圖

秋風樹葉，呦鳴相命，正爾自樂其樂，何自涉人境？吾儕可得而狎玩之，同其樂，意亦復可喜。使值曹景宗輩，固將數助而射，渴飲血，飢食肉，如甘露漿，人以爲彼之樂矣。幸寄聲朋曹，深藏而決游，此樂勿使人知。《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細竹圖

好事者醉吐胸中墨，每作老竹怪石，助爲豪放，而不知嫩篁密幹之難工。此圖蕭森婀娜，濃淡相映，霧氣襲人，淇綠漪漪，宛然在目。《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三仙圖

呂洞賓唐末進士，鍾離五季故將，皆得道者。跛鰲何爲，亦相參語？豈非支離其形而全其天者歟？《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跋東坡帖 一

坡翁雄文博雅，高絕一世。人皆謂其下筆時信意用事，不暇思惟，不無誤西巴之漢。今觀此帖，乃從人借《史》《漢》，檢尋一二事，其審量如此。此其所以爲東坡也，前言殆淺乎其知翁者。《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跋東坡帖 二

東坡翁賦此詞送其鄉人，復自書而遺之。蓋自治平丙午去蜀〔一〕，至熙寧乙卯爲十年，此當是自密移徐時，年恰四十。然字畫比前遒勁，「故山應好在，孤客自悲涼」之語，誦之淒然，使人益重故鄉之思也。《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一〕去：原作「玄」，據庫本改。

跋十六羅漢

此圖筆墨甚簡率，顏貌細密〔一〕，精神活動，能得言外意。張舜民字芸叟〔二〕，號「浮休居士」，取莊子生浮死休之義。中遭黨禍，晚始得歸，此殆其所藏云。《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一〕顏：原作「領」，據庫本改。

〔二〕芸叟：原作「芝叟」，據庫本改。

跋呂自牧詞卷

雲中呂晉卿，以其乃祖自牧公樂府詞卷見示。或豪宕，或悽惋，或容與，固能者也。但其壓卷一首，有不忍觀。「伐國不問仁人，朝歌墨子迴車全」，忍之哉！亟卷還之。晉卿年雖少，好學善問，用意不苟。嘗從予友鄧善之游，其進未有艾。願益以學自勉，不必作晏叔原、康伯可輩人可也。毋以吾言爲過。《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書尚書講義後

講學所以明理，理之不明，而辭之徒費，雖多奚以爲？伏生《書》僅二十九篇，史稱秦恭增其家法，至百萬餘言，亦既多矣。《論衡》又稱說《堯典》篇目二字十萬言，但曰「若稽古」一二三萬言，就其中尤猥多焉，度與近世所謂時文大義者復何異？班固以爲「不思多聞闕疑，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不惟切中當時之病，殆若爲時文發也。烏乎！《書》出屋壁，簡脫字謫，尚難究悉，苦於分外，汎濫牽引，重自纏繞，辭愈煩，理愈失，終其身無所見，可哀已。今爲講說者，固當一洗此陋，悉簡從要，求其坦然明白者，庶幾聖賢之意，或得五六。不然，亦一時文義耳。予倩張仲

實在江陰時，嘗爲諸生講《尚書》，其徒褒取數篇示余。異時吾家君高有《牟氏章句》，受業者萬人。顧予皓首，不名一藝，甚慚無以發之。然深喜其不爲游詞，得講經之法。蓋先攷音義、名物、度數，次列諸儒之說，辨其是否，暢其同異，大抵隨文直解，毫分粒剖，求其至當，而一皆訂之以朱子之說。朱子雖不立訓傳，其見於他書、散於語錄者，往往采用焉。如以「克明俊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合於《大學》，「危微精一」、「允執厥中」合於《中庸》，善於言聖人矣。仲實幼能刻苦力學，通於經術，徒稱其詩文，未爲深知仲實者。夫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所當講者似未止此，尚益勉其未至，進畢餘義，成一家可也。孔安國始註《尚書》，其族兄臧貽書規切，固不得雷同相私，過有稱道，覽者當自得之。《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題施東皋南園圖後

先父存齋翁以淳祐丙午卜居雪川定安門之裏，馬公橋之旁，乃慶曆簡郡守馬尋宴六老於南園處也。越明年丁未冬，先父以言事忤時宰，謁告來歸，始奠居焉。嘗賦五絕，其一曰：「買家喜傍水晶宮，正在南園故址中。我欲築堂名六老，挽回慶曆太平風。」蓋紀實也。門人馬公廷鸞大書「南園」二字揭焉。直齋陳貳卿與先父有同朝好，「二」，今跋此圖，乃庚戌七月五日，後六年丙辰中秋後所書，偶不及焉。直齋後重修郡志，始書曰：「南園，今年存齋所居是其處也。」今年庚戌，施東皋携此相

視，視直齋所書之歲適同，豈偶然哉？把玩感慨，不能自己，因書其末而歸之。庚戌清明日，陵陽牟某書，年八十有四。《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二〕齋：原作「卿」，據庫本改。

跋范天碧定史詩

事當論逆順，不當論成敗。漢昭烈，帝室之胄，立於蜀漢，高祖始封之地也。章武改元，不改漢號，而祫祭高祖以下，名正言順。操名漢相，然賊也；丕受漢禪，然篡也；孫吳雖通蜀好，然黨賊也，助篡也，乃千萬世不易之論。陳壽何見！帝魏黜蜀，下儕孫吳。習鑿齒力破其私，以蜀漢爲正而魏爲篡，且謂晉當越魏繼蜀漢，其義偉矣。其後歐公處魏於正統，章望之非之。《治鑑》書諸葛入寇，朱文公非之。而張宣公《經世紀年》，遂以獻帝之後系於昭烈、後主之後系於魏，尤爲確論。孫吳之事，世往往置而弗議，何耶？提舉范君《定史》一詩，乃歸首惡於仲謀，以其讐蜀襲殺關羽，盜賊之靡而篡奪之助也。義例新，詞旨勵，讀之聳然。方關羽之破曹仁、降于禁、斬龐德，威聲震撼，操至欲徙避之，漢事幾集。關羽死，荊州陷，蜀勢孤，漢望絕，魏禪成，誰其使之？況操欲吳圖羽以解樊圍，權遽表聞殺羽自效，實承操風旨。操圖篡已久，尚憚物議，權遂稱臣，陳說符瑞，實率先傳會。

黃初之始，大行封拜，遂爲吳王，受九錫，實首受上賞。誅心而論，仲謀復生，殆百喙無以自解。《定史》之詩，予深取之。始張媚仲實以詩來，予謂之曰：「天碧讀史有眼目，論事有波瀾。」因復詳記之如此。是關大誼，不獨爲雲長吐氣也。庚子七月既望。《陵陽先生集》卷一七。

跋恩上人詩

予多病，不出戶限，又頗嗜睡，人或與詩，輒置枕間，意殊憤憤，莫曉何故，苦事苦事。近四明恩上人忽自姑蘇來訪，不覺驚起。固是我輩人，何相見之晚也！聞此上人有詩千百首，自號「斷江」，聲價喧傳遠近。予以寡陋，今方識之。年來詩人總向僧中去，而僧中亦罕見如此者。予所見乃遊廬山百餘首，遊洞庭二十四首，雜詩四十餘首，不適千百首中之一二，已爲奇特。大率不蔬筍，不葛藤，又老辣，又精采，而用字新，用字活，所謂詩中有句，句中有眼，直是透出畦徑，能道人所不到處。想當來必從悟入，非區區效苦吟生，鉢心陷胃〔二〕，作爲如此詩也。或謂禪家每以詩爲外學，上古德多有言句，不知是詩是禪、是習是悟、是外是內耶？上人受業雲門，口口靈澈，若是到處，亦復何異，但恨世無夢得、子厚諸人知之。然正亦何用人知，其爲莫逆，暢游天目，曰「下方雷作嬰兒叫」，非常語也。予因題云：「把斷風光不許通，坐天目頂月明中。下方雷作嬰兒叫，莫是山僧耳太聰？」旁一人笑曰：「何不道『驚倒人間八十翁？』」予亦大笑曰：「然。且還詩卷去也！」《陵陽先生集》卷

一七。

〔二〕鉢：原作「鉢」，據庫本、清抄本改。

東坡惠州帖跋

東坡先生飽喫惠州飯，雖患難流落，而忠義之氣終不可屈折，故字畫視平生爲尤偉。叔黨嘗謂先生筆法師顏魯公，而潘延之語穎濱亦然。此帖實援蔡明遠例，豈獨其事之偶同，所謂字畫之妙，名節之重，蓋於公無媿焉。陵陽牟巘書。《趙氏鐵網珊瑚》卷三。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〇，《東坡事類》卷二二，《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五。

王荊公書楞嚴經要旨跋

「霜筠雪柏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王介甫既賦此詩，元豐八年四月，竟罷政而歸，書《經》乃其時也。繼遂爲元祐矣，假本道原即劉秘丞恕也。《經》中十二者，欲令法界衆生求男得男。是時雱已卒，介甫之意端有所爲。後舍半山所居爲寺，申其薦拔，可歎也。作字有斜風疾雨之勢，亦

其性卞急使然，然不妨得書法。陵陽耄叟牟巘之書。《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五。

全宋文卷八二三二

牟 巖 二

家自觀字說

頤山先生名其孫曰「頤孫」，於是性存老人以「自觀」字之。洞山遺老申頤山之意，合孟氏之說以訓之。重規疊矩，見於家庭之間，自觀亦既朝夕奉以從事，而性存以書抵予曰：「吾兩家相好，子生孫，孫又生子，獨可無以語吾兒乎？」予異時嘗見頤山西湖之上，從容留語，出所爲《頤山書院記》示余曰：「此名雖示不忘家山，而象則《易》也。」蓋略如洞山所云。今三十七年矣，因追念慨然。識眊學落，顧未知爲自觀言者。夫名以賓賓，字以尊名。是卦也，濂溪嘗以之更名，而字曰茂叔，則茂實之義猶從舊名。伊川又嘗以之爲名「二」，而字曰正叔，則養正之義始與名協。自觀之字，其諸慕程者歟？偉哉！子之祖若父之進子於學也。予觀《鼎》、《井》取象於物，皆言養不言觀；《頤》取象於物，乃言養必言觀。蓋觀有顧諟省察之義，觀於物固未若觀於身之近而易知也。《頤》首

言「養正則吉」，而「觀頤」則觀所養也，「自求口食」則觀其自養也。觀者非他，亦觀其正與未正而已。謹言語、節飲食，養之事也。於出入之際，謹之節之，則得其正矣。「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觀之事也。於方動之初，舍彼從此，則失於不正矣。伊川之傳，各於言下互相發明，反復致意，尤莫切於觀象以養其身，謹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之三言。余竊以爲此乃伊川之大字說也，自觀盍亦以是觀之？惟侍郎公文學行誼重海內，而家教極嚴。傳之頤山，又傳之性存，皆有聞於時，傳於後。自觀生長聞見，姿質美，氣象謹，操趣正，已足爲佳子弟，方且孜孜於學，深惟自觀之義，求以無負名祖名父之訓，其進未有艾也。自者，自用其力，非他人所能。與余誦伊川之傳，相與共講焉。繼自今學益成，見益老，養益充，正吉之福益厚，予於自觀乎觀之矣。《陵陽先生集》卷一四。

〔二〕伊川：原作「尹川」，據庫本改。

林清甫字說

永嘉林氏德芳，家世本儒，有擢科第者。弱冠慕道，風骨秀爽，趣向恬淡，其師杜南谷字之曰「清甫」，求予爲之說。予謂清甫：「自子之爲此名，名已從子而不去，子之字又從子之名而不去，雖微予之說，子與子之名若字未始不相從子而不去，而何以予言爲？且爲子之說者，曰天得一以清。一

者何，而得天之以清也？或曰此在吾說中，一者無極而太極者也，與子之說同乎否乎，吾蓋不得而知。徒見夫渾淪既剖，物之輕清而上浮者，其色蒼然，其狀窅然，其氣溟滓然，遂以爲天。天無形也，於是其澄然者爲河漢，湛然者爲雨露，瑩然者爲月雪，而泠然爲風，又遂以此爲天之清。其所以清者，果一乎？果太極乎？天且不能自知，夫孰從而知之？吾無以語子也。然是清也，流行乎天地之間，人之有值焉蓋寡。今子離塵埃、脫滋垢，以遊於曠浪之野、汗漫之鄉，所謂清者，其必將值而有得焉，字曰清甫，不亦可乎？」清甫曰：「吾將食六氣、茹三秀以養其清，濯滄浪以激其清，游神之庭以暢其清。轉蛄蜣、嚇腐鼠者，不足以滓吾之清；伐毛洗髓者，始足以雪吾之清；而佯狂垢穢者，又適足以混吾之清。毋甯爲靈均之獨清，其庶幾東郭順子之清真，可乎？」余曰「可也，歸而求之南谷有餘師」。遂書以爲說。《陵陽先生集》卷一四。

碧潭說

梅溪劉公之孫景淵甫自號「碧潭」，蓋寒山子詩語也。所謂「無物堪比倫，教我何如說」者，亦不爲無見。但以指晶瑩作用者而言，與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意，雖同而實異。夫靜極而動，主靜工夫又在此意後。大率渣滓去得盡淨，則徹上徹下，可達天德。明鏡、止水，同此一理。「碧潭」兩字，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學者於此，須見得動靜互根、體用一源，則卑不溺於物欲（二），

高不淪於空寂矣，否則殆不免指心見性之偏也。碧潭妙齡而靜，忘其昔日之富貴，安貧讀書。倘念慮澄然之際，知其所用力之地，不爲外物回奪變遷，則墨言而儒行亦可也。晦翁晚歲頗取寒山子詩，予不能記此詩在其間否，姑以意言如此。然亦贅矣，觀者當有以識之。《陵陽先生集》卷一四。

〔二〕卑：原作「早」，據庫本改。

褚無隱說

吳興褚君，自號「無隱」，屬余爲之說。予惟夫子之言事師事君，則曰無隱；他日語二三子，則曰「吾無隱乎爾」；而於事父，則爲父隱，獨何如？無隱曰〔二〕：「言雖若不同，而義各攸當。無隱固也，有隱亦所以爲無隱也，未始不同。若夫子之自處則天也，夫何隱之有？然非學者事也。惟近取節於無隱之二字，求無愧吾心而已。且人心本坦蕩，孰爲充塞，使人一旦視之，秘於鬼神，不可俄而度，豈其情也哉？吾平生不敢內其心，行年踰五十，惟恐纖芥留藏，以爲吝悔，益願以此自警。」予竊謂此亦夫子之意也。夫言及之而不言，夫子猶以爲隱、以爲愆，而況巧言令色鮮仁，色厲而內荏，匿怨而友其人者乎？夫子固惡夫人之有隱也。大抵天地間公平正大、疏通洞達者，爲陽、爲善、爲君子；回護繚繞、深黑幽闇者，爲陰、爲惡、爲小人。人莫不曰我爲善也，然而陽善陰惡；人莫不曰我

君子也，然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若是則又不可知。則能知其情，有不知其所趣者〔二〕，往往遂判心跡爲二塗。故予於無隱深有取，雖其質直，不爲緣飾，不爲崖岸阻深，言必由衷，洞見底裏，不信世間有所謂面謾腹毒，衷甲笑刃事，人皆以長者稱之。每延致名世，以孝弟忠信教其子若孫，栽培方寸間，乃子孫無窮地。此無隱所以無愧造物、流慶未艾者也。年益以高，猶勤勤揭無隱之義，直欲披肝膈以示人。予愧無能發其意，間里往還，今可以空懷而語，開口而笑矣。《陵陽先生集》卷一四。

〔二〕曰：原作「四」，據庫本改。

〔三〕其所趣：原作「而其趣」，據庫本改。

怡雲說

予病卧空齋，雲林在望，疲曳不能去。忽有剝啄聲，推枕起視，乃空隱谷公號梅方者，自長興得得來，爲之喜。出其詩編，見上有「怡雲」字，尤爲之喜。雲之於物，乃天地至和氤氲之氣，騷人墨客競喜吟詠。自太和氣散，而雲日以醺。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其雲蕩；白衣蒼狗，斯須變滅，其雲薄；上下四方，以從東野，其雲芳；碧雲暮合，佳人未來，其雲愁；終南一片，裹餉鹿門，其雲孤。若是者，其去太和愈遠。惟陶隱居山中之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翕兮藹兮，融兮郁兮，含

乎太和，與造物爲徒，最可喜。豈非梅方所謂怡雲者歟？師居浮雲之山，其心漠然無所起，其容澹然無所滯，其意怡然無所憂。其詩蓋亦似之，不剗刻，不推敲，不鉢心而擢胃，信乎有得於怡雲者也。然隱居不屑於持寄，梅方之雲乃託於詩，流曠逸之地，如予之昏眊鄙朴者亦得而玩之，何耶？梅方曰：「吾終日吟詩，而吾詩未嘗作也，到處見雲，則吾之雲未嘗出也，又安知自之與他？」予笑曰：「然。予之詩曰『山好野雲多』，高卧白雲，歸而求之可也。此真用意會心句也，它日見薌林，不妨舉示。」《陵陽先生集》卷一四。

覺非齋說

廬陵鄧君覺非〔二〕，過余苕雪上，從容言曰：「吾鄉昔有平亭某氏訟者，已而交遜所爭地，以爲鄉飲酒之堂，而先正存齋翁實篆其楣樞。幼時從父兄與觀禮焉，至今猶想見其處也。惟先人淳祐壬寅由史館通守廬陵，郡之士日相從講學，間因其求，命筆大書，以記其山川而存其風俗，遺蹟往往而有。」甲子且一周，而覺非乃能追憶鄉飲堂事如昨日，聞之重感歎，且嘉覺非去其鄉久而不忘本如此。覺非之先，素號大族，所居在甘泉門。建炎初，隆祐太后如章貢，駐輦其家，故門陞特異。至覺非之祖，學者之先生，文學行誼，爲鄉里州縣所尊敬。有《史記音義》、《佩觿錄》等集行于時，見於中齋鄧公所記者尚可考。覺非今始居吳門，室僅環堵，以其字字其齋。趙侯子昂甫爲作籀文「覺非齋」三

字，復求予言，曰將以助觀省。昔衛蘧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一念之覺，實爲之至。淵明賦《歸去來》，因有「覺今是而昨非」之語。而覺之早，亦未如衛蘧、淵明。二公皆能自覺其非者，誠可敬可仰。此兩字遂爲後世學者改過遷善之大機括、大鍼砭。蓋天下莫善於覺，莫不善於不自覺其非。覺則知，知則改；不覺不知，何改之有？是遂非也，迷復也。醫書云「痿痺不仁」，正以其疾痛痾癢之，不知沈痼之極耳。故先儒以覺言仁，最爲切近。覺之一字本出於吾書〔二〕，或者竊之。彼既以性爲幻〔三〕，不知所覺者何，吾見其迷而已。孔子不言覺，而常取「有覺德行」之詩。及語顏子，又欲其視聽言動〔四〕，隨事省察，介然有覺之頃，知其非則勿之，故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覺非之效也，惟顏子足以當之。覺非爲貧而仕，未能爲淵明之高。予竊謂以其知發實踐，下克己工夫，希顏可也。予老病日侵，大懼墮於耄惛而不自覺，何能爲覺非言，盍歸而求之覺非之齋！《陵陽先生集》卷一四。

〔二〕陵：原作「林」，徑改。

〔三〕一字：原作「至」，據庫本改補。

〔三〕幻：原作「幼」，據庫本改。

〔四〕聽：原作「德」，據庫本、清抄本改。

程堯封靜山說

人莫不樂佚遊、樂宴樂，而仁者乃獨樂山。何取於山而樂之？夫山屹然停而峙，寸雲觸石，千里霽靄，而山之靜自若也。草木之盛，有時衰落，而山之靜亦自若也。一舉目之間，全體呈露，豈不與吾心同一靜乎？而吾之所謂靜者何如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仁人心也，所以主靜而立人極者。非禮不動，復也；終食無違，主一也。皆靜也，山之體也。吾非樂乎山，樂其靜者與吾同也。孔子曰「仁者樂山」、「仁者靜」，既言仁者之體段，又言仁者之性情。惟深於體仁者知之，不仁者不知也。彼其胸次膠膠擾擾，私欲萬端，山自陳乎前不見也，見而不樂也。無它，靜躁之不同也。樂佚遊、樂宴樂，固有以奪其所好矣。或曰：「孟子之言仁，曰『火然泉達』，無乃與夫子異者？」孟子蓋指仁之流行發見者而言，此蓋言心之苗裔，而其體則未始不靜也。不然，智者利仁，亦豈自戾其說乎！眉山程堯封，滄洲尚書諸孫，天姿明敏，故能動心忍性於憂患之餘，以「靜山」名其書齋，曰人見其爲山，吾見其爲仁，將求其所謂靜者焉。予深嘉之。程子嘗曰「靜中自有春意」，深得仁者氣象。予每味斯言，而其樂有不能已。并以語堯封，庶幾爲靜山齋中觀省之助云。《陵陽先生集》卷一四。

湯與權靜德齋說

湯氏寺丞公之孫桀〔二〕，字曰與權，而以「靜德」名其讀書之室，發其意者已詳，復求予語。夫銖兩斤石鈞，是謂五權。名雖五而實一，蓋猶數語黃鍾之宮，於時爲冬，而有四時之義焉，匪徒塊然而已。故權與物鈞而爲衡，衡運生規，規生圜矩，其用則屢遷而不居，其體則一定而不易。人但見其推移往來，靜也而不能無動，遂曰權變也。殊不知物有輕重，勢有低昂，形有圓方，而所以制其輕重，定其低昂而成其圓與方者，則皆在乎權。非至靜者孰能之？靜誠之復所謂動，貞夫一者也。伊川深闢漢儒反經合道之說，以爲權即是經；龜山則曰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豈固爲異哉？時措之宜，靜之動也、用也；權祇是經，動之靜也，體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動而不動、靜而不靜者神。必也動靜體用，而權之義乃可言。周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蓋本《大學》知止能靜之義。推類而言，行之以中，衡也；處之以正，權也；發之以仁規，裁之以義矩也。動靜周流，亦曷嘗不定且靜哉？與權倘以是求之，則知矩本於權，權本於靜，而所以字其名、扁其齋者，皆在乎是矣。予於寺丞父子，夙有事分，雖未識與權，聞其敏明而靜，故願相與切磋究之。《陵陽先生集》卷一四。

〔二〕丞：原作「亟」，據庫本改。

耕隱說

自昔以來，士率以隱遁爲高，事或不同，其致一也。有隱於耕者，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有隱於釣者，嚴子陵被羊裘釣於七里灘是也；有隱於卜者，司馬季主賣卜長安市，宋忠、賈誼過之是也。吾友俞好問之田鄰蔡道明，字子誠，自號「耕隱」，其慕耕耦隱者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爲此言者可謂知本矣，要使其後人長留得讀書種子耳。吾老農也，曾無寸土可以施其鉏耰，於耕隱蓋不勝健羨，因書而歸之。《陵陽先生集》卷一四。

劉耕心字說

三衢劉國良甫自號「耕心」〔一〕，因俞好問來求予說。予再世倅衢，若有夙緣，每聞衢人語輒喜，況世家好學者乎？耕心蓋取「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義也。余謂國良：「浙右頻歲水毀，田與江通，波民饑無所得食，旦暮溝壑不自保，而國良方自耕其心之田，何其色之恬而計之迂耶？」國良笑曰：「吾之田不耕種，不菑畲，無南阡北陌之殊，無耒耜錢鏹之勞〔二〕，無水旱螟螣之害，乃上世以來口分世業常熟之田也〔三〕。歲縱大歉，顧視吾方寸之間，其田無恙，吾復何憂？」余然後知國良

之所耕，在此而不在彼。天下未有耕而不種，種而不生者。修德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以養之，其用力蓋有百倍於農夫者矣。因以鄙語一詩以遺之云爾。

夕陽猶作子孫計，尺寸之疆抵死爭。勞苦形神何日足，見成田地役人耕。傳家書種休教斷，積善心苗自會生。今有劉章種田法，盡除莠莠保吾成。《陵陽先生集》卷一四。

〔二〕三衢：原作「三良」，據下文文意改。「三衢」即衢州之別稱也。

〔三〕末：原作「來」，據庫本、清抄本改。

〔三〕世業：原作「甚葉」，據右引改。

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移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而已。嘗建白雲菴奉香火，洎登政府，得追奉三世，置墳寺，始奏改菴爲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蓋慶曆時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據靈武，納旌節，僭位號，威脅諸羌，肆爲邊患。朝議舉兵攻討，遂以邊事付公。首用种世衡，築青澗城扼衝要，大營屯田，聽民互市。鄜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以示招納。有築大順城以捍環慶〔二〕，築細腰、胡蘆十二寨以制明

珠、滅臧二族，元昊勢漸析。乃命公及諸號知兵者，分領要害，爲持久計，以待其敝。已而昊卒內疑，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論不同，均佚南陽，繼遂謝事矣。公內剛外和，恩威迭用，當時邊人相語：「此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指雍也。或又以「龍圖老子」、「大范老子」稱之，其爲人所畏愛如此。邠慶諸郡與屬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羌首數百，舉哀僧舍哭之，如此三日乃去。宣和間，慶帥宇文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烈廟。它有舊額，皆易新榜。紹興失秦隴慶陽，廟貌邈在它方，始改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羣博士率前序，偕來致祭。廟久頽毀，至元乙酉，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爲土木費，司計邦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月既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內設三國公神像。廟凡十楹，黝堊丹漆，備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甲辰，行省聞於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以書抵某，碑記厥成，謏焉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在朝，聞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正欲委身不測之地，人以爲難。某竊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爲張禹，雖觸盛怒，坐以越職，曾不少沮，爲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故能內肅朝綱，外抗方面，謚曰「文正」，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夫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爲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

南陽諸葛，蜀漢再造。志決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沔陽，成都夔子。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傳尚記，馘雙誅郤。於惟文正，異世同轍。雖老益壯，雖死不亡。精忠盛烈，夏日秋霜。

昔討靈武，皇威遠加。聲勢震燁，摧其角牙。忠宣有廟，參錯西土。公像在堂，莫予敢侮。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宛然。誰實新之，偉矣柱石。上公之服，楊休山立。內祀先公，爰備廟制。維垣啓宇，光榮三世。式濟美忠，宣弟之昆。粵至斯今，代有賢孫。迺厚義廩，迺廣義學。同忠合慮，新廟攸作。潔我牲牢，率我宗黨。揭虔妥靈，默通肸鬻。公在帝旁，玉虬既駕。神游逶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祐是保，千載奉嘗。《陵陽先生集》卷九。

〔二〕有：疑當作「又」。

蒼山小隱記

歙之婺源，有佳士曰遯叟戴君宜。自其先人以詩書遺後，至君宜遂發聞而著能名。負屈稱久，汨然無當世意。蓋嘗取邵子書四四而相因爲十六者，上下究極之，歎曰：「世逾邈，歲逾老，茲庸詎非吾自佚時乎？」別業在蒼山，距其居二里許，饒、信諸峰環左右，皆歷歷可名物指數，一方勝處也。築樓藏書，隱事已略具，復營小隱於山之傍，且疏泉自山趾以爲九曲池。游者必道池中，曰橫舟者以入。稍進，則名花異卉，駢羅雜襲。於四時佳致，窈而洞，崇而壇，位置略如京洛好事家。又進，則羅分二圃，蒔佳鞠而挹晚香，若松梅類也。參合四并，與主人而五，其堂曰「五隱」，蕭然幽人靜士

之廬也。又益進，則島沚縈環，有船出菰蒲中。桃花流水，試尋源而問。三山對峙，藏春中敞，霞蒸繡錯，亭觀相望，便疑神仙去人不遠。遯叟杖履日遊而樂之，曰「是足佚吾老矣」，馳書茗雪，屬予記。予每病世之隘小，舉足輒值牆壁、抵荊榛。顧在隱約而平寬，若遯叟之於蒼山者，其樂蓋無涯，而君以爲「小隱」，何也？東方生陽狂滑稽，自謂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何必深山之中，蒿蘆之下。於是有大隱隱朝市、小隱隱陵藪之論。世之出入名利者，此固其所藉口。小隱豈果小哉？吾嘗聞大隱於夫子，曰「賢者避世」，蓋已居辟色辟言之名。而《乾》初九之《文言》遂發其義，曰「遯世無悶」。夫不見是而無悶，非《乾》之大孰能之？《遯》、《乾》之變也，故曰「遯而亨」，而亦有「大矣哉」之辭，未有大而不亨者也。至於「考槃在澗，碩人之寬」，乃詩人所以形容賢者退而窮處之德體氣象。而夫子曰於《考槃》之詩見遯世之士者，而無悶於世，遽與《乾》並言之，夫亦惟其大而已矣。吾所爲大隱者蓋如此，要非方朔輩所可與。遯叟應虎，學甚博，氣甚靜，不怵於物變者而遷。方且依山林，即閒曠，窮理而參乎數，以觀夫寒暑之代謝，草木之零茂，人事之倏來忽往，而自樂其所樂，以遂隱居求志之願，於夫子所稱《易》、《詩》之旨，固已識其大者。況生紫陽之里，同遯翁之號，而九曲之池，實爲小隱稱首，其仰高希賢尤切。余恨未能一至其處，竊惟九曲有大隱屏之名，反招隱者也。敢附斯義，以復於遯叟。其小也祇以爲大，與彼潭之東池離而志不果者也，余得以略。遯叟曰：「大矣哉，子之大吾隱也！」乃歌曰：雲山之蒼蒼兮，言采其榮。其下九曲兮，彷彿乎大隱之屏。吾端策而得遯兮，又慕夫嘉名。噫！孰知吾之樂兮，肆其外而中閤。紛衆美此具備兮，大莫大乎

吾身。吾將出王游衍兮，曰旦而明。藏之至密兮，拓之無垠。舉堪輿其猶小兮，何況朝市之與山林！
《陵陽先生集》卷九。

木齋記

東平李君公略，自號木齋。間以諗予，予曰：「古蓋有端木其氏、干木其名、子木其字、木心人其號者，抑是之取乎？」公略曰：「非也，非敢自擬於是。顧平生狷急，往往以語言忤物，欲爲椎魯木強而不能，早聞《論語》『木訥近仁』之義，因竊取其警焉。特未知蒙莊氏所稱形如槁木、望之如木雞者何如也，試爲我訂之。」夫仁道至大，夫子何取於形之不外飾歟？故其言也詡，木訥類也，則亦許之以仁；巧言令色反乎木訥也，則直以「鮮仁」目之。人患不木訥耳。然嘗觀之木，質樸堅韌之中，蓋有闐動發生者。在於其形不於其心，非所以論仁，亦非所以論木也。人有心，木亦有心。仁人心也，心之德也。且孰爲木之心？春，盛德在木，是木之德具於心者也，春也即仁也。木神則仁，是木之神妙於心者也，仁也亦春也。程子曰：木，仁之氣象，惻隱之心，春之氣象。木也，春也，仁也，蓋合三者而言。此木訥之所以爲仁，質樸堅韌之所以爲闐動發生也。公略其以形求之乎？以心求之乎？天下固有形似而心非者。彼南郭子綦以形之徒勞，行若馳而莫之止也，終身役役而無功也，嗒然隱几，使如槁木焉，似矣。然心可使如死灰乎？紀渚氏以雞之欲鬪，虛憍而恃氣也，應嚮景而疾視

也，養之三月，使如木雞焉，亦似矣。然其德全者，豈吾所謂心之德乎？信斯言也，是率天下而不仁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蓋不可以不辨。公略有文墨議論，嘗爲吳興糾曹，又爲臺省掾，皆有聲。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不肯嬖阿容悅，固已知木訥之義矣，余猶疑於形似之間，故以是語焉。

《陵陽先生集》卷九。

以齋記

漢嘉以峨眉重，本名眉山郡，後乃易今名。不但山川奇絕聞天下，昔康節翁前知靖康分裂，此爲善地可避兵，故邵氏之孫，皆來卜居，七《易》之學，遂盛行於蜀。其地距我鄉百里，雞犬聲相聞也。我先人嘗仕焉，當寶慶丁亥，而予以生。越十有二年，侍親去蜀，昔之善地，莽爲荆棘。六十必復，今已踰其數矣。辛丑，曹君克明舉茂異，自燕來杭，漢復有人在省需選（二），聞之良喜。張仲實爲予言，克明篤實有義氣，異乎流俗。閉門讀書，一意於學，謂《易》六十四卦，卦下象皆有「以」字，因以「以」名其齋，且求予語。夫《易》，聖人憂患之所作，吾與克明俱流落萬里外，憂患備嘗，固當相與共講焉。《易》之諸卦，皆觀象取法，《乾》居其首。孔子於此，不過曰「天行健」，何哉？伊川曰：天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育，人皆可取法，故取其健而已。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大率人一呼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息。一晝夜萬三千六百息，故天行百萬餘里。

然則天之行健，人之自強不息，實相流通。一息間斷，人與天始不相似矣。以齋之「以」，要當法《乾》之自強不息，而予讀《文言》，則又知所以自強不息，在於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兩言者，又學者喫緊用力處。天之運行無已時，則人之學問無止法。孔子猶韋編三絕，而況他人！學者試能用其力者，雖休勿休，胸中有全《易》，而理無不明。自一至六十四，何莫非吾日用間事？朱子曰：「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克明尚勉之。予耄昏不能進矣，毋忘鄉里，故其亦有以倣我哉！《陵陽先生集》卷九。

〔二〕「漢」下疑脫「嘉」字。

全宋文卷八二三三

牟 巖 一二

范文正公義學記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閭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爲之師，褒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爲良法。自井田廢，閭左廢，古制盪除。漢以來，或爲講堂、爲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義學，教養咸備，意最近古。夷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爲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爲人質直，尚信義，宗族貧乏則賙給之，喪則振卹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實與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爲守爲帥〔二〕，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祿賜曰厚，遂成義莊、義學，爲其宗族宅於斯〔三〕，學於斯。所耕者義田，所游者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可謂篤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粵乙亥，兵戈俶擾，未遑茲事。至

元丁丑，提管士貴、主祭邦瑞共議興學，卜地于吳縣三讓里，距祖塋二里所。捐日庀工，爲屋三十楹，祀文正公於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闢室爲教諭偃息之處，庖廩廩、蔬茹之圃咸在。外爲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清溪松竹之間，時聞絃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爲多，提管又撙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僅百畝，備師資束修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戊戌，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常加優恤，無復干吾藩者，可肆意於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雪，俾爲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某也何敢與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終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從之叩質，終日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耶？咨爾來學，書爾佩衿，盍亦追思先志！俛焉孳孳，毋以寒暑而爲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立，得爲名儒，以應選用，以副二范君惓惓興學之意。其年七月旦日記。《陵陽先生集》卷九。又見《范文正公年譜》附錄，民國《吳縣志》卷二七下。

〔一〕帥：原作「師」，據庫本改。

〔二〕宅：原作「完」，據庫本改。

重修妙行院記

杭北關之外江漲橋至左家橋，有喻彌陀淨公接待妙行院。淨公早歲喜畫彌陀佛，無爲子楊次公呼之曰「喻彌陀」，名遂大傳。院距喻家橋甚邇，蓋以其姓姓其橋也。予異時屢至焉，比不至且久，每記無垢張公所作《宰堵銘》，其言方臘之亂，淨公徑入賊壘，願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悚，爲少戢。夫爲善之心，勇猛堅確，而本於誠實，是能感通神明。彼盜賊之徒，雖甚悍桀，亦有人心，甯不爲之革面改圖，惟善之歸乎？況推之以造事立業，將無不可爲者。淨公前後所爲，如欲飯百萬僧，乃至三百餘萬；鑿西湖多寶山爲彌勒像，又增廣其居爲殿堂樓觀，皆一念之誠實，始而終之。方其畫時，坐一淨室，禪觀寂然，見阿彌陀院光明好像而後下筆，故所畫如所見。凡所建造，如其所畫也。事見於張忠獻、趙忠簡、張無盡之頌之讚，皆世之鉅人元夫也；圓悟勤、大慧杲、真歇了亦皆敬重之（二），如見在佛，則佛法中之大知證也，不亦偉歟！院更多故，久就摧圯。幼山冲公提點，早受業妙行，往來諸山，徧歷僧職，各有勞能，雅意第欲宏其祖師前規，以酬夙願而已。乃以華亭、義興兩莊八百六十餘畝，山一百五十餘畝歸之常住。一新其院，三門、藏殿、佛殿、浴室、無量壽閣，廊廡楹檻，高下曲折，奇花異卉，芳菲掩映，宛爲勝處。大開養魚池，每歲臨池放生，以申祝讚，圉圉洋洋，不可勝紀。又通船步、拓蔬圃，廣梅檀林以安挂錫。至於建菩提園，修水陸堂，由中徂外，莫不完備。祖師

心傳所謂勇猛堅確而本之誠實者，朝夕奉以從事。冲公年已八十許，健強如六七十，其力足以達其所爲，用克底於成。先是，喻彌陀之寂也，張循忠烈王以文祭之。王五世孫模，予婿也，承其先志，以來求記，戊申十一月也。余聞冲公自稱方是閒，觀其大作佛事，無負祖師之付囑，亦可以少閒矣，而猶曰未是閒也。自有此院，未始有記，真大欠闕事，必得記。方是閒也，其果遂可閒歟？予願冲公益加之意，雖休勿休，喻彌陀死而不亡，歲時來歸，顧瞻新宇，亦當欣然爲之一笑。《陵陽先生集》卷九。

〔二〕「杲」原作「果」，「了」字原脫，據庫本改、補。宗杲、清了也。

松江普照寺記

一切世間，佛法最盛。盛矣而不能不變者，數矣；變矣而不能不復者，時也。必理足以馭數而不盡諉乎數，智足以因時而不至違乎時，而其能又足以立事，式克底於成，故垂名無窮焉。普照本唐乾元元年大明寺也〔二〕，相傳爲陸氏故居。始孫吳時，陸抗封華亭，世居華谷三十五里谷水之陽，崑山之陰。時尚隸姑蘇，天寶十年，始爲縣。石晉天福五年，始創秀州，割華亭以隸。至元丁丑，陞爲松江府。史傳稱陸機自孫氏之亡，退居舊里，蓋自建鄴宅歸也，普照豈非其別墅歟？自夢形黑憶，地化寶坊，舂鐘擊鼓而作佛事，此其盛之始也。會昌五年，天下僧寺皆廢，普照亦其一也。錢氏時，鎮守

司空張瑗於寺後鑿河通流，寺後基去三之二矣，此其變之始也。大中十二年，良惠、元珂等再建寺。宋祥符元年，改爲普照，主僧必以學行者充。寺僧凡二百餘房，至無所容，此其變而復盛者也。建炎、紹興至淳祐戊申，屢經鬱攸，此其屢變者也。寶祐乙卯，行金再造山門，翬飛翼跂，此其屢變而復盛者也。役之大者，釋迦殿、千佛水陸院、千僧海會堂。余嘗爲記，已具載其事。它如庫廳海月堂，即高僧惠辯號海月法師也。梵修院，嘗立觀堂，即舊之五百羅漢殿也。善住教院，即舊之東塔院也。至於圓通殿、西方殿、懺院、藏殿之類，靡不完具。鐘樓鉦鐘，聲聞五十里，而寶塔崢嶸，屹出雲表，尤爲奇觀。每歲官僚於此建道場、申祝讚，益廣善緣，爲民祈福。遇首春、仲春、仲夏、四立日，皆修期，觀誦經典，率以爲常。此皆前後諸人所共修營，或捐己資，或藉化施，或出主僧，或出徒弟。其智足因時，而能足以立事，不徒諉之數也，庶幾盛而不復變焉。前主僧佛智通悟大師子聞實相與規度協贊，其力居多。大德丁未，因來求記，非徒侈土木之盛也，以見諸人之勞，使後者攷也。況佛之智慧，即吾之智慧，不如待時也。佛之能仁，即吾之能用力於仁也，豈流俗任智矜能者之比哉？銘曰：

大相國寺，并包百數。殊塗同歸，不内外故。人之觀物，必於會通。剖去藩籬，是謂大同。林林總總，普照院室。言栖爾單，幾瓶幾錫。有萬其法，各閉戶牖。貫以一理，何殊已有？而今而後，闡爾宏規。洞明軒闥，盡撤己私。自然福德，遍河沙界。不可限量，亦無障礙。是爲普照，釋迦之殿。高棟插雲，邦壤攸奠。蒲牢霜吼，扶桑日出。紅光陸離，幽霧辟易。靡所不照，

斯之謂普。普照之中，物無患苦。潮汐以時，亦無風災。稻蟹日富，布施日來。稽首佛慈，其何以報？謹爾薰修，是祈是禱。悔過興善，一念猛烈。願爾衆生，永離塵劫。《陵陽先生集》卷九。

〔二〕唐：原作「堂」，據文意改。

君子軒記

是氣流行，陽一而陰二，故爲君子者常少，不爲君子者常多，有所不及則有所勝焉。惟立教之君子，以降衷秉彝，修道而制其數，以默扶造化之所不及。之爲君子〔二〕，亦欲人之皆爲君子，君子多則爲物之春，否則草木當大夏而黃落。分數多少之間，教之淺深之驗也。古者家塾而黨庠遂序，小學而大學，皆有教法。當其時之可，不過時而扞格也；知類通達，至於大成，不小成而止也；從容以盡其聲，不徒記問也；長善而救其失，不徒私淑艾也。此即孟子所謂君子所以教者五，雖各因其人品，所施若殊，要不過教人使爲君子而已。先儒以孔門弟子言之，時雨化之之顏、曾，成德之閔、冉，達財之由、賜，固君子也。若乃樊遲之不終絕於君子，陳亢之槩有聞於君子，亦得與于答問私淑艾焉。由是而推，誠聖門教人之大法也。後百餘載，孔子所教之君子散在四方，既已略盡，異端起而功利熾。孟子不求勝之，惟舉聖法以示學者。聖法修則君子多，君子多則邪說息，孟子之所願也。孟子亞

聖似顏子，傳道似曾子。時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方且日與其徒難疑荅問，欽然自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者也。」夫孟子曾不得爲時雨之事，淑艾自私，獨爲君子，豈其所願哉？天之生聖賢，固不使其自有餘於己而獨爲君子也。張仲實居今而學古，從之者衆，乃拓學古齋之右〔二〕，創爲使齋。疏朗清曠，體日以舒，教日以專，學者日以親。予本孟子語，榜之曰「君子軒」，而戴君師初爲之銘。仲實復求予語。予聞數歲來，吾黨之私淑艾者，不忍獨善，頗出其緒餘以惠後進，絃誦之聲相聞，教之將盛與！況欲人之爲君子而幸世之多君子，仲實夙志也。今將進而任君子之教與世道之責，有大於是，惟吾仲實勉焉。若時雨之義，則師初之銘美之矣。《陵陽先生集》卷九。

〔二〕之：疑當作「己」。

〔三〕右：原作「石」，據庫本改。

周公謹復菴記

周公謹以「復」名其山中之菴，閒謂予曰：「歲丁丑，吾廬破，始去而寓杭。燕雀過故墟，猶有噍喁之意，況先中丞迨先人三世之墓故在雪，歲一至或再至焉，輒徬徨不忍去。年益老，懼無以自還，抱恨沒齒。近得吉土先人之塋側，儻異時營菟裘，遂狐首，下從九京，志願畢矣，幸爲我記復

菴。」新息後在泊浪鳶影跼跼中〔二〕，卧念從弟少遊平生語，欲守墳墓、稱鄉里不可得。今杭視雪爲旁近郡，公謹歲時展省，沃醑不廢，已得爲馬少遊，尚何羨乎復？雖然，試爲子言之。天地之間，一氣混淪而磅礴，求之於黃鐘八十一分九寸之管、牽牛一丈三尺一寸四分之晷。陽九萬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出入之元，求其復也，豈不在吾方寸中？剥爛復灰，窮而後有復，失而後有復。君家無極翁曰，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復則無不善焉。《復》之初九，復之善者也。不遠而復，何悔之有？故曰元吉，大之也。若乃六三頻復，失之屢危矣，而猶曰無咎；六四獨復，力之微難矣，而猶曰以從道。此其意開人以善，自非終迷不復如上六，未嘗不致其惓惓。公謹僑寄他邦，蓋不得尚，若窮於性分，未云失也。顧戚然以遠家事爲己缺者，亟圖維厥終，使治復菴，而日從事於復，不以獨復之難自阻，必以不遠復之善自期。一旦膏車秣馬，問復菴之里，闖其藩而休於其居，圖書無恙，雞犬相識，忻然以笑曰，吾今始真歸矣。載瞻楸檟根荑芽甲於霜露之既降，而函活於春雨之既濡，喜極而感，則又以之怵惕，以之焄蒿而悽愴。此固吾方寸中之一大《復》卦也。因思夫物潰反原，以已屈之氣爲方寸中之氣者，則非吾所復，而得吾之初焉，善孰有加於此？抑余聞，復，善道也，亦長道也。其未復也，順而正以觀其長；其既復也，順而行以導其長。順斯長而亨，出入無疾，則眉壽無害，考終命之福也。朋來無咎，則子孫逢吉，必復其始之祥也。余敢自附善頌，以落復菴之盛。《陵陽先生集》卷一〇。又見

〔二〕此處文義不貫，疑有脫文。文中所述乃東漢新息侯馬援事，見《後漢書·馬援傳》。泊浪：《後漢書》作「浪泊」，疑此倒。

俞好問交樂軒記

俞好問名其軒曰「交樂」，以問於吾。吾曰：「是何居？」好問曰：「吾得之蒙莊書。」吾曰：「豈非老子之語南榮趺，所謂交食於地，交樂於天者歟？」他日子綦以語九方歟，則又曰：「邀食焉，邀樂焉，何也？」夫交者，同也；邀者，求也。試就其說而言之曰：交是矣，交食於地，人樂也；交樂於天，天樂也。人樂，與人爲徒者也；天樂，與天爲徒者也。人游乎天地之內而未出乎天地之外，是故人物同宇而物易汨乎人，利害同域而害實生乎利，四者蓋同行而異情。天而不人，則相安以恬，樂也；人而不天，則相爭以奪，不樂也。烏乎，安得至人而與之論天樂！好問胸襟灑落疎快，無町畦，無留藏。居敢溪之上，蕭爽數椽。堂有老母，以志爲養，菽水盡歡，有如甘旨，一可樂。其性喜書，晝抄夜誦，有四猶子，時來講說，二可樂。又喜爲詩，操筆立就，有佳客至，相與吟哦，三可樂。隙地雜植有香之花，四時皆春，芳菲不斷，四可樂。好問每曰：「我交食於地，不與地爭嶮巇之利；交樂於天，不與天爭陰陽之和。孰爲人與物？孰爲利與害？惟其無四者之累，是以有四者之樂。未嘗力邀而強取之，如子之云者，天耶人耶，人耶天耶！」吾聞之歎曰：吾於好問，托其交而不知其

樂，吾其至愚哉，何足與論天樂！雖然，至愚同至人，其亦可樂，吾所樂乎哉！《陵陽先生集》卷一〇。

又見《南宋文範》卷四六。

重刻晦菴景行堂記

古者建學，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而鄉先生亦得祭於社焉。三衢郡故有尊賢祠，如端明汪公、太史范公猶合之它邦。惟江山縣學祠是正介先生，而次五賢於景行堂，則國故也，鄉先生之位也。文公朱子記其氏名與其學行氣節備矣。《車輦》之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亟稱之，以爲好賢如者。此五賢之所立，雖若不同，然正介學於胡安定，延平學於楊龜山，所以求仁也。諫議力攻蔡京、童貫，仁人之能惡人也。叔縝以一士曹掾叱睦寇，宅卿以一太學生責金酋，則又殺身成仁者也。壹是皆人心天理之不可泯，攷信史、參軼聞，大書深刻，以風勵當世而興起後人。蓋《詩》之好仁，朱子有焉。夫無欲而好仁，一人而已。在孔子時已歎其少，況後乎孔子，後乎朱子乎？淳熙以來僅百餘載，碑已漶漫殘缺，越在榛莽，過者恬弗怪焉。烏乎，可觀世變矣！郡人柴君來領教事，亟與周君謨召匠治石「二」，更刻遺文，重擔穹跌「二」，視舊加嚴。於是五賢之遺風餘烈，猶有足證，暫晦益彰，而觀者亦改容更貌，復知學行節氣之可貴可重可企慕。有功斯文，有補世教實大，其庶幾能好朱子之所好者歟！二君皆名家後，柴君諫議四世外諸孫，其先世潛心君兄弟嘗與延平共學龜山之

門；而周君則正介諸孫也，至今猶藏其詩稿，源流有自，是尤可紀者。既成，屬某識顛末。某父子嘗先後貳衢，他日子將按部又至焉，每以未得一拜祠下爲恨焉。今隩伏深潛，旦暮且迫，乃幸睹是刻之新，獲附名於碑，因竊自喜。夫高山仰止者知之事，景行行止者行之事，何莫非學，亦何莫非仁？俛焉孳孳，惟尊聞行知是務。此又朱子所爲推本於學之意，因併以諗觀者云。《陵陽先生集》卷一〇。

〔一〕亟：原作「丞」，據文意改。

〔二〕跌：原作「跌」，據庫本改。又「檐」疑當作「檐」。

重修顏魯公祠堂記

吳興多賢守，在唐顏魯公以名節著，人皆曰吾邦魯公也，余則曰天下魯公也。蓋張巡、許遠，從父兄杲卿一輩人，平原、蔡州，事具史冊，無庸察察言。惟是乾元己亥，公嘗撰《天下放生池碑銘》進之，而其再進大字本，則上元庚子。帥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西宮，遂貶蓬川，則庚子八月。越明年辛丑，至大曆癸丑，十有三年，公由臨汝轉吳興，始追刻而建之郡東放生池之上。所謂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孝，不改家人之禮，示天下必有尊也。蘇文公以爲公實規諷肅宗，非區區放生池者，可謂知公之心。惟公大忠大慮，奮不顧身，每爲朝廷爭典禮，爲國家折姦邪，而又一正其本，爲

天下萬世明綱常，使凡爲人臣子，無敢遺君親。後雖觸忤隕越，卒陷死地而不悔。夫感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平居能犯顏敢諫，則臨難能仗節死誼，茲其爲天下魯公也歟！當宋嘉祐辛丑之際，始即池上創魯公祠。紹興初，始賜額忠烈廟，崇樹表章，偉矣。乃自近歲，編戶雜居，廟毀像壞，過者太息。東平李侯奇以今辛丑夏四月實來爲守。下車聞之矍然，亟按祀典〔二〕，考郡乘，躬至其處，參訂申畫，而謀諸長若貳佐〔三〕，作新廟。民相其役，始七月，成十月。中肖公像，揭虔妥靈，大其門廡，敞其軒楹，規制尤閎傑。既用牲祠下，郡學教授周鮪以侯意屬記於陵陽牟某。某氓也，弗獲辭焉。烏乎！輪奐雖新，感懷猶昔。嘗試憑楹而觀，波光渺瀰，鏡明黛蓄，照徹上下。而公忠義所在，其精神之盛，焄蒿悽愴，千載如生，安知不睠遺民，懷遺刻，乘風雲而來下，余蓋不足以見之。若夫斷荒而興懷，聳善而扶正，如李侯之爲者，則誠有補世教，而卓然異於流俗，可尚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侯有焉，後之人尚毋忘斯語。是爲記。《陵陽先生集》卷一〇。

〔二〕亟：原作「丞」，據文意改。

〔三〕若：原作「居」，據庫本、清抄本改。

普照千僧海會堂記

三代盛時，禮樂制度、學校倫敦，修設明備，外物莫干其藩，厥後寢衰以微。東漢明帝時，竺法蘭摩騰首負《四十二章經》至白馬寺，符丈六金身之夢，上所崇信，趨者瀾倒，諸人先生徒持空言以抗，曾莫之止，日蔓月滋。唐會昌五年以前，不啻二十七萬餘僧，宋天禧以後，不啻三十九萬，何其盛也！一盛一衰，相與消長，勢使之然。昔伊川程子嘗遊覺海惠林精舍，見衆衲方食，忽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彼其拜則膜拜，衣則條衣，非可比而同之三代，程子之言顧若是，何歟？禮失必求之野，或者觀其會而得其意歟？方其于于而來，脫斐屨而升，臨席而坐，不語而食，蔬食菜羹，必祭如，必齋如，雍容可觀，古意猶有存焉者，故程子有慨於衷，不覺喟然而歎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目繁多，要不必盡同，亦取其意之存乎古者而已。它可類推，特未知佛氏所謂三千威儀、八百細行，同乎否乎。維松江普照寺有千僧堂，自唐乾元。宋淳祐丙戌，由回祿之厄，無復舊觀。崇教六師祖祥之所建、潼川北澗之所建者，又悉爲瓦礫之場。至元丙子，萬戶沙侯來鎮是邑，與慧悟興教大師某相爲倡率，首創鐘樓、庫堂、西廡，而千僧堂未遑暇也。又四年己卯，里人趙架閣施所居堂爲之。因陋就簡，意未稱，臨化之際，專以此事屬其後人。於是徒弟通辨大師，其銖積寸累，且募檀施。大德癸卯，於舊址重建其堂，完明周密，風日不到，設坐備物，使僧衆得以如法而住，繙誦經帙，

下自己功夫。出則聽說法，申祝讚，功德無量。因來求文以記。逆施之人，當去未去，視彼臨化灑脫明了、一辦大事者爲何如？且強立文字，以傳久遠，海會之叢林有具眼者，不得獻笑乎？重說偈言曰：

盛哉海會，千僧之堂。是爲普照，選佛之場。其有禪客，白丹霞說。若去選官，不如選佛。霞問選佛，當在何所？選佛之堂，江西馬祖。萬中選千，千中選百。於百之中，又選其一。愈選愈少，其義伊何？人以爲少，我猶曰多。有知此堂，願發所造。窗几靜深，牀坐完好。夏有疏簟，冬有重席。攝衣而起，振履而出。千僧齊唱，一口百聲。千口萬聲，清徹朗朗。有大導師，默然晏坐。忽獅子吼，喚醒惛惰。聞者震越，得大警悟。須臾之頃，萬善咸具。凡諸佛子，皆得度已。稽首首照，朝夕彈指。《陵陽先生集》卷一〇。

紹興嵯縣新建東嶽行祠記

古者諸侯祭境內山川，以其能出雲氣、爲風雨，祭之，禮也。《春秋》書魯猶三望，公羊氏曰，望者，望祭泰山、河、海也。鄭司農以爲魯境不及河，魯得祭泰山，曰河者非也，三望淮、海、岱也，公羊蓋失之。然魯之舊法，旱則修雩，吁嗟求雨而已，未聞有事於泰山。是魯雖得祭泰山，而謹之重之，不輕於祭也如此。今東嶽之祠徧四方，窮陬下邑，往往而有，田夫里媪，日扳援叫號，以禱以禴，不懼其黷，何歟？夫泰山之雲，膚寸觸石，不崇朝而雨天下，其施溥，其功鉅，天下通祀可

也，魯固不得私焉。嶧，越之名邑也，其民知禮義而通於法，號爲易治。青社余君洪以丙申歲來爲尹，平易近民，濟以明敏，夙夜講求民瘼，與爲便安。距縣一里，有東嶽行祠，比歲旱禱輒應。丁酉秋，青蟲爲孽，禱之明日，蟲罔遺育。令知神之信己，愈自飭敬事神。越己亥夏六月，大旱，早苗多槁死〔一〕，老農謂過處暑藉得雨，晚禾不復矣。令聞之戚〔二〕，曰：「民以食爲天，今視天枯然〔三〕，設不幸如老農語，民且殆，令何心獨全？」復走祠下，願減己壽年爲百里命，請命於神。越三日，果大雨，四境沾浹，焦卷盡活，苗怒長，乃有秋。民皆喜色相告，我從令得雨，令實活我。令謝曰：「神賜也，吾敢攘神之功？」惟是舊祠久毀，神棲數瓦下。前令李繙於其東南六百餘步作後寢，今令至，繼作正殿，揭虔妥靈，盥薦始有所，而兩廡門觀未備也。乃諗於衆，曷圖之用答神意。民又皆喜願盡力，賦丈屬役，某任某事，而爲之期。起九月，畢十月，趣具百煩，工徒竭作，至期成焉。屋凡百楹，昔所未備，今也大完，翬飛雄峙，一旦傑出官道之西。中爲一亭，由亭達於橋，由橋達於祠。池蓄異魚，環植佳木，侈廟貌而昭神貺也。士民共樂之，糴粳在野，歌舞在道，熏爲太和，以迎善氣，以占嗣歲。其屢豐年，無有菑害，又益喜相賀，願伐石紀其成，則因余世舊上虞劉悌、壻西秦張模以來請紀。惟神無方，無在不在，賢令尹不有其躬，欲以搢塞民災，發於衷誠，非有一毫自爲意，故神之聽之，雖遠而邇，大庇於民。民從之，役不踰時，食其報者。而或者昧損上益下之義，刻民之肌，惟己是利，水旱弗恤，諉曰「匪吾咎，神弗顧答」，則且將事土木以要於神，失其本矣，曾爲泰山不如林放乎！余嘗使越，未能忘其民也，既幸其獲蒙神休，而尤有感於令之義，特書之俾刻

焉，以告於來者。而繫以詩曰：

巖巖泰山，實奄東魯。龍駕帝服，爰作神主。使雲前驅，風以爲御。歛兮上征，左右帝所。維越在東，則一其顧。慨彼槁乾，沃之膏雨。旱火不光，休氣布護。維山之陽，民拓新宇。石梁既抗，於民於庶。廟寢孔碩，神其來下。其靈剡剡，瑶席椒糈。載揄爾瑟，民歌以舞。水有魴鯉，陸有杭稂。至於來茲，豐年其屢。神功莫名，樂哉此土。維郡維邑，皇受多祜。《陵陽先生集》卷一〇。

〔二〕槁：原作「稿」，據庫本改。

〔三〕令：原作「今」，據庫本、清抄本改。

〔三〕枯：原作「枯」，據庫本、清抄本改。

至樂齋記

古涪文君心之間爲余言：「吾室環堵，門關落，然孰使吾終日安從而不去者，非書乎？書誠吾之至樂也。或且曰書糟粕也，憂患也，至樂無樂，乃皆束書不觀，游談相高，以是爲至樂焉。人蓋有飲食而不知味者，未有不飲食而知其味者也，吾固疑而不信。且吾先人寡慾好，好書頗勤，勤輯散軼，以遺其後，授而讀之，未嘗一日而舍書以敖。『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此歐陽詩語也，故吾摘之

以名讀書之室，而求吾之所謂至樂者。」予聞而異之。讀書亦大難，異時藏書之家，所少非書，而讀書者常少。無它，書易得而不知其爲可樂，書肆而已；雖讀之不樂也，與亡書同，佔畢而已。雖讀之不樂也，與不讀同。鄴侯之架，「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韓子之詩，視歐陽殆不免乎譏。韓言藏，歐言讀，李繁輩其果能讀而樂乎否？今之書日益以少而難得，讀者宜益以少。君知其難，易將至矣。有能知書之難得，則知書之可樂，而至樂者出焉。心之生長見聞，資稟卓異，意氣之盛，如川方增。乃退然承其先志，以歐陽子讀書爲法。夫歐陽子，蓋知其難者也。自其早歲，率從人借書，且抄且讀。嘗見《昌黎集》於隨州某氏彼篋中，求之以歸，始爲古文。每歎在夷陵，欲求《史》《漢》一觀不可得。是時承平且久，書難得尚爾。迨其晚歲，所藏僅萬卷，三代以來金石刻千卷，又皆出於四方萬里窮絕之處，得之難。然二者非有聲色臭味可以移人，而公甚篤好，或手自校讐，或以立訓傳，或以訂史傳百家之訛謬，至與其爲六一而樂之終身，其得之之難而樂之至如此。詩蓋言其平生之所得，而實天下之名言也。彼謂歐九不會讀書，豈知言者哉？心之藏書不多於歐陽子之晚歲，亦不易於歐陽子之早歲，今也坐一室中，窗明几淨，左右橫陳，俯仰千載，非芝編標帙、部居條列以爲美也，非虞初、稗官、《凡將》、《急就》以爲博也，非薰香摘艷以爲功也，蓋有其至樂者之存吾心而已。所自得言莫能喻，抑知其難而有以樂之歟？心之屬予記，顧眊惛，因記其所與予言者，且以信予之說，毋遽忘其難而浸趨於易，則其樂亦無窮矣。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此則至樂之候也，又將以是觀焉。《陵陽先生集》卷一〇。

全宋文卷八二三四

牟 巖 一三

林菴記

壬寅首春，林菴廉訪簽事按臨吳興郡。郡之吏民莫不灑然改視易聽，與歲俱新。不以苛察爲明，健決爲斷，深刻爲能，酌緩急寬猛之中，隱然虎豹在山林而藜藿不采，蓋輿人之誦如此。而予卧病荒園，久絕請造，乃特枉車騎過之，闊略將迎，高談朗詠，淪茗從容，因知其所存過人遠甚。間謂予曰：「若知吾林菴之意乎？昔吾嘗從事安西幕，爲蒲城長，由河洛嵩華道襄峴以出岐梁，往來秦商蜀漢之間。今自監察御史出贊浙西憲司，由魯復淮泗，絕濤江，至京口，過姑蘇，憩於錢塘，以來茗雪。凡天下之名山巨鎮，雄偉而傑特，孤峭而奇絕，娟秀而窅深者，皆徧經而歷覽。雖外縻乎職，未能超然自放其閒，以遂吾平生之志，然未嘗一日不夢想坐馳。每念入林恐不密之語，爲之慨歎，故以林名菴，以見吾意，願爲我識之。」予以眊昏辭，不可。竊惟古之高人勝士，胸中自有林壑，功名富

貴不能涉其藩，干其慮。故在魏闕如江海，在市廛如山林，不見其異。否則富貴之念，先入其中，藉令巖居川觀，其視嘉木奇石縈絆耳，晴嵐暖翠塵眯耳，朝猿夜鶴籠檻耳，適足爲吾病焉。況方沉着富貴，又安能使之一旦以此易彼哉？林菴恬淡文雅，公退之餘，觀書之隙，或呼硯與筆，濃墨大書，體嚴勢逸，各當其物；或倚闌舒眺，撚髭索句，嘲弄風月，直欲與槧人墨客角其技；或屏都騎，載單舸，上下林壑，窮幽選勝，忘其日晏，其視富貴爲何如也？林慮之山，豹林之谷，衡岳之雪林，岳楚之道林，廬山之東西二林，固已盡在林菴中，尚何俟予言？夫以林菴之能，謂抱負有功見之，當大究厥蘊，次猶當長諫官御史，言聽志行，使窮陬僻壤山巔澗隈之氓皆被其澤，而支離疏輩亦得與木石共老，豈徒專林菴之樂以自樂哉？向平了婚嫁而恣游五岳，謝安石成功名而雅志東山，付之他日未晚也。《陵陽先生集》卷一〇。

周景遠君子堂記

東平周君景遠甫，壬寅之夏以使事過雪，首扁舟訪敝廬。靜專大雅，溫然君子也，良以既見爲喜。它日再見，語益親，蓋君子。嘗名其燕處之室曰「君子」，而以問於予。夫君子，成名之人也。君能取以自名，美矣，予何足以言之？且孰不願爲君子，如堯時君子十六人，周時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魯亦多君子。其類衆，其道廣，固君子之願也，不必自有異名。然陽一陰二，大往小來，可爲

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化中人而不能化中人，則君子之類少，而君子之名始著；君子之名著，而君子之道始孤矣，豈君子所願哉？名者忌之招，而又嶢嶢然抗其名以爲的於天下，吾懼其立於獨，却往來無方也。故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何恥也？恥不能使人皆爲君子，而已立於獨也。後之君子或不能爲蘧伯玉，徒使惡直醜正者競起而相仇，名適爲君子累。楚之好修，漢之尚節義，及唐之清流是也，無乃好名之過歟？周君曰：「子之言幾矣，其曰好名之過者，何也？君子病其名之不章，學以求於君子，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吾方求於君子之不暇，而暇好名之避者，避好名，是君子不可爲，必同流合汙而後爲得也。夫實之所在，名斯從之。抗君子之名不可，避君子之名滋不可。吾升吾堂，因名思義，凡《易》象傳記稱君子者始數十百，其嘉言善行，一日森列左右，實果外乎名哉？吾家濂溪子曰：『實勝善、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孜孜不息，務實也。』意謂務實則其實修而名善，非惡乎名也。而敢以是說繼衆君子後以自倣焉，不亦可乎？」予益異之。予因周君之先，嘗躋臚仕，習聞中州風俗文物之舊。君趾美象賢，早有令譽，宦轍所至，不合輒引去，不少徇流俗，往往寓意於詩，旨趣甚遠。今以博文多識與於禮文之事，蓋所謂君子以制度議德行者，既無負明堂之義，而猶務實自倣如此，可敬也。因具識之，予前言則陋矣。《陵陽先生集》卷一〇。

游桃塢記

程周卿糾湖學，晉輔長尹堂，兩邦相望，故家蔚如此。會晉輔秩滿歸，相與挈家望母，憩桃塢菴。楚望、漢卿偕，內外諸孫侍，文孺輯杖候于門。親友來會者，予與文性之、史順甫、劉道甫。自俞步至菴五六里所。菴雅潔可居，滄洲翁所位置。翁以來增葺之，前曰「桃塢」，後曰「更不疑」。巨碣峙立，趙庸齋筆也，先人氏名亦在焉。時適三月半，雨新霽，青松如沐，筍已上番，茶蘼甚開，芍藥亦有開者。主人兄弟，怡怡愉愉，連日以奉母之觴徧酌客，飲酣甚歡。中夜，復浮太白，對牀笑語猶真。吾觀周卿飯不足，晉輔囊無餘，而能調娛其親，不知山中爲寂寞，而妻子皆有自得之色。此固人之所難，而吾儕之所爲喜也。留三宿，雨時止時作，拄杖叩諸菴，徧叨茗供，殊清適。性之玩金鯽魚良久，隱見不常，若自珍貴不可致者。雨盛，還菴中，性之大書雪壁，且賦詩一章，曲盡佳致。紹老、克翁亦繼來。期而不至者，史載、陳正則、正德及文端甫。予則陵陽牟某獻之甫也。時丙申三月十八日記。《陵陽先生集》卷一一。

荆叔麟以齋記

都邑浩穰，承平日久，上恬下熙，弗慮弗圖，一旦風塵倏起，父子兄弟，對面相失。顧吾心之天都獨在，過故墟，睹遺蹟，感慕傷嗟，有不能自己者焉。若荆叔麟之復爲此齋是也。叔麟之先父諱某，自號「以齋」，居杭新門，裏朝市，肩相摩，不樂仕進，自壯至老，手不釋卷。尤善書，「以齋」其所書也，八法咸備，見者忻羨。生乙亥，終丙子，年六十有二。五子，綸、緯、紱、紳、素。紱即叔麟。少年事遠遊，去杭且三十年，歲乙巳，來歸自宣，問其兄弟，鮮矣，問其室廬，燬矣，興言往事，無與共語。古有爲鶴言者，曰去家千年，城郭如故，而人民非，而冢纍纍。歲代遼邈，理有必然，無足怪者。三十年者，特千年之一瞬息爾。叔麟之所以遭遽至於如此，可勝歎哉！幸四世之祖墓在西湖之上，守者亡恙，再獲瞻省。有念以齋不可復見，不覺感慕傷嗟。非吾心之天者，其孰爲之，要不當以世變論。叔麟卜居鄉間，復爲以齋，子昂集賢趙侯爲大書而揭之。越丙申夏，因來寄聲，求記其事。予惟以齋以「以」名齋，非徒自謂也，蓋將遺其後之人，不在叔麟乎？夫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爲人之子，終身行之，猶恐弗克，況生事葬祭之而不得以其禮，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心當如何？傳家名齋曰「以」，「以」之一字，叔麟固宜敬恭朝夕，奉以周旋，思其容音而屬其荒絕，存其手澤而著其德善。以齋在是則吾親在是，吾親在是則吾心之天在是，千載一日，而何三

十年之有？叔麟人今而貌古，有學問，有踐履，必能立身揚名，以圖其孝之終，以大其門，以無愧以齋之義矣。《陵陽先生集》卷一一。

報德院記

距松江府五十四里而近曰下橫涇，時思報德懺院在焉。蓋佛氏有《大報恩》七篇，柳子厚以爲此七篇皆由孝而極其業，以倣夫世之蕩誕謾弛好違其書者。夫報恩即報德也，報其父母生成之德也。而其報德，又莫若懺罪。報德者，昊天罔極而致其時思也。懺罪者，改過遷善而致其愧悔也。豈不五體投地，千聲齊唱，而求其罪消滅哉？院之主僧曰友歡，派出顧亭林寶林寺。自幼悔悟，聽講天竺，能背誦《法華經》，修長期觀。氣貌古樸，不事外飾，兼通《周易》，默參妙義，非苟焉者。宋咸淳辛未，易徐氏基地結菴廬，以庇風雨，以事香火，度弟子元吉、普潤等，善治生廣業。普潤習台衡教於超果，分任院事，次第而舉。歡間語吉與潤曰：「吾年七十，行且去矣，盍爲我罄衣盂，建九品觀，植淨土緣，且市田爲供給，刻之石以示久遠？」元貞乙未，啓長期，申祝讚，首創三門、兩廡、僧堂。歲役未竟，大德庚子壬寅，歡與吉、普相繼示寂〔一〕。潤竭蹶嗣乃事，置法堂，砌祖塔，構鍾臺，建釋迦殿，塑左右侍從、普陀大士、羅漢、諸天，備極莊嚴。壁有金采，沼有紅渠，層閣飛檻，高切雲漠，平蕪絕島，近在目睫，殊偉莊嚴，遂爲一方勝處。先是，啓長期之歲，東北隅忽竹園產靈

芝。夫竹之有筠，四時不改柯易葉，已非凡植，況靈芝煌煌，與寒光翠氣相交映發耶？衆皆歎曰：造物者生祥下瑞，以有此芝振動時人之耳目，故一切興修有相之道，次第而成，不待懺罪，德已報矣。越至今日，咸歸功於潤焉。潤自號「澤翁」，篤實而疏通，是能盡報德之義，克與先業，盛其福澤。至大戊申春，賜金襴袈裟，號「慧元普照大師」，尤有榮耀焉。良月遠來，求文以記，予蓋不獲辭，乃銘曰：

於惟歡公，秉志夙堅。爰發宏誓，獨奮空拳。始來橫涇，把茅三椽。殿堂樓觀，一旦屹然。翠樾之妙，華榜高懸。是曰時思，以報所天。報之維何？懺罪是先。誘化澆俗，崇植勝緣。姻緼和氣，芝實鍾焉。九莖三秀，衆美具全。厥在報德，其應尤專。人所創見，競誇以傳。潤也師吉，後克繼前。晨夕薰修，不懈益虔。施於弈葉，益昌以賢。如澤之潤，獲福無邊。《陵陽先生

集》卷一一。

〔二〕「普」字當衍。

義齋記

臨安山水天下奇，異時英雄崛起之跡，歷久而平。錢氏子孫希白、穆父輩，皆去而爲文詞、取科

目、司誥命。至近代平齋洪君出，又以倫紀常著名節，流風餘論，今猶可考也。方君天瑞生於是鄉，妙齡秀發，雅慕前修，劬書嗜古，而喜爲詩。其居有山月吟窗，日嘯詠其間。家則堂嘗爲作詩，序其胸次已不俗，又以「義」名其書齋，而問於予。予曰：「識贅學落，然嘗聞仁以義節，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否則愛無差等，墨氏也。氣可配道與義，故浩然塞乎天地，否則以義爲外，告子也。敬義立，故德不孤，否則敬以直內而不以義方外，釋氏也。若是者，皆不能以無義。義者，固非一行一致之爲，而子猶昭昭焉以義爲揭者，何哉？豈有半夜叩門，攝衣從之，而以在亡爲解者乎？亦有懷憤不直，拂人色上，而稠人廣衆輒譙責不顧者乎？抑亦有排難解紛，辭千金而不受，因絕其人不與通者乎？」天瑞曰：「是之所義，非吾之所謂義也。況『井以辨義』，『義之與比』，『君子喻義』之類，曷嘗不專言之，而元麟之取節，則《原道》『行而宜之』之語也。昔曾子曰：『義者，宜此也。』《中庸》曰：『義者，宜也。』揚子雲曰：『予得此義，謂之義也。』韓子殆本此歟？」予於是知天瑞真好義者矣。夫天下事物，其不皆有當然之則。子之居是齋也，盍試思之，自君臣父子兄弟，以至朋友鄉黨鄰里，以至一語一言一舉動，云爲之際，凡行之而得其當，處之而得其平，由之而得其正，辨之而得其分者，皆所謂宜也，義也。是義之名也。固標絕於一辭之表，而義之實，每裁制於衆理之中。雖以之爲詩，可以興，可以立，可以怨，可亦義之宜也。發於情，止於理義，止亦宜之義也。《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孰謂吟窗之不謂義齋乎？《陵陽先生集》卷一一。

敬愍侯祠記

唐以來，使海外亦曰使絕域，其選甚重。至元甲申，朝廷以日東國負險遠不可武，令遣使者，宣示德意，用懷柔之。於是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兼提刑按察司福唐王侯，除參知政事，張帆揭節，乘舶以行。侯姿儀山立，足以竦物望；知略輻輳，足以應事會；詞辨淵博，足以申使指。人皆謂是行必能得要領歸報，視海如塗，不勞戈甲，坐以無事。曾幾何時，諱問倏傳，朝論嗟惜，具列其故，追贈錫爵，節惠定謚曰「敬愍」。侯卒時年五十六，五子皆蚤世，祿其季子都中爲少中大夫、平江路治中，即吳中賜田宅，所以飾終恤後者備至。其孤奉母張氏來居吳，相依爲命。母獨深念旅魂不復，終天曷報，乃削髮爲尼，住妙湛寺，朝夕繙經禮拜，歸誠於佛，修寺起廢，役凡再舉。蓋佛有大報恩，且使其孤一意事國焉，厥既就職，追慕不少衰。又念人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求之無不至，惟佛俯仰之間，再拊海外，吾父死而不亡，安知不往來與俱。遂闢寺東廡，創「敬愍」祠，塑侯遺像，以嚴香火，以致延佇，冠佩有肅，神采如生。相率拜祠下，且喜且悲，因市田百畝，捨入常住，爲此祠歲時薰修及七月十五日、忌日追遠費，專一僧掌之，其有規約。治中繼陞太中，去爲浙東宣慰副使。歲癸卯，自述顛末，來以諗其先友陵陽牟某，求爲記，刻石示方來。烏乎，予尚忍書敬愍侯之事哉！昔葉公子高將使齊，問於孔子，以爲事若不成，則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有陰陽之患，意欲處

若成若不成以自免。而孔子則曰：「事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盍勉之，使忘其身而遂行耳。」今侯之遠使，猶未入國，不幸賁志而終。雖慮患不如葉公子高，然視孔子之勉子高者，夫何歉？是固宜書。況有賢嗣於旬宣，立身揚名，式克負荷。其爲是建祠捐田，種種佛事，匪直以妄塞悲也。一念之孝，根於心，通於神明，抑至也，宜牽聯俱書焉。後之人尚守成規，廣前志，惟誠惟敬，弗懈益虔。是祠也，千祀一日，永終長存可也。侯名積翁，舊朝名執政留耕先生伯大之猶子，故自號存耕。留耕嘗爲端明殿學士，制置福建云，與我先人道誼交，而侯又於予厚，死生契闊，執筆泫然，復爲歌辭三致意〔二〕，俾侑祀焉。辭曰：

訐謨碩輔宜廟堂，一朝龍節徂遐方。揚颿直欲梢扶桑，怒濤稽天物怪狂。奄忽誰爲尸不祥，魂兮渺渺之何鄉？亟命下招遣巫陽，謂我弗信視密章。吳都繡錯美稻粱，甲第中啓宵洞房。湖山左右蔚相望，魂胡不歸此徜徉。追思罔極涕泗滂，新祠屹若依寶方。雨花繽紛梵唄揚，侯兮來歸駕鸞凰〔三〕。陰風颯沓佩玉鏘，有椒其醕羅餠餽。歲時宴娛跪陳觴，子孫世世永奉嘗。《陵陽先生

集》卷一一。

〔二〕爲：原作「而」，據庫本改。

〔三〕凰：原作「鳳」，據庫本改。

松江普照寺釋迦殿記

松江普照寺，陸士衡別業也〔一〕。自孫氏歸晉，兄弟入洛，以文膺事任，威聲權勢，振動當時。倚伏者相尋，曾未瞬息，已有華亭鶴唳之歎，而其臺榭化爲像設，研席化爲梵唄，乃至今存何歟？寺北坐九峰，層巒疊嶂〔二〕，攢青擁翠，相爲蔽虧。陰陽家者流謂風氣藏聚，可安千衆，蓋特於佛僧爲宜也。唐乾元時，本號大明寺，僧雨惠嘗創釋迦如來殿。逮宋祥符間，改賜今額〔三〕。道者嚴善誓、僧宗幸、真歇，凡三度重建。淳祐戊申，厄於祝融，里人錢武翼仰之首議興造。其事未竟，子之信竭力繼之，使張彥中掌其費，僧祖鏡等佐其役。咸淳甲戌，僧惠思與武翼舊〔四〕，念不可廢前人功，亟勸率捐施以助〔五〕。殿始成，衆請行啓典〔六〕，殿畢塗墍而營像設。於是慧辨、頤慧、悟秀以白鎮守沙侯，欣然致從吏且厚施之。超益傾貲化緣〔七〕，不憚勞費，久之而就，萬瓦鴛浮，重檐翼跂，加以藻繪，金碧交輝。中設釋迦像，若左若右，分列八位，備極莊嚴，而三世如來、圓通大士、應真羅漢、諸天人之相，亦次第而成。至於琉璃無盡燈、瓜華諸供具，莫不完好。每歲州侯帥其僚屬，於此建道場，申祝讚，而禱水旱、禳風災者亦皆至焉。夫成之難，則其傳之也必久。是役也，再見丁未，甲子復周，蓋非一手足之力，而超成其終，功尤多，可謂難矣。超既寂，其孫了聞職是熏修事，實來求文以記，曰是固所以久傳而不廢也。予聞萬形皆朽，惟理獨不朽者。而佛氏亦曰一切諸法，皆有破

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雖與吾說若不盡同，然所謂法身，亘古今、彌宇宙，到處充滿，亦無雜壞，豈拘於形而外於理哉？區區言語文字，如浮雲，如空花，乍起乍滅，了無根蒂，反欲取其常住不滅者，托文以傳聞也。果以爲能久傳不廢也，盍亦歸諸於己而已。乃爲之贊，曰：

維我普照王，本自法身出。光明攝方寸，虛空常獨耀。盡三千大千，無限河沙界。皆佛慧照中，夫是之謂普。衆生宿業重，展轉動迷誤。願佛垂慈憫，與除諸障礙。譬如摩尼珠，炯炯照濁水。一作是念已，業去障自空。而我初不覺，心目劃開朗。稽首釋迦尊，爲我證明之。《陵陽先生

集》卷一一。

〔一〕別：原作「畢」，據庫本改。

〔二〕巒：原作「蠻」，據右引改。

〔三〕今：原作「金」，據右引改。

〔四〕僧：原作「佛」，據右引改。

〔五〕亟：原作「至」，據右引改。

〔六〕啓：原作「起」，據右引改。

〔七〕超：按此當著全稱，疑有脫文。

普照寺千佛水陸院記

普照寺自唐乾元元年至於宋，數百年矣，屢興屢廢。淳祐戊申迄今，又六十年，寺之耆宿，分任其責，山門、列廡、佛殿，次第興建。千佛水陸院，地廣費鉅，衆請屬之惠慈大師志新。既領主席，於是慨然捐衣盂，營檀施。寺僧元德爲之分幹，徒弟淨恩、淨心、聞入爲之協贊，大作新之。始於戊戌，繼奉護持之旨，其事尤嚴。越丁未，乃來求記。予嘗記釋迦殿矣，固辭弗克，則復之曰：善必由積累而後成，佛乃曰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百千萬佛而種善根，何也？夫計億兆者本於一，至寬乃所以爲至衆也。且一者何？心是也。心以方寸而總萬善，如木之有根，生意函活，千條萬幹〔一〕，聳壑昂霄，皆自此始。水陸院之義亦然。昔梁武帝嘗制《水陸儀文》，三年而成，幾三千卷。其後修設者，以十六位各分八位而爲上下，召請則通三昧。法雖簡，施則博。其上八位慈容端相，爲人敬慕；下八位殊形詭狀，爲人恐怖。有善有惡，有勸有戒。大率以懺悔爲先，有能用意猛烈，一悔之間，諸惡盪除，衆善咸具，曷嘗不本於一哉？念惠慈於此三役，位置曲當。山門兩廊壁湧天台聖域五百高流，閣上設西方三聖，銅鑄千佛，閣下設千葉廬舍那佛，普賢、文殊二大士，左右壁湧水陸冥陽三界。像間飾以金采，眩輝衆目，輝映方池，而其池面菡萏敷披，飛檻相屬，生香不斷，疑淨土移來此地。諸佛子於焉修行，莫不超然得大自在。皆惠慈十年之間，苦心勞形之所成，然亦其

胸中自來積善，如木有根，故一人所發，有此殊勝。非徒極莊嚴、事觀美也，蓋欲使生者蠲其罪業〔二〕，日增福祐，死者拔其幽滯，免墮輪迴而已。世安有一念之頃，不能感動鬼神而能普濟生靈，功德無量，遍周沙界乎？惠慈得之矣。銘曰：

我觀人心內，有善元無惡。顛迷彼佛知，往往路頭錯。爾時諸大人，一切諸菩薩。忽現善慈相，與衆共說法。法皆由心造，罪亦由心起。心起罪一空，各已得度已。衆生地獄衆，六道阿修羅。隨佛登天堂，只在一剎那。《陵陽先生集》卷一一。

〔二〕千：原作「十」，據庫本、清抄本改。

〔三〕自上句「觀」至此句「蠲」共九字原脫，據庫本補。

澹軒記

燕山喬侯扁所居軒曰「澹」，參政左山商公挺實名而書之，因來寄聲，俾爲之記。顧某耄昏，無能爲役，而喬侯之意、友朋之屬，不得以辭。澹之義大矣。嘗試求之蒙莊氏《外篇》，其《刻意》則曰「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繕性》則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知北遊》則曰「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而《刻意》之言爲尤備。蓋始「澹」，終言「淡」，中言「惔」，三言者

雖若不同，其致則一，實相爲用焉。夫惟澹然，然後能無極，而衆美從。是故夫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德全而神不虧，言淡者如此。虛無恬淡則合乎天德，純粹而不雜，淨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言淡者又如此。一澹之中，衆美咸具。喬侯名軒，於焉取義，不亦善乎？然蒙莊則曰，此乃養神之道，非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之所好也。惟是喬侯入則郎省戶，出則贊藩方，今又懷澄江丈二組，有社有民，誠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而惟澹是好，獨何歟？予竊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澹庶乎近之。自樸散淳澆，習俗破蕩，功名富貴之役勞吾形，聲色滋味之奉汨吾神，攻者衆，存者寡，惟欲虛徐其貌，容與其意，而自以爲澹。事物之來，未有不叢脞膠擾，失其故常者，無他，神不全故也。神無爲，妙萬物，曷嘗淪於空虛，同於無用哉？夫存神以致用，《易》說也，豈惟蒙莊？賢哉喬侯，日坐澹軒，因名思義，恬無嗜好，焚香讀《易》，參玩爻象，以洗其心，何其澹乎！抄經史，左右森羅，吟咏其間，寄興簡雅，何其澹！庭空月朗，神閑志定，素琴橫膝，大音聲希，何其澹！所養愈深，則所存愈澹，神不虧而用不煩矣。昔曾相國避堂舍，蓋師用其說，從民之欲，慎以無爲，且去刻深吏而進謹厚長者〔二〕，清淨甯一，天下實受其福，所謂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非耶？敢以是記澹軒。喬侯名簪成，字仲山甫云。乙巳六月二十五日記。《陵陽先生集》卷一。

〔二〕吏：原作「受」，據庫本改。

簡齋記

人之有宗族，猶水之有源委，木之有根幹，其所從來遠矣。司馬子長、班孟堅皆嘗自叙；李翱及舊史皆稱，韓氏自叙其先本漢司空稜，潁州人，後徙陳留中，昌黎韓文公之先世也。世之自叙，率本諸此。惟陳氏本京人，繼徙眉之青神，太常公徙雒陽。長子忱，京東轉運使。靖康中，運使子慈州司士參軍揮，避地蒲之猗氏，遂家焉。簡齋則太常次子恂之孫也，靖康南來，紹興間參知政事，以疾請去，除資政殿學士，知湖州〔一〕，歸老烏墩之精舍。既沒，遂窆於歸安縣廣德鄉上强里之巖山。南北隔絕二百五十餘年，兩房子孫簪纓不絕，但不復相聞。區宇混一以來，參軍之五世孫損齋公來爲浙東廉訪使，即是參政之五世孫，屋訪損齋浙東，叙兄弟焉。離而復合，夫豈偶然？然損齋慨念水木本源，自浙東謁告來雪，拜簡齋之墓。漢人以過家人冢爲榮，公之此行，蓋爲得之。俾予識其顛末，將刻石列之家祠。予與簡齋之先俱蜀人，今寓於雪。竊嘉公尊祖敬宗之義，不敢以固陋辭云。《陵陽先生集》卷一一。

〔一〕資：原作「知」，徑改。

新廟記

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誠而不可揜，所謂造化之迹也。故社稷有祈有報有由辟，而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民所取材用，亦得祠焉，未有宗而不感，感而不通者。世弗燭厥理，或淪虛幻，或涉怪誕，事神之義，戾於古矣。越上虞縣四十五里，是爲廣利侯廟，崇岡列峙，大溪橫陳，乃衆流所匯，闕蓄精祐。前有二石筍，東南有二龍湫，禱禴必應〔二〕，其民無水旱之憂。宋熙寧八年，制以神聰明正直，庇於一方，供民之求，如應影響，特封廣利侯，實協古道。太守趙公抃紀其事于石，使君祠事益恭如制書。侯蓋石晉之方石聖官，而吳越錢氏所封通澤將軍也。按唐乾甯三年，錢鏐以兵渡江誅董昌，遂併有越。歷五代至宋初八十四年，雖通職貢、奉正朔，猶自封其境內諸神，故侯有此號，然歲無所攷。舊記乾德二年，邑令盧某禱而獲應，其得封殆斯時乎？又十七年，錢氏始入朝。又九十七年，始去錢氏舊號。二百年間，略可攷者如此，而晉非典午之晉則明甚。建炎省方過縣而趨四明，義旅踰扈，見空中旗幟，有若廣利侯之號，此其尤卓異者也。廟舊在石筍下，紹熙辛亥，始更面勢。迄今又將百有餘年，日燬，第不治，薦酹無所。前嘗護它役，神弗顧答。歲在乙未，里儒金應辰慨念古誼，興任之。於是金夢桂、潘行孫分其職，僧處恭總其施。若廟寢，若門廡，次第一新，崇閣嚴翼，軼於舊觀。揭虔妥靈，近遠來會，歲復大穰，嘉氣時效，呼舞載道，惟神功是贊。以某異時嘗

使本道，其治在越，粗無愧於神，惟民使來請記。惟侯開五季，能保捍茲邑民於兵革搶攘中，以俟平一，膺荷寵靈，廟食其土，有感必通，惠利廣矣。雖中更多故，而神之昭明發見，普在人心如一日。廟貌載新，敬事自今始，宜有紀述，次推獻公。辭弗獲，乃推迹本原，嗣書之，用侈神之休烈，昭示方來，無有窮極。《陵陽先生集》卷一一。

〔二〕檣：原作「稔」，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八二三五

牟 巘 一四

松江寶雲寺記

顧亭林湖在華亭東南三十五里，湖南有顧亭林，顧野王嘗居此，因以爲名，具載圖志，可覆視也。其地今爲寶雲寺。□□法雲，在顧亭林市西北，唐時有大長者吳仁約、楊師厚買地於此，立毗尼精舍使堅修。二上士入京請院名，繼遂賜名爲法雲寺。大中十三年庚辰，寺始成，猶未言顧公斷碑事。天福五年，以潦遷寺於南，石晉開運元年十二月十日始畢。□□之徒二人者，同夢金紫一偉丈夫〔二〕，云是梁朝侍郎，若有所屬然。明夕，二人又同夢其至，且告以斷碑處。晨起築舊寺基，果見巨石水次。引繩出之，已殘缺，僅有十四字，曰「寺南高基，顧野王曾於此脩《輿地志》」。衆始駭愕，乃即寺東偏立祠，奉之惟恪。□乎，鬼神之情狀蓋難言矣。弗燭厥理，往往推之茫昧之域。夫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易大傳》之辭也。自其變者而觀之，氣有所感，形諸夢寐，如聞音聲，如見容

貌。而夢則有安閒自夢者曰正夢，恐懼而夢者曰寐夢，二者固不同。彼用物精多、魂魄強，或有依憑，使人恐懼，因爲妖厲，非正也。顧公自梁、陳、隋、唐、後梁、後唐、石晉，朝代隔絕，死而不亡，發於久幽，無所恐懼，而夢近乎正者也，未可以怪誕疑之。略考其一二。西漢有馮野王，列九卿，性剛潔。顧公字希馮，蓋慕之也。晚歸陳朝，嘗撰《輿地志》三十卷，此云脩志，意即其時也。陳宣帝時，除黃門侍郎，此云梁朝，不忘梁也。劉漢嘗稱天福十二年，以與石晉異，歐陽公非之，此天福五年則唐天福也。皆有關於寺及斷碑，因書之使觀者無疑焉。王金陵介甫、梅宛陵聖俞嘗有詩紀顧公遺蹟，歎其荒寒，亦不及斷碑事，蓋一時暫遊，不暇考靈鑑等記耳。宋垂拱時，邑人胡彥瑫興脩其寺。治平甲辰，始改法雲爲寶雲。淳祐□□、景定庚申，相繼營脩，庚申之役最爲壯麗。大元陞華亭爲松江。歲逾老，寺多頽圯。淨月師素習台衡教，自雪慈感侍香來歸，實爲住持，再加整葺。辛丑七月□風□□□厄，罄捐己資，由中徂外，殿堂門廡，大作新之，不煩化施。但見碧風雪脊，朱甍穹礎，甃飾其垣墉，砥平其塗徑，輦飛其□□，□旦其石梁，頓異舊觀。而千石巨鍾，舂容叩擊，聲震四遠，諸天人、諸菩薩、圓通大士，應真羅漢，與夫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歡喜〔二〕，乃莊嚴其相，蠲供具以奉之，復期懺以祝之，其願力所充，有以致此。丁未臘八日，淨月回來求記。夫成之難，繼之尤□，後之人尚毋忘前勞，益加持守，將使寺東顧公之香火相爲無窮焉。銘曰：

宇宙間萬法咸備，比理流通，有一無二。善教曰佛，妙用曰神，雖若不同，厥理則均。顧公有祠，寶雲是依，發幽著靈，殊途同歸。顧亭之湖，餘潤滲漉〔三〕，寶雲之雲，奇彩紛郁。灑爲

法雨，普霑妙界，法與理貫，無□不□。

前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牟巖撰，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趙孟頫書，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廉密知兒海牙篆額。至大元年五月望日，前住持釋淨月立石。《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五。

〔一〕夢：原無，據文意補。

〔二〕歡：原作「觀」，據文意改。

〔三〕灑：原作「灑」，據文意及韻改。

頤浩禪寺記

寺據澱湖之金澤，距松江七十里。宋景定初，巨族費輔之因里人吳進之之施有感于中，遂相與唇商齒確，買其族廬，始創經堂，以皮大藏。命道崇主之，躬汎掃，延方來，晨光夕照，不輟繙閱。又以如信踐履真實，俾貳厥事。崇既沒，信繼之，水蘗口體，竭蹶經營，爽塏其地之隘陋者，澄駛其水之卑窪者，審曲面勢，鳩工飭材，棄其舊而新是圖。至元戊子，建大雄殿，構三門，翼兩廡，樓閣堂室，丹堊璀璨，像設宏麗，香燈煒燁。凡寒燠宴息之處，儲峙之器，靡所不備，過者忻然。元貞改元，被旨陞院爲寺。越五年而信歿，今住持清林寶月大師志圓踵其後。又明年，得旨甲乙流傳而明滿

總寺事。耆舊明壽等合志卒力，復大關山門，建圓通殿，冶洪鍾，登簏簾。又六年，建毘盧閣，奉千佛，顯賢劫應世之次第。至大初，廣庖湑。明年，拓方丈。即其後簣土爲阜，象石爲峰，以壯形勢，增羨膏腴，汰除磽瘠，以永其贍。閱歷歲月，底績于成。圓狀其事求予記，予語之曰：佛氏清淨之教，雄冠九流，揭雲漢而昭日星，莫不知其高遠也。因果之衡平吞三世，凜雪霜而瑩冰玉，莫不知其暴白也。雲仍守之，恒務清白，故能風動遐邇，澤及幽明，大厦干霄，大田無稅，蓋有以也。苟或專口體之安，放戒條之峻，不希冀于正覺者，得無愧乎！而今而後，夕惕朝兢，頤神養浩，潛修密證，使重玄之化永永常住，殆其庶乎！若曰以志養氣，以氣養勇，塞乎天地之間而爲頤浩者，此余子輿氏之言，不復爲上人道也。《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五。

喬木亭銘

并序

晉國王公祐手植三槐於庭，雖不作王溥官職，而其子文正公旦爲名宰相，孫懿敏公素爲名諫官、名將帥。曾孫鞏，蘇文忠公爲記三槐堂，稱其好學而文，以世其家。又爲作懿敏真贊，發明故國世臣之義，以爲世臣者，其勳烈已著于時，德望已服乎人，譬之喬木，封植之勤養，自拱把以至合抱，非一日之故。其論，懿敏公之父祖子孫蓋足以當之「一」。予倩張樸字仲實，循王五世孫，追惟前列，寶其舊物，近又復喬木之亭。取蘇文忠公所稱王鞏定國者以銘其亭「二」，曰：

循王甲第，吳山之麓。勤身事國，蟣蝨刀韞。而不妄殺，一念純熟。三十年間，種木繞屋。厥木惟喬，異彼樸樛。爰自芽蘖〔三〕，以長以育。以至拱把，合抱連幅。忠根義幹，積善滲漉。其陰數畝，萬世之福。我思其人，猶愛其木。曾是比较，弗戒樵牧。僅逃斤斧，容慘神辱。維時聞孫，有惻心目。贖之以歸，天實從欲。汎掃其庭，雲漲新綠。媲美王氏，三槐鼎足。日有清輝，如晞膏木。風有清音，如韻琴筑。可娛其親，可庇其族。我誦《角弓》，封殖是祝。自今以始，公侯必復。億萬子孫，並受戩穀。《陵陽先生集》卷七。

〔一〕懿敏：原作「敏懿」，據庫本改。

〔二〕取：原脫，據右引補。

〔三〕芽：原作「茅」，據右引改。

俞好問座右銘贊 并序〔一〕

俞好問摘《西銘》「玉成」二字揭之座右，俾其子若孫因名思義，克遂有成。

天地之心，生于萬物，其生維何，凝沍摧剝。蒹葭蒼蒼，受變乃成，霜露既殺〔二〕，而況在人？貧賤憂戚，是爲福澤；德慧術智，是爲疢疾。增益不能，空乏其身，於維此意，未或不仁。父母于

子，夫豈不愛，厥既愛之，曷驕以敗？恩之過甚，如飽則傷，所以古人，教必義方。旨哉《西銘》，造化全體，惟好問父，以訓其子。他山之石，攻玉之工，物有相假，始就厥功。彼粗而厲，此溫而密，宛其成矣，錯落圭璧。如琢如磨，君子自修，既恂且慄，鐫發孔周。匪玉其美，伊石其力，生成之德〔三〕。《陵陽先生集》卷七。

〔一〕本題爲編者所加，原題爲一節敘述文字，今改作序文。

〔二〕殺：原作「教」，據庫本改。

〔三〕「生成之德」上當脫四字。

周公謹贊

儒而俠，其非歟？塵而隱，其幾歟？違俗而聲牙〔一〕，玩世而滑稽歟？吾亦不自知。或隱几著書，或狂歌醉墨，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將求之北山之北，忽在乎西湖之西。然已見囿於筆墨矣，儼幅巾而杖藜。《陵陽先生集》卷七。

〔一〕聲：原作「贅」，據庫本改。

陳玉巖真贊〔二〕

爾巾猶古，爾鬢未班，畫前有易，胸次不凡。早歲場屋，略取二三，一旦棄去，隱几窮探。時乎神游，雙溪之間，亦有負苓，相與往還〔二〕。怨而無極，肯露機械？山空月朗，虹貫巖槃。《陵陽先生集》卷七。

〔一〕真：原脫，據庫本補。

〔二〕往：原作「住」，據庫本改。

謝竹所歲寒圖

我觀在昔，交道實難。風雪凌芳，衆卉日殫。睠乃三友，媚於歲寒。松勁梅清，綢繆相歡。竹亦欣然，枝舉葉攢。如相告語，晚節是完。復有石交，竦立巘岼。三而四之，久愈能看。允矣謝子，取友必端。顧彼市道，慨其永歎。設圖燕坐，銘詩載刊。勿渝此盟，以鑑以觀。《陵陽先生集》卷七。

學古齋箴

并序

吾婿張仲實，好學者也。嘗即其家，教授生徒，著籍頗衆。束修以養，意甚樂，而尤與吾鄉鄧善之相友善。其之江陰也，善之實繼爲之。今所謂「學古齋」者，蓋是其處。善之比有遠役，此齋復歸張氏。程則去，蘇實來，德孺子箴未始不同也，事彌似。其年仲實方念自弛，使亟漑掃，老屋數椽，環以華竹，日挾二子，開卷其間，咿唔聲徹戶外，鏘如鸞鵠。學子欣然，乃皆來集如其初。講肄之暇，俯仰千載，嘯歌一室，自樂其樂。書來，頗有驕婦翁意。予欲扁舟自致，以同其樂，而未能也。夫世有古今，學無古今，一人己之分，霄壤懸絕，此乃聖師喫緊爲人語。然施之教學之室，則幾若教人者之爲爲人，而爲己者之私爲己，予疑焉。仲實曰：「今將使教者以爲己之心爲人，學者以爲人之心爲己，若何？」余曰：「然。何教非學？何今非古？」則爲之箴曰：

今人與居，戢戢同宇。古往之宙，庶越而語。匪好曷求，匪執曷御？是以君子，惟古是慕。學古之齋，不過環堵。我友寓之，子去我處。窗明几淨，研席有所。爰命二子，密侍巾屨。亦有來學，五合六聚。魚雅童貫，其進以序。執業呻畢，豈不夙莫。其教伊何，吾行必與。非以爲己，成人之故。雖我有餘，不爾閉拒。大匠自治，爲世規矩。其學伊何，反躬內顧。非以爲人，成己是務。自足于

己，不外馳驚。舍己而耘，何有黍稌？惟學惟教，惟忠惟恕。古人皆然，今人則否。絕今不爲，是謂學古。咨爾學者，目擊心悟。亦惟敬哉，我仲實甫。《陵陽先生集》卷七。

漁父聽琴圖

出緇帷，坐杏壇，環弟子而琴。穆然深思，蓋託之文王，想見其人。漁者何爲，下船而來，持頤以聽。既以仁稱，夫子猶歎其苦心勞形。而欲語之以所謂真者，豈以文王之操，其有憂患之心乎？故其離世遠害，甘終身以隱淪。然自居以知道，未有真而不仁者也。曾餘論之未竟，悵莫駐於欸音。

《陵陽先生集》卷七。

有翅天馬圖

何年塵鏡昏乍洗，金背湧出狀怪詭。自古空言馬生角，今乃見馬生兩翅。恐是渥洼種，往往感龍氣。龍惟神，飛行天，若傳兩翅何足貴？想似穆天子會瑤池，肉多身重不得飛，一朝乘之超遙出六合，奔風軼電那容追。萬里一息日未旰，當時從官無乃疲。或云車轍馬跡往往有，如此安用彼翅爲。徒留誕謠誑後世，我願觀者更勿疑（二），我聞西王母，參目而虎首，物以類應固宜爾。《陵陽先生集》

〔二〕願：原作「顧」，據庫本、清抄本改。

石上道士閱經圖

石槃槃，可容膝。山竹亞，爐煙直。捐爾書，捐爾筆。嗒然坐，自納息。《陵陽先生集》卷七。

贈月初道人

昔朱桃椎見高士廉，瞪視而其意竟莫傳，言固不若不言之全。吾終日言而未嘗言，亦不自知其所
以然。是語是無，以問月川。《陵陽先生集》卷七。

張季宜像

貌古貌，巾凡巾，孰知其滿腹，下筆如神。蓋昔之勇冠軍，而今之老斲輪也。可爲中國之式，席

上之珍，然且弗屑，方超然企涪翁而挹元真。《陵陽先生集》卷七。

畫竹

臨風永嘯，劍戟相摩。大節凜然，正而不阿。
玉立娟娟，現清靜身。匪雨之力，本無垢塵。
維翠琅玕，高拂晴空。朝采之發，有若長虹。
枝葉清潤，發此華滋。蒙霧之力，而不自知。《陵陽先生集》卷七。

孟集虛像

黃冠野服，翛然於大滌天柱無何有之濱。吾與之虛而委蛇，其虛緣而葆真者歟？《陵陽先生集》卷

四虎圖

藜藿不采，林有伏猛。其何一日，朝無骨鯁？

驚雷游雪，赴此渴吻。下噉清泚，有文其炳。

顧視有威，巖下之電。不疾而速，風行草偃。《陵陽先生集》卷七。

畫梅

清香襲人，無處可著。起視天宇，參橫月落。

老逋之詩，逃禪之筆。洞其玉雪，忽在吾側。《陵陽先生集》卷七。

畫猫

翦紅以聘，文炳如虎。鼠輩疾走，莫予敢侮。《陵陽先生集》卷七。

放鶴圖

放鶴兮林臯，澹容與兮蕭騷。欸素風而孤矯兮，舞空中之落毛。翁在南山南北山北兮，羌欲往而從之敖。翁曷爲自還兮，波粼粼而送軻軻〔二〕。鶴如迎兮乃下翱，婉欲止兮鏘鳴璫。噫吾與汝兮，猶未離乎天弢。數數然肆可跡兮，宇宙雖大將焉逃！吾曾不得夫白漚兮以爲曹，吾何意兮客之適與遭。吾氣以爲馭，蓋未嘗去來兮，彼延竚祇徒勞。日暮客去，但見鶴啄空庭兮，首下而尻高。我亦嗒然而忘吾兮，眇天地其秋毫。《陵陽先生集》卷七。

〔二〕送軻軻：未知何意，亦不協韻，疑有誤。

故駕部郎中捫膝先生喻公贊

并序

唐時喻鳧，天寶末從駕狩蜀，嘗爲陵州守，卒官，遂家焉，蜀之有喻從此始。其俗益蕃大〔二〕，與牟氏世通婚姻，如古朱陳，人以爲美談。捫膝諱汝礪，汝舟則其季也，無悶翁諱煒然〔二〕，皆有文集傳于世。越自屬難，先父存齋公與舅氏名繩先後出蜀。舅氏寓太湖之西山，蓋

隱于橘。諸子亦能自樹立，不替家聲。昔陶潛嘗作外祖孟嘉傳，某竊不自揆，援此比爲捫膝翁贊，當求名筆書而刻之，俾後有考焉。外諸孫牟某贊。

蜀有遺直，陵陽喻公。靖康之末，駕部郎中。惟國與主，己所顧忠。陽九百六，阨運適逢。兩宮北狩，外詛內訌。金虜僞旨，議易宋宗。我之百官，若盲若聾。以次署議，屏息厥恭。賊臣邦昌，何等妄庸！僭干天位，自取其凶。公於是時，義憤填胸〔三〕。吾膝雖弱，與鐵石同。誓不少屈，以仕楚宮。擲筆徑去，矯如驚鴻。捫膝之令，走卒兒童。不肯帝秦，自以爲功。烏乎魯連，萬夫之雄。惟吾捫膝，異代同風。國有生氣，炎、紹再隆。揭節諭蜀，公來自東。一有不合，歸卧蒿蓬。信意爲文，大篇舂容。時乎自寫，紙上橫縱。奇奇怪怪，龍蛇之踪。而其英烈，衝斗貫虹。奕葉詩書，至無悶翁。惟我祖母，慶善夙種。越至吾母，信安肇封。謫焉小子，敢昧所從？爰述斯讚，傳示無窮。《陵

陽先生集》卷七。

〔一〕俗，疑當作「族」。

〔二〕悶：原作「捫」，據庫本改。

〔三〕胸：原作「凶」，據庫本改。

贊繆淡圃之祖四訓

繆淡圃以其祖中齋君遺訓四言者求予言，衆俱備，乃申述其意以復焉。積善曰：有所爲而爲，善必不力。能真積力，萬善身一。持忍曰：惟不忍於人，乃能忍于己。忍者義所爲，忍過事堪喜。勤儉曰：勤儉必起家，更有爲己學。進修貴自勉，斂退貴自約。安分曰：人生己分事，猶恐不得盡。雞豚認鄰棚，毋乃非吾分。雖然，所以行之者，一敬而已矣。祖訓孔昭，淡圃其懋敬之。《陵陽先生集》卷七。

全宋文卷八二三六

牟 嶽 一五

黃提幹行狀

先生姓黃氏，諱某，字濟叔，隆州井研人。其先自金華入蜀，子孫散居邛、資、隆三郡，而隆之族爲大。四世祖遷，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元符中，以選人上書，詆時宰，名在黨籍。曾祖考時敏，三冠里選。嘗著《易》，通六經，釋疑義，號爲博學。祖考順卿，與兄朝卿同舉于鄉，里中稱雙鳳。朝卿後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乙科，爲青神宰。考子說，性剛介。青神當磨勘朝奉郎，告且下而卒，無子，或謂君宜亟圖之，庶幾賞延者，君正色持不可，人以爲難。曾祖妣陳氏，祖妣喻氏，妣王氏。先生生於慶元丁巳，髫髻嗜書。十九喪父，哀毀柴立。免喪，即負笈遊蜀，學成都石室〔一〕。郡四方士殆萬數〔二〕，先生試輒上遊。已而歎曰：「是不足爲吾學。」歸，閉戶窮經。貧益甚，學益苦，從之遊者日益衆。普慈素多士，歲率以夏秋之間爲講會，坐皋比者皆宿學大師，士不憚裹糧，競往聽。先

生持所見與之相叩擊，連折五鹿君〔三〕，會下竦服。早遊秀巖、東窻二李先生之門，而某之大父雪溪公、先人存齋公尤敬之，奉書幣延致家塾。先生以師道自處，誨諸生有法，每講誦過夜分，未嘗假以詞色。諸生一笑語稍譁，一步趨稍異，一容止稍慢，先生輒厲聲呵責之，人謂焦先生弗是過也。大父即世，與先人俱東，流落阨窮，有不堪其憂者。二老方相與紬繹經傳〔四〕，考註同異，以不足日爲事。其後先生家於吳，書問往還無虛時。歲或一再過，先人留輒累月，子弟奉巾履侍左右不敢怠。與先人道同志合，每相規以正。先人立朝，議論或抵忤，先生輒喜。聞其得請去，尤喜。諸賢先生聞行誼，皆願交。退菴吳公、朔齋劉公、雙谿李公，前後交聘，先生獨從朔齋、雙谿，而於朔齋尤久。朔齋以文墨稱一時，往往質之先生而後出。先人守當塗，先生已倦游，強以往，凡書翰墨，以煩先生。嘗建小學，屬先生爲之規約甚備。先人得罪權貴人，歸卧苕霅，先生亦杜門教子，不復出。先生連蹇名場，淳祐癸卯，甫薦江東。景定壬戌，以累舉當入對，諸老力勸之行。會有旨：縣學皆設官職教，視郡博士，先生得主慶元昌國縣。昌國居海中洲，學雖具而無教法。先生首以白鹿洞規從事，升堂講《學記》一則，使學者先知學之所以誤，與其所以學之序。自是朔旦輒講，反覆推盡，不爲空言，學者翕然，以得師爲幸。間復嚴課試，歲終則校分而升黜之。學廩舊縣令持簿書，願并屬先生，先生力却之，毋慮十數反。曰：「君任養，吾任教，毋相淆可也。」令不能強。始至無所舍，有夫容洲〔五〕，屋僅三楹，上雨旁風。先生請于縣，捐奉撤而新之，復增堂皇公居〔六〕，以爲來者利，一不以擾縣家丞相、西礪先生葉公時在鄞閩，得先生講義，大加歎賞，即書其牘曰：「學問深醇，講說明暢，堪

充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且將及春而舉之，會先生解去，弗及用。咸淳以覃恩循修職郎，再調台州甯德縣丞。丞廳歲催役錢爲關子九萬有奇，人逆憚莫敢問，屢更聊攝，弊益滋，逋如山積。而諸吏攬上戸相表裏，不可問，甚者去其籍。先生究知其病，乃條畫詣郡白之，且曰：「州縣母子相依，痛癢相關，盍立定期往專卒乎？毋徒困其子。」守戴侯恫一始見輒握手論文，如舊相識，留之幕府。先生力懇還，曰：「丞雖卑，吾職也，敢曠官乎？」侯益敬歎，先生所請悉行之。至邑，則戸予一青冊，使有鈔者銷，無鈔者納。未幾，負者畢輸，解新補舊，不督而辦，下戸預借之弊盡革。先生初與貳卿家公同寓吳，幅巾短褐，日相從蕭寺。公性高簡，不可一世士，獨敬先生，二子頤山坤翁、則堂鉉翁因與先生厚。至是則堂提點本路刑獄，首問先生所在，屢羅致不就，舉以關升。應詔薦士，復以先生爲首，曰：「學有淵源，文有楷法。持論堅正，制行潔清。早登西州諸老之門，獨擅汝南旦評之譽。蔚爲人物之表，宜備師儒之官。」其相推重如此。趙侯子寅來爲守，未識面，亦以所知舉先生〔七〕。甯海爲葉公通德里，公角巾還第，先生候之郊垞。公猶不忘昌國時，一見喜甚，摘賞贄文警語再三。間語其鄉人〔八〕，以先生學問操履稱之不容口。迨解歸〔九〕，公復貽書中朝相料理〔一〇〕，而先生已無意榮進矣。過越，則堂力要權檢法官，先生亦爲之盡心讞議，務得其情。使者出循部，先生留司，吏抱成案，促詳覆，驛致行司，日不下十數牘，先生剖析詳明，傳以經義，多所平反。壬申秋，則堂召而某繼之，辭不獲命。先生知某當來〔一一〕，趣爲裝將歸。某亟書丐少留，願受教。先生曰：「子以一致之性，處群物之會，吾爲子懼。雖然，勉之，無負所學。」時雪崖先生洪公起帥越，兼庾事，

雅知先生，辟茶鹽司準備差遣。幕府省文書，日與同寮賦詩飲酒爲樂，退輒掩關，饋問不通，門無雜賓。郡有《西漢書》板，脫誤踏差，幾不可讀，先生欲白府刊正之。適洪公以真文忠公所編《文章正宗》屬先生校讐，先生曰「是吾志也」，乃并《漢書》白之。即倉司置局，字字參計，雖盛暑弗置。所釐正藁已具，未刻梓，先生忽感風眩，謁告少間，猶自力擬文牘，閱書策，應人事，如它時。時先生二子請舉江東未還，某往省，先生使人逆拒之。因屬先生之姻楊君明復，晝夜視先生。先生謝醫並藥，曰：「吾無所苦也。」一日與楊君坐語至暮，忽痰薄咽間，疾復作，竟終于官之正寢，癸酉九月乙酉也。某以諸生，實制服受弔。洪公尤嗟惜，贈賻特厚，且經紀歸其喪（一二）。先生性靜專，於書無所不讀，一再過則終身不忘。尤粹於經，格言要義，往往皆成誦。講明義理，居多自得（一三）。其大旨率本伊洛，而諸儒之說，亦皆參考互繹，貫穿融液，以會其歸。義有未安者，未嘗苟同，頗爲改易。其於象數、制度、名物，口講手畫（一四），粲然可覩。以至訓故義疏，一語之疑，一字之誤，人所不經意者，先生言之甚精。倫類博通，本末該貫，世之號爲儒者，未之能及也。每歎學者好高鶩遠，躐等陵節之病，故其教人必以致知格物爲先，而主之以敬。使人靜坐，收斂心身，整齊莊肅。曰：「不如此，無下手處。」平居寡言笑，及講學則樂於開導誘掖，旁引曲譬，亹亹不倦，其詞氣反益寬平，真得講師三昧。雖過時而學者，皆言下有省。先生制行甚謹，如蹈規矩，如奉圭璧，終日兢兢，未嘗見有燕惰之色。不欺暗室，不媿屋漏，先生有焉。威如之教行於家，方嚴不可犯。然其中洞然無城府，處事接物，一出於誠。與人交，篤至周盡，終始無間。人有片善寸長（一五），不啻如自己

出，逢人輒稱道不置。聞言人之惡，則掩耳避去。尤謹於禮，篤老不廢，雖童幼亦與爲酬對不少忽。不求人之知，而人自知之，於其知之者，亦介然自處（一六），不可親疎（一七）。言不及利，徧遊諸老而貧，自居環堵，蕭然無儋石儲，不顧也。所居必痛掃溉，一室藝蘭菊，列圖史，布衣疏食其間，以名教自樂，不知歲月之徂。學成行尊，朋友信之，鄉里化之，公卿大夫敬之。不得已而仕，白首下位，不沮不戚，惟職業自盡。蓋有爲乘田委吏，不卑小官之意。然明練通達，宿於其官者所不如，故所至有去思。其於文根據淵源，力閎以肆，大抵取諸胸中而書之。凡鈎章棘句，巧鞏輓而窘邊幅者，先生所不爲。詩則薄晚唐，尚王、蘇，精深華健，得《騷》《雅》意。與大父、先人，暨朔齋諸老，倡酬聯軸。筆法尤遒勁，逼歐、柳，真之名帖中，莫辨也。爲金石書者，以不得先生書爲憾。如《岷峨樓記》、《喻德君墓碣》、《太白祠堂記》、《黃庭經》等書，皆盡其妙，爭寶藏之。晚自號樗菴老人，有《論語幼學》、《說易集傳》、《詩會解》、《漢晉史節》、《通鑑類》、《名物度數》、《性理指南》、《信筆錄》等書，皆蠅頭細字，每帙不下十數策，藏於家。始先生逾四十不娶，大父以孫明復、邵康節之事感之，娶史氏，省元元一之孫。子男四人：壽文、起潛，待省進士；黃中，爲外祖喻氏後。皆力學能文詞，世其家。良老，早夭。女三人，長早卒，次在室，次適進士王佐材，先二年卒。孫男三人，見心、奎壽、晦老，皆夭。孫女三人。其孤將以甲戌十月庚午，奉先生柩葬于平江吳縣至德鄉鳳凰山之坤原。嗚呼！先生師道之立，經學之術，如胡翼之、孫明復。使其稍進于時，必能助成王德，有補世道。而位不配其德，用不究其學，賁志以歿，其所就僅如此，可勝痛哉！某叩角受學先生，先生視之

如子，耳提面命以至成人，雖不敢自謂有得於先生之萬一，猶庶幾未死之年，日聞師訓，以不爲小人之歸。詎意一旦梁壞山頽，嗚呼已矣，無復可言矣！罔極之恩，其何以報矣！患難餘生，志氣頽落，方爲門牆羞，其何能論次先生之平生？而先生遺意，誼不得辭，顧葬日薄，廼掇言行大略著於篇。它尚多所遺，無以發先生道德精蘊，此則某之罪也。立言君子，倘矜而賜之銘，尚有取於斯焉。《陵陽先生集》卷二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七六五一。

〔一〕室：原脫，據庫本、清抄本、傅校本補。

〔二〕郡：原作「群」，據右引改。

〔三〕折：原作「桂」，據庫本改。

〔四〕紬：原作「細」，據庫本、傅校本改。

〔五〕夫：原作「無」；下句首字「屋」，原脫。據《永樂大典》改、補。

〔六〕皇：原作「二」，據庫本、清抄本、傅校本改。

〔七〕舉：原作「譽」，據清抄本、傅校本改。

〔八〕問：原作「問」，據《永樂大典》改。

〔九〕解：原脫，據庫本及《永樂大典》補。

〔一〇〕相：此下原有一「解」字，據庫本、清抄本刪。

〔一一〕某：此下原重一「某」字，據庫本及《永樂大典》刪。

- 〔一二〕喪：原作「裘」，據庫本、清抄本、傳校本改。
- 〔二三〕居多：此下原有一「士」字，據《永樂大典》刪。
- 〔二四〕畫：原作「晝」，據《永樂大典》改。又庫本作「書」。
- 〔二五〕寸：原作「之」，據庫本、清抄本、傳校本改。
- 〔二六〕處：原作「虛」，據清抄本、傳校本改。
- 〔二七〕不可親疎：原作「親不可疎」，據《永樂大典》乙。

朱雪崖朝奉墓誌銘

吳興郡東踰一舍，有雪崖朱氏之隱廬。雪崖未嘗入城市，蓋自知止足，所謂鄉里稱善人者也。辛丑春，其子天錫來爲郡學正，相與往還，因稔知日用間事。居三載，學正代歸，稍不聞問，而雪崖已下世矣。善人云亡，又重爲之慨歎。一日，天錫墨衰造予，拜而泣曰：「自喪吾父，抱痛終天，支綴餘息未嘗倦，以有大事在。幸既卜遠，顧墓道之石無刻辭，胡可爲孝？願矜而畀之銘，庶幾遺善，永終長存，九原有知，不悼不幸矣。」又泣而拜。嗚呼！予忍固拒，終没人善，不以慰其孤而紓其悲乎？按狀，雪崖諱嗣發，字士榮，姓朱氏，其先自徐徙揚。十世祖巽，宋天聖中禮部尚書。巽生尚，尚生存之，其間仕者不絕如綫。當炎、紹之際，避兵至郡之烏程常樂鄉，地曰東朱，適與姓協，遂占

籍焉。曾祖說，將仕郎。祖信，京學諭。父文質，迪功郎。力善務本，益衍以裕。雪崖生端平甲午，夙通敏，嗜書。嘗以登仕郎就漕試不利，輒棄去，顓志奉親，日調護其眠食，不肯離左右。甲戌初，事會方殷，由督屬超補官資，後遂以朝奉郎致其志。厥既歸附，殿門罕出，治田園，整廬舍，聚書，延師教子，使克有成立。世方以儒相詬病，獨能修學宮，禮賢士，與流俗異趨，聲譽益起。中丞崔公或馳驛相訪，辭不行。郡守李公秉彝、同知徐公琰舉充提舉學校官「二」，亦不受。勉「清隱處士」之號，以「雪崖」扁其便齋，標致高矣。爲人恬淡簡約，桐帽棕屨，徜徉山水間，吟嘯自適。然性篤厚，頗信內典。卓庵創橋，作諸利益事。貧者解衣推食，病者予藥，死者給槨，無所靳。癸卯歲大浸，民艱食，饑殍流亡，相系于道。雪崖慨然倡義捐廩，或捐價以濟，或計口以食。自春及秋，遠近之人，賴以全活，無慮萬數。皆舉手曰：「生我者，朱師子也。」郡邑省臺，次第列其狀。宣撫使博采公論，具以實聞于朝，且諭郡邑，推表其門曰「清節朱氏，道義之門」，人皆榮之。會子舍歸侍拜慶，人士踵門，舉此以賀，盛事萃一時。雪崖雖病倦，意甚喜，強起爲加餐。謂當掃浮災以享上壽，踰年浸革，戒其子以忠孝立身，勤儉保家，喪葬宜從約。已而焚香默坐，翛然而逝，大德甲辰四月九日也。鄉人德之，往往出涕，而疇昔賀者亦共嗟惜焉。娶沈氏，前太學進士應桂之女。男一人，天錫。孫男，福孫。孫女二人，俱幼。以乙巳正月二十六日癸酉，葬于東職里餘慶之原。予惟雪崖平生言行類可紀，而捐廩之舉，尤有德於民。昔成都黃承事平糶賑饑有陰德，張忠定公詠時爲帥守，一夕夢府君揖黃承事坐于忠定之上。雪崖蓋無愧於黃承事矣。有陰德必享其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乃

銘以識焉。銘曰：

百年之計，惟德是樹。栽之培之，匪積曷裕？世或趨利，苟且旦暮。皇恤厥德，爲他日慮。於惟朱氏，筆橐華緒。十世復昌，繇積累故。賢哉雪崖，仁性天賦。爾饘爾粥，全活耄孺。我詩我書，保守淡素。以儒爲官，有子克付。年開八袞，榮及三釜。乃表義門，乃著清譽。人所難得，己獨兼具。夫復何憾，含笑泉路。負土爲山，孝思遠慕。鬱焉松檟，春雨秋露。自葉流根，永篤爾祜。是曰餘慶，雪崖之墓。《陵陽先生集》卷二四。

〔二〕舉：原作「學」，據文意改。

朱山長墓誌銘

前安定山長朱君君望卒于吳興寓舍，以喪歸葬毗陵，從先墓，其志也。嫠婦共載，哭泣感行路。予嘗爲詩弔之。越三年，其姻家采石山長繆君叔晦過予，曰：「朱君望之墓有宿草矣，長婿池州學錄錢适自毗陵來，將圖其不朽者，敢以其孤見，願矜而畀之銘〔二〕。」予固善君望，視其孤孱然弱也〔二〕，誠不可無述，待其長，使有攷焉。按狀，君名自期，君望其字也，本衢州龍游人。曾祖某，迪功郎，妣孫氏。祖某，將仕郎，妣袁氏。父某，登仕郎，漕貢進士，妣汪氏，繼趙氏。自其祖寶祐

間隨宦晉陵〔三〕，遂占名籍，後徙居城之東。君幼敏悟，祖每矜語人曰：「此孫他日必昌吾門。」景定辛酉，年二十，請鄉舉。德祐乙亥，補太學生。方摩厲以須，屬時多故，束書入山，恬無仕進意。龜山書院兵後久荒圯，君來爲山長，竭力經營，且新其祭器，稽其田籍，舊觀寢還，士論稱之。又爲安定山長，時寓祠溪亭，回視故宮，異物充斥，勢不得爭，喟然以歎。乃節浮費，協衆議，惟新是圖。得曹氏廬改創書院，後遂遷焉。盥薦有所，以教以育，推厥攸始，實自君望。又捐己俸造籩豆，可謂知禮者。愛是邦佳山水，秩滿待選，乃買屋以居。昔者胡安定見徐節孝頭微側，曰：「頭容直！」節孝因思頭容直，心亦直。君望以爲此乃敬以直內之義，則以「敬」名齋，本心文公爲作古籀。焚香端坐，讀書其間。暇則往來南北諸山〔四〕，從容觴詠，與朋友共樂。丰儀秀整，性行溫雅，樂道人之善，內恕及人，雖僮僕不見其有疾聲遽色。遇困乏者輒賑贍之，無所靳，人皆稱爲善士。庚子春，忽念先塋嘗以時汎掃，扁舟亟歸。道得痰疾，疾止復還，竟不可爲。其卒，三月廿六日也。以六月十七日，葬常州武進縣占石之原〔五〕，年五十有九。娶東陽劉氏，通判君之女，先十七年卒。生五女：長妙雲，適錢适；次妙甯，適柴嵩；妙惠，適樓英發；妙淑，許適鄒志孫；妙由，許適趙由琥。繼室沈氏，生二男：長文俊，次文英。女二人：妙安，許適繆世昌；妙定，許適錢适弟。庶女三人：妙素，適張復；妙觀、妙善，尚幼。異時進取之士，馳騖不足，從鄉貢已難，況得入太學尤難。蓋有槁項黃馘，不能與其一者。君望十餘年之間，領鄉薦、補太學，兼取人之所難得，造物豈無意？然崇化之席，未暖而去，遭回濡滯，又二十四五年。一文學掾，竟不克申延以待，何始豐終嗇耶？有

二子而女十人，其婿皆高門大族名士之家，力能經紀其喪，還窆故丘〔六〕，遂其始志。又擇師教二子，使其成立，造物之報蓋在此，君望其庶幾無憾矣。銘曰：

人誰無死，君以孝故。上章困敦，感時春暮。夏畦馬醫，皆上丘墓。我胡不如，星言即路。抱恙而還，魂已先去。其何去依，若祖若父。成願初志，銘魂歸厝。松檟良久，慰爾永慕。我銘昭示，以封以樹。《陵陽先生集》卷二四。

〔一〕界：原作「界」，據庫本、傳校本改。

〔二〕其：原作「君」，據庫本、清抄本、傳校本改。

〔三〕祐：原作「祐」，據庫本、清抄本、傳校本改。

〔四〕北：原作「比」，據庫本改。

〔五〕進：原作「晉」，據庫本改。

〔六〕窆：原作「定」，據庫本改。

野翁禪師塔銘

始予聞野翁爲《本論》，疑焉。及觀其所謂本，則曰「吾宗本漕溪，漕溪本達摩，心傳面命，具有先後，其傳愈遠，支派互分，然本未嘗不一也。」野翁一本乎禪，故有此論。且深以競華逐末爲世

戒，在其法中，庶乎知本矣，其何疑於是？野翁之葬且三四年，其徒即是，因是來自鄞越〔一〕，以覺恩上人所次遺事，求銘厥藏。按師諱炳同〔二〕，野翁字也，越新昌張氏。生嘉定癸未，年十一出家，投邑之大明寺僧大轟爲師。端平乙未，祝髮受戒。夙具聰敏，有志於道，負笈從台東掖憲法師習天台教〔三〕。居數歲，棄所習，復從大轟。大轟課之特嚴，其長而克有成者，轟之教也。端、嘉以來，吾蜀痴絕冲公、無準範公倡道東南，學者傾嚮，皆願爲之徒。師首從痴絕於天童〔四〕，一見刮目。坐數歲，有大警發，乃之徑山見無準。時問道者肩相摩，師年最少，機最捷，無準亦驟進之。又數歲，往造大慈濟大川。之宣明，舉臘月火燒山話擬對，竹篋杖之〔五〕，當下有省，因留不去。川本靈隱〔六〕，以爲書記，力辭，且薦歸雲度、禪雲盛有詞藻，人多師焉，讓焉。後掌記。履齋吳公判郡，知其人，俾出世。自大慈遷延壽，又遷香山。越丙子，屏迹雪竇，靜閱世故。會杖錫遜席，不得避，一住十二年，靡懷不在鄉里。剡川自更兵火，積骸滿野，即收聚焚化，殆有萬數。設水陸大齋於石佛寺前，廣爲說戒，惠及枯骨矣。山多虎豹〔七〕，人家小兒，橫遭咀咋，作《驅虎行》〔八〕，聲其惡而去之。虎巖靈隱願以師補藏，至則大新僧堂及諸寮舍，學徒四來，振起遜菴、密菴時氣象。無錫官河，客舟一日而覆，溺者三十八人。師憫之，斲石爲尊勝幢六級，其長一尋有半，自爲銘，刻而立之洲渚之上，施食設以拔沉冤。三年東歸，游雙徑、雲峰，有遜堂舍蓋意。亟微服還杖錫，扁其室曰「晚泊」，閉戶書《法華經》，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雪竇虛席，衆謂無以易師，因共舉師。育王亦爭欲得師，不能奪。寺榜「應夢名山」，昭陵所感，穆陵所書，號爲勝處。師益喜得此，

雖歲苦缺食，兩持鉢浙右，不憚也。用賓禮延致東巖石公，相得歡甚。它日行寺東偏，巖謂師：「盍遂即此營菟裘？」既成，家性存之巽書「寄幻」二字揭之。挹乳峰珠樹雪瀑，映帶左右，師往來游憩，禪宴其間，隨化委順，意甚自適。壬寅八月十一日，升堂語衆，勸厲極慈切，蓋自別也。衆請留偈，笑而不答，至夕而逝。越七日，奉全身葬寄幻，遂塔焉。壽八十，臘六十八。度弟子若干人。師爲人寬厚篤實，病者與藥〔九〕，貧者周之，隨意作佛事。不藏人善，片言隻字，稱道不容口。文集十卷，該淹經史，詩偈尤灑落。每升座記禪人騷語，聯絡貫穿，總爲一說，而條分縷析，各中肯綮，頗效痴絕云。如周伯弼、家則堂、文本心、黃東發、舒閬風，咸與之游。予謂：「野翁立談不忘本，臨行不留偈，遺戒不茶毗，塔而銘之，豈師意乎？」其徒曰：「是之謂寄幻。」銘曰：

一切世界，及一切法，無有堅固，幻依幻滅。幻既俱空，所寄何地？而復於何，寄於所寄。幻則非寄，寄則非幻，強立名字，未離二患。欲問寄幻，寄幻久寂，瀑流千丈，雪峰之側。幻爲奇觀，砰處濺電，凡有耳目，如夢斯覺。乃刻堅珉，與寄幻對。幻身何在？法身不壞。《陵陽先生

集》卷二四。又見《雪竇寺志》卷六上。

〔一〕因：原作「即」，據庫本改。

〔二〕炳同：原作「烟」，據《新續高僧傳四集》卷六一《釋炳同傳》改。

〔三〕從：原作「徙」，據庫本、傳校本改。

〔四〕天童：原作「道童」，不可通，按痴絕道冲嘗住持鄞縣天童寺，此當爲「天童」之誤，據改。

〔五〕杖：原作「桂」，據庫本改。

〔六〕「本」字疑誤。

〔七〕豹：原作「暴」，據庫本改。

〔八〕作驅虎行：原作「虎驅行」，據庫本、清抄本改。

〔九〕藥：原作「樂」，據庫本改。

龍源禪師塔銘

道場山龍源禪師既寂之五年，爲乙巳七月。其記室懷珠哀次遺事，偕其徒希渭來，求銘心源之塔。予尚記歲甲午，訪師雲峰，留三日，窮極幽討，意甚樂。又七年，與今翰林修撰鄧善之再至焉。師喜見顏間，舍予高閣，煮茗話舊，夜無倦色。明日下山，握手若不能釋，不料遂爲死別也。留耕先生王公伯文，先朝名執政，與先存齋忠義相期，議論同，肝膽同，而予亦復交其子若姪。師蓋公之族也，故惓惓於予者如此，銘可辭乎？師諱介清，龍源號也，世福州長溪。祖諱一夔，古田縣尉。父良輔，知黃巖縣。母蔡氏，素好善，嘗夢神人介而進一子，曰：「是善知識，當生爾家。」果娠而生。師幼不苟葷，年七歲，喜看佛書，長益通悟，泛覽經史百氏。父知其不凡，俾出家于郡之雪峰。居半載，行脚出飛鳶嶺，抵義興法藏，得度於一峰齊禪師。年十五，薙髮受具戒，遂徧參諸方。是時靜慈

石帆衍、靈隱退耕甯、徑山虛堂愚〔二〕，皆明師宿德，爭欲致之。師頎然山立，舉動雍容，言旨閒雅，志不苟從。適遊吳興道場，東叟穎以爲典賓。繼東叟者無等融，即請師爲內記，力辭。絕江過育王，謁寂窗照禪師。入室有契，以爲侍香，次掌藏鑰。寂窗自枯禪，枯禪自密菴，得其傳受，皆南閩偉人。師世出四明壽國，遷開壽。有史督相之子州尹，見師行解相應〔三〕，捨開壽行府與師營菟裘，曰四明蘭若，爲終隱計。未幾，道場虛席，兩浙諸山舉師錫來此山。蓋唐刹，自熙寧間，大蘇公遊道場諸詩一出，名愈重，五山由此，其選不輕畀也。丙子，劫火洞然，化爲瓦礫。迨乙酉，凡十年，舊觀未還。師既至，慨然以起廢自任。首建大佛寶殿，金碧輝煌，像設華好。次建觀音藏殿，摹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及旃檀林列。翠閣、蒙堂、法堂、僧堂等之。鐘鼓法器，由中徂外，煥然一新。四方衲子聞師之風，挑囊負鉢，袂屬肩摩，雲歸霞集。於是聲達帝庭，欽奉綸言，賜金襴袈裟，敬受法旨，加號「佛海性空」，庶少答其道心。精勤之所成也。辛丑六月三日，忽示微疾，索浴淨髮，書偈曰：「佛坐有書劫，我坐十七年。說甚生死義，古今無後先。」脩然而逝。時當庚伏，停龕七日，神色不變，闔維後頂骨牙齒數珠不壞者三。壽六十三，臘四十八。度弟子一百五十餘人，今住崇恩士洵爲之上首。寺初無三塔，師以爲慊，間語其徒士芝等圖之。乃捐己財，買朱氏山，於寺之東創建三塔，且力請爲師壽塔于其旁。菴廬既成，師扁之曰「心源」。芝等又集衣資，買田以供香燈之費。俾行者職灑掃，滿三歲則推其名次之居首者度以爲僧，而禮當代住持以改名，改名已，復禮塔爲師。其規約如此，至是遂瘞焉。世率謂種種佛事，皆有爲法，此未足論龍源。然龍源建立，亦因其時之所可

爲，而盡其力之所當爲，非爲己而爲也，故終歲有爲而未始有爲。如必爲此而爲法，一切諉之不爲，則澄觀師之僧伽塔，昌黎公何以稱其「公才吏用之過人」，而以其靈骨以老，而爲之歎惜耶？師之願力亦宏矣。銘曰：

留耕之裔，密菴之傳，燕坐雲峰，十有七年。應緣而出，緣盡而逝，居然一旦，冰解蟬蛻。吾性本空，無亡與存，是爲佛海，龍源之源。酌之不竭，無古與今，是爲龍源，方寸之心。乃營三塔，而四其三，是爲真宅，心源之菴。各自道場，無乎不在，處處光滿，亦無雜壞。維爾子孫，視我刻辭，如未見師，自源求之。《陵陽先生集》卷二四。又見《龍源介清和尚語錄》附錄。

〔一〕徑山：原作「往山」，據庫本改。

〔二〕解：原作「鮮」，據庫本改。

東皋友山恭和尚塔銘

四明慈溪福昌院友山和尚之塔久未銘，壬寅秋，雲門恩上人錄其行實與其宗旨，自集賢趙侯子昂所來，求文以刻。柳子厚嘗謂葬大浮圖得用碑。晉、宋多法，梁多禪，唐多律。而所銘南嶽諸律師，頗病夫言禪者不徵旁行，拘則泥物，誕則離真，真離誕益勝。若深有取於律，必將用毗尼爲室宇，而

慧爲戶，由定發慧，一歸真源，無大小乘也。其闡揚龍樹之道、南嶽天台之教甚大，顧余未之學。或曰：此吾法中良其背，其道光明，蓋戒定慧是。雖然，何以銘友山？按狀，師名智恭，字季禮，友山其自號，慈溪陸氏子。陸故大族，母周感夢而娠。生嘉定丙子，早孤，母改適王氏，挈以俱。性聰悟，稍長誦書，輒能記。惟喜啖茹。止菴文誥師在德潤湖華嚴院，持律甚精，往依焉，服勤不懈。年二十，祝髮受其戒，日以律爲務，能通旨義。淳祐初，更從佛光晦巖照公于南湖延慶覆講，有機辨，不滯文字，乃入觀室。居三年，與儕輩十人者然指禱旱，輒得大雨。歸，結茅董孝子祠後，以便養母。堪笑翁頗相規切，用其語，即邑之東皋創精廬爲接待，飲食藥物百須具，往來者賴之，因以誘進初學，無不滿意。後愈開斥，遂爲福昌縣院，尊止菴第一開山，示不忘本也。有良田若干頃，歲用平斛入其租，使佃自概量。嘗有刻石于題，曰「入門不問方隅，托鉢不限鐘鼓」，用心平廣類若此。時出遊諸方，徧如禪老，多所悟入，卒定宗旨，嗣佛光。咸淳中，白雲堂舉鄞之布金，則力辭弗就。自是數載，益疏外務，恨山不深、林不密，焚香嘿坐，唯茗是事。修比僧使過而禮之，號以法惠，招以悟真，而師泊然無意於世矣。戊子歸老于菴墓，廬曰「冢間」。育王珙公遺詩曰：「聞得去年交院事，世間誰識老師心？」友山得之，意殊喜。癸巳九月，從容示病，越五日，書偈逝去。闍維齒不壞，即塔于冢間，在華嶼湖之右。臘五十八，壽七十八。度弟子宗要、宗孟若干人。宗要，姪，初傳業，能守者也。友山恬靜安詳，舉止中度，雖襦鞋布襪，而精神照人，不可塵滓，未嘗有瞋怒。好拯饑周乏，繕舟梁，治道路，以作佛事。華璵白龍祠久圯敝，則新而大之。平生交游，多名勝士。晚歲修廬

山蓮社故事，舉小彌陀懺勤同社，簡而易行，僧俗樂從，皆書某曰蓮公，標名錄間，爲五字詩，有金碑點示。及惟心觀、起教觀二義，人皆抄傳，曰東山韓僧亦知問經歸敬焉。昔我先人存齋翁善佛光，當時弟子如友山者殆不可復得。慈感少愚，同門也，實與恩上人胥趣銘。恩亦辯博，有信行。銘曰：

止吾師也，山吾友也。吾以爲歸，與吾同體。非山非止，是曰真依。華璵之湖，冢間之塔。

龍護持之，山空月明。無法可說，龍之聽之。《陵陽先生集》卷二四。